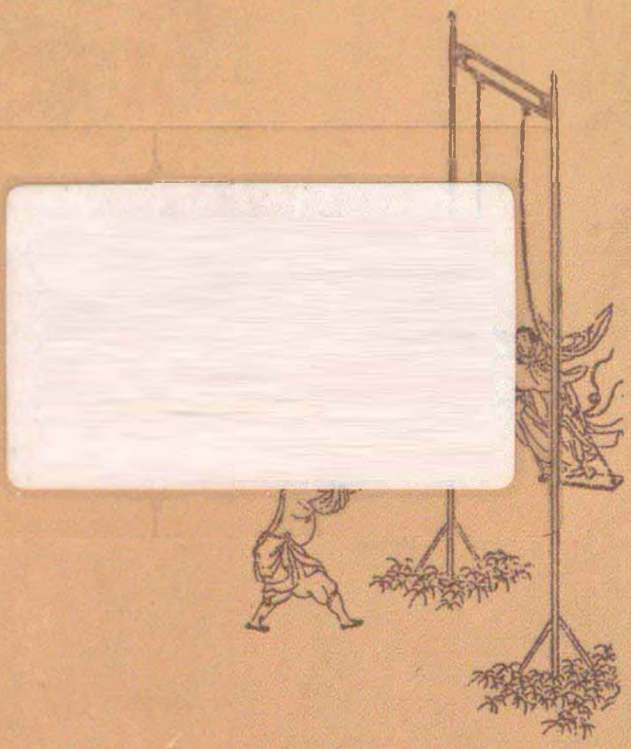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會評會校

劉輝 吳敢輯校

貳





ISBN : 978-962-257-749-7

9 789622 577497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港台书

金瓶梅

會評會校

劉輝　吳敢輯校

貳



會評會校金瓶梅(貳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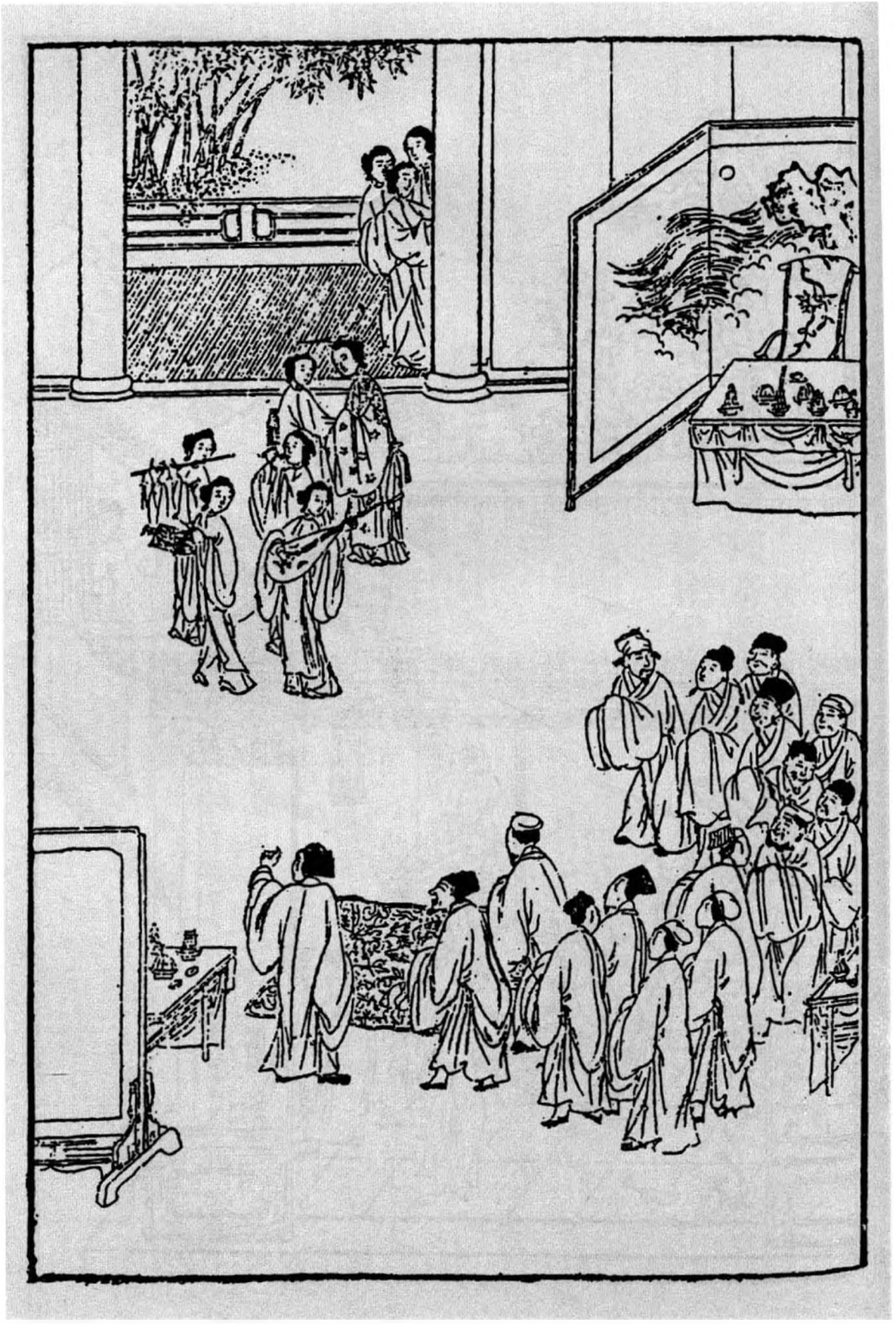
劉輝　吳敢　輯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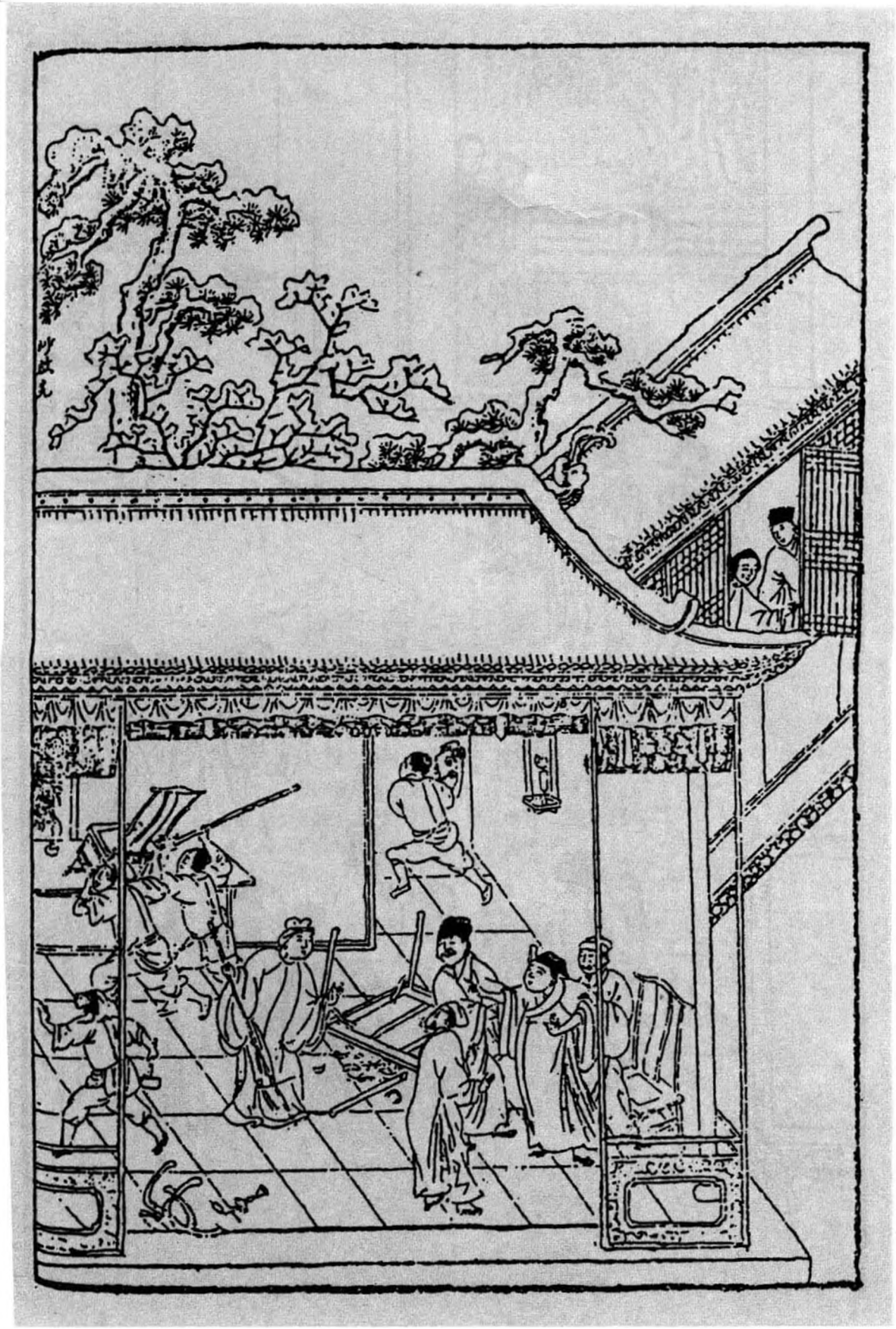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電話：2528 3671　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電話：2528 3605　2865 0708　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柴灣利衆街27號德景工業大厦十字樓
電話：2896 3687　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厦3字樓
電話：2150 2100　圖文傳真：2407 3062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10
ISBN 962 257 749 0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一九九八年初版・香港
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・香港





第二十回　傻幫閒趨奉鬧華筵　痴子弟爭鋒毀花院

上文金、瓶、梅出身已完，此回只該寫冰鑑定終身可矣。不知作者固欲曲曲折折作一書以自娛也，若急急忙忙寫去，匆匆忽忽收煞，則不如勿作之爲愈也。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鑑總鎖住，而二十五回一小小樞紐，先煞一煞也。此回與下回，因上文瓶兒傳中波折太多，一斷文字結不住，故接連又用兩回結之也。

篇內寫玉樓、金蓮、映上文一段，固是束住上文，不知又是爲蕙蓮偷期安根也。何則？此回、二十九回是一氣的文字，內惟講一宋蕙蓮，而蕙蓮偷期却是玉簫作牽綫者。今看他借金蓮說春梅幹猫兒頭差事，入一暗筍。接手玉樓陪說蘭香一引，接手即將玉簫提出，蓋此上瓶兒傳已頓住，此下乃放手寫蕙蓮。却恐直出不化，故又借現成鍋灶一引，安下根基，下文即借看房子將來旺媳婦病說明在先，隨手結束瓶兒新娶一案，作層次法。下即寫桂姐破綻，引出月娘掃雪；又借月娘掃雪，引出還席；借還席時，以使玉簫作綫。蕙蓮蒙愛文字，千曲百曲之妙，手寫此處，却心覷彼處，因心覷彼處，乃手寫此處。看者不知，乃謂至山洞內方是寫蕙蓮，豈知《金瓶》一書從無無根之綫乎？試看他一部內，凡一人一事，其用筆必不肯驟時突出，處處草蛇灰綫，處處伺連我映，無一直筆呆筆，無一筆不作數十筆用，粗心人安知之！

寫玉簫來，偏能寫月娘早睡。夫新娶一妾，昨夜上吊，今晚西門拿馬鞭入房，月娘爲同室之人，乃高枕不問，其與西門上氣，不問可知矣。《金瓶》筆法，每以此等爲能。

瓶兒出見衆人一段，總是刺月娘之心目，使奸險之人再耐不得也。而金蓮如鬼如蜮，挑唆其中，又隱隱伏

後文爭寵之綫。

內將金蓮妬根，用數語安下；又將瓶兒落套處，一時寫出，使看者不覺心醉，後文欲釋而不能也。

寫瓶兒來家請客已完。必總叙得幾樁橫財，又將小廝一叙，此總煞之筆，蓋上文至此不得不一總，下文脫卸另寫，不得不一總也。

李桂姐，乃玉樓、金蓮、瓶兒襯花樣之人也。看其寫玉樓後，即寫一自院中醉歸，爲王婆邀往金蓮處；至娶金蓮後即寫梳籠桂姐數段；寫子虛燒靈，又寫桂姐；寫看燈日，又寫桂姐。今瓶兒已來，玉樓、金蓮二人久已來，則襯花樣之人不一冷破，勢必時時照應往院中去。本意借客陪主，却反致主爲客累，奈何不爲之敗露哉？蓋恐纏筆費墨，無了休也。而又爲娼妓之假，刻骨描寫，且又爲月娘復和作引子。文字之妙，往往不可以一端盡之也。

一百顆明珠，人人知爲後一百回作千里照應，不知果解其必用此一百顆明珠。何哉？我爲之逆其志，乃知作者惟恐後人看他的奇書妙文，不能放眼將一百回通前徹後看其照應，乃用一百顆明珠刺入看者心目，見得其一百回乃一綫穿來，無一附會易安之筆。而一百回，如一百顆珠，字字圓活，又作者自言皆是我的妙文，非實有其事也。至於珠必梁中書家帶來，結入月娘夢裡，又見得人自靡常，物非一人可據，今張昔李，俱是空花，不特色本虛無，而百萬金珠，亦無非幻影也。況梁中書之珠，其來亦本非梁中書之物，不知歷千百人而至梁中書之手也。乃無何梁中書手中之物，又入瓶兒之手？瓶兒手中之物，又入西門之手，且入月娘之手？而月娘夢中，又入雲裡守之手？焉知雲裡守手中之物，不又歷幾千百人之手而始遇水遇火，土埋石壓此珠之同歸於盡哉？乃入梁中書手時，而前千百持珠之人，已煙消雲散，杳無聲形；及入瓶兒手，而梁中書又杳然桃花流水之人矣。子虛勿論，及入西門與月娘之手，而瓶兒又無何紫玉成煙，彩雲易散矣。及入雲裡守之手，而西門之墓

木可拱，孝哥、月娘又齊作夢中人。然則夢中做夢，又必有繼雲裡守之手哉。噫！一百明珠，作者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，因欲爲世點醒雙珠，使一顆明珠爲一頂門針、關棙子也。尋常只以爲瓶兒帶來之物，可笑，可笑。

寫西門自瓶兒來後，收拾小廝是一段，教丫環清唱是一段，開鋪面又一段，皆是失着處。如買小廝猶之可也，至於開鋪面乃以金蓮樓上堆藥材，瓶兒樓上堆當物，夫以貯嬌之金屋作賣買牙行之地，已屬市井不堪，而試想兩婦人居處食息俱在於此，而一日稱藥尋當，絕不避嫌，其失計爲何如？乃絕不計及於此，宜乎有敬濟之釁暗生於內，而其種種得以生姦者，皆托名尋當物而成，至月娘識破姦情，敬濟猶抱當物而出。然則弄一得雙，西門自失計，月娘之罪又當減等矣。愚人做事，絕不防微杜漸，壞盡天下大事，皆此等處誤之也。

寫西門數失後，又接對敬濟說話一段，見得西門一味托大，不知以禮防閑爲處家者，寫一失計之樣也。其數失處又作伏數段針綫：買小廝伏後文做官，教丫環清唱伏春梅正色一段，解當伏平安，吳典恩一段，堆藥材伏弄一得雙一段，囑敬濟則又總照後文，而百忙中又爲西門臨死一言作遥對，見其至死不知敬濟之爲人，總之愚而不讀書處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步花徑，闌干狹。防人覷，常驚嚇。荆刺抓裙釵，倒閃在荼蘼架。　勾引嫩枝咿啞。討歸路，尋空罅。被舊家巢燕，引人窗紗。

右調「歸洞仙」〔二〕

話説西門慶在房中，被李瓶兒柔情軟語，感觸的回嗔作喜，拉他起來，穿上衣

字銷盡古今多少英雄氣骨。

裳，兩個相摟相抱，極盡綢繆。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，往後邊取酒去。

且說金蓮和玉樓，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，站在角門首【張評】角門，一。竊聽消息。他這邊門又閉着，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。金蓮同玉樓兩個打門縫兒往裡張覷，【張評】門縫，二。只見房中掌着燈燭，裡邊說話都聽不見。金蓮道：「俺到不如春梅，賊小肉兒，他倒聽的伶俐。」那春梅在窗下潛聽了一回，【張評】春梅也是聽，故妙。又走過來，金蓮悄問他：「房中怎的動靜？」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【張評】隔門，三。：「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，他不脫，爹惱了，抽了他幾馬鞭子。」金蓮問道：「打了他，他脫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他見爹惱了，纔慌了，就脫了衣裳，跪在地平上。爹如今問他話哩。」【張評】此時乃尚未抱起之時。一手寫兩處，妙，妙。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，便道：「五姐，咱過那邊去罷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寫出玉樓膽小。拉金蓮來西角門首。【張評】西角門，四。此時是八月二十頭，月色纔上來，兩個站立在黑頭裡，一處說話，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。潘金蓮向玉樓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只說好食菓子，一心只要來這裡，頭兒沒過動，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。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，你若順順兒他倒罷了。屬扭孤兒糖的，你扭扭兒也是錢，不扭也是錢。想着先前，吃小婦奴才壓柱造舌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，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。姐姐，你來了幾時，還不知他性格哩。」【張評】寫妒婦必如此，他方暢也。二人正說話之間，只聽開的角門響，【張評】角門響，五。春梅出來，一直逕往後邊走。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，叫他問道：「小肉兒

那去？」春梅笑着只顧走。【綉乙本評】畫。金蓮道：「怪小肉兒，你過來，我問你話，慌走怎的？」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，方說：「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。爹喜歡，抱起他來，令他穿上衣裳。教我放了桌兒，如今往後邊取酒去。」金蓮聽了，向玉樓說道：「賊沒廉恥的貨！頭裡那等雷聲大，雨點小，打哩亂哩，【張評】如聞其聲。及到其間，也不怎麽的。【張評】寫刻薄嫉妒如畫。我猜也沒的想，管情取了酒來，教他遞。【綉乙本評】又從經歷處着想，妙甚。賊小肉兒，沒他房裡丫頭，你替他取酒去！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毬聲浪額，【綉乙本評】觸起舊恨。【張評】爲馬鞭想起也。我又聽不上。」春梅道：「爹使我，管我事！」於是笑嘻嘻去了。金蓮道：「俺這小肉兒，正經使着他，死了一般，懶待動旦。【綉乙本評】又爲春梅洗發。若幹貓兒頭差事，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，去的那快！放着他的兩個丫頭，〔三〕你替他走，管你腿事？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，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。」玉樓道：「可不怎的？俺大丫頭蘭香，我正使他做活兒，他便有要没緊的。爹使他，行鬼頭兒，聽人的話說，你看他走的那快！」【張評】蓋爲下惠蓮用玉簫作綫一引也。故下即接玉簫可知。

正說着，只見玉簫自後邊蹊地走來，【張評】不然，想玉簫來此爲何？使道：「三娘還在這裡？我來接你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怪狗肉，唬我一跳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又映瞻小。【張評】寫玉樓所以獨不受辱，在此也。因問：「你娘知道你來不曾？」玉簫道：「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。【張評】寫月娘使氣也。我來前邊瞧瞧，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。」因問：

「俺爹到他屋裡，怎樣個動靜兒？」金蓮接過來，伸着手道：「進他屋裡去，齊頭故事。」【繡像本評】妙語。【張評】真刀刀見血之文。玉簫又問玉樓，玉樓便一一對他說。玉簫道：「三娘，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，打了他五馬鞭子來？」玉樓道：「你爹因他不跪，纔打他。」玉簫道：「帶着衣服打來，去了衣裳打來？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，怎麼挨得！」【張評】反襯西門行徑不堪也。玉樓笑道：「怪小狗肉兒，你倒替古人耽憂。」正說着，只見春梅拿着酒，小玉拿着方盒，逕往李瓶兒那邊去。金蓮道：「賊小肉兒，不知怎的，聽見幹恁勾當兒，雲端裡老鼠，天生的耗。」分付：「快送了來，教他家丫頭伺候去，你不要管他。我要使你哩。」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。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，就出來了。只是繡春、迎春在房答應。玉樓、金蓮問了他話。玉簫道：「三娘，咱後邊去罷。」二人一路去了。金蓮叫春梅關上角門，歸進房來，獨自宿歇。不在話下。【張評】玉樓、金蓮在門外，春梅在門內，忽入一玉簫，又入一小玉；而玉簫、玉樓同去，金、梅同歇。文字絕不板。正是：

【繡像本評】擬丫頭問語，酷肖。

角門六。

可惜團圞今夜月，清光恐尺別人圓。

不說金蓮獨宿。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，飲酒說話到半夜，方纔被伸翡翠，枕設鴛鴦，上床就寢。燈光掩映，不啻鏡中鸞鳳和鳴，香氣薰籠，好似花間蝴蝶對舞。正是：今宵勝把銀釭照，只恐相逢是夢中。有詞爲証：

淡畫眉兒斜插梳，不忻拈弄倩工夫。雲窗霧閣深深許，蕙性蘭心欵欵呼。

相憐愛，倩人扶，〔四〕神仙標格世間無。從今能卻相思調，美滿恩情錦不如。

兩個睡到次日飯時，李瓶兒恰待起來，臨鏡梳頭。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。婦人先漱了口，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，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篩來，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，【綉像本評】應。【張評】步步寫瓶兒好酒，又三盃說合之餘意也。方纔洗臉梳妝。一面開箱子，打點細軟、首飾、衣服與西門慶過目。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【張評】爲一百回作綫，餘詳批卷首。與西門慶看，原來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。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，說是過世老公公的。起下來，上等子秤，四錢八分重。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，替他做一對墜子；又拿出一頂金絲鬆髻，重九兩，因問西門慶：「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鬆髻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們銀絲鬆髻倒有兩三頂，只沒編這鬆髻。」【綉像本評】口角妙甚。【張評】寫西門慶心口如畫。婦人道：「我不好帶出來的。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，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，每個鳳嘴啣一溜珠兒，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，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西門慶收了，一面梳頭洗臉，穿了衣服出門。李瓶兒又說道：「那邊房裡沒人，你好歹委付個人看守，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。那老馮老行貨子，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，我又不放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袖着鬆髻和帽頂子，一直往外走。不防金蓮鬅着頭，站在東角門首，【綉乙本評】偏有心。【張評】上文西角門，此又出東角門，金、瓶二人纔合一處，故爲分清也。角又播弄一番，風門，七。一插頭，其一夜無眠，妒心可知矣。叫道：「哥，你往那去？這咱纔出來！」西門慶

情無限。

道：「我有勾當去。」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慌走怎的？我和你說話。」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，只得回來，被婦人引到房中。婦人便坐在椅子上，把他兩雙手拉着，說道：【張評】寫影追魂。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怪火燎腿三寸貨！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？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？你過來，我且問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罷麼，小淫婦兒，只顧問甚麼？我有勾當哩！等我回來說。」說着往外走。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，【綉乙本評】偏細密。道：「是甚麼？拿出來我瞧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我的銀子包。」【綉乙本評】瞞得妙。婦人不信，伸手進袖子裡就掏，掏出一頂金絲髮髻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他的髮髻，【綉乙本評】偏認得。你拿那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問我，知你每沒有，說不好戴的。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，打兩件頭面戴。」金蓮問道：「這髮髻多少重？他要打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這髮髻重九兩，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，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〔五〕金蓮道：「一件九鳳甸兒，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。【綉乙本評】偏曉得。大姐姐那件分心，我秤只重一兩六錢，【綉乙本評】偏記得。把剩下的，好歹你替我照依他，也打一件九鳳甸兒。」【張評】爲托夢一回作因。西門慶道：「滿池嬌，他要揭實枝梗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就是揭實枝梗，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，還落他二三兩金子，勾打個甸兒了。」【綉像本評】偏會算。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，單管愛小便宜兒，隨處也摺個尖兒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兒，娘說的話，你好歹記着，你不替我打將來，我和你答話。」那西門慶袖了髮髻，笑着出門。金蓮戲道：「哥兒，你幹上了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一味嘴不饒人，使人愛，亦使人憎。

【綉像本評】二人不說話合氣情景，偏在沒要緊處畫出。

西門慶道：「我怎的幹上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既不幹上，昨日那等雷聲大，雨點小，要打着教他上吊，今日拿出一頂髮髻來，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，不怕你不走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兒，單只管胡說。」說着往外去了。

卻說吳月娘和孟玉樓、李嬌兒在房中坐的，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，尋不着，只見平安來掀簾子。月娘便問：「尋他做甚麼？」平安道：「爹緊等着哩。」月娘半日纔說：「我使他有勾當去了。」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，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【張評】月娘好佛卻從此映出。平安道：「小的回爹，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。」月娘罵道：「怪奴才，隨你怎麼回去。」平安慌的不敢言語，往外走了。月娘便向玉樓眾人說道：「我開口，又說我多管；不言語，我又憋的慌。一個人也拉剌將來了【張評】映前寄放之物。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，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？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，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，同在那裡就是了。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？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，他媳婦子七病八痛，【綉像本評】伏宋蕙蓮。一時病倒了在那裡，誰扶侍他？」玉樓便道：「姐姐在上，不該我說。你是個一家之主，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。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，下邊孩子每也沒投奔。他爹這兩日隔一騙三的，也甚是沒意思。姐姐，依俺每一句話兒，與他爹笑開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孟三姐，你休要起這個意。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，他平白的使性兒。那怕他使的那臉疼，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。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，我怎的不賢良？如今聳七

八個在屋裡，纔知道我不賢良？自古道：順情說好話，幹直惹人嫌。我當初說着攔你，也只爲好來。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，又買他房子，【張評】止爲收他東西、買他的房子，纔不得不娶他。否則，東西算那一本帳？月娘可惡在此。今日又圖謀他老婆，就着官兒也看喬了。何況他孝服不滿，你不好娶他的。誰知道人在背地裡，把圈套做的成成的，每日行茶過水，只瞞我一個兒，把我合在缸底下。今日也推在院裡歇，明日也推在院裡歇，誰想他，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。端的好在院裡歇！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，【綉乙本評】明指金蓮。喬龍畫虎的，兩面刀哄他，就是千好萬好了。似俺每這等依老實，苦口良言，着他理你理兒！你不理我，我想求你？一日不少我三頓飯，我只當沒漢子守寡【張評】豈婦人忍出諸口者？在這裡。隨我去，你每不要管他。」幾句話，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。

良久，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，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，翠蓋拖泥妝花羅裙，迎春抱着銀湯瓶，綉春拿着茶盒，走來上房，與月娘衆人遞茶。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。落後，孫雪娥也來到，都遞了茶，一處坐地。潘金蓮嘴快，便叫道：「李大姐，你過來，與大姐姐下個禮兒。實和你說了罷，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，都爲你來。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，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，央及央及大姐姐，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姐分付，奴知道。」於是向月娘面前，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月娘道：「李大姐，他哄你哩。」又道：「五姐，你每不要來攪

【綉像本評】月娘與西門慶相好時，何等賢惠，今稍冷落，便有許多牢騷不平之言，可見處敗局冷局之難。

掇，我已是賭下誓，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搭兒哩。」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。金蓮在旁，拿把抿子與李瓶兒抿頭，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蟲兒頭面，並金纍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，因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，有些抓頭髮。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，【綉乙本評】尖甚。【張評】味尖。是揭實枝梗的好。」這李瓶兒老實，就說道：「奴也照樣兒，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。」落後小玉、玉簫來遞茶，都亂戲他。先是玉簫問道：「六娘，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先在惜薪司掌廠。」玉簫笑道：「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。」小玉又道：「去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，教你往東京去。」婦人不省，說道：「他尋我怎的？」小玉笑道：「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。」玉簫又道：「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，昨日磕頭磕勾了。」小玉又說道：「昨日朝廷差四個夜不收，請你往口外和番，端的有這話麽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小玉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。」把玉樓、金蓮笑的不了。月娘罵道：「怪臭肉們，幹你那營生去，只顧傒落他怎的？」於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，一塊白，【綉乙本評】將瓶兒禁得起。站又站不得，坐又坐不住，半日回房去了。

良久，西門慶進房來，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，就計較發柬：「二十五日，請官客吃會親酒，少不得請請花大哥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娘子三日來，再三說了。也罷，你請他請罷。」李瓶兒又說：「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，你這裡再教一個，和天福

急急挽回，是瓶兒之爲人。若金蓮，則定要來旺去矣。

兒輪着上宿就是，不消叫旺官去罷。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，去不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即叫平安，分付：「你和天福兒兩個輪，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。」不在言表。

不覺到二十五日，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。安排插花筵席，一起雜耍步戲。四個唱的：李桂姐、吳銀兒、董玉仙、韓金釧兒，從晌午就來了。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，等到齊了，然後大廳上坐席。頭一席，花大舅、【張評】稱謂奇極，强如割子由之頭。吳大舅；第二席，吳二舅、沈姨夫；第三席，應伯爵、謝希大；第四席，祝實念、孫天化；第五席，常時節、吳典恩；第六席、雲理守、白賚光。西門慶主位，【張評】以上十兄弟皆到，特爲子虛一痛也。其餘傅自新、賁第傳、女婿陳敬濟，兩邊列坐。樂人撮弄雜耍數回，就是笑樂院本。下去，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，間着清吹。下去，四個唱的出來，筵外遞酒。應伯爵在席上，先開言說道：「今日哥的喜酒，是兄弟不當斗膽，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，足見親厚之情。俺每不打緊，花大尊親，【張評】奇絶。並二位老舅、沈姨丈在上，今日爲何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小妾醜陋，不堪拜見，免了罷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哥這話難說。當初有言在先，不爲嫂子，俺每怎麼兒來？何況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，【張評】不倫不次，奇絶。先做友，後做親，【張評】此句更妙。又不同別人，請出來見見怕怎的？」西門慶笑不動身。應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不要笑。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，〔六〕不白教他出來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【張評】直刺熱結一回。

單管胡說。」吃他再三逼迫不過，叫過玳安來，教他後邊說去。半日，玳安出來回說：「六娘道，免了罷。」應伯爵道：「就是你這小狗骨秃兒的鬼，你幾時往後邊去？就來哄我。」玳安道：「小的莫不哄應二爹，二爹進去問不是？」伯爵道：「你量我不敢進去？左右花園中熟徑，好不好我走進去，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。」玳安道：「俺家那大猱獅狗，好不利害，倒没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！」【張評】可兒。伯爵故意下席，趕着玳安踢兩腳，笑道：「好小狗骨秃兒，你傷的我好！趁早與我後邊請去，請不將來，打二十欄杆。」〔七〕把衆人、四個唱的都笑了。玳安走到下邊立着，把眼只看着他爹，【綉乙本評】畫。不動身。【張評】可兒西門慶無法可處，只得叫過玳安，近前分付：「對你六娘說，收拾了出來見見罷。」

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，復請了西門慶進去。然後纔把腳下人趕出去，關上儀門。孟玉樓、潘金蓮百方撥掇，替他抿頭，戴花翠，打發他出來。廳上鋪下錦氈綉毯。四個唱的都到後邊彈樂器，導引前行。麝蘭靉靆，絲竹和鳴。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，下着金枝綫葉沙綠百花裙，腰裡束着碧玉女帶，腕上籠着金壓袖，胸前纓落繽紛，裙邊環佩玎瑯，頭上珠翠堆盈，鬢畔寶釵半卸，粉面宜貼翠花鈿，湘裙越顯紅鴛小。正是：

恍似姮娥離月殿，猶如神女到筵前。

當下四個唱的，琵琶、箏弦，簇擁婦人，花枝招颭，綉帶飄颻，望上朝拜。慌的衆

人都下席來，還禮不迭。

卻說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嬌兒簇擁着月娘，都在大廳軟壁後聽戲。聽見唱「喜得功名遂」，唱到「天之配合，一對兒如鸞似鳳」，直至「永團圓，世世夫妻」，金蓮向月娘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你聽唱的。小老婆，今日不該唱這一套。【綉乙本評】輸身跌妙。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，世世夫妻，把姐姐放到那裡？」那月娘雖故好性兒，聽了這兩句，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。又見應伯爵、謝希大這伙人，見李瓶兒出來上拜，恨不得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，說道：「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，蓋世無雙。休說德性溫良，舉止沉重，自這一表人物，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。那裡有哥這樣大福！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，明日死也得好處。」【張評】奇絶。然天下確有此厚臉人。因喚玳安兒：「快請你娘回房裡，只怕勞動着，倒值了多的！」吳月娘眾人聽了，罵「扯淡輕嘴的囚根子」不絶。【張評】描神。良久，李瓶兒下來，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，都亂趨奉着他，娘長娘短，替他撞花翠，叠衣裳，無所不至。

月娘歸房，甚是不樂。只見玳安、平安接了許多拜錢，也有尺頭衣服，並人情禮，盒子盛着，拿到月娘房裡。月娘正眼也不看，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拿送到前頭就是了，平白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分付，拿到娘房裡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猶正景。月娘叫玉簫接了，掠在床上去。不一時，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，走進後邊來見月娘。月娘見他哥進房來，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，坐下。吳大舅道：「昨

【綉像本評】從曲中挑撥，又聰明，又微冷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班花面口角，妙甚。

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，〔八〕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。到家對我說，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。我執着要來勸你，不想姐夫今日又請。姐姐，你若這等，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。自古痴人畏婦，賢女畏夫。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。今後他行的事，你休要攔他，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。落的做好好先生，纔顯出你賢德來。」月娘道：「早賢德好來，不教人這般憎嫌。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，把我這窮官兒家丫頭，只當亡故了的算帳。你也不要管他，左右是我，隨他把我怎麼的罷。賊强人，【張評】全無雅意。從幾時這等變心來！」說着，月娘就哭了。吳大舅道：「姐姐，你這個就差了。你我不是那等人家，快休如此。你兩口兒好好的，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。」勸月娘一回。小玉拿茶來，吃畢茶，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，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。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，就起身散了。四個唱的，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，五錢銀子，歡喜回家。

【綉像本評】夫妻之間，天倫所係，乃以好好先生爲賢德，可勝嘆息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數語必不可少，不然，與路人何異？

自此，西門慶連在李瓶兒房裡歇了數夜。【張評】金蓮惱處在此。別人都罷了，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的，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。對着李瓶兒，又說月娘容不的人。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，每以姐姐呼之，與他親厚尤密。【張評】輕輕一提。正是：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，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，家道營盛，外莊內宅，煥然一新，米麥陳倉，騾馬成羣，奴僕成行。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，改名琴童。又買

了兩個小廝，一名來安兒，一名棋童兒。把金蓮房中春梅，上房玉簫，李瓶兒房中迎春，玉樓房中蘭香，一般兒四個丫頭，衣服首飾妝束起來，在前廳西廂房，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，來家教演，習學彈唱。春梅琵琶，玉簫學箏，迎春學弦子，蘭香學胡琴。每日三茶六飯，管待李銘。一月與他五兩銀子。又打開門面二間，兌出二千兩銀子來，委傅伙計、賁第傳開解當鋪。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，出入尋討。賁第傳只寫帳目，秤發貨物。傅伙計便督理生藥、解當兩個鋪子，看銀色，做買賣。潘金蓮這邊樓上，堆放生藥。李瓶兒那邊樓上，廂成架子，閣解當庫衣服首飾，古董書畫，玩好之物。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。

【綉像本評】富便奢侈，此其一班。

【綉像本評】數語往往釀成大禍。

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，帶着鑰匙，同伙計查點出入銀錢，收放寫算皆精。西門慶見了，喜歡的要不的。一日，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，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，他也心安，我也得托了。常言道：有兒靠兒，無兒靠婿。我若久後沒出，這分兒家當，都是你兩口兒的。」【張評】說事盡是自己。敬濟放膽爲奸，亦是此二句成之。那敬濟說道：「兒子不幸，家遭官事，父母遠離，投在爹娘這裡。蒙爹娘擡舉，莫大之恩，生死難報。只是兒子年幼，不知好歹，望爹娘耽待便了，豈敢非望。」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，越發滿心歡喜。但凡家中大小事務，出入書柬禮帖，都教他寫。但凡人客到，必請他席側相陪，吃茶吃飯，一時也少不的他。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，肉裡之刺。【張評】又穿插敬濟一筍。

常向綉簾窺賈玉，每從綺閣竊韓香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。西門慶在常峙節家會茶，散的早，未掌燈就起身，同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三個並馬而行。剛出了門，只見天上彤雲密佈，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來。應伯爵便道：「哥，咱這時候就家去，家裡也不收。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，今日趁着落雪，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，望他望去。」祝實念道：「應二哥說的是。你每月風雨不阻，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，【綉乙本評】點出。你不去，落的他自在。」〔九〕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，我一句說的，把馬逕往東街勾攔來了。

來到李桂姐家，已是天氣將晚，只見客位裡掌着燈，丫頭正掃地。【張評】妙，做手不呆。老媽並李桂卿出來見畢禮，上面列四張交椅，四人坐下。老虔婆便道：「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，多有打攪，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日空過他。我恐怕晚了他們，客人散了，就打發他來了。」說着，虔婆一面看茶吃了，丫鬟就安放桌兒，設放案酒。西門慶道：「怎麼桂姐不見？」虔婆道：「桂姐連日在家，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。今日是他五姨媽生日，拿轎子接了，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。」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在五姨家做生日去。近日見西門慶不來，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，號丁雙橋。販了千銀子紬絹在客店裡，瞞着他父親，來院中閧。頭上拿十兩銀子、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，一連歇了兩夜。適纔正和

【張評】打丁也

者，故姓丁也。文字隨手成趣。

【繡像本評】此書妙在處處破敗，寫出世情之假。

桂姐在房中吃酒，不想西門慶到。老虔婆忙教桂姐陪他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。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，便道：「既是桂姐不在，老媽快看酒來，俺每慢慢等他。」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攛掇，酒餚蔬菜齊上，須臾堆滿桌席。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，歌按新腔。衆人席上猜枚行令。

正飲酒時，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。西門慶更畢衣，走至窗下偷眼觀覷。正見李桂姐在房內，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。【張評】妙絶，是西門眼中。繇不的心頭火起，走到前邊，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，碟兒盞兒打的粉碎。喝令跟馬的平安、玳安、畫童、琴童四個小廝上來，把李家門窗户壁床帳都打碎了。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向前拉勸不住。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，和粉頭一條繩子，墩鎖在門房內。那丁二官又是個小膽之人，見外邊嚷起來，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，只叫桂姐救命。桂姐道：「呸！好不好還有媽哩！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，不妨事。隨他發作叫嚷，你只休要出來。」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，還要架橋兒說謊，上前分辨。西門慶那裡還聽他，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，險些不曾把李老媽打起來。多虧了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三人死勸，活喇喇拉開了手。西門慶大鬧了一場，賭誓再不踏他門來，大雪裡上馬回家。正是：

宿盡閒花萬萬千，不如歸去伴妻眠。

雖然枕上無情趣，睡到天明不要錢。

文禹門云：李瓶兒傳告竣。二十回內，月、嬌、玉、雪、金、瓶與春梅，均已入門在室矣。此書之間架已成，所謂一小結束也。此後當從何處落筆，以定其罪案，而漸洩作者之本旨，喚醒癡人也？

作者於是徘徊四顧，月娘則在上房矣。嬌、玉、雪亦在門之內，金、瓶、梅皆安置園中矣。此外尚有似是而非之桂，亦稱之曰姨者，二十兩銀子包住，遂亦據爲己有。愚人之愚，貪人之貪，乃至於此。故先於此處開端，一到便碰丁子。可以漸悟園內之金，有人窺伺，門中之雪，正自飄飄，玉縱猶溫，瓶尚未破，其今日獻嬌於我者，恐轉眼又撒嬌於人。隴且不能保，更安望蜀乎？以一怒激之，庶幾可以寒心回首，閉戶不出，六房串過，亦足以消遺溫柔，疲於奔命而終老是鄉也。逆取順守，獲罪於天者，竟不至一敗塗地也。未嘗非此一怒之功，居然使浪子回頭，僉壬改過，是即所謂急流勇退，見機而作之達人。故下回又以月娘求子感動之，可見鼠盜狗偷者，總不如明媒正娶者之可以耐長久也，然而淫人不悟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原缺「詞」字，今據綉乙本、影松軒本補；綉甲、綉丙本作〔歸洞仙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歸洞仙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放着他的」，綉像本作「現他房裡」。

〔四〕「相憐愛，倩人扶」，綉丙本、乙亥本、在茲堂本同。綉乙本、本衙本、崇經堂本作「相憐愛惜倩人扶」。

〔五〕「上房娘的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娘」作「戴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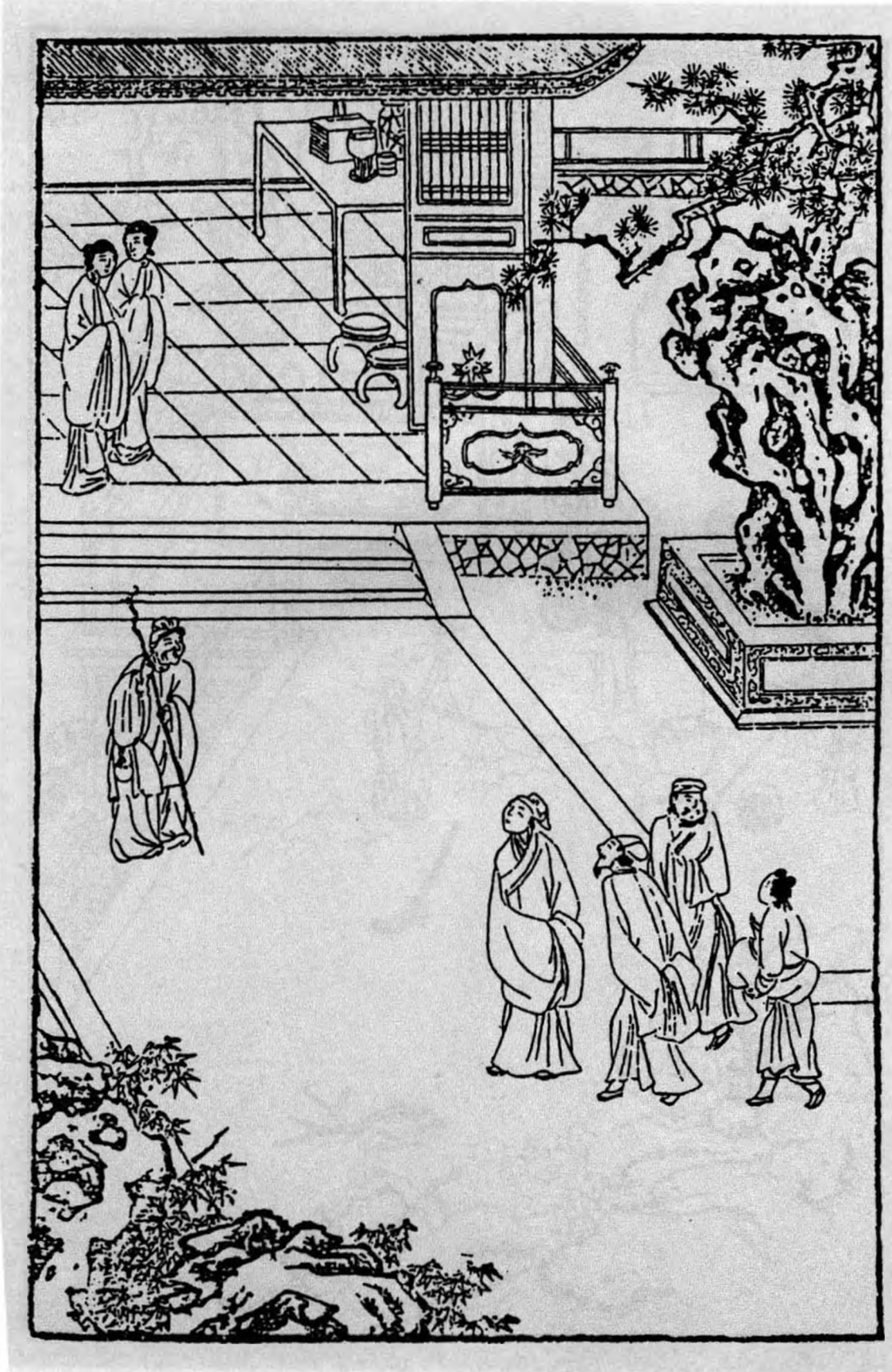
〔六〕「這裡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這」誤作「道」。

〔七〕「打二十欄杆」，綉甲本作「打一十二杆」。

〔八〕「這裡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房裡」。

〔九〕「落的他自在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他」作「在」，誤。





第二十一回　吳月娘掃雪烹茶　應伯爵替花邀酒

此回文方使娶瓶兒事收拾乾淨也。然則又是將六人一一插寫一番。而二十五回春畫黏轎，猶是第二筆，則此回早已收束二十回，以趕文勢，至二十九回內，一齊結煞也。甚矣，作文固難，看文猶難也。看他用王姑子閒中一笑話，將六人俱提出，便知此回文字之主意也。

第一段寫月娘；第二段寫玉樓；而瓶兒、金蓮二人，隨手出落；嬌兒、雪娥二人，遙遙影寫；而孟三姐特地另寫上壽，見風光與衆不同；至金、瓶二人另結，見始合而終離也。

寫西門、月娘和好是一段；玉樓主謀治酒又是一段，衆人飲酒又是一段；內插敬濟，爲元夜戲嬌姿作引，李銘一來，伯爵二人一請，又爲桂姐留後文地步。蓋不看破，則西門勢必又娶桂姐來家，而直冷落，又何以爲後文穿插點染之用？故又必爲之留一地步，而西門之於桂姐已斷無娶之之情矣。文字經營慘淡，誰識其苦心？此是兩段照應的文字，在烹茶傳外者。後接寫玉樓一壽，又將諸人後文，俱用行令時自己說出，如金蓮之偷敬濟，瓶兒之死孽，玉樓之歸李衙內，月娘之於後文吳典恩，西門之於一部《金瓶》一百回內，以月娘避亂，孝哥幻化，與春梅嫁去，守備陣亡作照，雪娥之於來旺，以及受辱爲娼，皆一一照出，或隱或現，而昧昧者乃以爲六人行酒令。夫作者吃飯無事，何不可消閒，而乃爲人記酒令哉！是故《金瓶》一書，不可輕與人讀。

月娘之於金蓮進門，不怒不忿，而於瓶兒進門，乃深怨者，何故？蓋金蓮之先，未有金蓮；而瓶兒之先，已有一金蓮也。有一金蓮而月娘亦爲之怨，則金蓮之妬可知矣。

月娘之與西門上氣，由瓶兒故也。因瓶兒上氣之由，又因金蓮故也。則必欲寫月娘與西門不和，總欲襯金蓮之惡而不盡爾也。觀瓶兒問西門有金鬚髻沒有，而西門之對乃帶慚色，則大可知矣。蓋西門利瓶兒之財色，而月娘又專利其財者也。夫利人之財而人挾其財以求，雖不驕我，我已不堪矣，況乎上房現收其三千元寶、幾箱珠玉，彼雖不言，我已抱愧。兼之金蓮在西門處一挑，月娘處又一挑，安得不老羞成怒？此又必然之勢，月娘之心事也。然而瓶兒已來，倘不一寫，即收轉來，則何所底止？又安得放手寫如錦如火之熱鬧也。故接手即寫西門復和月娘烹茶之事，蓋收轉之筆也。

寫月娘燒香，吾欲定其真僞，以窺作者用筆之意，乃翻卷靡日，不得其故。忽於前瓶兒初來，要來旺看宅子，先被月娘使之送王姑子廟油米去，而知其假也。何則？月娘好佛，起先未着一筆，今忽與瓶兒來之第三日即出王姑子，後文王姑子引薛姑子，乃至符藥等，無所不爲，而先劉婆子引理星又其明鑑。然則燒香一事，殆王姑子所授之奸謀，而月娘用之而效，故後文紛紛好佛無已，蓋爲此也。況王姑子引薛姑子來後，瓶兒念斷七經，薛姑子攬去，而月娘且深惱王姑子，是爲薛姑子弄符水，故左袒之也。然則其引尼宣卷，無非欲隱爲此奸險之事，則燒香爲王姑所授之計，以欺西門無疑也。況此本文，言月娘燒香，孟云不拘姊妹六人之中，早見嗣息，即此愈知其假。夫因瓶兒而與西門合氣，則怨在瓶兒矣。若云惱唆挑西門之人，其怨又在金蓮矣。使果有「周南」「樛木」之雅，則不必怨；既怨矣，而乃爲之祈子，是違心之論也。曰不然：「賢婦慕夫，怨而不怒」，然則不怨時不聞其祈子，曰後文拜求子息矣，夫正以後文拜求之中全未少及他人一言，且囑薛姑子休與人言，則知今日之假。況天下事有百事之善，而一事之惡，則此一惡爲無心；有百事之惡而一事之善，則此一善必勉强。月娘前後文，其貪人財，乘人短，種種不堪，乃此夜忽然「怨而不怒」，且居然「齲趾」「關雎」，說得太好，反不像也。況轉身其挾制西門處，全是一團做作，一團權詐，愈襯得燒香數語之假也。故反復觀之，全是

作者原陽秋寫月娘，真是權詐不堪之人也。

內金蓮摸香毬，云「李大姐生了蛋了」，問問一語，遂成生子之識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並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手破新橙。錦幄初溫，獸烟不斷，相對坐調笙。低聲問，向誰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自少人行。【張評】黃絹幼婦。

右調〔少年遊〕〔二〕

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，已一更天氣。到家門首，小廝叫開門，下了馬，踏着那亂瓊碎玉，到於後邊儀門首。〔三〕只見儀門半掩半開，院內悄無人聲。西門慶心內暗道：「此必有蹺蹊。」【綉乙本評】有此一疑心，方立得住腳。於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，悄悄聽覷。只見小玉出來，穿廊下放桌兒。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，【綉乙本評】寫得又淺又深。每月吃齋三次，逢七拜斗焚香，保佑夫主早早回心。西門慶還不知。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，少頃，月娘整衣出來，向天井內，滿爐炷香，望空深深禮拜，祝道：「妾身吳氏，作配西門，奈因夫主留戀烟花，中年無子。妾等妻妾六人，俱無所出，缺少墳前拜掃之人。妾夙夜憂心，恐無所托，是以發心每夜於星月之下，祝讚三光，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，棄卻繁華，齊心家事。不拘妾等六人

之中，早見嗣息，【綉乙本評】此尤人情所難。【張評】以此愈知其假。【文評】先生何以知其假？使令是假，婦人能如此挽回丈夫之心，亦算叩頭陪罪也。不知先生之意，果欲何爲？以爲終身之計，乃妾之素願也。」正是：

私出房櫳夜氣清，一庭香霧雪微明。
拜天訴盡衷腸事，無限徘徊獨自惺。

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，不覺滿心慚感道：「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，他一篇都是爲我的心，還是正經夫妻。」忍不住從粉壁前扠步走來，抱住月娘。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，嚇了一跳，就要推開往屋裡走。被西門慶雙關抱住，說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。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。一向錯見了，丟冷了你的心，到今悔之晚矣！」月娘道：「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，敢不是這屋裡？【張評】以此愈知其假。【文評】然則以老拳加之乎？以笑臉迎之乎？月娘不理之閑氣，不望其傾吐，先生更以假批之矣。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，和你有甚情節？那討爲你的來？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？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。」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，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縐紬對衿襖兒，軟黃裙子，頭上戴着貂鼠卧兔兒，金滿池嬌分心，【張評】百忙裡又寫衣服，妙。又金滿池嬌，又照瓶兒。越顯出他：

粉妝玉琢銀盆臉，【綉丙本評】不韵。蟬鬢鴉鬟楚岫雲。

那西門慶如何不愛，【文評】幸而月娘尚有幾分姿色，否則打入冷宮矣。尚得一見，而使之間之耶？連

【綉像本評】此正好德時，忽又插入好色，畢竟德不勝色，可嘆，可嘆！

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我西門慶一時昏昧，不聽你之良言，辜負你之好意。正是有眼不識荊山玉，拿着頑石一樣看。過後方知君子，千萬饒恕我則個！」月娘道：「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，凡事投不着你的機，會有甚良言勸你？【張評】以此愈知其假，總不堪讀下。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，你休要理他。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，趁早與我出去，我不着丫頭攆你。」【張評】豈敬夫之言？【文評】誠非敬夫之言。試問：西門慶可是受人敬的東西？金蓮之呼叱，直以兒呼之亦不見，此等人見之多矣。真有一句正經話不能與之說者，必辱罵而後可。或云：爲之妻則不可。然月娘不過搶白，並未破口。曰：「我不着丫頭攆你」，「望着管你的人說去」，酸味則有之，並非甚麼大不敬。閨門之內，更有甚於出眉者；買賣人老婆，能如是亦能了。先生之責，無乃太苛乎？西門慶道：「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，大雪來家，逕來告訴你。」月娘道：「惹氣不惹氣休對我說，我不管你。望着管你的人去說。」【張評】豈敬夫之言！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，就折叠腿裝矮子，跪在地下，殺鷄扯脖，口裡姐姐長，姐姐短。月娘看不上，說道：「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？我叫丫頭進來。」一面叫小玉。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，連忙立起來，無計支他出去，說道：「外邊下雪了，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？」小玉道：「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。」月娘忍不住笑道：「沒羞的貨，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！」小玉出去，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。月娘道：「不看世人面上，一百年不理纔好。」【文評】六人之中，到底月娘有點骨氣，此後來所以能守而不嫁也。設身處地，略長取短，度理原情，因人論境，始可以評人。批者深惡吳氏，實不解其故。或者其夫婦之間，別有一番景況。說畢，方纔和他坐在一處，教玉簫捧茶與他吃。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

【繡丁本評】此時有得口噤。

【繡像本評】末一笑作收頭，何等風韻。

茶散後，同邀伯爵到李家，如何嚷鬧，告訴一遍：「如今賭了誓，再不踏院門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踹不踹，不在於我。你拿響金白銀包着他，你不去，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。養漢老婆的營生，你拴住他身，拴不住他心，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？」【張評】金蓮且難封皮封住。西門慶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於是打發丫鬟出去，脫衣上床，要與月娘求歡。月娘道：「教你上炕，就撈食兒吃。【張評】豈淑女口角？【文評】然則必如金蓮之脫衣不及而後可？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，要思想別的事，卻不能勾。」【綉乙本眉評】妙，妙，世上盡有是語。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，向月娘戲道：「都是你氣的他，中風不語了，大睜着眼兒，說不出話來。」【張評】豈教妻的法則？月娘罵道：「好個汗邪的貨，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！」西門慶不繇分說，把月娘兩只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，那話插入牝中，【張評】帶慚，妙。一任其鶯恣蝶採，殢雨尤雲，未肯即休。正是：得多少

海棠枝上鶯梭急，翡翠梁間燕語頻。

不覺到靈犀一點，美愛無加，麝蘭半吐，脂香滿唇。西門慶情極，低聲求月娘叫達達。月娘亦低聲睥幃暱枕，態有餘妍，【綉乙本評】八字銷魂。口呼親親不絕。是夜，兩人雨意雲情，並頭交頸而睡。正是：

亂髻雙橫興已饒，情濃猶復厭通宵。
晚來獨向妝臺立，淡淡春山不用描。【張評】可想。

當夜夫妻交歡不題。卻表次日清晨，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，【張評】所以說玉樓終始金、瓶、梅三人，看此處收拾瓶兒文字便知。未曾進門，先叫道：「六丫頭，起來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俺娘纔起來梳頭哩。三娘進屋裡坐。」玉樓進來，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，因說道：「我有樁事兒來告訴你，你知道不知？」金蓮道：「我在這背哈喇子，誰曉的？」因問：「甚麼事？」玉樓道：「他爹昨日二更來家，走到上房裡，和吳家的好了，【綉乙本評】不悅口角。在他房裡歇了一夜。」金蓮道：「俺們何等勸着，他說一百年二百年，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？又沒人勸他。」玉樓道：「今早我纔知道。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，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，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，把淫婦門窗户壁都打了。大雪裡着惱來家，進儀門，看見上房燒夜香，想必聽見些甚麼說兒，【綉乙本評】包括得妙。兩個纔到一搭哩。丫頭學說，兩個說了一夜話。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，【綉乙本評】稍訛，妙。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，磕死了！相他這等，就沒的話說，若是別人，又不知怎的說浪！」【張評】「不滿服嫁人」一語之恨也。金蓮接說道：「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，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！【張評】深文曲筆，借始口說明。一個燒夜香，只該默默禱祝，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？又沒人勸，自家暗哩又和漢子好了，硬到底纔好，乾淨假撇清！」玉樓道：「也不是假撇清，【綉乙本評】接妙。他有心也要和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。他說他是大老婆，不下氣，【張評】更令深心人沒有站處。到叫俺們做分上，怕俺們久後玷言玷

【綉像本評】語雖吹毛求疵，說來亦自有理。實笞人齒牙，可畏如此。

【繡像本評】揣度處如見肺肝，玉樓亦有此私心微眼，可見美人未有不聰慧者。

語說他，【文評】此處玉樓的是可兒。敢說你兩口子話差，也虧俺們說和。如今你我休教他賣了乖兒去，你快梳了頭過去，和李瓶兒說去：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，叫李瓶兒拿出一兩來，原爲他的事起。今日安排一席酒，一者與他兩個把一盃；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，耍戲一日，有何不可？」金蓮道：「說的是。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？」玉樓道：「大雪裡有甚勾當！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，【張評】妙，又映出。上房門兒纔開，小玉拿水進去了。」

這金蓮慌忙梳頭畢，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。李瓶兒還睡着在床上。迎春說：「三娘、五娘來了。」玉樓、金蓮進來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好自在！這咱時懶龍纔伸腰兒。」金蓮就舒進手去，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，【繡乙本評】奇想。道：「李大姐生了彈了。」【繡乙本評】識語，妙。【張評】又爲生子作影。就掀開被，見他一身白肉。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。玉樓道：「五姐，休鬼混他。李大姐，你快起來，俺們有樁事來對你說，如此這般，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，咱每人五錢銀子，你便多出些兒，當初因爲你起來。【張評】又點出。今日大雪裡，只當賞雪，咱安排一席酒兒，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，好不好？」李瓶兒道：「隨姐姐教我出多少，奴出便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。【繡乙本評】真阿獃口角，妙。你秤出來，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、孫雪娥要去。」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，叫迎春開箱子。拿出銀子。拿了一塊，金蓮上等子秤，重一兩二錢五分。

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：「等我往後邊，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。」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。約一個時辰，只見玉樓從後邊來，說道：「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。大家的事，相白要他的！小淫婦說：『我是沒時運的人，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，我那討銀子？』求了半日，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，你秤秤重多少？」【張評】寫雪娥，妙絶。金蓮取過等子來秤，只重三錢七分。因問：「李嬌兒怎的？」玉樓道：「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，『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，都是叨數的，使多少，交多少，那裡有富餘錢？』我說『你當家還說沒錢，俺們那個是有的？六月日頭，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？大家的事，你不出罷！』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。他慌了，使丫頭叫我回去，纔拿出這銀子與我。沒來繇，教我恁惹氣刺刺的！」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，秤了秤，只四錢八分。因罵道：「好個奸滑的淫婦！隨問怎的，綁着鬼，也不與人家足數，好歹短幾分。」玉樓道：「只許他家拿黃捍等子秤人的【綉乙本評】想得到。人問他要，只相打骨禿出來一般。不知教人罵了多少！」一面連玉樓、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，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。金蓮先問他：「你昨日跟了你爹去，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？」【綉乙本評】補一問，點水不漏。玳安悉把「在常家會茶散的早，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。他鴿子回說不在家，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。不想落後爹淨手，到後邊親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。爹就惱了，不繇分說，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户壁，盡力打了一頓，只要把蠻子、粉頭墩鎖在門上。多虧應二爹衆人，再三勸住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只一銀子輕重，不知作多少波瀾，奇思妙筆。

爹使性騎馬回家，在路上發狠，到明日還要擺佈淫婦哩！」金蓮道：「賊淫婦，我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，如何今日也打了？」【張評】如吮出。又問玳安：「你爹真個恁說來？」【綉乙本評】重問一句，落甚。【張評】如吮出。玳安道：「莫是小的敢哄娘？」金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他不揪不採，也是你爹的表子，許你罵他？【綉乙本評】又起一簇花頭。想着迎頭兒，我們使着你，只推不得閒：『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！』叫的桂姨那甜。如今他敗落了來，你主子惱了，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。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說！」【張評】寫得意之極，卻又如此寫出。妙，妙。玳安道：「耶嚛，五娘！這回日頭打西出來，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。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，小的敢罵他？」金蓮道：「許你爹罵他罷了，原來也許你罵他？」玳安道：「早知五娘麻犯小的，小的也不對娘說。」玉樓便道：「小囚兒，你別要說嘴。【綉乙本評】接得妙。這裡三兩一錢銀子，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。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。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，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。」玳安道：「娘使小的，小的敢落錢？」於是拿了銀子，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。

且說西門慶起來，正在上房梳洗，只見大雪裡，來興買了鵝鵝嗄飯，逕往廚房裡去了；玳安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，便問玉簫：「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？」玉簫回道：「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金華酒是那裡的？」玳安道：「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阿呀！家裡見放着酒，又去賣。」分付玳安：

「拿鑰匙，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，提兩罈攙着這酒吃。」

於是在後廳明間內，設錦帳圍屏，放下梅花暖簾，爐安獸炭，擺列酒筵。不一時，整理停當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來到，【張評】雪娥出分不來，妙絶。請西門慶、月娘出來。當下李嬌兒把盞，孟玉樓執壺，潘金蓮捧菜，李瓶兒陪跪。頭一鍾，先遞了與西門慶。西門慶接酒在手，笑道：「我兒，多有起動，孝順我老人家，常禮見罷！」那潘金蓮嘴快，插口道：「好老氣的孩兒！誰這裡替你磕頭哩？【文評】此先生所謂敬夫之道也。俺們磕着頭，〔四〕你站着，羊角葱靠南牆，越發老辣。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，俺們今日與你磕頭？」【張評】尖極。一面遞了西門慶。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，請月娘轉上，遞與月娘。月娘道：「你們也不和我說，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。」玉樓笑道：「沒甚麼，俺們胡亂置了盃水酒兒。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。姐姐請坐，受俺們一禮兒。」月娘不肯，亦平還下禮去。【張評】治酒散悶可，再行禮是何緣故？不言而月娘深愧矣。玉樓道：「姐姐不坐，我們也不起來。」相讓了半日，月娘纔受了半禮。金蓮戲道：「對姐姐說過：今日姐姐看俺們面上，〔五〕寬恕了他，下次再無禮衝撞了姐姐，俺們也不管了。」望西門慶說道：「你裝憨打勢，還在上首坐，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，陪不是哩！」【張評】尖極，利極。何物文心，巧滑至此。西門慶只是笑。

【綉像本評】似戲語卻是本題，非金蓮不敢說，亦說不出。妙舌可想。

良久，遞畢，月娘轉下來，令玉簫執壺，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。惟孫雪娥跪着

接酒，【張評】此處忽入雪娥，更妙。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。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，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並西門大姐，都兩邊打橫。金蓮使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也該梯已與大姐姐遞盃酒兒。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，你做了老林？怎麽還恁木木的？」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，要遞酒。【綉乙本評】酷肖。西門慶攔住，説道：「你休聽那小淫婦兒，他哄你。【綉乙本評】不得不護。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，遞幾遍兒？」【張評】寫天性刻薄，至金蓮盡矣。那李瓶兒方不動了。當下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，琵琶、箏、弦子、月琴，一面彈唱起來。唱了一套〔南石榴花〕「佳期重會」。【綉乙本評】尖得妙。西門慶聽了，便問：「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？」玉簫道：「是五娘分付唱來。」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，【綉丙本評】盡。説道：「你這小淫婦，單管胡枝扯葉的。」金蓮道：「誰教他唱他來？没的又來纏我。」月娘便道：「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？」【張評】又爲元夜戲金蓮、蕙蓮事作伏，月娘可殺。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。不一時，敬濟來到，向席上都作了揖，就在大姐下邊坐了。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筯，合家歡飲。【張評】然而武、花二家烟消火冷矣。可恨、可嘆。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，那雪如撏綿扯絮，亂舞梨花，下的大了。端的好雪，但見：

初如柳絮，漸似鵝毛。刷刷似數盤行沙上，紛紛如亂瓊堆砌間。但行動衣沾六出，只頃刻拂滿蜂鬚。襯瑤臺，似玉龍翻甲遶空飛；飄粉額，如白鶴羽毛連地落。正是：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燭生花。【張評】月娘掃雪，正是玉樓受困

【綉像本評】老着臉兒捉弄人，卻又申明前意。尖甚，狡甚。

處。

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、太湖石上甚厚，下席來，教小玉拿着茶罐，親自掃雪，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，【張評】是清河人。與衆人吃。正是：

白玉壺中翻碧浪，紫金盃內噴清香。【張評】是市井人吃茶。

正吃茶中間，只見玳安進來，說道：「李銘來了，在傍邊伺候。」〔六〕西門慶道：「教他進來。」不一時，李銘進來，向衆人磕了頭，走在傍邊。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來得正好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沒往那去，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，教了些孩子，小的瞧了瞧。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，來伺候。」【張評】何以偏是今日記起？寫桂姐處使來如畫，而西門乃一愚至此也。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茶，遞與他吃，【張評】月娘掃雪烹茶以供李銘，罵絕西門矣。說道：「你吃了休去，且唱一個我聽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知道。」一面下邊吃了茶，上來把箏弦調定，頓開喉音，並足朝上唱了一套〔冬景·絳都春〕。唱畢，西門慶令李銘近前，賞酒與他吃。教小玉拿壺滿斟，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。那李銘跪在地下，滿飲三盃。西門慶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，用盤子托着與李銘。那李銘走到下邊吃了，用絹兒把嘴抹了，走到上邊，直豎豎的靠着槅子站立。【張評】如畫。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，告訴一遍。李銘道：「小的並不知道，一向也不過那邊去。想起來，不干桂姐事，【綉乙本評】解得冷。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。爹也別要惱他，等小的見他，說他便了。」【張評】小人可畏。當日飲酒到

一更時分，妻妾俱各歡樂。先是陳敬濟、大姐往前邊去了。落後酒闌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，打發出門，分付：「你到那邊，休說今日在我這裡。」【張評】愚極。李銘道：「爹分付，小的知道。」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。於是妻妾各散，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。有詩爲証：

赤繩緣分莫疑猜，庞廖夫妻共此懷。
魚水相逢從此始，兩情願保百年諧。

卻說次日雪晴，應伯爵、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，恐西門慶擺佈他家，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。月娘早晨梳妝畢，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應二爹和謝爹來了。」西門慶放下餅，就要往前走。月娘道：「兩個勾使鬼，又不知來做甚麼？你亦發吃了出去，教他外頭等着去。慌的恁没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？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，我和他兩個吃罷。」說着起身往外來。【張評】如畫。月娘分付：「你和他吃了，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。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。」於是與應謝二人相見。聲喏，說道：「哥昨日着惱家來了，俺們甚是怪說他家：從前已往，在你家使錢費物，雖故一時不來，休要改了腔兒纔好。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！冤家路兒窄，又被他親眼看見，他怎的不惱？休說哥惱，俺們心裡也看不過，盡力說了他娘兒幾句。他也甚是没意思，今日早，請了俺兩個到家，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，恐怕你動意，置

【張評】玉樓這一個生日爲始，至後七十五回作終，是大章法。

【繡像本評】沒得說。雖百日何辭？

了一盃水酒兒，好歹請你進去，陪個不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也不動意，我再也不進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惱，有理。但說起來，也不干桂姐事。這個丁二官，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，也沒說要請桂姐。只因他父親貨船，搭在他鄉裡陳監生船上，纔到了不多兩日。這陳監生，號兩淮，乃是陳參政的兒子。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，在他家擺酒，請陳監生。纔送這銀子來，不想你我到了。他家就慌了，躲不及，把個蠻子藏在後邊，被你看見了。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。今日他娘兒們睹身發咒，磕頭禮拜，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，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，也把惱解了一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已是對房下賭誓，【張評】豈對朋友的話？再也不去。又惱甚麼？你上覆他家，到不消費心。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，委的不得去。」慌的二人一齊跪下，【繡乙本評】急着。說道：「哥甚麼話？不爭你不去，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，沒些面情了。到那裡略坐坐兒，就來也罷。」當下二人死告活央，說的西門慶肯了。【張評】小人可畏。不一時，放桌兒，留二人吃餅。須臾吃畢，令玳安取衣服去。

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，便問玳安：「你爹要往那去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不知，爹只叫小的取衣服。」月娘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你還瞞着我不說。今日你三娘上壽哩，你爹但來晚了，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！」玳安道：「娘打小的，管小的甚事？」月娘道：「不知怎的，聽見他這老子每來，恰似奔命的一般。吃着飯，丟下飯碗，往外不迭。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，撞到多咱纔來！」家中置酒等候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。又早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，〔七〕叫了兩個妓女彈唱。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，老虔婆出來，跪着陪禮。姐兒兩個遞酒，應伯爵、謝希大在旁打諢耍笑，向桂姐道：「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，請了你家漢子來。就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盃兒，只遞你家漢子？剛纔若他撅了不來，休說你哭瞎了你眼，唱門詞兒，到明日諸人不要你，只我好說話兒，將就罷了。」桂姐罵道：「怪應花子，汗邪了你！我不好罵出來的，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？」應伯爵道：「你看賊小淫婦兒，念了經打和尚。他不來，慌的那腔兒，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。你過來，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。」於是不繇分說，摟過脖子來，就親了個嘴。桂姐笑道：「怪攮刀子的！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。」伯爵道：「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，這回就疼漢子？『看撒了爹身上酒』，叫你爹那甜。我是後娘養的，怎的不叫我一聲兒？」桂姐道：「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過來，我說個笑話兒你聽：一個螃蟹，與田鷄結爲兄弟，賭跳過水溝兒去，便是大哥。田鷄幾跳，跳過去了。螃蟹方欲跳，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，用草繩兒把他拴住，打了水帶回家去。臨行，忘記了，不將去。田鷄見他不來，過來看他，說道：『你怎的就不過去了？』螃蟹說：『我過的去，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。』」【張評】又點出陪禮。桂姐兩個聽了，一齊趕着打，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。

不說這裡調笑頑耍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；二者又是玉樓上壽，吳大

【綉像本評】此時最難道辨，故桂姐全不開口，只借伯爵戲笑語隱隱達情。此文家躲閃法。

妗、楊姑娘並兩個姑子，都在上房裡坐的。【張評】兩尼便來，愈知燒香之假。看看等到日落時分，不見西門慶來家，急的月娘要不的。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他這咱不來，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。」月娘道：「耐煩，瞧他怎的？」【綉丙本評】酷肖。金蓮又拉玉樓說：「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。」玉樓道：「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，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。」那金蓮方住了腳，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。因說道：「大師父，你有，快些說。」那王姑子坐在坑上，就說了一個。【張評】先虛寫一筆。金蓮道：「這個不好，再說一個。」【綉丙本評】好頓挫。王姑子又道：「一家三個媳婦兒，與公公上壽。先是大媳婦遞酒，說：『公公好相一員官。』公公云：『我如何相官？』媳婦云：『坐在上面，家中大小都怕你，如何不相官？』【張評】又一陪。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，說：『公公相虎威皂隸。』公公曰：『我如何相虎威皂隸？』媳婦云：『你喝一聲，家中大小都吃一驚，怎不相皂隸？』【張評】又一陪。公公道：『你說的我好。』該第三媳婦遞酒，上來說：『公公也不相官，也不相皂隸。』公公道：『卻像甚麼？』媳婦道：『公公相個外郎。』公公道：『我如何相外郎？』媳婦云：『不相外郎，如何六房裡都串到？』」【綉乙本評】切得妙。【張評】至此六人皆全，故特特點出。把衆人都笑了。金蓮道：「好禿子，把俺們都說在裡頭！那個外郎敢恁大膽？」

說罷，金蓮、玉樓、李瓶兒，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。玉樓問道：「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了？」金蓮道：「我猜他已定往院中，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。」玉

樓道：「打了一場，賭誓再不去，如何又去？咱每賭甚麼，管情不在他家。」【張評】寫玉樓、襯金蓮。金蓮道：「李大姐做証兒，〔八〕你敢和我拍手麼？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。前日打了淫婦家，昨日李銘那忘八先來打探子兒，【張評】又點金蓮。今日應二和姓謝的，大清早辰，勾使鬼勾了他去。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，叫了去，不知怎的撮弄，陪着不是！還要回爐復帳，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，有個來的成來不成？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。」〔九〕玉樓道：「就不來，小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賣瓜子的過來。【綉乙本評】文情開甚。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，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，三個往後跑不迭。

西門慶在馬上，教玳安：「先頭裡走，你瞧是誰在大門首？」玳安走了兩步，說道，「是三娘、五娘、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。」西門慶到家下馬，進入後邊儀門首。玉樓、李瓶兒先去上房，報月娘去了。獨有金蓮，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。西門慶撞見，嚇了一跳，【張評】又爲燒香夜粉壁遙照，且爲後玉樓生日粉壁遙照。說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猛可唬我一跳！〔十〕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還敢說哩。你在那裡？這時纔來？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。」

西門慶進房中，月娘安排酒餚，教玉簫執壺，大姐遞酒。【張評】月娘還席也。先遞了西門慶，然後衆姊妹都遞了，安席坐下。春梅、迎春下邊彈唱。吃了一回，都收下去，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，並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。壺斟美醞，盞泛

【綉丙本評】畢竟金蓮心細。

【張評】不用玉簫，月娘還席故

也；不用蘭香，玉樓上壽故也。一絲不亂。

【綉像本評】行一令，御又自家道出自家病痛，寿筆極矣。

流霞。讓吳大妗子上坐。吃到起更時分，大妗子吃不多酒，歸後邊去了。止是吳月娘同衆人，陪西門慶擲骰，猜枚行令。輪到月娘根前，月娘道：「既要我行令，照依牌譜上飲酒：一個牌兒名，兩個骨牌名，合《西廂》一句。」月娘先說：「六娘子，醉楊妃，落了八珠環，遊絲兒孤住茶蘼架。」〔十一〕不遇，該西門慶擲，說：「虞美人，見楚漢爭鋒，傷了正馬軍。只聽『耳邊金鼓連天震。』」果然是個正馬軍，吃了一盃。該李嬌兒，說：「水仙子，因二士入桃源，驚散了花開蝶滿枝，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。」不遇，次該金蓮擲，說道：「鮑老兒，臨老入花叢，壞了三綱五常。問他個非姦做賊拿。」果然是三綱五常，吃了一盃。【張評】金蓮令，已伏敬濟。輪該李瓶兒，擲說：「端正好，搭梯望月，等到春分晝夜停。那時節，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。」【張評】瓶兒已伏死。不遇，該孫雪娥，說：「麻郎兒，見羣鴉打鳳，絆住了折足雁。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。」【張評】已伏來旺。不遇，落後該玉樓完令，說：「念奴嬌，醉扶定四紅沉，拖着錦裙襴。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。」【張評】爲今夜本題作映，又爲玉樓借身分也。正擲了四紅沉。月娘滿令，叫小玉：「斟酒與你三娘吃。」說道：「你吃三大盃纔好，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。」因對李嬌兒、金蓮衆人說：「吃畢酒，咱送他兩個歸房去。」金蓮道：「姐姐嚴令，豈敢不依？」把玉樓羞的要不的。

少頃酒闌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。玉樓讓衆人坐，都不坐。金蓮便戲玉樓道：「我兒，好好兒睡罷！你娘明日來看你。休要淘氣。」因向月娘道：

「親家，孩兒小哩，看我面上，凡事耽待些兒罷。」玉樓道：「六丫頭，你老米醋挨着做，我明日和你答話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媒人婆上樓子，老娘好耐驚耐怕兒。」於是和李瓶兒、西門大姐一路去了。剛走到儀門首，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。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：「這個李大姐，只像個瞎子，行動一磨子就倒了。我攙你去，倒把我一只腳踩在雪裡，把人的鞋兒也踹泥了。」月娘聽見，說道：「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，我分付了小廝兩遍，賊奴才，白不肯撮，只當還滑倒了。」【張評】是月娘話，故妙。因叫小玉：「你拿個燈籠，送送五娘、六娘去。」西門慶在房裡，向玉樓道：「你看賊小淫婦兒，他踹在泥裡，把人絆了一交，他還說人踹泥了他的鞋！恰是那一個兒，就沒些嘴抹兒。【張評】此處已伏偏愛矣。恁一個小淫婦，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『佳期重會』，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。」玉樓道：「『佳期重會』是怎的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，是私下相會。恰似燒夜香，有心等着我一般。」【張評】又點出。玉樓道：「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，〔十二〕俺們卻不曉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這淫婦，單管咬羣兒。」

【繡像本評】金蓮俏心微意，只到此時轉從西門慶口中表出，又深又冷，純是史遷之妙。

【繡像本評】倚酒三分，冷一句，熱一句；又譏諷，又要強，又討好，金蓮心口了然。

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，單表潘金蓮、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。走到儀門，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。小玉打着燈籠，送二人到花園內。金蓮已帶半酣，拉着李瓶兒道：「六娘，我今日有酒了，你好歹送到我房裡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姐，你不醉。」須臾，送到金蓮房內，打發小玉回後邊，留李瓶兒坐，吃茶。金蓮又道：「你說，你

那咱不得來，虧了誰？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，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，教人背地好不說我。奴只行好心，自有天知道罷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奴知道姐姐費心，恩當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金蓮道：「得你知道好了。」【張評】瓶兒與月娘入門不合，至此方完。作者放筆，想其滿身痛快也。不一時，春梅拿茶來吃了。李瓶兒告辭歸房，金蓮獨自歇宿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空庭高樓月，非復三五圓。
何須照床裡，終是一人眠。

文禹門云：吳月娘原不能稱大賢大德之婦，設使其於歸詩禮之家，而濡染刑於之化，唱隨相得，家室定宜，丈夫愛其溫柔，姬妾喜其覆庇，縱不能追踪荇菜，亦當無愧於蘋蘩也。或問何以知之？吾於西門生前所容，西門死後能守信之也。至於居家小節，持家大體，其間別有學問，即治國亦此規模，爲文人志士之所難能，而責成於婦人女子不亦謬乎？而況人因境轉，境隨時移，不幸而爲西門慶之妻，固已辱於泥塗而墮入陷井也。試思西門慶何如人乎？或爲其嚴父，或爲其明師，或爲其難兄，或爲其畏友，尚不知能挽回一、二否？爲其以下之人，竟欲禁止而救正之也，勢必有所不能。與此等人相處，而又爲其妻，居然不受其辱，已可謂明哲保身，又復能悔其心，真可謂經權得法矣。

蓋良人者，妻妾所仰望而終身世也。夫可棄其妻，妻不可絕其夫。求子一層，縱然是假，却亦假得大方。有此心始能有此事，行此事尚欲誅其心，責人無已時，想必以金蓮之品簫，瓶兒之馬扒，爲是真不假。嗟乎！錯矣，大誤矣。

彼以收瓶兒之物爲月娘罪，此不過小人家女兒眼皮淺，並非殺人放火劫來者，亦非姦漢偷人騙來者，況有爲首者在。且有罪坐家長知情一層，無非責以不應，亦何至深惡痛絶，直以大奸大惡，竟置諸淫婦於寬典也，是誠何心哉！如以收其財不應阻其娶，豈瓶兒爲必應娶之人，實爲不可不娶之人乎？曾亦思瓶兒之未來，豈因月娘之所阻乎？瓶兒之竟來，又豈月娘之所能阻乎？西門慶惱月娘，非西門慶而亦惱月娘，是又一西門慶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少年遊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少年遊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儀門」，綉甲、綉乙本作「二門」

〔四〕「磕着頭」，綉像本作「磕着你」。

〔五〕「看俺們」，綉像本作「有俺們」。

〔六〕「傍邊」，綉像本作「前邊」。

〔七〕「擺了」，綉像本作「置了」。

〔八〕「証兒」，綉像本、乙亥本、在茲堂本作「証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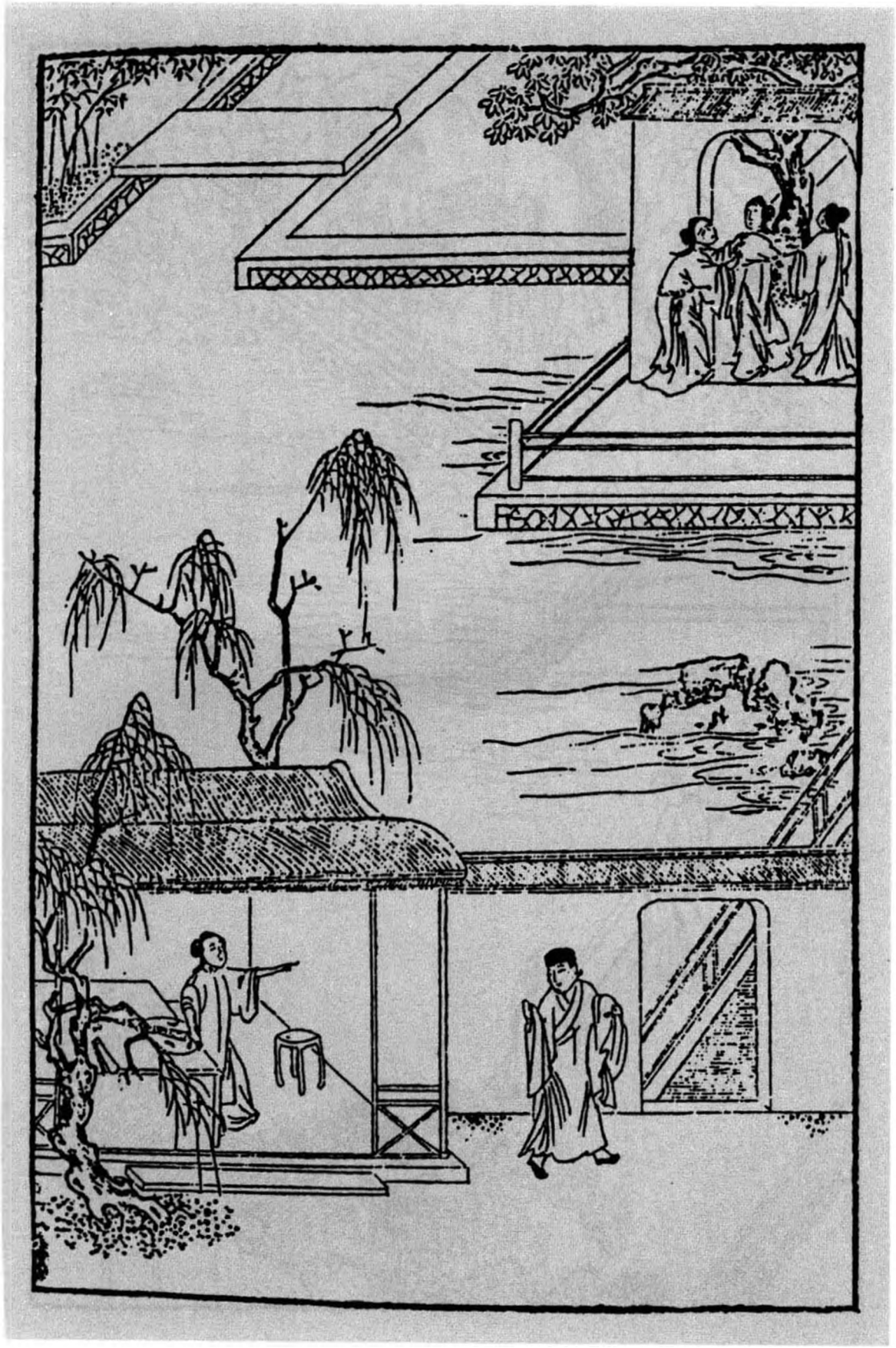
〔九〕「只顧等着他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顧」作「管」。

〔十〕「唬我」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嚇我」。

〔十一〕「孤住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抓住」。

〔十二〕「六姐他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他」作「也」。





第二十二回　蕙蓮兒偷期蒙愛　春梅姐正色閑邪

此回方寫蕙蓮。夫寫一金蓮，已令觀者髮指，乃偏又寫一似金蓮特特犯手，却無一相犯。而寫此一金蓮必受制於彼金蓮者，見金蓮之惡，已小試於蕙蓮一人，而金蓮持寵爲惡之膽，又漸起於治蕙蓮之時，其後遂至陷死瓶兒母子，勾串敬濟，藥死西門，一縱而幾不可治者，皆小試於蕙蓮之日。西門入其套中，不能以禮治之，以明察之，惟有縱其爲惡之性耳。吾故曰：爲金蓮寫肆惡之由，寫一武大死；爲金蓮定爭寵之由，乃寫一蕙蓮死也。

寫蕙蓮爲瓶兒受害，作一小小前車，其意已批前讀法內，不另載。

上半寫蕙蓮，下半却是寫春梅。夫於孫雪娥吃打後，雖略見一班，實未嘗正描春梅一筆，今日金、瓶已同入花園，蕙蓮又出，正好一頓住蕙蓮，騰出筆來，放手一寫春梅也。

寫春梅必用罵李銘襯出者，何也？夫寫春梅之心高志大氣傲，已隨處寫出，今必欲特特寫出，則必用一因，起一事方好。大家中起因於小廝媳婦丫環中，則小春梅身分聲價；若於敬濟，則未描其骨格，先寫其墮落矣。是用借李銘一襯，則春梅矜尚自許，圭角崖岸，誇大負氣，數語皆見。而於前嬌兒陷金蓮、桂姐要剪髮一恨，輕輕提出，見得蓄恨已久，無緣報復。今乘桂姐破綻敗露而李銘又適逢其會，遂使拚千年不報之恨，一旦機緣湊巧，此時不報，更待何時？遂一發盡情，不遺餘力也。寫怨恨之於人如此，作者固明明一綫穿來，而看者止見其寫春梅一面，而不知其又暗結金蓮一面。而後文嬌兒於西門死後，盜財付李銘手，又必用春梅看見，可想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今宵何夕？月痕初照。等閒間，一見猶難，平白地兩邊湊巧。向燈前見他，向燈前見他，一似夢中來到。何曾心料，他怕人瞧：驚臉兒紅還白，【張評】容光照人。熱心兒火樣燒。

右調〔桂枝香〕〔二〕

話說次日，有吳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衆堂客，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，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。其中惹出一件事來：那來旺兒，因他媳婦癆病死了，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，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，也名喚金蓮。【綉乙本評】便妙。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，後因壞了事出來，嫁與廚役蔣聰爲妻。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。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，看見這個老婆，兩個吃酒刮言，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。一日，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，酒醉廝打，動起刀杖來，把蔣聰戳死在地，那人便越牆逃走了。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，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，差人捉住正犯，問成死罪，抵了蔣聰命。後來來旺兒哄月娘，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，會做針指。月娘使了五兩銀子，兩套衣服，四疋青紅布並簪環之類，娶與他爲妻。月娘因他叫金蓮，不好稱呼，遂改名蕙蓮。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，今年二十四歲。生的白淨身子兒，不肥不瘦，模樣兒不短不長，比金蓮腳還小些兒。【張評】後來居上。性明敏，善機變，會妝飾，【綉乙本評】要緊。就是嘲漢子的班頭，壞家風

【綉像本評】蕙蓮背爲蔣聰報仇，雖淫亦當別論。

的領袖。若說他底本事，他也曾：

斜倚門兒立，人來側目隨。
托腮並咬指，無故整衣裳。
坐立頻搖腿，無人曲唱低。
開窗推户牖，停針不語時。【綉乙本評】恐不至此。
未言先欲笑，必定與人私。

【綉像本評】雖非婢學夫人，卻亦漸入佳境。

初來時，同衆媳婦上竈，還沒甚麼妝飾。後過了個月有餘，因看見玉樓、金蓮打扮，他便把鬚髻墊的高高的，頭髮梳的虛籠籠的，水髻描的長長的。在上邊遞茶遞水，被西門慶睃在眼裡。【綉乙本評】不放過。一日，設了條計策，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，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，【張評】早爲加官伏綫。文字每不肯作一筆用，妙絶。妙絶。並家中穿的四季衣服，往回也有半年期程。【張評】記明。從十一月半頭，搭在旱路車上，起身去了。

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，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。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，西門慶那日没往那去。月娘分付玉簫：「房中另放桌兒，打發酒菜你爹吃。」【張評】提出玉簫。西門慶因打簾内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，紫絹裙子，在席上斟酒，問玉簫道：「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，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，怪模怪樣。到明日對你娘説，另與他一條别的顏色裙子配着穿。」玉簫道：「這紫裙

【綉像本評】見怪不怪方妙，一見怪則着鬼矣。

子還是問我借的。」說着就罷了。

須臾，過了玉樓生日。一日，月娘往對門喬大户家吃酒去了。約後晌時分，西門慶從外來家，已有酒了，走到儀門首。這蕙蓮正往外走，兩個撞個滿懷。【張評】又與瓶兒對照。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，就親了個嘴，口中喃喃吶吶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若依了我，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。」【張評】純以財動之，便非金、瓶一類矣。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，推開西門慶手，一直往前走了。西門慶歸到上房，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，到他屋裡，如此這般對他說：「爹昨日見你穿着紅襖，配着紫裙子，怪模怪樣的不好看。纔拿了這疋段子，使我送與你，教你做裙子穿。」這蕙蓮開看，卻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段子，說道：「我做出來，娘見了問怎了？」【綉丙本墨評】怎了玉？玉簫道：「爹到明日還對娘說，你放心。爹說來，你若依了這件事，隨你要甚麼，爹與你買。今日趕娘不在家，要和你會會兒，你心下如何？」那婦人聽了，微笑不言。【張評】又另寫一淫婦樣。因問：「爹多咱時分來〔三〕？我好在屋裡伺候。」玉簫道：「爹說小廝們看着，不好進你屋裡來的。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，那裡無人，堪可一會。」老婆道：「只怕五娘、六娘知道了，不好意思的。」玉簫道：「三娘和五娘，都在六娘屋裡下棋，你去不妨事。」當下約會已定，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。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，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。正是：

解帶色已戰，【綉乙本評】未必。觸手心愈忙。

【綉像本評】純以利動之，已落第二義。

那識羅裙內，銷魂別有香。

不想金蓮、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，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三人就散了。玉樓回後邊去了。金蓮走到房中，勻了臉，【綉乙本評】不漏。亦往後邊來〔四〕。走入儀門，【張評】儀門。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。金蓮問：「你爹在屋裡？」小玉搖手兒往前指。【綉乙本評】畫。金蓮就知其意，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，【張評】角門。只見玉簫攔着門。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，便頂進去。玉簫慌了，說道：「五娘休進去，爹在裡頭有勾當哩。」金蓮罵道：「怪狗肉，我又怕你爹了？」不繇分說，進入花園裡來。各處尋了一遍，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，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纔了事。婦人聽見有人來，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，【張評】情事如畫。看見金蓮，把臉通紅了。金蓮問道：「賊臭肉！你在這裡做甚麼？」蕙蓮道：「我來叫畫童兒。」說着一溜烟走了。金蓮進來，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，罵道：「賊沒廉恥的貨！你和奴才淫婦，大白日裡在這裡，端的幹這勾當兒！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，不想他往外走了。原來你就是畫童兒，他來尋你。你與我實說，和這淫婦偷了幾遭？若不實說，等住回大姐姐來家，看我說不說！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，也不算。俺們閒的聲喚在這裡〔五〕，你也來插上一把子，【張評】總是爲此物起妒心。老娘眼裡卻放不過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悄悄兒罷，休要嚷的人知道。我實對你說，如此這般，連今日纔一遭。」金蓮道：「一遭二遭，我不信。你既要這奴才淫婦，

【綉像本評】氣妒語，妙在說得帶幾分無耻，以見爲淫也，非爲情也。

【張評】截斷讀，言既要如此，不可瞞我也。兩個瞞神謊鬼弄刺子兒，我打聽出來，休怪了，我卻和你們答話。」那西門笑的出去了。

金蓮到後邊，聽見衆丫頭們說：「爹來家，使玉簫手中裹着一疋藍段子，〔六〕往前邊去，不知與誰。」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，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。【綉乙本評】伏。

這婦人每日在那邊，或替他造湯飯，或替他做針指鞋脚，或跟着李瓶兒下棋，常賊乖趨附金蓮。【張評】金蓮不言，正爲此也。被西門慶撞在一處，無人，教他兩個苟合，漢子喜歡。【張評】尚未嘗鹹頭醋味也。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，背地與他衣服、首飾、香茶之類不算，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，在門首買花翠胭脂，漸漸顯露，打扮的比往日不同。【張評】寫蕙蓮身分。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，不教他上大竈，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，專頓茶水，整理菜蔬，打發月娘房裡吃飯，與月娘做針指，不必細說。看官聽說：凡家主，切不可與奴僕並家人之婦苟且私狎，久後必紊亂上下，竊弄奸欺，敗壞風俗，殆不可制。【張評】作者砭人處，文字一頓。

一日，臘月初八日，西門慶早起，約下應伯爵，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。叫小廝馬也備下兩疋，等伯爵，白不見到。一面李銘來了。西門慶就在大廳上圍爐坐的，教春梅、玉簫、蘭香、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，看着李銘指撥，教演他彈唱。女婿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。【張評】又寫西門托大之失。正唱〔三弄梅花〕還未了，只見

伯爵來，應保夾着氈包進門。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，被西門慶喝住，說道：「左右只是你應二爹，都來見見罷，躲怎的？」【張評】又托大，爲後文裡管家作引。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。纔待坐下，西門慶令四個過來，「與應二爹磕頭。」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，慌的伯爵還喏不迭，誇道：「誰似哥有福，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！水葱兒的一般，一個賽一個。卻怎生好？你應二爹今日素手，促忙促急，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，改日送胭脂錢來罷。」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。陳敬濟向前作揖，一同坐下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？」應伯爵道：「不好告訴你的。大小女病了一向，近日纔好些，房下記掛着，今日接了他家來，散心住兩日。亂着，旋叫應保叫了轎子，買了些東西在家，我纔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教我只顧等着你，咱吃了粥，好去了。」隨即分付後邊看粥來吃。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。伯爵道：「李日新，一向不見你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有。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來。」說着，小廝放桌兒，拿粥來吃。十樣小菜兒，四碗頓爛嗄飯，銀鑲甌兒，盛着粳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。西門慶陪應伯爵、陳敬濟吃了，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，每人吃了三盃。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，分付畫童兒：「連棹兒擡去廂房內，與李銘吃。」就穿衣服起身，同伯爵並馬而行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。

只落下李銘，在西廂房吃畢酒飯。玉簫和蘭香衆人，打發西門慶出了門，在廂房內廝亂頑成一塊。【綉乙本評】必至之情。一回，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撾混去

【綉像本評】如在，是伯爵家事。

【張評】「大小女」三字，早爲後春梅不娶其小女作尖。總之，此回爲春梅作傳，固應使後事一現。而敬濟必在傍也，與前「大了頭」、「大家人」一樣章法。

【綉像本評】偏在絶沒要緊事巧，一味文心細冷。

了，【張評】襯出春梅。止落下春梅一個，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。李銘也有酒了，春梅袖口子寬，把手兜住了。李銘把他手拿起，略按重了些。被春梅怪叫起來，罵道：「好賊忘八！【張評】忘八、一。你怎的捻我的手，調戲我？賊少死的忘八，【張評】忘八、二。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！【綉乙本評】自負不卑。一日好酒好肉，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三。靈聖兒出來了，【綉乙本評】罵得妙。平白捻我的手來了。賊忘八，【張評】忘八、四。你錯下這個鍬撅了！你問聲兒去，我手裡你來弄鬼？爹來家等我說了，把你這賊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五。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户。沒你這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六。學不成唱了？愁本司三院尋不出忘八來！【張評】忘八、七。　撅臭了你這忘八了。」【張評】忘八、八。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。被他千忘八，萬忘八，【張評】又總二忘八。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走不迭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當下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。金蓮正和孟玉樓、李瓶兒並宋蕙蓮在房裡下棋，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。金蓮便問道：「賊小肉兒，你罵誰哩？誰惹你來？」春梅道：「情知是誰，耐耐李銘那忘八，【張評】忘八、九。爹臨去，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桌菜，併粳米粥兒與他吃。也有玉簫他們，你推我，我打你，頑成一塊，對着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。雌牙露嘴的，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！【張評】活春梅。頑了一回，都往大姐那邊去了。忘八見無人，【張評】忘八、十一。盡力把我手上捻一下，吃的醉醉的，

【綉像本評】寫得似有意，似無意，以見半是春梅之性燥也。

看着我嗤嗤待笑。【綉乙本評】寫得出。那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二。見我嗳喝罵起來，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。剛纔打與賊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三。兩個耳刮子纔好！賊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四。你也看個人兒行事，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，教你這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五。在我手裡弄鬼，我把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六。臉打綠了！」【張評】三字奇絶。金蓮道：「怪小肉兒，學不學沒要緊，把臉氣的黃黃的！等爹來家說了，把賊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七。攆了去就是了。那裡緊等着供唱撰錢哩怎的？教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八。調戲我這丫頭。我知道賊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十九。業罐子滿了。」春梅道：「他就倒運，着量二娘的兄弟，【綉乙本評】偏照映得到。那怕他！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？」【張評】罵李銘，因此點出。藏針伏綫，一至於此。宋蕙蓮道：「論起來，你是樂工，在人家教唱，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。照顧你一個錢，也是養身父母，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侍着。」金蓮道：「扶侍着？臨了還要錢兒去了。按月兒，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。賊忘八，錯上了墳，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們，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，吊個嘴兒？遇喜歡，罵兩句；【張評】寫春梅至此。若不歡喜，拉倒他主子根前就是打。賊忘八，【張評】忘八、二十。造化低，你惹他？生薑，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！」因向春梅道：「沒見你，你爹去了，你進來便罷了。平白只顧和他那房裡做甚麼？卻教那忘八【張評】忘八、二十一。調戲你。」【張評】總是愛極。春梅道：「都是玉簫和他們，只顧還笑成一塊，不肯進來。」玉樓道：「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？」春梅道：「都往大

【綉像本評】金蓮愛惜春梅至矣，故後感之不忘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味爲春梅作聲價。

姐房裡去了。」玉樓道：「等我瞧瞧去。」那玉樓起身去了。良久，李瓶兒亦回房，使繡春叫迎春去。至晚，西門慶來家，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。西門慶分付來興兒：「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。」自此斷了路兒，不敢上門。正是：

習教歌妓逞家豪，每日閒庭弄錦槽。
不是朱顏容易變，何繇聲價競天高？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桂枝香〕，乙亥本、在茲堂本作「詩曰」。

〔二〕〔右調桂枝香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爹多咱時分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咱」作「唱」，誤。

〔四〕「後邊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徑邊」，誤。

〔五〕「俺們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我們」。

〔六〕「手中」，綉像本作「手巾」。





第二十三回　賭棋枰瓶兒輸鈔　覷藏春潘氏潛踪

此回單叙蕙蓮之怙寵也。夫主意單寫蕙蓮，而用筆亦單寫蕙蓮，便成獃筆。上文金蓮、玉樓、瓶兒、春梅俱未獃寫，後文若干人亦俱未獃筆，此文又何肯獃寫？則知「賭棋枰」又不得不然之生法穿插也。然而玉樓、金蓮、瓶兒相聚一處，其消閑永晝，逐隊成團，一堂春色，又不得不加一番描寫，不必待「鞦韆」一回方始總描之也。早於吃車輪酒時，一一描其勝滿之極矣。過此數回，至生子後，則金、瓶永不復合矣，故此處一描爲萬不可少。

「覷藏春」，見蕙蓮小人之底裡皆動，而金蓮潛踪，已伏一勢不兩立之根。次早略使權術，遂使西門對蕙蓮無以自解，而蕙蓮之不心貼西門，已安一疑根。後文層層變卦，愈滋隽憤，遂致捐軀而不顧也。然則金蓮之惡，已盈於不言之中矣。

寫聽離察壁，固是金蓮本性，而一聽即着，愈使後文一步不肯鬆也。妒婦之不容人，大半怕人如此。又與翡翠軒作引子矣。

後文寫玳安、寫賁四，皆描寫蕙蓮浮蕩輕狂，以致人人皆知，爲來旺醉罵之由也。又見輕佻淺露，特特與春梅相反，以結果之不如也。

於未見金蓮前，却横插一平安，一者映出蕙蓮，一者爲妒書童受報作伏。小人輕言取禍，往往如此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心中難自洩，暗裡深深謝。【張評】一轉。未必娘行，恁地能賢哲。【張評】又一轉。衷腸怎好和君說？【張評】又一轉。　說不願丫頭、願做官人的侍妾。【張評】又一轉。他堅牢望我情真切。豈想風波，果應了他心料者。【張評】又一轉。

右調〔梧桐樹〕〔二〕

話說一日臘盡春回，新正佳節。西門慶賀節不在家，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。午間，孟玉樓、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。玉樓道：「咱們今日賭甚麼好？」金蓮道：「咱們賭五錢銀子東道。三錢買金華酒兒，那二錢買個猪頭來，教來旺媳婦子燒猪頭咱們吃。說他會燒的好猪頭，只用一根柴禾兒，燒的稀爛。」【張評】映將聰。玉樓道：「大姐姐不在家，卻怎的計較？」金蓮道：「存下一分兒，送在他屋裡，也是一般。」說畢，三人下棋。下了三盤，李瓶兒輸了五錢。【綉乙本評】自然是他。金蓮使繡春兒，叫將來興兒來，把銀子遞與他，教他買一罈金華酒，一個猪首，連四隻蹄子，分付：「送到後邊廚房裡，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燒了，拿到你三娘屋裡，等着我們就去。」玉樓道：「六姐，教他燒了，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。在後邊，李嬌兒、孫雪娥兩個看着，是請他不請他？」金蓮遂依玉樓之言。

不一時，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，送到廚下。蕙蓮正在後邊，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磕瓜子耍子哩。來興兒便叫他：「蕙蓮嫂子，五娘、三娘都上覆你，使我買了

【綉像本評】没一些要緊，說來卻是婦人極要緊心事。專從冷處摹情，使人不測。

酒、猪頭連蹄子，都在廚房裡，教你替他燒熟了，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。」蕙蓮道：「我不得閒，與娘納鞋哩。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，巴巴坐名兒教我燒。」來興兒道：「你燒不燒隨你，交與你，我有勾當去。」說着出去了。玉簫道：「你且丟下，替他燒燒罷。你曉的五娘嘴頭子，又惹的聲聲氣氣的。」【張評】是同事之人。蕙蓮笑道：「五娘怎麼！就知我會燒豬頭？栽派與我？」於是走到大廚竈裡，舀了一鍋水，把那猪首、蹄子，剃刷乾淨。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，用一大碗油醬，並回香大料，拌的停當，上下錫古子扣定。【綉乙本評】得法。那消一個時辰，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，香噴噴五味俱全。將大冰盤盛了，連蘸蒜碟兒，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，旋打開金華酒篩來。玉樓揀齊整的，留下一大盤子，並一壺金華酒，使丫頭送到上房裡與月娘吃。其餘，三人坐定，斟酒共酌。

正吃中間，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娘們試嘗這猪頭，今日燒的好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三娘剛纔誇你，倒好手段兒，燒的且是稀爛。」李瓶兒問道：「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？」蕙蓮道：「不瞞娘們說，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！若是一根柴禾兒，就燒的脫了骨。」玉樓叫繡春：「你拿個大盞兒，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。」李瓶兒連忙叫繡春斟酒，他便取碟兒，揀了一碟猪頭肉兒，遞與蕙蓮，說道：「你自造的，你試嘗嘗。」蕙蓮道：「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，沒曾好生加醬，胡亂罷了。下次再燒時，小的知道了。」便磕了三個頭，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，做一處吃酒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又春采，又賣嘴，又討好。

到晚夕月娘來家，衆婦人見了月娘，小玉悉將送來豬頭，拿與月娘看。玉樓笑道：「今日俺們下棋耍子，贏的李大姐豬頭，留與姐姐吃。」月娘道：「這般有些不勻了〔三〕。各人賭勝，虧了一個，就不是了。咱們這等計較：只當大節下，咱姊妹這幾人，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，叫將郁大姐來，晚間耍耍，有何妨礙？强如賭勝負，難爲一個人。我主張的好不好？」衆人都說：「姐姐主張的是。」月娘道：「明日初五日，就是我先起龍。」李嬌兒占了初六，玉樓占了初七，金蓮占了初八。金蓮道：「只我便益，那日又是我的壽酒，卻一舉而兩得。」問着孫雪娥，孫雪娥半日不言語。【綉乙本評】畫。月娘道：「他龍，你們不要纏他了，教李大姐挨着龍。」玉樓道：「初九日，又是六姐生日，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初九日不得閒，教李大姐挪在初十龍了。」衆人計議已定。

話休絮煩。先是初五日，西門慶不在家，往鄰家赴席去了。月娘在上房擺酒，郁大姐彈唱，請衆姐妹歡飲了一日方散。到第二日，卻該李嬌兒，就挨着玉樓、金蓮，都不必細說。須臾，過了金蓮生日，潘姥姥、吳大妗子都在這裡過節頑耍。看看到初十日，該李瓶兒擺酒，使繡春往後邊請雪娥去。一連請了兩替，答應着來，只顧不來。【綉乙本評】元可厭。玉樓道：「我就說他不來，李大姐只顧强去請他。可是他對着人說的：『你每有錢的，都吃十輪酒兒，沒的俺們去，赤腳絆驢蹄。』似他這等說俺們龍了，把大姐姐都當驢蹄看承。」【張評】惡。月娘道：「他是恁不成材的行

【張評】寫雪娥處，卻是襯蕙蓮，又爲向來旺學舌伏綫。

【綉像本評】雪娥品卑，自難入群，非玉樓過求之也。

貨子！都不消理他了，又請他怎的？」於是擺上酒來，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。郁大姐在傍彈唱。當下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，共八個人飲酒。只因西門慶不在，月娘分付玉簫：「等你爹來家要吃酒，【張評】兩次寫月娘命玉簫，深情隱筆。你打發他吃就是了。」玉簫應諾。

後晌時分，西門慶來家，玉簫替他脫了衣裳。西門慶便問：「娘往那去了？」玉簫回道：「都在六娘房裡和大妗子、潘姥姥吃酒哩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吃的是甚麼酒？」玉簫道：「是金華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莉花酒，打開吃。」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，西門慶嚐了嚐，說道：「正好你娘們吃。」教小玉、玉簫兩個提着，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。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，見玉簫送酒來，蕙蓮俐便，連忙走下來接酒。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，向他手上捏了一把。【綉乙本評】純是白描。這婆娘就知其意。月娘問玉簫：「誰使你送酒來？」玉簫道：「爹使我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爹來家多大回了？」玉簫道：「爹剛纔來家。因問娘們吃酒，教我把這一罈茉莉花酒，拿來與娘們吃。」月娘問：「你爹若吃酒，房中放桌兒，有見成菜兒，打發他吃。」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。

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，推說道：「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。」月娘分付道：「對你姐說，上房揀妝裡有六安茶，頓一壺來俺們吃。」這老婆一個獵古調，走到後邊。玉簫站在堂屋門首，掇了個嘴兒與他。【綉乙本評】盡。老婆掀開簾子，進月娘房

來。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，正吃酒。走向前，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，兩個就親嘴咂舌做一處。婆娘一面用手撏着他那話，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，便道：「爹，你有香茶，再與我些。前日與我的，都沒了。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，你有銀子與我些兒。」【張評】亦全以利。西門慶道：「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，你拿去。」說着西門慶要解他褲子。婦人道：「不好，只怕人來看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今日不出去，晚夕咱好生耍耍。」蕙蓮搖頭說道：「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，柴衆。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裡，色絲子女。」於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，繇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。

【綉像本評】分明逗嬌態，卻寫得帶三分粗莽氣，妙甚。

【綉像本評】閒日便討東西，討又不多，自不是多情美人舉止。

不防係雪娥從後來，聽見房裡有人笑，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，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，就立住了腳。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，便支他說：「前邊六娘請姑娘，怎的不去？」雪娥鼻子裡冷笑道：【綉乙本評】盡。「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，【綉乙本評】難說。騎着快馬也趕他不上，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酒兒？自己窮的伴當兒，伴的沒褲兒。」正說着，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，雪娥就往廚房裡去了。這玉簫把簾子掀開，婆娘見無人，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，【綉乙本評】行動是個媳婦子，妙。往後邊看茶去。

須臾，小玉從後邊走來，叫：「蕙蓮嫂子，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茶有了，着姐拿菓仁兒來。」不一時，小玉拿着盞托，他提着茶，一直來到前邊。月娘問道：「怎的茶這咱纔來？」蕙蓮道：「爹在房裡吃酒，小的不敢進去，

【綉像本評】雖假撇清，卻有滿肚皮賣弄意，忍不住，忽然說出。

【張評】人言難信。等着姐屋裡取茶葉，剝菓仁兒來。」衆人吃了茶。這蕙蓮在席上，斜靠棹兒站立，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，故作揚聲[四]，說道：「娘把長么搭在純六，卻不是天地分？還贏了五娘。」又道：「你這六娘，骰子是錦屏風對兒。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，只是十四點兒，輸了。」被玉樓惱了，說道：「你這媳婦子，俺們在這裡擲骰兒，插嘴插舌，有你甚麼說處！」【綉乙本評】羞得妙。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，立又立不住，緋紅了面皮，往下去了。正是：

誰人汲得西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

這裡衆婦人飲酒，至掌燈時分，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好吃。」吳大妗子跳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夫來了。」連忙讓坐兒與他坐。月娘道：「你在後邊吃酒罷了，女婦男子漢，又走來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恁說，我去罷。」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。金蓮隨即跟了來。西門慶吃得半醉，拉着金蓮說道：「小油嘴，我有句話兒和你說，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兒，後邊沒地方，看你怎的容他，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。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罵的，沒的那汗邪的！胡亂隨你和他那裡合搗去。好嬌態！教他在我這裡？我是沒處安放他。我就算依了你，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。【張評】又點春梅。你不信，叫了春梅問他。他若肯了，我就容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娘兒們不肯，罷，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。你分付了頭，拿床鋪蓋，生些火兒。不然，這一冷怎麼當？」金蓮忍不住笑了，「我不好罵出你來的！賊奴

【張評】上段描其頗寒作熱、下段寫其停眠整宿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又爲春梅作聲價。

才淫婦，他是養你的娘？你是王祥，寒冬臘月行孝順？在那石頭床上卧冰哩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小油嘴兒，休徯落我。罷麼，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去，我知道。」當晚衆人席散，金蓮分付秋菊，果然抱鋪蓋籠火，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裡。

【綉像本評】忽想到山洞中，又一段嬉笑，令人絶倒。

蕙蓮送月娘、李嬌兒、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，故意説道：「娘，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前邊睡去罷。」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内，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，【綉乙本評】寫出久慣。【張評】正爲惹關角門反照。見無人，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。正是：

莫教襄王勞望眼，巫山自送雨雲來。

這宋蕙蓮走到花園門首，只説西門慶還未進來，【綉乙本評】漏空得妙。就不曾扣角門子〔五〕，【張評】角門，二。只虛掩着。來到藏春塢洞兒内，只見西門慶早在那裡，秉燭而坐。婆娘進到裡面，但覺冷氣侵人，塵囂滿榻。於是袖中取出兩枝棒兒香，燈上點了，插在地下。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，還冷的打競。婆娘在床上，先伸下鋪，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。掩上雙扉，兩個上床就寢。西門慶脱去上衣白綾道袍，坐在床上。把婦人褪了褲，抱在懷裡。兩隻腳蹺在兩邊，那話突入牝中。兩個摟抱，正做得好。卻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，在房中摘去冠兒，輕移蓮步，悄悄走來竊聽。到角門首，推開門，【張評】角門，二。遂潛身悄步而入。也不怕蒼苔

【綉像本評】悄悄冥冥，寫得美

人行徑。自與惠蓮之兩三步一溜烟天壤矣。作者細心如此。

【綉像本評】從腳引到金蓮、綫索甚微。

冰透了凌波，花刺抓傷了裙褶，躡迹隱身，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。良久，只見裡面燈燭尚明，婆娘笑聲說：【張評】如聞其聲。「冷鋪中捨冰，把你賊受罪不濟的老花子，【綉乙本評】口角妙。就没本事尋個地方兒，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。口裡啣着條繩子，凍死了往外拉。」又道：「冷合合的睡了罷，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？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。相我没雙鞋面兒，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？【綉乙本評】不脫小家子口氣，妙。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彀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不打緊，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。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。」【張評】細看爲此。婦人道：「拿甚麽比他？昨日我拿他的鞋，略試了試，還套着我的鞋穿。倒也不在乎大小，【綉乙本評】排得毒。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。」【張評】小人得志，大都如此。金蓮在外聽了：「這個奴才淫婦，等我再聽一回，他還說甚麽？」又聽彀多時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：「你家第五的秋胡戲，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？是女招的，是後婚兒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回頭人兒。」婦人說：「嗔道恁久慣牢成，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，露水夫妻。」這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，半日移腳不動，【張評】後文妒瓶兒爲此。説道：「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，把俺們都吃他撐下去了。」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，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，逞了淫婦的臉。待要含忍了他，恐怕他明日不認，「罷，罷。留下個記兒，使他知道，到明日我和他答話。」於是走到角門首，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，把門到銷了，懊恨歸房。晚景題過。

【綉像本評】偏來聽，偏聽兒說他。多心人常受此氣。

到次日清早辰，婆娘先起來穿上衣裳，鬅着頭走出來。見角門沒插，吃了一驚。又搖門，搖了半日，搖不開，走去見西門慶。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。因看見簪銷着門，知是金蓮的簪子，就知晚夕他聽了出去。這婦人懷着鬼胎，走到前邊，正開房門，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，【張評】偏又漾開。看見他只是笑。蕙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，誰和你雌那牙笑哩！」平安兒道：「嫂子，俺們笑笑兒也嗔！」【張評】妙絶。蕙蓮道：「大清早辰，平白笑的是甚麼？」平安道：「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，眼前花。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。」婦人聽了此言，便把臉紅了，罵道：「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，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？怎的不來家？」平安道：「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着門，怎的賴得過？」蕙蓮道：「我早起身，就往五娘屋裡，只剛纔出來。你這囚在那裡來？」平安道：「我聽見五娘教你腌螃蟹，說你會劈的好腿兒；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賣簸箕的，說你會咂得好舌頭。」【張評】後文書童一報，猶是第二番報應。把婦人說的急了，拿起條門閂來，趕着平安兒，遶院子罵道：「賊汗邪囚根子，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！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，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？」【張評】明說矣。那平安道：「耶嘍，嫂子！將就着些兒罷。對誰說？我曉得你往高枝兒上去了。」那蕙蓮急起來，只趕着他打。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走出來，一把手將閂奪住了，說道：「嫂子爲甚麼打他？」蕙蓮道：「你問那雌牙囚根子，口裡白說六道的，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。」【張評】又對點一句。那平安得手，往外跑了。玳安推着他說：「嫂子，你

【綉像本評】雖混語，卻說得微妙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等滑稽，何減曼倩，不可以小傳忽之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「他」字、一「誰」字，各有所指，都不說破。非深於史者，不知如此用意。

少生氣着惱，且往屋裡梳頭去罷。」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裡，取出三四分銀子來，遞與玳安道：「累你替我拿大碗，燙兩個合汁來我吃，把湯盛在銚子裡罷。」玳安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去。」一手接了，連忙洗了臉，替他燙了合汁來。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，他也吃了一碗，方纔梳了頭，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裡打了卯兒，然後來金蓮房裡。

【綉像本評】纔住手，便緊接買合汁，其人品隱隱畫出。

金蓮正臨鏡梳頭，蕙蓮小意兒，在傍拿抿鏡〔六〕，掇洗手水，慇懃侍奉。金蓮正眼也不瞧他。蕙蓮道：「娘的睡鞋裹腳，我捲來收了去。」〔七〕金蓮道：「綵他，你放着，叫丫頭進來收。」便叫秋菊：「賊奴才，往那去了？」蕙蓮道：「秋菊掃地哩，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別要管他，丟着罷，亦發等他們來收拾。歪蹄潑腳的，沒的展汙了嫂子的手。你去扶侍你爹，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侍他，纔可他的心。俺們都是露水夫妻，再醮貨兒〔八〕，只嫂子是正名正頂，轎子娶將來的，是他的正頭老婆，秋胡戲。」這婦人聽了，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。於是向前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娘是小的一個主兒，娘不高擡貴手，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。當初不因娘寬恩，小的也不肯依隨爹。就是後邊大娘，無過只是個大綱兒。小的還是娘擡舉多，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？隨娘查訪，小的但有一字欺心，到明日不逢好死，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我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？漢子既要了你，俺們莫不爭你〔九〕？不許你在漢子根前弄鬼，輕言輕語的。你說把俺們

【綉像本評】金蓮要強人，受此一番奉承，即明知其假，亦足消氣，故後語漸平也。

躧下去了，你要在中間踢跳。我的姐姐，對你說，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兒罷！」蕙蓮道：「娘再訪，小的並不敢欺心。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傻娘子〔十〕，我閑的慌，聽你怎的？我對你說了罷，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。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，或是外邊諸人家的粉頭〔十一〕，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，一五一十，就告我說。【張評】死蕙蓮，在此數語。你大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，甚麼事兒，來家不告訴我！你比他差些兒！」說得老婆閉口無言，在房中立了一回，走出來了。剛到儀門夾道內，撞見西門慶，說道：「你好人兒！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，你就告訴與人。【綉乙本評】被金蓮瞞過矣。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。我和你說的話兒，只放在你心裡，放爛了纔好。爲甚麼對人說？乾淨你這嘴頭子，就是個走水的槽，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。」【張評】險人可畏。西門慶道：「甚麼話？我並不知道。」那婦人瞅了一眼，【張評】白描。往前邊去了。【張評】一段寫金蓮權術。

這婦人嘴兒乖，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，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，陳敬濟叫姑夫，賁四叫老四。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，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，常和衆人打牙犯嘴，全無忌憚。或一時叫傅大郎，「我拜你拜，【綉乙本評】淫婦口角。【張評】追魂取影。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。」那傅夥計老成，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，過來，叫住，請他出來買。玳安故意戲他，說道：「嫂子，賣粉的早辰過去了。你早出來，拿秤稱他的好來。」婆娘罵道：「賊猴兒，裡邊五娘、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，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

【綉像本評】又籠絡一番，巧智在蕙蓮之上。

【綉像本評】兩下失誤，有致。

【綉像本評】小器易盈。叙此一段，以爲後不得其死張本。當與春梅參看，庶不失作者之意。

斤粉，教那淫婦搽了又搽，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？」玳安道：「耶嗤，嫂子！行動只拿五娘嚇我。」一回，又叫：「賁老四，我對你說，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，我要買兩對兒戴。」那賁四誤了買賣，【張評】又寫賁四。好歹專心，替他看着賣的，叫住，請他出來買。婦人立在二層門裡，打開廂兒揀，要了他兩對鬏花大翠，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，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。婦人向腰裡摸出半錠銀子兒來，央及賁四替他鑿，稱七錢五分與他。那賁四正寫着帳，丟下走來替他鎖。只見玳安來，說道：「等我與嫂子鑿。」一面接了銀子在手，且不鑿，只顧瞧這銀子。【綉乙本評】忽又生情。婦人道：「賊猴兒不鑿，只管端詳甚麼？你半夜沒聽見狗咬，是偷來的銀子！」玳安道：「偷到不偷，這銀子到有些眼熟，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。前日爹在燈市裡，鑿與買勾金蠻子的銀子，【張評】又襯浮誇。還剩了一半，就是這銀子。我記得千真萬真。」婦人道：「賊囚，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，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？」【綉乙本評】快意語。玳安笑道：「我知道甚麼帳兒。」【張評】一路白描。婦人便趕着打。玳安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，交與賣花翠的，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，不與他去了。【張評】賊。婦人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你敢拿了去，我算你好漢！」玳安道：「我不拿你的，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，買菓子吃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賊猴兒，你遞過來，我與你。」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，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，別的還攥在腰裡，一直進去了。自此以後，常在門首，【張評】一總。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類，甚至瓜子兒，四五升量

進去，分與各房丫鬟並衆人吃。頭上治的珠子箍兒，金燈籠墜子，黃烘烘的；衣服底下穿着紅綾細褲兒，綫捺護膝；又大袖子袖着香茶，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。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，【張評】總寫淫婦人得志顛狂之態，則世所謂作死者也。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。此事不必細說。

這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，每日只在金蓮房裡，把小意兒貼戀，與他頓茶頓水，做鞋腳針指，不拿强拿，不動强動。正經月娘後邊，每日只打個到面兒，就到金蓮這邊來。每日和金蓮、瓶兒兩個下棋抹牌，行成夥兒。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，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，教他一處坐了頑耍，只圖漢子喜歡。正是：

顛狂柳絮隨風舞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

一

【文評】讀《水滸傳》者皆欲作宋江，讀《紅樓夢》者皆欲作寶玉，讀《金瓶梅》者亦願作西門慶乎？曰：願而不敢也。敢問其不敢何也？曰：恐武大郎案犯也，恐花子虛鬼來也。既不敢又何以願之乎？曰：若潘金蓮之風流，李瓶兒之柔媚與春梅之俏麗，得此三人，與共朝夕，豈非人生一快事乎？然則不敢，非不敢也，但願樂其樂而不願受其禍耳。抑知西門慶亦何常計及害哉，顧此即不能顧彼，利與害本相連，福與禍本相倚。以西門慶爲可殺，則此書不淫也；以西門慶爲可羨，則其人之淫，固亦一西門慶也。

文禹門云：甚矣女子小人，斷不可使其得志也。聖人謂其難養，近之遠之皆不可，此蓋言其大同也。其細小瑣碎處，令人自去尋思，閱歷深者，自能理會。自古及今，大而天下國家，小而身心性命，敗壞喪身於女子小人之手者，正指不勝屈。又有小人而女子者，閹宦是也。女子而小人者，婢妓與僕婦是也。其性陰險，其質多柔，其體多浮，其量隘，其識淺，同是口眼耳鼻，別具肝腸肺腑，令人可恨，兼令人可哂。善讀書者，於此回薰蓮，其光景情形，詳細玩味，便可觸類旁通，則所以待女子小人者，思過半矣。

夫薰蓮亦何足怪哉！吾甚怪夫今之所謂士大夫者，或十年窗下，或數載勞中，或報效情殷，捐輸踴躍，一旦冷銅在手，上憲垂青，立刻氣象全非，精神頓長，揚威躍武，眇視同寮，吹毛求疵，指駁前任，幾若十手十目不足畏，三千六千不能容。當興之利不知興，應去之弊不能去，坐堂皇曰打，退私衙曰錢，勸之不聽，譏之不解。其不至於身敗名裂也，尚自詡曰：大丈夫不當如是耶？吁嗟乎！此皆薰蓮之流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梧桐樹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梧桐樹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不勻」，綉像本作「不均」。

〔四〕「故作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改作」。

〔五〕「角門子」，原「子」作「了」，今據綉像本改。

〔六〕「抿鏡」，綉像本作「抵鏡」。

〔七〕「捲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捲了」，綉乙本作「捲平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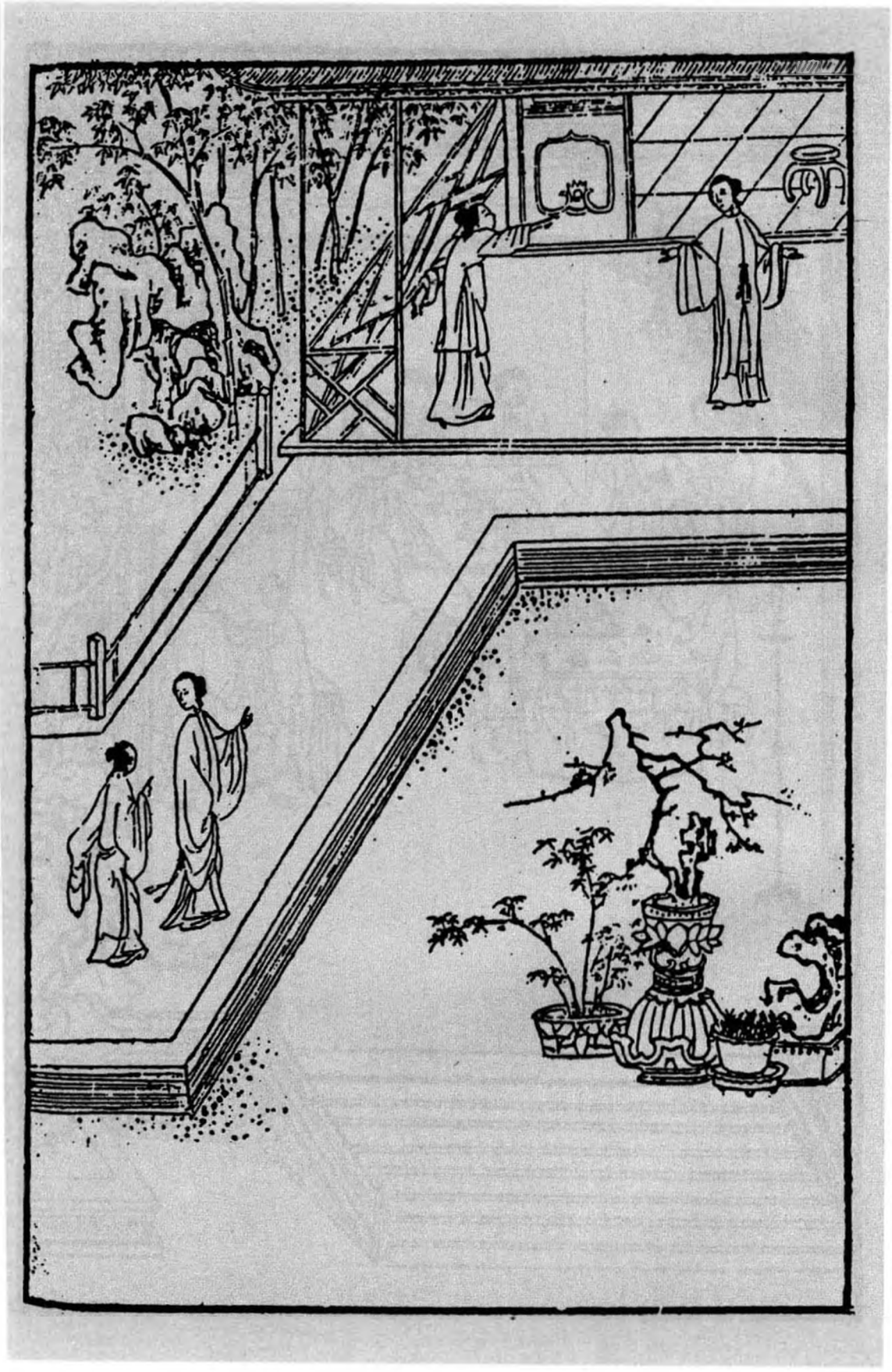
〔八〕「再醮貨兒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醮」誤作「瞧」。

〔九〕「俺們莫不爭你」，綉像本「爭你」作「與爭」。

〔十〕「娘子」，綉像本作「嫂子」。

〔十一〕「諸人家」，綉像本作「請人家」。





第二十四回　敬濟元夜戲嬌姿　惠祥怒詈來旺婦

此回總寫西門慶治家愚闇之失也。上半寫西門不能守禮防邪氣於未然；中段寫月娘付理亂於不聞，一任婦女遙街行走，而西門亦止醉夢，一綫不知，成何家範？下半寫西門偏愛蕙蓮，便不能統服衆下。即惠祥失誤點茶，固亦職分中事，使西門不與蕙蓮勾搭，雖百鞭惠祥，有何閑說？乃止因一事下替，遂起凌夷之漸。作者蓋深爲處家者棒喝也。凡有家者識之。

此回文字，又特特於樓上賞燈作對，如言「疑爲公侯人家」一語，遙照燈樓下一語，一字不差。蕙蓮幾個一回與金蓮登樓幾個一回，又遙遙作對。蓋寫蕙蓮原欲將其結果，爲瓶兒作履霜之戒，故又寫一元夜，又到獅子街燈樓上，而蕙蓮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蓮之後塵，故又用幾個「一回」字，特特遙照也。

寫金蓮遞酒，必用西門慶自叫他去，且踵即留敬濟於衆美中不顧而去，宜乎雙珠盡失，且又不全病月娘也。敬濟既戲金蓮，又挑蕙蓮，見迷色者逢雲即是巫山，遇水皆云洛浦，此等心事，又不特西門一人。而漸漸心粗膽大，以致難制，皆西門失防之故也。

蕙蓮看破機關，爲後文金蓮必欲妒死之因。蓋以蕙蓮之爲人，有何涵養？腹中一事歷久而不出者，止因懼怕金蓮，不敢聲揚，彼固自云「等他再有言語到我們，我自有話說」。然則蕙蓮固必然將此意點明金蓮，而金蓮險人也，豈肯又如前番受雪娥、嬌兒一挫之虧哉，固不惜晝夜圖維，千方百計思所以去之。而天假其便，忽有來旺狂言，以中其計，行其術，必至於置之死地而後已也。然則窗外一覷，春風早爲一付勾魂帖，蕙蓮自爲

得意，不知其賈禍之機，實本於此也。此又作者深著世情之險，危機觸處皆然，人甚勿以拿人細處爲得計也。看官每不肯於「無」字中想其用意，其妙意安得出？

上回金蓮一覷蕙蓮，已埋一妒根於自己腹內；此處蕙蓮一覷金蓮，又伏一惡刺於他人眼中。一層深一層，所以必死之而後已也。文字深淺之法，誰其知之！

此回全是透露末路文字。看其寫金蓮、敬濟處，寫韓嫂兒，寫賁四嫂、寫長姐、寫蕙祥。夫寫蕙祥，何以見其亦爲末路寫也？不見後文來保欺恩，以此日之蕙祥與彼日之蕙祥，遥遥一照，即知天道報應處，絲毫不爽。總之上文諸人皆完聚。下文又要出一雪娥之醜，露蕙蓮之破，此日乃全勝時。不全勝時，又爲之預先一照，匪特勸懲何在，亦何以爲之文法哉？

獅子街武二哥報仇之處，乃瓶兒又住此，王六兒又住此，今必令金蓮兩至其地，且蕙蓮亦必至其地，真是作孽者每與死地相尋而不肯一遠，寫盡作孽人矣。

詩曰：〔一〕

銀燭高燒酒乍醺，當筵且喜笑聲頻。
蠻腰細舞章臺柳，素口輕歌上苑春。
香氣拂衣來有意，翠花落地拾無聲。
不因一點風流趣，安得韓生醉後醒。

話説一日，天上元宵，人間燈夕。西門慶在廳上張掛花燈，鋪陳綺席。正月十

六，合家歡樂飲酒。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，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、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同坐(二)，都穿着錦繡衣裳。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，在傍檫箏歌板，彈唱燈詞。獨於東首設一席，與女婿陳敬濟坐。果然食烹異品，菓獻時新。小玉、元宵、小鸞、繡春都在上面斟酒。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，卻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，口裡磕瓜子兒。等的上邊呼喚要酒，他便揚聲叫：「來安兒，畫童兒，上邊要熱酒，快趲酒上來。賊囚根子，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，都不知往那去了！」【張評】寫盡恃寵。只見畫童燙酒上去，西門慶就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，往那去來？【綉乙本評】叫得應，妙。賊少打的奴才！」小廝走來說道：「嫂子，誰往那去來？就對着爹說，喫喝，教爹罵我。」蕙蓮道：「上頭要酒，誰教你不伺候？關我甚事。不罵你罵誰？」畫童兒道：「這地上乾乾淨淨的，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，爹看見又罵了。」蕙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，六月債兒熱，還得快【張評】明認。就是。甚麼打緊，便當你不掃，丟着另教個小廝掃。等他問我，只說得一聲。」【張評】不要臉矣。不知皆爲來旺醉罵一節生根也。畫童兒道：「耶嗽，嫂子！將就些罷了，如何和我合氣？」於是取了笤箒來，替他掃瓜子皮兒不題。

卻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敬濟沒酒，分付潘金蓮去遞一巡兒。【綉乙本評】自送與女婿，妙。【張評】又寫西門之愚。這金蓮連忙下來，滿斟盃酒，笑嘻嘻遞與敬濟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爹分付，好歹飲奴這盃酒兒。」敬濟一壁接酒，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，說：

【綉像本評】婆娘之做作口脗，寫得活現。

【綉像本評】人人皆知防嫌，及到其時，偏信

「五娘，請尊便，等兒子慢慢吃。」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，左手執酒，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，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。【張評】反先捻，可殺。這敬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，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踢了一下。婦人微笑低聲道：「怪油嘴，你丈人瞧着待怎麼？」【張評】妙絶，三字。兩個在暗地裡調情頑耍，衆人到不曾看出來。不料宋蕙蓮這婆娘，在橱子外窗眼裡，【綉乙本評】看破，妙。被他瞧了個不耐煩。【張評】必死蕙蓮，又在此。口中不言，心下自忖：「尋常在俺們跟前，到且是精細，撇清，誰想暗地卻和這小夥子兒勾搭。今日被我看出破綻，到明日再搜求我，自有説話。」【張評】蕙蓮死矣。正是：

誰家院内白薔薇，暗暗偷攀三兩枝。
羅袖隱藏人不見，馨香惟有蝶先知。

飲酒多時，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。分付月娘：「你們自在耍耍，〔三〕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。」玳安、平安兩個跟隨去了。【張評】以上一段，寫西門自開端。

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，但見銀河清淺，珠斗爛斑，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，照得院宇猶如白晝。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，或有月下整妝者，或有燈前戴花者。惟有玉樓、金蓮、李瓶兒三個並蕙蓮，在廳前看敬濟放花兒。李嬌兒、孫雪娥、西門大姐，都隨月娘後邊去了。【張評】月娘又放心。金蓮便向二人説道：「他爹今日不在家，咱對大姐姐説，往街上走走去。」蕙蓮在傍説道：「娘們去，也攜帶我走走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既要去，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，看他去不去。俺們在這裡等着

心，偏托大，不知何故。【綉像本評】處處調戲一番，以見非一朝一夕之故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個個都去得乾淨。

【綉像本評】語語銷敬濟之魂。

你。」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。玉樓道：「他不濟事，等我親自問他聲去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，只怕夜深了冷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有披襖子帶件來我穿，省得我往屋裡去。」【綉乙本評】有心。那李瓶兒應諾去了。獨剩下金蓮一個，看着敬濟放花兒，見無人，走向敬濟身上捏了一把，【綉乙本評】情不禁矣。笑道：「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，不害冷麽？」只見家人兒子小鐵棍兒，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，且拉着敬濟要炮燁放。【綉乙本評】又插一混，以費功夫。這敬濟恐怕打攪了事，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燁，支他外邊耍去了。於是和金蓮嘲戲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，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穿也怎的？」金蓮道：「賊短命，得其慣便了！頭裡頭蹅我的腳兒〔四〕，我不言語；如今大膽，又來問我要衣服穿，我又不是你影射的，何故把與你衣服穿？」【張評】自認，妙。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，如何紮筏子來唬我！」婦人道：「賊短命，你是城樓上雀兒，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！」【張評】忽插此一段，試問西門出門，放心不顧，其愚爲何如？正說着，見玉樓和蕙蓮出來，向金蓮說道：「大娘因身上不方便，【張評】月娘懷胎，卻於此處插入。大姐不自在，故不去了。教娘們走走，早些來家。【張評】豈詩禮人家風範？而月娘信乎爲不知大禮之人也。【文評】本不是詩禮之家，先生忘記是開生藥鋪之西門慶家乎？李嬌兒害腿疼，也不走。孫雪娥見大姐姐不走，恐怕他爹來家嗔他，也不出門。」金蓮道：「都不去罷，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，等他爹來家，隨他罵去。再不把春梅小肉兒，和上房裡玉簫，你房裡蘭香，李大姐

房裡迎春都帶了去。」小玉走來道：「俺奶奶已是不去，我也跟娘們走走。」玉樓道：「對你奶奶說了去，我前頭等着你。」良久，小玉問了月娘，笑嘻嘻出來。

當下三個婦人，帶領着一簇男女，來安、畫童兩個小廝，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。女婿陳敬濟踹着馬，臺放烟火花炮，與衆婦人瞧。【張評】臨出門，又作波也。宋蕙蓮道：「姑夫，你好歹略等等兒，娘們攜帶我走走，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。」敬濟道：「俺們如今就行。」蕙蓮道：「你不等，我就惱你一生。」【張評】總罪西門。於是走到屋裡，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衿衫兒，白挑綫裙子，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，額角上貼着飛金並面花兒，金燈籠墜子，出來跟着衆人走百病兒。〔五〕月色之下，恍若仙娥，都是白綾襖兒，遍地金比甲，頭上珠翠堆滿，粉面朱唇。敬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，隨路放慢吐蓮、金絲菊、一丈蘭、賽月明。出的大街市上，但見香塵不斷，遊人如蟻，花炮齊雷，燈光雜彩，簫鼓聲喧，十分熱鬧。遊人見一隊紗燈引道，一簇男女過來，皆披紅垂綠，以爲出於公侯之家，莫敢仰視，都躲路而行。【張評】與樓上看燈遙對。那宋蕙蓮一回叫：「姑夫，你放個桶子花我瞧。」一回又道：「姑夫，你放個元宵炮燁我聽。」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，一回又吊了鞋，扶着人且兜鞋，【張評】與樓上看燈，金蓮幾個一回，特特作對。左來右去，只和敬濟嘲戲。玉樓看不上，說了兩句：「如何只見你吊了鞋？」玉簫道：「他怕地下泥，套着五娘鞋穿着哩。」【綉乙本評】一味作怪。【張評】金蓮何堪？玉樓道：「你叫他過來我瞧，真個穿着五娘的鞋兒？」金

【綉像本評】偏到臨時扣節，鬼亂作怪，人往往如此。

【綉像本評】借蕙蓮映出元宵景致，絶不冷落。

蓮道：「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，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。」蕙蓮摳起裙子來，與玉樓看。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腳上，用紗綠綫帶兒紮着褲腿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

【張評】則其素日顛狂，爲玉樓不堪者，一筆皆出矣。

須臾，走過大街到燈市裡，金蓮向玉樓道：「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。」於是分付畫童、來安兒打燈先行，迤逦往獅子街來。小廝先去打門，老馮已是歇下。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在炕上睡。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，讓衆婦女進來，旋戳開爐子頓茶，挈着壺往街上取酒。孟玉樓道：「老馮，你且住，不要去打酒，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飽來。你有茶，倒兩甌子來吃罷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既留人吃酒，先飣下菜兒纔好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一瓶兩瓶取來了，打水不渾的，勾誰吃？要取一兩罈兒來。」玉樓道：「他哄你，不消取，只看茶來罷。」那婆子方纔不動身。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？端的在家做些甚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奶奶，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，誰看他？」玉樓便問道：「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？」婆子道：「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，十三歲，只要五兩銀子；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，家人走了，主子把髮髻打了，領出來賣，要十兩銀子。」玉樓道：「媽媽，我說與你，有一個人要，你撰他些銀子使。」婆子道：「三娘，果然是誰要？告我說。」玉樓道：「如今你二娘房裡，只元宵兒一個，不勾使，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。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。」因問：「這丫頭十幾歲？」婆子道：「他今

【繡像本評】瓶兒見了馮媽媽便能取笑。齒牙之妙，即讓金蓮、玉樓一籌。

年十七歲了。」說着拿茶來，衆人吃了茶。那春梅、玉簫並蕙蓮，都前邊瞧了一遍，又到臨街樓上，推開窗看了一遍。陳敬濟催逼說：「夜深了，看了快些家去罷。」金蓮道：「怪短命，催的人手腳兒不停住，慌的是些甚麼？」乃叫下春梅衆人來，方纔起身。馮媽媽送出門。李瓶兒因問：「平安往那去了？」婆子道：「今日這咱還沒來，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户等着他。」來安兒道：「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。」李瓶兒分付：「媽媽子，早些關了門，睡了罷。他多也是不來，省的誤了你的困頭。明日早來宅裡，送丫頭與二娘來。你是石佛寺長老，請着你就張致了。」說畢，看着他關了大門。這一簇男女，方纔回家。

走到家門首，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。【綉乙本評】又作波。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，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。醉回來家，說有人挖開他房門，偷了狗，又不見了些東西，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。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腳。金蓮使來安兒，把韓嫂兒叫到當面，問道：「你爲甚麼來？」韓嫂兒扠手向前，拜了兩拜〔六〕，說道：「三位娘在上，聽小媳婦告訴。」於是從頭說了一遍。玉樓衆人聽了，每人袖中掏些錢果子與他〔七〕，叫來安兒：「你叫你陳姐夫，送他進屋裡。」那敬濟且顧和蕙蓮兩個嘲戲，不肯搬他去。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，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，漿洗衣裳，「我對你爹說，替你出氣。」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。

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，只見賁四娘子在大門首，【綉乙本評】又一波。笑嘻嘻向前道

了萬福，說道：「三位娘那裡走了走？請不棄到寒家獻茶。」玉樓道：「方纔因韓嫂兒哭，俺站住問了他聲。承嫂子厚意，天晚了，不到罷。」賁四娘子道：「耶嚟！三位娘上門，怪人家，就笑話俺小家人家，茶也奉不出一盃兒來！」生死拉到屋裡。原來上邊供養觀音八難並關聖賢，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。掀開門簾，擺設春臺，與三人坐。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，「過來，與三位娘磕頭遞茶。」玉樓、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。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，又是一錢銀子，與他買瓜子兒磕。喜歡的賁四娘子，拜謝了又拜。款留不住，玉樓等起身。到大門首，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。金蓮就問：「你爹來家不曾？」來興道：「爹未回家哩。」三個婦人還看着陳敬濟，在門首放了兩個一丈菊，和一箇大烟蘭，一個金盞銀臺兒，【綉乙本評】餘興未已。纔進後邊去了。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。【張評】以上一斷，寫西門沒家法。正是：

醉後不知天色暝，任他明月下西樓。

卻說那陳敬濟，因走百病，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，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，都有意了。次日早辰梳洗畢，也不到鋪子內，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。只見李嬌兒、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桌兒，纔擺茶吃。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。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，坐下。金蓮便說道：「陳姐夫，你好人兒，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，你就不動。只當還教小廝送去了。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，不知甚麼張致！等你大娘燒了香來，看我對他說不說。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還說哩，昨日險些兒子腰梁癱瘍

【張評】韓、寒也；賁、菓也，皆西門慶臨死散場之人。此處預爲一照，故知「冰鑑」一回乃小結煞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竟一日叫破，微帶三分醋意。

了哩！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，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，該多少里地？人辛苦走了，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，教小廝送送也罷了〔八〕。睡了多大回，就大明了，〔九〕今早還扒不起來。」正說着，吳月娘燒了香來，敬濟作了揖。月娘便問：「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？」敬濟把因走百病，被人挖開門，不見了狗，坐在當街哭喊罵人，「今早他漢子來家，一頓好打的，【綉乙本評】完。這咱還沒起來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俺們回來，勸的他進去了，一時你爹來家撞見，甚麼樣子！」說畢，玉樓、李瓶兒、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，敬濟也陪着吃了茶。後次大姐回房，罵敬濟：「不知死的囚根子，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，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，淫婦便没事，【綉乙本評】毒甚。你死也没處死！」【張評】又足上文，點明調戲處。

卻說那日，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，起來的遲。只見荆千户新陞本處兵馬都監〔十〕，來拜。西門慶纔起來梳頭，包網巾，整衣出來，陪荆都監在廳上説話。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。宋蕙蓮正和玉簫、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，賭打瓜子，頑成一塊。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，笑罵道：「賊淫婦，輸了瓜子，不教我打。」因叫：「蕙蓮嫂子你過來，扯着淫婦一隻腿，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。」正頑着，只見平安走來，叫：「玉簫姐，前邊荆老爹來，使我進來要茶哩。」那玉簫也不理他，且和小玉廝打頑耍。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説：「人坐下這一日了。」宋蕙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，爹要茶，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，如何只在俺這裡纏？俺這後邊，只是預備爹娘房裡

【綉像本評】「淫婦便没事」一語，罵盡天下溺愛甘受臭名人。

【綉像本評】騷了頭一種不能自恃情態，宛然。

【綉像本評】語雖過暴，然亦是正理。

用的茶，不管你外邊的帳。」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。那日該來保妻蕙祥。蕙祥道：「怪囚，我這裡使着手做飯，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，巴巴來問我要茶！」平安道：「我到後頭來，後邊不打發茶。蕙蓮嫂子說，該是上竈的首尾。」蕙祥便罵道：「賊潑婦，【綉乙本評】蕙祥亦多事。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！俺天生是上竈的來？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，又替大妗子炒素菜，幾隻手？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，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。上竈的是你叫的？誤了茶也罷，我偏不打發上去。」平安兒道：「荆老爹來了這一日，嫂子快些打發茶，我拿上去罷。遲了又惹爹罵。」

當下這裡推那裡，那裡推這裡，就耽誤了半日。比及又等玉簫取茶果、茶匙兒出來，平安兒拿出茶去，那荆都監坐的久了，再三要起身，被西門慶留住。嫌茶冷不好吃，喝罵平安，另換茶上去吃了，荆都監纔起身去了。西門慶進來，問：「今日茶是誰頓的？」平安道：「是竈上頓的茶。」西門慶回到上房，告訴月娘：「今日頓這樣茶出去，你往廚下，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，採出來問他，打與他幾下。」小玉道：「今日該蕙祥上竈。」慌的月娘說道：「這歪剌骨待死，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。」一面使小玉，叫將蕙祥當院子跪着，問他要打多少。蕙祥答道：「因做飯，炒大妗子素菜，使着手，茶略冷了些。」被月娘數罵了一回，饒了他起來。分付：「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，教玉簫和蕙蓮後邊頓茶。竈上只管大家茶飯。」

這蕙祥在廚下忍氣不過，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，氣狠狠走來後邊，尋着蕙蓮，

指着大罵：「賊淫婦，趁了你的心了！罷了，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，俺們是上竈的老婆來。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，上竈的是你叫的？你識我見的，促織不吃癩蝦蟆肉，都是一鍬土上人。你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。就是爹的小老婆，我也不怕你！」蕙蓮道：「你好沒要緊！你頓的茶不好，爹嫌你，管我甚事？你如何拿人散氣？」蕙祥聽了，越發惱了，罵道：「賊淫婦，你剛纔調唆，打我幾棍兒好來，怎的不教打我？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，來這裡還弄鬼哩！」蕙蓮道：「我養漢，你看見來？沒的扯臊淡哩！嫂子，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姑兒！」蕙祥道：「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？蹺起腳兒來，比你這淫婦好些兒。【綉乙本評】這或未必。你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，你在外邊，那個不吃你嘲過？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，只說人不知道。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，何況以下的人！」蕙蓮道：「我背地裡說甚麼來？怎的放不到心上？隨你壓我，我不怕你！」蕙祥道：「有人與你做主兒，你可知不怕哩！」兩個正拌嘴，被小玉請的月娘來，把兩個都喝開了，「賊臭肉們，不幹那營生去，都拌的是些甚麼？教你主子聽見，又是一場兒。頭裡不曾打的成，等住回卻打的成了。」蕙祥道：「若打我一下兒，我不把淫婦尸裡腸拘了也不算！我拚着這命，擯兌了你，也不差甚麼，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！」說着往前去了。後次，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，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，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；逐日與玉樓、金蓮、李瓶兒、西門大姐、春梅，在一處頑耍。【張評】以上一段，寫蕙蓮得寵，衆人

【綉像本評】落水拖人。

【綉像本評】蕙祥只電上要茶一語，遂使生平所作，齊傾出，況士行乎？

不服。

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，約十三歲，〔十一〕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，送到李嬌兒房裡。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，房中伏侍。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外作禽荒內色荒，連沾些子又何妨。
早辰跨得雕鞍去，日暮歸來紅粉香。

文禹門云：此回寫蕙蓮輕浮之態，可謂淋灕盡致，栩栩如生。世間有此等賤貨笨貨，而且頗多，一誤縱之，便思上天，如斷綫之風箏；一誤觸之，使人握耳，如燃拾之爆竹。彼決不知人有羞恥事，此時雖欲收服之，不可得也。幸而有潘金蓮在。其先亦名金蓮者，蓋謂非金蓮不能降服金蓮耳。夫金蓮，毒物也，人世之砒霜也。以毒攻毒，非用此毒物，去毒病之毒，其害正未有了時，然則金蓮之毒，更可想矣。用之得法，砒霜可以治蕩婦；用之不得法，砒霜亦可以殺親夫。世尚有金蓮其人乎？爲之夫者，可勿慎諸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詩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二〕「同坐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列坐」。

〔三〕「耍耍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頑耍」。

〔四〕「頭裡頭蹥我的腳兒」，綉甲、綉乙本「頭蹥」作「蹥了」。

〔五〕「走百病兒」，綉像本作「走百媚兒」。

〔六〕「拜了兩拜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了」作「子」，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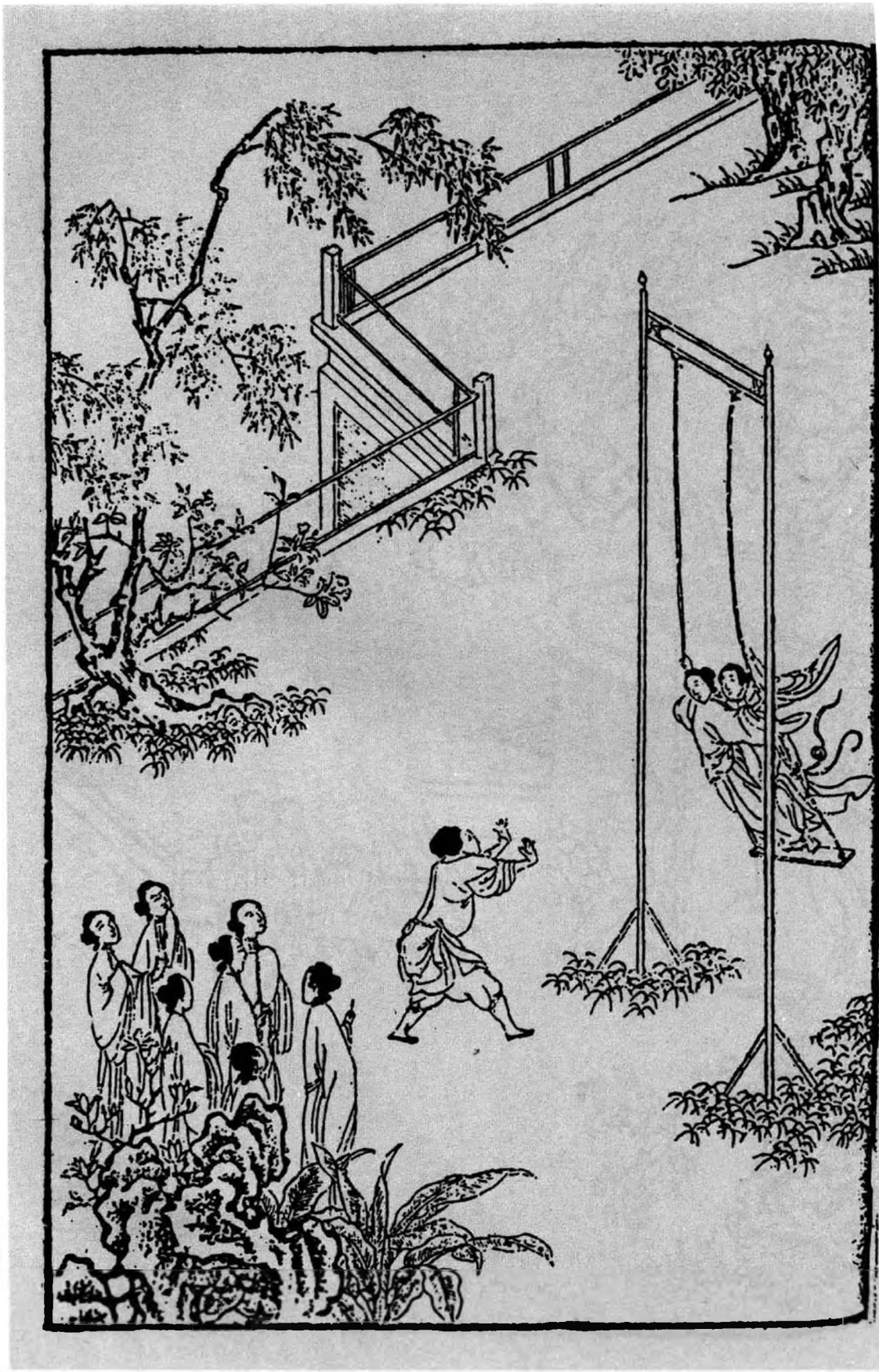
〔七〕「袖中掏些錢果子與他」，綉像本作「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」。

〔八〕「送送也罷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也」作「他」。

〔九〕「大明」，綉像本作「天曉」。

〔十〕「本處」，綉像本作「一處」。

〔十一〕「十三歲」，乙亥本、在茲堂本、影松軒本、崇經堂本均作「十二歲」。





第二十五回　吳月娘春晝鞦韆　來旺兒醉中謗訕

此回又是一小關鎖也。夫上文烹茶傳末，已於酒令中各寫身分，可謂一小鎖，而此文又鎖何哉？不知上文芙蓉亭以及掃雪烹茶俱不能入春梅在坐，大是費手，故又生一鞦韆，則春梅、蕙蓮皆可與金、瓶、月娘諸人齊肩並立，共占春風，毫無乘車戴笠之異也。此係作者千秋苦心，今日始爲道出，以告天下後世錦繡才子也。

大書吳月娘春晝鞦韆。夫月娘衆婦人之首也。今當此白日，既無衣食之憂，又無柴米之累，宜首先率領衆妾勤儉宜家，督理女工，是其正道。乃自己作俑，爲無益之戲，且令女婿手攬畫裙，指親羅襪，以送二妾之畫板，無倫無次，無禮無義，何惑乎敬濟之挾姦賣俏，乘間而入哉！天下壞事全是自己，不可盡咎他人也。

夫敬濟一入西門家，先是月娘引之入室，得見金蓮；後又是月娘引之入園，得採花鬚；後又是西門以過實之言放其膽，以託大之意容其姦。今日月娘又使之送鞦韆，以蕩其心，此時雖有守志之人，猶難自必其能學柳下惠，魯男子，況夫以浮浪不堪之敬濟哉？又遇一精粗美惡兼收之金蓮哉？宜乎百醜皆出矣。

金蓮、瓶兒、西門奪之於武大，花子虛手中也。乃西門奪之之時，不肯少爲武大、子虛計，王婆童、竹山，則西門不覺恨入骨髓，欲殺之割之而心猶未釋然。宋蕙蓮固蔣聰之婦人也，乃來旺姦之在前，而又借西門之財力以得之者也，且暗中已討雪娥一節便宜，則今日西門之爲主者固不是，而來旺又不肯少回其意，亦必欲殺欲割西門、金蓮二人而方休。總之，人情止知私於己而不肯忠恕也。若肯忠恕於未謀人之先，則此惡必做作不出，即肯忠恕於已失着之後，猶可改過自新，庶幾免禍患於萬一。若西門一往不返，卒有喪身之禍；來旺一往不返，

幾有不保之戚也。噫，讀此書者，於此處當深省之，便可於淫欲世界中，悟聖賢學問。寫西門之於雪娥，既察其姦，就該逐之使去，不可令其停留一日，庶足令金蓮、敬濟暗地寒心或改歸於正道。即來旺於此，亦可少儆。乃糊塗一打便休，毫無禮法，宜乎來旺之惡愈熾，而不數日，金蓮之鞋已入敬濟之手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蹴罷鞦韆，起來整頓纖纖手。露濃花瘦，薄汗輕衣透。　見客入來，襪刻金釵溜，和羞走。倚門回首，卻把青梅嗅。

右調〔點絳唇〕〔二〕

話說燈節已過，又早清明將至。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，說孫寡嘴作東，邀了郊外耍子去了。先是吳月娘花園中紮了一架鞦韆，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，閒中率眾姊妹遊戲，以消春困。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，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。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，打不的，卻教李瓶兒和金蓮打，打了一回。玉樓便叫：「六姐過來，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。」分付休要笑。當下兩個玉手，挽定綵繩，將身立於畫板之上。月娘卻教蕙蓮、春梅兩個相送。正是：

紅粉面對紅粉面，玉酥肩並玉酥肩。
兩雙玉腕挽復挽，四隻金蓮顛倒顛。

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。【綉乙本評】笑得妙。月娘道：「六姐，你在上頭笑不打緊，只怕一時滑倒，不是耍處。」說着，不想那畫板滑，又是高底鞋，跳不牢，只聽得滑浪一聲，把金蓮擦下來。【綉乙本評】跌得尤妙。早是扶住架子，不曾跌着。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。月娘道：「我說六姐笑的不好，只當跌下來。」因望李嬌兒、衆人說道：「這打鞦韆最不該笑，笑多了，已定腿軟了跌了來。咱在家做女兒時，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，紮着一座鞦韆。也是三月佳節，一日他家周小姐，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，都打鞦韆耍子。也是這等笑的不了，把周小姐滑下來，騎在畫板上，把身子喜抓去了。落後嫁與人家，被人家說不是女兒，休逐來家。今後打鞦韆，先要忌笑。」金蓮道：「孟三兒不濟，【張評】金蓮怪人，大都如是。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兩個仔細打。」卻教玉簫、春梅在傍推送。

【綉乙本評】不笑不跌，有何趣味？

【綉像本評】金蓮自跌了，轉說「孟三兒不濟」，妙甚。

纔待打時，只見陳敬濟自外來，說道：「你每在這裡打鞦韆哩。」月娘道：「姐夫來的正好，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，丫頭每氣力少。」【張評】又是月娘開端。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，得不的一聲，於是撥步撩衣，向前說：【張評】先自己撥步撩衣，妙。「等我送二位娘。」先把金蓮裙子帶住，說道：「五娘站牢，兒子送也。」那鞦韆飛在半空中，猶若飛仙相似。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，諕的上面怪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！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到且性急，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。這裡叫，那裡叫，把兒子手腳都弄慌了。」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，露着他大紅底衣，推

了一把。李瓶兒道：「姐夫慢慢着些，我腿軟了。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。」金蓮又說：「李大姐，把我裙子又兜住了。」兩個打到半中腰裡，都下來了。卻是春梅和西門大姐，兩個打了一回，然後教玉簫和蕙蓮兩個打立鞦韆。這蕙蓮手挽綵繩，身子站的直屢屢的，腳跐定下邊畫板，也不用人推送，【綉乙本評】殊亦可人。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，然後忽地飛將下來。端的卻是飛仙一般，甚可人愛。月娘看見，對玉樓、李瓶兒說：「你看媳婦子，他倒會打。」這裡月娘衆人，打鞦韆不題。

話分兩頭，卻表來旺兒往杭州，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，押着許多馱垛箱籠船上，先走來家。到門首下了頭口，收卸了行李，進到後邊，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，作了揖。那雪娥滿面微笑，說道：「好呀，你來家了。【綉乙本評】喜之之辭。路上風霜，多有辛苦。幾時沒見，吃得黑胖了。」來旺因問：「爹娘在那裡？」雪娥道：「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。你大娘和大姐，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。」來旺兒道：「阿呀，打他則甚！」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，因問：「你吃飯不曾？」來旺道：「我且不吃飯，見了娘，往房裡洗洗臉着。」因問：「媳婦子在竈上，怎的不見？」那雪娥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的媳婦子，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？好不大了。他每日只跟着他娘每夥兒裡下棋、撾子兒、抹牌頑耍，他肯在竈上做活哩！」正說着，小玉走到花園中，報與月娘。月娘自前邊走來。來旺兒向前磕了頭，立在傍邊。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，月娘賞了兩瓶酒。吃一回，他媳婦宋蕙蓮來到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揖便有可疑，一「微」字便有搬嘴之意。

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辛苦了，且往房裡洗洗頭面，歇宿歇宿去。等你爹來，好見你爹回話。」那來旺兒便歸房裡。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，又舀些水與他洗臉，攤塵，收拾褡連去，說道：「賊黑囚，幾時沒見，便吃得這等肥肥的。」又替他換了衣裳，安排飯食與他吃。睡了一覺起來，已是日西時分。

西門慶來家，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，說道：「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，並家中衣服，俱已完備。打成包裹，裝了四廂，搭在官船上來家，只少催夫過稅。」西門慶滿心歡喜，與了他趕腳銀兩，明日早裝載進城。又賞銀五兩，房中盤纏，又教他管買辦東西。【綉乙本評】伏。

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，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，兩雙裝花膝褲，四匣杭州粉，二十個胭脂。【張評】映出前好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：「自從你去了四個月，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，玉簫怎的做牽頭，金蓮屋裡怎的做窩窠，先在山子底下，落後在屋裡，成日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。與他的衣服首飾，花翠銀錢，大包帶在身邊。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，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。」來旺道：「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。我問他，他說娘與他的。」雪娥道：「那娘與他？到是爺與他的哩！」【綉乙本評】妙語。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。

到晚夕，吃了幾鍾酒，歸到房中。常言酒發胸腹之言。〔三〕因開箱子，看見一疋藍段子，甚是花樣奇異，便問老婆：「是那裡的段子？誰人與你的？趁早實說。」老

【綉像本評】雪娥與來旺私情，絶不露一語，只脈脈畫個影子，有意到筆不到之妙。

婆不知就裡，故意笑着回道：「怪賊囚，問怎的？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，與了這疋段子，放在箱中沒工夫做。端的誰肯與我？」來旺兒罵道：「賊淫婦，還搗鬼哩！端的是那個與你的？」又問：「這些首飾是那裡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呸，怪囚根子！那個沒個娘老子，就是石頭罅刺兒裡迸出來，也有個窩巢兒。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？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，是誰與我的？」被來旺兒一拳，險不打了一交，【綉丙本評】何其狠也。說：「賊淫婦，還說嘴哩！有人親看見你，和那沒人倫的猪狗有首尾。【張評】然則將聰奈何！玉簫丫頭怎的牽頭，送段子與你，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，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，成日合的不值了。賊淫婦，你還要我手裡吊子曰兒！」那婦人便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，你做甚麼來家打我？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？【綉乙本評】妙語。你恁是言不是語，丟塊磚瓦兒，也要個下落。是那個嚼舌根的，沒空生有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？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，教人就欺負死，也揀個乾淨地方。你問聲兒，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略趄兒，把宋字兒倒過來！你這賊囚根子，得不個風兒就雨兒，萬物也要個實。人教你殺那個人，你就殺那個人？」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。婦人又道：「這疋藍段子，越發我和你說了罷：也是去年十一月裡，〔四〕三娘生日。娘見我上穿着紫襖，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，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，甚麼樣子，纔與了我這疋段子。誰得閑做他！那個是不知道？就纂我恁一遍舌頭。你錯認了老娘，老娘不是個饒人的。明日我咒罵個樣兒與他聽。破

【綉像本評】自家沒得說，反劈空罵人，妙絶。

着我一條性命，自恁尋不着主兒哩！」來旺兒道：「你既没此事，【綉乙本評】虎頭蛇尾，可笑。平白和人合甚氣！【綉乙本評】怕纏出雪娥來。【張評】心虛語。快些打鋪我睡。」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，說道：「怪倒路死的囚根子！咪了那黃湯，挺你那覺，平白惹老娘罵。」把來旺掠番在炕上，鼾睡如雷。看官聽說：但凡世上養漢的婆娘，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，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，十個九個，都着了道兒。正是：東淨裡磚兒，又臭又硬。

這宋蕙蓮窩盤住來旺兒，過了一宿。到次日，往後邊問玉簫，誰人透露此事。終莫知其所繇，只顧海罵。一日，月娘使小玉叫雪娥，一地裡尋不着。走到前邊，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，只猜和他媳婦說話。不想走到廚下，蕙蓮又在裡面切肉。良久，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户說話，只爲揚州鹽商王四峰，被按撫使送監在獄中，許銀二千兩，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。剛打發大户去了，西門慶叫來旺。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。【張評】報應，不必至來保「欺恩」一回矣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。

一日，來旺兒吃醉了，和一般家人小廝，在前邊恨罵西門慶，說：「怎的我不在家，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，在房裡哄我老婆，把他吊在花園姦耍，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。繇他，只休要撞到我手裡，我教他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好不

【綉像本評】以死嚇人，是淫婦伎倆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等事雖不得不恨，不得不罵。

好，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，也只是個死。你看我說出來，做的出來。潘家那淫婦，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，他小叔武松來告狀，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，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？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，落得他受用，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。我的仇恨，與他結的有天來大。常言道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到跟前再說話，破着一命剮，便把皇帝打。」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，不知草裡有人，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。

這來興兒在家，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，撰錢過日。只因與來旺媳婦勾搭，把買辦奪了，卻教來旺兒管領。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。聽見發此言語，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。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，【張評】凡金蓮有事，必寫玉樓在傍，因知予言作襯非謬。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。金蓮便問來興兒：「你來有甚事？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？」來興道：「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。適有一件事，告訴老人家，只放在心裡，休說是小的來說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有甚事只顧說，不妨事。」來興兒道：「別無甚事，耐來旺兒，昨日不知那裡吃的稀醉的，在前邊大哩小喝，指豬罵狗，罵了一日。又邏着小的廝打，〔五〕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。對着家中大小，又罵爹和五娘。」潘金蓮就問：「賊囚根子，罵我怎的？」來興說：「小的不敢說。三娘在這裡，也不是別人。那廝說：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，耍了他的老婆。說五娘怎的做窩主，賺他老婆在房裡，和爹兩個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。他打下刀子，要殺爹

然雪娥事卻又如何？古今自非紀臣而往往謗訕朝廷以賈禍者，率此類也。

和五娘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又說五娘那咱在家，毒藥攏殺了親夫，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，救了五娘一命。說五娘恩將仇報，挑撥他老婆養漢〔六〕。小的穿青衣，抱黑柱，先來告五娘說聲，早晚休吃那廝暗算。」玉樓聽了，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，吃了一驚。這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粉面通紅，銀牙咬碎，罵道：「這犯死的奴才！我與他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，他怎的纏我？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，永不算老婆！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？」因分付來興兒：「你且去。等你爹來家問你時，你也只照恁般說。」來興兒說：「五娘說那裡話，小的又不賴他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隨爹怎的問，也只是這等說。」【綉乙本評】說得斬釘截鐵。說畢，往前邊去了。

玉樓便問金蓮：「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子有？」【綉乙本評】寫出玉樓無心。金蓮道：「你問那沒廉恥的貨。甚的好老婆！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。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，當初在蔡通判家，和大婆作弊養漢，【綉乙本評】到此又補出。壞了事，纔打發出來嫁了蔣聰。豈止見過一個漢子兒？有一拿小米數兒，甚麼事兒不知道！賊强人瞞神嚇鬼，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。一冬裡，我要告訴你，沒告訴你。那一日，大姐姐往喬大户家吃酒，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？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，咱每不散了？【張評】二「不」字如畫。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，見小玉立在穿廊下。〔七〕我問他，小玉望着我搖手兒。我剛走到花園前，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，原來替

【綉像本評】叙往事，蹙眉目宛如對面。

他觀風。我還不知，教我徑往花園裡走。玉簫攔着我，不教我進去，說爹在裡面。教我罵了兩句。我到疑影，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？不想走到裡面，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裡幹營生。媳婦子見我進去，把臉飛紅的，走出來了。他爹見了我，訕訕的，吃我罵了兩句：『沒廉恥』。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，打旋磨跪着我，教我休對他娘說。【張評】又補出。落後正月裡，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〔八〕，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。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？賊萬殺的奴才，沒的把我扯在裡頭！好嬌態的奴才淫婦，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磕兒？就是我罷了，俺春梅那小肉兒，他也不肯容他。」玉樓道：「嘖道賊臭肉在那裡坐着，見了俺每意意似似，待起不起的。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？【綉乙本評】想起從前，有致。論起來，他爹也不該要他，那裡尋不出老婆來，教奴才在外邊倡揚，甚麼樣子！」金蓮道：「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。你要奴才老婆，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，彼此換着做。賊小婦奴才，千也嘴頭子嚼說人，萬也嚼說，今日打了嘴，也說不的。」玉樓向金蓮道：「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，不說好？大姐姐又不管。【張評】寫盡月娘之惡。【文評】我不知月娘爲何惡哉？儻忽那廝真個安心，咱每不言語，他爹又不知道，一時遭了他手怎了？六姐你還該說說。」【張評】寫玉樓真正好人。【文評】寫玉樓真正老奸之辣貨也。金蓮道：「我若是饒了這奴才，除非是他合出我來。」正是：

平生不作皺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【綉像本評】說到雪娥，又罵一頓，映出狠心不忘。

【文評】然批者深云月娘之罪，反云「玉樓真正好人」，不解批者何意？

【綉像本評】長技。

【綉像本評】偏有許多設想，妙舌。

西門慶至晚來家，只見金蓮在房中，雲鬢不整，睡撚香腮，哭的眼壞壞的。問其所以，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，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：「見有來興兒親自聽見。思想起來，你背地圖他老婆，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，你的皮靴兒沒番正。那廝殺你便該當，與我何干？連我一例也要殺。趁早不爲之計，夜頭早晚，人無後眼，只怕暗遭他毒手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誰和那廝有手尾？」金蓮道：「你休來問我，只問小玉便知。」又說：「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，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，你娶了我來，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。在外邊對人揭條。早是奴沒生下兒、長下女，若是生下兒女，教賊奴才揭條着好聽？敢說：你家娘當初在家，不得地時，也虧我尋人情，救了他性命。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。你便沒羞恥，【綉乙本評】激得妙。我卻成不的，要這命做甚麽？」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，走到前邊，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，問他始末緣繇。這小廝一五一十，說了一遍。又走到後邊，摘問了小玉口詞，與金蓮所說無差，委的某日，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，他媳婦兒不在屋裡，的有此事。這西門慶心中大怒，把孫雪娥打了一頓。被月娘再三勸了，拘了他頭面衣服，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，不許他見人。【張評】只此便了。可笑，可笑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西門慶在後邊，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，背地親自問他。【綉乙本評】果其。這婆娘便道：「阿呀！爹你老人家沒的說，他是沒有這個話。我就替他賭了大誓。他酒便

吃兩鍾，敢恁七個頭八個膽，背地裡罵爹。又吃紂王水土，又說紂王無道，【張評】以紂喻之，妙絕。他靠那裡過日子？爹你不要聽人言語。我且問爹，聽見誰說這個話來？」【綉乙本評】反問他要人。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，閉口無言。問的急了，說是：「來興兒告訴我說的。」蕙蓮道：「來興兒！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，說俺每奪了他的，不得賺些錢使，結下這仇恨兒。平空拿這血口噴他，爹就信了！他有這個欺心的事，我也不饒他。爹你依我，不要教他在家裡，【綉乙本評】處法亦善。與他幾兩銀子本錢，教他信信脫脫，遠離他鄉做買賣去。他出去了，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，也方便些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說的是。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，與鹽商王四峰央蔡太師人情，回來還要押送生辰扛去。〔九〕只因他纔從杭州來家，不好又使他的，打帳叫來保去。既你這樣說，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。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，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細絹絲綫，做買賣，你意下何如？」老婆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爹若這等纔好。」正說着，西門慶見無人，就摟他過來親嘴。婆娘忙遞舌頭在他口裡，兩個咂做一處。婦人道：「爹，你許我編鬢髻，怎的還不替我編？【綉乙本評】不放鬆，妙。恁時候不戴，到幾時戴？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到明日將八兩銀子，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。」西門慶又道：「怕你大娘問，怎生回答？」婦人道：「不打緊，我自有話打發他。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，怕怎的？」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，各自分散了。

到了次日，西門慶在廳上坐着，叫過來旺兒來，「你收拾衣服行李，趕明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〔十〕，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。回來，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。」這來旺心中大喜，【張評】已定下騙局矣。應諾下來。【綉乙本評】與後大怒應。回房收拾行李，在外買人事。來興兒打聽得知，就來告報金蓮知道。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，走到那裡，不見西門慶，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禮物。金蓮便問：「你爹在那裡？你封的是甚麼？」敬濟道：「爹剛纔在這裡，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峰銀子去了。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。」金蓮問：「打發誰去？」敬濟道：「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此何足喜？已微有拐銀棄妻之意。

這金蓮纔待下臺基，往花園那條路上走，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。叫到屋裡，問他：「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。因有鹽商王四峰一千斡事的銀兩，以此多着兩個去。」婦人道：「隨你心下，我說的話兒你不依，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。他隨問怎的，只護他的漢子。那奴才有話在先，不是一日兒了。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，坑了你這銀子，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，看哥哥兩眼兒空哩！你的白丟了罷了，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，不怕你不陪他。【張評】雖如言，卻亦見到幾分，但不可出之金蓮口中。我說在你心裡，也隨你。老婆無故只是爲他，【張評】此下一轉，便自己早入地獄矣。不爭你貪他這老婆。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，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。【張評】總欲死之而後快。寫金蓮之惡，一至於此。你留他在家裡，

【綉像本評】雖挑撥，然亦有理。

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；你打發他外邊去，他使了你本錢，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。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，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了離户。〔十一〕常言道：剪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生；剪草若除根，萌芽再不生。就是你也不耽心，老婆他也死心塌地。」【綉乙本評】二語動人。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。正是：

數語撥開君子路，片言提醒夢中人。

文禹門云：宋蕙蓮，蟹也，一釋手便橫行無忌。潘金蓮，蝎也，一挨手便掉尾螫人。西門慶，蛆也，無頭無尾，翻上翻下，只知一味亂鑽，仍是毫無知覺，此刻直如傀儡，任人撮弄。閱之無如之何，但責備其妻不能救正。是所謂豺狼當道，轉問狐狸，不揣其本，而齊其末，不清其源，而澄其流者也。「大姐姐不管」一語，玉樓可以言之。論人者，當立脚高處，始可分別皂白。若有偏好偏惡，是先自迷其目。彼尚未見西門慶何如人也，烏足與論天下事乎？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點絳唇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點絳脣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胸腹」，綉像本作「頓腹」。

〔四〕「十一月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十二月」。

〔五〕「小的」，綉乙本作「他的」，誤。

〔六〕「挑撥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挑疑」。

〔七〕「穿廊下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空廊下」。

〔八〕「安托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安住」。

〔九〕「生辰扛」，綉像本作「生辰擔」。

〔十〕「明日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後日」。

〔十一〕「離了離户」，綉像本、本衙本、崇經堂本作「離門離户」，乙亥本、在兹堂本、彫松軒本作「離了門户」。





第二十六回　來旺兒遞解徐州　宋蕙蓮含羞自縊

此回收拾蕙蓮，令其風馳電捲而去也。夫費如許筆墨，花開豆爆出來，却又令其風馳電捲而去，則不如不寫之爲愈也。不知有寫此一人，意在此人者，則肯輕寫之，亦不肯便結之，蓋我本意所欲寫者在此，則一部書之終始即在此，此人出而書始有，此人死而書亦終矣。如西門、月娘、金、瓶、梅、敬濟等人是也。有寫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，如宋蕙蓮等是也。本意止謂要寫金蓮之妬瓶兒，却恐筆勢迫促，便間架不寬廠，文法不盡致，不能成此一部大書。故於此先寫一宋蕙蓮，爲金蓮預彰其惡，小試其道，以爲瓶兒前車也。然則蕙蓮不死，不足以見金蓮也。寫蕙蓮之死，不在一聞來旺之信而即死，却在雪娥上氣之後而死，是蕙蓮之死，金蓮死之，非蕙蓮之自死也。金蓮死之，因爲爭寵，而蕙蓮之死於金蓮，亦是爭妍。殆爭之不勝，至再至三，而終不勝，故憤恨以死。故一云含羞，又云受氣不過。然則與來旺何與哉？

看其寫來旺中計，而蕙蓮云「只當中了人拖刀之計」，與瓶兒見官哥被驚之言一樣，不改一字。然則寫蕙蓮爲瓶兒前車，爲的確不易，非予强評也。

一路寫金蓮之惡，真令人髮指。而其對西門慶一番說話，却入情入理，寫盡千古權奸伎倆也。然惟西門有迷色之念，金蓮即婉轉以色中之，故迷而不悟。倘不心醉蕙蓮，而一旦忽令其殺一人，西門雖惡必變色而不聽也，是知聽言又在其人。

「風裡言風裡語」六字，妙絶，奇絶。天下事何事不在風裡語言中哉？夫風何處不在，乃作惡者必欲袖裡

藏風，其愚不知爲何如也。

觀蕙蓮甘心另娶一人與來旺，自隨西門而必不忍致之遠去。夫遠去且不甘，況肯毒死氣死之哉？雖其死，總由妬寵不勝而死，而其本心又比金蓮、瓶兒差勝一等。又作者反襯二人也。

蕙蓮本意無情西門，不過結識家主爲叨貼計耳，宜乎不甘心來旺之去也。文字俱於人情深淺中一一討分曉，安得不妙？

詩曰：

與君形影分吳越，玉枕經年對離別。
登臺北望烟雨深，回身哭向天邊月。

又：

夜深悶到戟門邊，卻遶行廊又獨眠。
閨中只是空相憶，魂歸漠漠魄歸泉。

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，又變了卦。【張評】一番罪案。到次日，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，到日中還不見動靜。只見西門慶出來，叫來旺兒到根前，說道：「我夜間想來，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，又教你往東京去，忒辛苦了。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。你且在家歇宿幾日，我到明日，家門首生意尋一箇與你做罷。」自古物聽主裁，那來旺兒那里敢說甚的，只得應諾下來。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，交付與來保和

吳主管，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。【張評】回來即是六月。不在話下。

這來旺兒回到房中，心中大怒，【綉乙本評】應前大喜。吃酒醉倒房中，口內胡說，怒起宋蕙蓮來，要殺西門慶。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：「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。是言不是語，牆有縫，壁有耳，昧了那黃湯，挺那兩覺。」打發他上床睡了。到次日，走到後邊，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。〔一〕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。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。婆娘甚是埋怨，說道：「你是箇人，你原說教他去，怎麼轉了靶子，又教別人去？你乾淨是箇毬子心腸，【綉乙本評】說得切。滾上滾下；燈草拐棒兒，原拄不定。把你到明日蓋箇廟兒，立起箇棋杆來，就是箇謊神爺。我再不信你說話了。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，就沒些情分兒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到不是此說。我不是也叫他去，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，所以教來保去了。留下他，家門首尋箇買賣與他做罷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對我說，尋箇甚麼賣買與他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教他搭箇主管，在家門首開酒店。」婦人聽言，滿心歡喜。走到屋裡，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。【綉乙本評】此時已明做矣。【張評】來旺亦借此生財，無他意也。單等西門慶示下。

一日，西門慶在前廳坐下，着人叫來旺兒近前，桌上放下六包銀兩，說道：「孩兒，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，教你往東京去，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，所以教來保去了。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，你拿去搭上箇主管，在家門首開箇酒店，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，也是好處。」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，領了六包銀兩，回到房中，

【綉像本評】情急而亂禍臨頭，人往往如此。

【綉像本評】埋怨中帶戲謔，妙甚。

告與老婆說：「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，【張評】是喜語。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，教我搭主管，開酒店做買賣。」老婆道：「恓賊黑囚，你還嘖老婆說，一鍬就撅了井，也等慢慢來。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？你安分守己，休再吃了酒，口裡六說白道。」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，「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。」〔一〕于是走到街上尋主管。尋到天晚，主管也不成。又吃的大醉來家，老婆打發他睡了。就被玉簫走來，叫到後邊去了。【張評】忽着一玉簫來，寫得黑魆魆怕人。來旺兒睡了一覺，約一更天氣，酒還未醒，正朦朦朧朧睡着，忽聽的窗外，隱隱有人叫他道：「來旺哥，還不起來看看，你的媳婦子，又被那沒廉恥的勾引到花園後邊，幹那營生去了。虧你到睡的放心。」【張評】又黑魆魆寫得怕人。來旺兒猛可驚醒，睜開眼看看，不見老婆在房裡，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，來遞信與他。不覺怒從心上起，道：「我在面前，就弄鬼兒。」忙跳起身來，開了房門，逕撲到花園中來。剛到廂房中角門首，不防黑影裡拋出一條凳子來，把來旺兒絆了一交。只見響喨一聲，一把刀子落地。左右閃過四五箇小廝。大叫：「有賊！」一齊向前，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。來旺兒道：「我是來旺兒，進來尋媳婦子，如何把我拿住了？」衆人不由分說，一步一棍，打到廳上。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，【張評】豈有點燭待有賊者乎？妙。如畫。西門慶坐在上面，即叫拿上來。來旺兒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小的睡醒了，不見媳婦在房裡，進來尋他。如何把小的做賊拿？」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，與西門慶看。【張評】黑魆魆怕人。西門慶大怒，罵道：

【綉像本評】就心事上綉之，不得不應，妙局。

「衆生好度人難度，這廝真是箇殺人賊！我倒兒你杭州來家，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，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？不然，拿這刀子做甚麼？」喝令左右：「與我押到他房中，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。」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。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，忽聞此信，忙跑到房裡，看見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你好好吃了酒睡能，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？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。【張評】明說金蓮，然與瓶兒說官哥之語，又一字不更，遙遙對照。予云：爲瓶兒前車，金蓮小試，固知不謬。一面開箱子，取出六包銀兩來。拿到廳上，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，內中止有一包銀兩，餘者都是錫鉛錠子。西門慶大怒，因問：「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？往那里去了？趁早實說。」那來旺兒哭道：「爹擡舉小的做買賣，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打下刀子，還要殺我，刀子現在，還要支吾甚麼？」因把來興兒叫來面前跪下，執証說：「你從某日，没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？嗔爹不與你買賣做。」這來旺兒只是嘆氣，張開口兒合不的。西門慶道：「既贓証刀杖明白，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，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。」只見宋蕙蓮雲鬢撩亂，衣裙不整，走來廳上，向西門慶跪下，說道：「爹，此是你幹的營生！【張評】直說破，妙絶。他好好進來尋我，怎把他當賊拿了？你的六包銀子，我收着，原封兒不動，平白怎的抵換了？恁活埋人，也要天理。他爲甚麼？你只因他甚麼？打與他一頓。【綉乙本評】如何說得出？【張評】直譯人情，妙。白描中化工手也。如今拉着，送他那里去？」西門慶見了他，回嗔作喜道：「媳婦兒，關你甚事？你

起來。他無禮膽大，不是一日，見藏着刀子要殺我，你不得知道。你自安心，沒你之事。」因令來安兒：「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，休要慌嚇他。」〔三〕【綉乙本評】老面皮。那蕙蓮只顧跪着不起來，說：「爹好狠心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。我恁說着，你就不依依兒。【張評】後文必死之由。他雖故吃酒，並無此事。」纏得西門慶急了，教來安兒攙他起來，勸他回房去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人面前說軟媚情語者，不要臉矣。

【綉像本評】月娘不看勢頭好歹就勸，所以討個沒趣。

到天明，西門慶寫了柬帖，叫來興兒做干証，揣着狀子，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。說某日酒醉持刀，夤夜殺害家主，又抵換銀兩等情。纔待出門，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，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，說道：「奴才無禮，家中處分他便了。又要拉出去，驚官動府做甚麼？」西門慶聽言，圓睜二目喝道：「你婦人家不曉道理！奴才安心要殺我，你倒還教饒他罷！」于是不聽月娘之言，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。

月娘當下羞赧而退，回到後邊，向玉樓眾人說道：「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，九尾狐狸精出世。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，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。你就賴他做賊，萬物也要箇着實纔好。拿紙棺材糊人，成個道理？恁沒道理昏君行貨！」宋蕙蓮跪在當面哭泣。月娘道：「孩兒你起來，不消哭。你漢子恒數問不的他死罪。賊强人，他吃了迷魂湯了。俺們說話不中聽，老婆當軍，充數兒罷了。」玉樓向蕙蓮道：「你爹正在箇氣頭上，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。你安心回房去罷。」按下這里不題。

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。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，與夏提刑、賀千户。二人受了禮物，然後坐廳。來興兒遞上呈狀。看了，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，見財起意，抵換銀兩，恐家主查算，夤夜持刀，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。心中大怒，把來旺叫到當廳跪下。這來旺兒告道：「望天官爺察情，容小的說，小的便說，不容小的說，小的不敢說。」夏提刑道：「你這廝，見獲贓証明白，勿得推調，從實與我說來，免我動刑。」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，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，如今故入此罪，要孌害圖霸妻子一節，訴說一遍。夏提刑大喝了一聲，令左右打嘴巴，說：「你這奴才，欺心背主。你這媳婦，也是你家主娶的，【綉乙本評】妙語。配與你爲妻，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。你不思報本，卻倚醉夤夜突入卧房，持刀殺害。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，也不敢使人了。」來旺兒口還叫冤屈，被夏提刑叫過來興兒過來執証。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。正是：

會施天上計，難免目前災。

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，把來旺兒夾了一夾，打了二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分付獄卒，帶下去收監。來興兒、鈺安兒來家，回覆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滿心歡喜，分付家中小廝：「鋪蓋飯食，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。但打了，休來家對你嫂子說。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没打他，監幾日便放出來。」衆小廝應諾了。

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黃着臉兒，只是關閉房門

哭泣，茶飯不吃。西門慶慌了，使玉簫並賁四娘子兒，再三進房解勸他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爹因他吃酒狂言，監他幾日，耐他性兒，不久也放他出來。」蕙蓮不信，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，回來問他，也是這般說：「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，一兩日就來家，教嫂子在家安心。」這蕙蓮聽了此言，方纔不哭了。每日淡掃娥眉，薄施脂粉，出來走跳。西門慶要便，來回打房門首走，老婆在簷下叫道：「房裡無人，爹進來坐坐不是。」西門慶進入房裡，與老婆做一處說話。西門慶哄他說道：「我兒，你放心。我看你面上，寫了帖兒對官府說，也不曾打他一下兒。監他幾日，耐耐他性兒，還放他出來，還叫他做買賣。」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，說道：「我的親達達，你好歹看奴之面，奈何他兩日，放他出來。【張評】已是滿心憤恨，故作酸語乞憐。隨你教他做買賣，不教他做買賣也罷。這一出來，我教他把酒斷了，隨你去近到遠使他，他敢不去？再不，你若嫌不方便，〔四〕替他尋上箇老婆，他也罷了。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。」【張評】總是爲金蓮反襯。見金蓮之於武大不堪也。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話是了。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，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，搬你那里去，咱兩箇自在頑耍。」婦人道：「着來，親親！隨你張主便了。」說畢，兩箇閉了門兒。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，只單吊着兩條裙子。【張評】補註。遇見西門慶在那里，便掀開裙子就幹。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，齊眉點漢署之香。雙鳧飛肩，雲雨一席。婦人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，裡面裝着松柏兒，並排草，挑着「嬌香美愛」四箇字，把與西門

【綉像本評】詞愈親，則情愈疏矣。人多不悟。

慶。喜的心中要不的，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，向袖中即掏了一二兩銀子，與他買菓子吃。再三安撫他：「不消憂慮，只怕憂慮壞了你。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，就放他出來。」說了一回，西門慶恐有人來，連忙出去了。

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語，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，詞色之間，未免輕露。【綉乙本評】婦人沒受用在此。孟玉樓早已知道，【張評】又寫得怕人。轉來告潘金蓮說：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，另替他娶一箇；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，把媳婦子吊到那里去，與他三間房住；又買箇丫頭伏侍他，與他編銀絲髮髻，打頭面，一五一十，說了一遍，「就和你我輩一般，甚麼張致？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。」【張評】又映月娘。潘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時：

忿氣滿懷無處着，雙腮紅上更添紅。

說道：「真箇繇他，我就不信了。今日與你說的話，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放了第七箇老婆，〔五〕我不喇嘴說，就把潘字倒過來！」【張評】可殺。玉樓道：「漢子沒正條的，大姐姐又不管。咱每能走不能飛，到的那些兒？」【綉乙本評】酷肖玉樓口角。金蓮道：「你也忒不長俊，要這命做甚麼？活一百歲殺肉吃？他若不依，我拚着這命，擯兌在他手裡，也不差甚麼！」【張評】一味恃愛語氣。玉樓笑道：「我是小膽兒，不敢惹他，看你有本事，和他纏。」

到晚，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，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，往夏提刑

處說，要放來旺兒出來。被金蓮蹻地走到跟前，搭伏着書桌兒，【繡乙本評】故作緩致。【張評】又一番罪案。問：「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？」西門慶不能隱諱，因說道：「我想，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，放他出來罷。」婦人止住小斯：「且不要叫陳姐夫來。」坐在傍邊，因說道：「你空躭着漢子的名兒，原來是箇隨風倒舵、順水推船的行貨子！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，你不依，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。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，他還只疼他的漢子。【張評】一語刺人。依我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，〔六〕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，【張評】又一語刺人。教他奴才好籍口。你放在家裡，不葷不素，當做甚麼人兒看成？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，奴才又見在；待要說道奴才老婆，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致的，在人跟前，上頭上臉，有些樣兒！就箄另替那奴才娶一箇，着你要了他這老婆，往後儻忽你兩箇坐在一答裡，那奴才或走來眼前回話，或做甚麼，見了有箇不氣的？老婆見了他，站起來是，不站起來是？【張評】可惜此言卻出之于金蓮之口。先不先只這箇就不雅相。傳出去，休說大鄰親戚笑話，只家中大小，把你也不着在意裡！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既要幹這營生，不如一狠二狠，把奴才結果了，【繡乙本評】活冤家。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。」【張評】該死。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，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，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，一頓拷打，拷打的通不像模樣。提刑兩位官，並上下觀察、緝捕、排軍、監獄中上下，都受了西門慶財物，只要重不要輕。

【繡像本評】設出許多未然之想，說得事事可慮，金蓮口嘴殊可畏。

【繡像本評】此等論頭，似從武大身上得來。

【張評】金蓮意

在始惠蓮。今必欲死來旺，逆知來旺死，惠蓮必不可留矣。

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，名喚陰隲，乃山西孝義縣人，極是箇仁慈正直之士。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，圖謀他妻子，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，與提刑官抵面相講。兩位提刑官，以此掣肘難行。延挨了幾日，人情兩盡，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，論箇遞解原籍徐州爲民。當查原贓，花費十七兩，鉛錫五包，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。差人寫個帖子，回覆了西門慶，隨教即日押發起身。這里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，差兩箇公人，把來旺兒取出來，已是打的稀爛。釘了扭，上了封皮，限即日起程，逕往徐州管下交割。

可憐這來旺兒，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，沒錢使用，弄的身體狼狽，衣服藍縷，沒處投奔。哀告兩箇公人，說：「兩位哥在上，我打了一場屈官司，身上分文沒有。要湊些腳步錢與二位，望你可憐見，押我到我家主處，有我的媳婦兒，並衣服箱籠，討出來變賣了，【張評】果甚。知謝二位；並路途盤費，也討得一步鬆寬。」那兩箇公人道：「你好不知道理！你家主既擺佈了一場，他又肯發出媳婦並箱籠與你？你還有甚親故？俺們看陰師父面上，瞞上不瞞下，領你到那里，胡亂討些錢米，勾你路上盤費便了，誰指望你甚腳步錢兒！」來旺道：「二位哥哥，你只可憐，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。我央浼兩三位親鄰，替我美言討討兒，無多有少。」兩箇公人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就押你去。」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，伯爵推不在家。【綉乙本評】活賊。又央了左鄰賈仁清、伊勉慈，二人來西門慶家，替來旺兒說，討媳婦箱籠。西門慶也

【綉像本評】果甚。竟公人有見識。

不出來，使出五六箇小廝，一頓棍打出來，不許在門首纏擾。把賈、伊二人羞的要不的。他媳婦兒宋蕙蓮，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，並不知一字。西門慶分付：「那箇小廝走漏消息，決打二十板。」兩箇公人，又同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。來旺兒如此這般，對宋仁哭訴其事。打發了他一兩銀子，與兩箇公人，一吊銅錢，一斗米，路上盤纏。哭哭啼啼，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，往徐州大道而來。正是：

若得苟全痴性命，也甘饑餓過平生。

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。且說宋蕙蓮在家，每日只盼他出來。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，到外邊衆人都吃了。轉回來，蕙蓮問着他，只說：「哥吃了，監中無事。若不是也放出來了，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。也只在一二日來家。」西門慶又哄他說：「我差人說了，不久即出。」婦人以爲信實。一日，風裡言風裡語，【張評】六字奇絶。聞得人說，來旺兒押出來，在門首討衣箱，不知怎的去了。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，都不說。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，叫住，問他：「你旺哥在監中好麼？幾時出來？」鉞安道：「嫂子，我告你知了罷，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。」蕙蓮問其故，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，如此這般，「打了四十板，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。只放你心裡，休題我告你說。」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此言，關閉了房門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人嘍！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？被人紙棺材暗箅計了你。你做奴才一場，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。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，坑得奴好苦

【綉像本評】蕙蓮既爲將聰報，

又欲爲來旺死節、蕙蓮、金蓮、瓶兒遠矣。

【張評】獨少金蓮、妙絶。

【綉像本評】半是想來旺、半是恨西門慶不聽

也！你在路上死活未知。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，怎的曉得？」哭了一回，取一條長手巾，拴在卧房門樞上，懸梁自縊。不想來昭妻一丈青，住房正與他相連，從後來，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半日只聽喘息之聲。扣房門，叫他不應，慌了手腳。教小廝平安兒，撬開窗户進去，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，在門樞上正吊得好。一面解救下來，開了房門，取姜湯撅灌。須臾，嚷的後邊知道，吳月娘率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西門大姐、李瓶兒、玉簫、小玉都來看視，賁四娘子兒也來瞧。一丈青搀扶他，坐在地下，只顧哽咽，白哭不出聲來。月娘叫着他，只是低着頭，口吐涎痰不答應。月娘便道：「原來是箇傻孩子，你有話只顧説便好，如何尋這條路起來？」又令玉簫扶着他，親叫道：「蕙蓮孩兒，你有甚麽心事，越發老實叫上幾聲，不妨事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動人苦衷。問了半日，那婦人哽咽了一回，大放聲，排手拍掌哭起來。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，他不肯上炕。月娘衆人勸了半日，回後邊去了。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。

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，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，令玉簫：「你搀他炕上去罷。」玉簫道：「剛纔娘教他上去，他不肯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好强孩子，冷地下冰着你。你有話對我説，如何這等拙智。」蕙蓮把頭搖着，説道：「爹，你好人兒，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！還説甚麽孩子不孩子。你原來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，把人活埋慣了，害死人還看出殯的！你成日間只哄着我，今日也説放出來，明日也説放出來，只當

端的好出來。你如遞解他，也和我說聲兒。【張評】根在此。暗暗不通風，就解發遠遠的去了。你也要合憑箇天理！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户計？【張評】根又在此。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，你還瞞着我。你就打發，兩箇人都打發了，【綉乙本評】語太無情。如何留下我做甚麽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孩兒，不關你事。那廝壞了事，所以打發他。你安心，我自有處。」因令玉簫：「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，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。」說畢，往外去了。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，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。

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裡，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，買了一錢酥燒，拿盒子盛了，又是一瓶酒。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，說道：「爹使我送這箇與嫂子吃。」蕙蓮看見，一頭罵：「賊囚根子，趁早與我拿了去，省的我摔一地。」來安兒道：「嫂子收了罷。我拿回去，爹又要打我。」便就放在桌子上。蕙蓮跳下來，把酒拿起來，纔待趕着摔了去，被一丈青攔住了。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。【張評】白描。正相伴他坐的，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，叫他媽道：「爹門外頭來家，要吃飯。」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，到一丈青門首，只見西門大姐在那里，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，【張評】又映前文。因問：「賁四嫂那里去？」賁四嫂道：「俺家的門外頭來了，要飯吃。〔七〕我到家瞧瞧就來。我只說來看看，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，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。」惠祥道：「剛纔爹在屋裡，他說甚麽來？」賁四嫂只顧笑，說道：「看不出他旺官娘子，原來也是箇辣菜根子，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。【綉乙本評】借旁人口襯出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時送此物來，自惹人氣。

已言，故執念不回，非作態以要寵也。

誰家媳婦兒有這箇道理？」惠祥道：「這箇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，【綉乙本評】妙語。這一家大小誰如他？」說畢，惠祥去了。一丈青道：「四嫂，你到家快來。」賁四嫂道：「甚麼話！我若不來，惹他大爹就怪死了。」【張評】又自己留身分。

卻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，晚夕教玉簫伴他睡，慢慢將言詞勸他，說道：「宋大姐，你是箇聰明的，趁恁妙齡之時，一朵花初開，主子愛你，也是緣法相投。你如今將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守着主子，强如守着奴才。他已是去了，你恁煩惱不打緊，一時哭的有好歹，卻不虧負了你的性命！常言道：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。往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。」那蕙蓮聽了，只是哭泣，每日粥飯也不吃。玉簫回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，也不依。金蓮惱了，向西門慶道：「賊淫婦，他一心只想他漢子，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，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箇徘徊意。這等貞節的婦人，卻拿甚麼拴的住他心？」【張評】豈不自愧？西門慶笑道：「你休聽他摭說。他若早有貞節之心，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，不嫁來旺兒了。」【張評】蓋云當日不依我了。一面坐在前廳上，把衆小廝都叫到跟前審問：「來旺兒遞解去時，是誰對他說來？趁早舉出來，我也一下不打他。不然，我打聽出來，每人三十板，即與我離門離户。」忽有畫童跪下說道：「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，在夾道內，嫂子問他，他走了口，對嫂子說。」西門慶聽了大怒，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。

【綉像本評】說得花花哄哄，雖鐵人亦動。古今名理，不知被此等言語害了多少！

【綉像本評】雖非貞節，然能于死生貴賤之際，感戀不忘其情，亦可自慰。

【綉像本評】如此語，使金蓮聞之，應自愧，故宜枘鑿也。嫁來旺爲報將聽仇

這鈸安兒早知消息，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。金蓮正洗臉，小廝走到屋裡，跪着哭道：「五娘，救小的則箇！」金蓮罵道：「賊囚，猛可走來，嚇我一跳。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？」鈸安道：「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，要打我。娘好歹勸爹。若出去，爹在氣頭裡，小的就是死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恓囚根子，諕的鬼也似的！我說甚麼勾當來，恁驚天動地的，原來爲那奴才淫婦。」分付：「你在我這屋裡，不要出去。」於是藏在門背後。西門慶見叫不將鈸安去，在前廳暴叫如雷，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尋，都被金蓮罵的去了。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，手裡拿着馬鞭子，問：「奴才在那里？」金蓮不理他。被西門慶遶屋尋遍，從門背後採出鈸安來要打。吃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，掠在床頂上，【綉乙本評】金蓮頗有膽氣。說道：「沒廉恥的貨兒，你臉做主了！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，羞急，拿小廝來煞氣，關小廝甚事？」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。金蓮叫小廝：「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，不要理他。等他再打你，有我哩！」那鈸安得手，一直往前去了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，乃心生一計，【張評】罪案昭然。在後邊唆調孫雪娥，說：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，備了他一篇是非，「他爹惱了，纔把他漢子打發了。前日打了你那一頓，拘了你頭面衣服，都是他過嘴告說的。」這孫雪娥聽了箇耳滿心滿。掉了雪娥口氣兒，【張評】罪案昭然。走到前邊，向蕙蓮又是

也。今來旺之仇誰報？雖然，將聰之仇由來旺而報，來旺無西門則亦不能報。然則來旺之仇，死之可也，不死之亦可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等情節不堪說破。說破，西門慶自開口動手不得。

【張評】前私僕時，西門如何威勢，金蓮如何懼怕；今御使金蓮長志，西門失威，何也？西門自處非理，故不能復振。修身而後齊家，蓋有以

也。而敬濟後事，何莫非因此而放膽哉？

【綉像本評】雪娥來得殊無文理，後之一死，適足以憤。

一樣話說，說：「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喚的奴才，〔八〕積年轉主子養漢。不是你背養主子，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。說你眼淚留着洗腳後跟。」〔九〕說的兩下都懷仇恨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四月十八日，李嬌兒生日，院中李媽媽並李桂姐，都來與他做生日。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。西門慶往人家赴席，不在家。這宋蕙蓮吃了飯兒，從早辰在後邊打了箇幌兒，走到屋裡，直睡到日西。繇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，只是不出來。雪娥尋不着這箇繇頭兒，走來他房裡，叫他說道：「嫂子做了玉美人了，怎的這般難請？」【張評】雪娥隨處惹嘲，宜乎有爲娼之報。那蕙蓮也不理他，只顧面朝裡睡。這雪娥又道：「嫂子，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！早思想好來，不得你，他也不得死，還在西門慶家裡。」【張評】此語又不可出之雪娥口。這蕙蓮聽了他這一句話，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繇，翻身跳起來，望雪娥說道：「你沒的走來浪聲額氣！他便因我弄出去了，你爲甚麼來？打你一頓，攆的不容上前。得人不說出來，大家將就些便罷了，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趁人？」【張評】偏入金蓮套中。讀者於此悟行兵之道。這雪娥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好賊奴才養漢淫婦！如何大膽罵我？」蕙蓮道：「我是奴才淫婦，你是奴才小婦！【張評】一轉。我養漢養主子，强如你養奴才！【綉乙本評】罵得痛快。【張評】一轉。你倒背地偷我的漢子，你還來，倒自家掀騰！」【張評】又一轉。這幾句話，說的雪娥急了。宋蕙蓮不防，被他走向前一箇巴掌打在臉上，打的臉上通

紅。說道：「你如何打我？」于是一頭撞將去。兩箇就揪扭打在一處。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，把雪娥拉的後走，兩箇還罵不絕口。吳月娘走來，罵了兩句：「你每都沒些規矩兒！不管家裡有人沒人，都這等家反宅亂的。等你主子回來，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？」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。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，便道：「還不快梳了頭，往後邊來哩！」蕙蓮一聲兒不答話，打發月娘後邊去了。走到房內，倒插了門，哭泣不止。哭到掌燈時分，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，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，【張評】四字定案，不爲來旺守節也。尋了兩條腳帶，拴在門楹上，自縊身死。亡年二十五歲。正是：

【綉像本評】四字（忍氣不過）春秋得妙，以見非爲節也。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落後月娘送李媽媽、桂姐出來，打蕙蓮門首過，房門關着，不見動靜，心中甚是疑影。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。回來叫他門不開，都慌了手腳。還使小廝打窗户內跳進去，割斷腳帶，解卸下來，撅救了半日，不知多咱時分，嗚呼哀哉死了。但見：

四肢冰冷，一氣燈殘。香魂眇眇，已赴望鄉臺；星眼瞑瞑，屍猶橫地下。不知精爽逝何處，疑是行雲秋水中。

月娘見救不活，慌了，連忙使小廝來興兒，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。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，拔樹尋根，歸罪于己，在上房打旋磨兒，跪着月娘，教休題出和他嚷

鬧來。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，心中又下般不得，因說道：「此時你恁害怕，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。」至晚等的西門慶來，只說：「蕙蓮因思想他漢子，哭了一日，趕後邊人亂，不知多咱尋了自盡。」西門慶便道：「他恁箇拙婦，原來沒福。」【張評】到不拙。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，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裡，【張評】後來席中娥，亦在此處。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，他管銀器家伙，因失落一件銀鐘，恐家主查問見責，自縊身死。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。知縣自恁要做分上，胡亂差了一員司吏，帶領幾箇仵作來看了。自買了一具棺材，討了一張紅票。賁四、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，與了火工五錢銀子，〔十〕多架些柴薪，纔待發火燒燬。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，打聽得知，走來攔住，叫起屈來。說他女兒，死的不明白，稱西門慶因倚强姦他，「我女貞節不從，威逼身死。我還要撫按告狀，誰敢燒化尸首？」那衆火家都亂走了，不敢燒。賁四、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，來回話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只淡淡一語作結便了，蓋無情以繫心也。作者一絲不亂。

文禹門云：殺其夫，占其妻，已成西門慶慣伎。自被武松放過，膽一日大似一日，手一日辣似一日。武大郎尚在暗中，花子虛仍是偷作，迨至來旺，居然大鑼大鼓，明目張膽，大明大白，於衆聞共視之下，直做出來矣。

來旺本有自取之道。誣賊一層，顯係金蓮主謀，玉樓參贊，西門慶出場，吳月娘實不知情，方一開口，便

遭呵叱。西門慶前猶挖壁撥門之賊，今則明火執仗之盜。爲之畫策者有人，爲之助力者有人，爲之旁敲側擊、內外夾攻者有人。雖有百月娘，亦奈之何哉！尚得曰：「大姐姐不管一管」，是果能管乎？果敢管乎？果容管乎？爲管之者，助紂爲虐，來旺兒入提刑院矣。

月娘被喝之後，其言曰：「亂世爲王」，「九尾狐狸精出世」。明明作者不肯抹煞月娘，而使之出頭受辱，並出此言也。豈專指金蓮一人乎？玉樓固在其中矣。何以知之？玉樓勸蕙蓮曰：「你爹正在氣頭上，待會俺們再勸他。」厥後不但不聞玉樓之勸，要放來旺，金蓮尚不知，玉樓去報信，並激之曰：「看你本事」，含笑而道之。背後一而再，再而三：「大姐姐又不管」，分明指使金蓮出謀，而暗中參贊。是金蓮陽暴，玉樓陰險，其病根總在於嫉妒。謂予不信，細味玉樓之言：「合你我一般，什麼張致。」金蓮之言：若與西門慶「作了第七個老婆，把潘字倒過來。」觀此金、玉二人之意，不但欲置來旺於死地，即蕙蓮亦不令其能活也。

蕙蓮果死矣，本有所死之道。然人皆知死於雪娥之打，而不知實死於金蓮，更不知實死於玉樓。至於蕙蓮取死之道，已伏於玉樓叱之曰：「你這娘婦子，與你有什麼說處」，並看蕙蓮穿金蓮之鞋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又云「嘴道賊臭肉，坐着見俺，待起不起的」，殺機早動於此矣。屢言「大姐姐不管」者，正唆金蓮之管之也。使月娘真管，能管，恐三娘亦未必能入此門矣。若玉樓者，吾甚畏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串」，本衙本、影松軒本作「由」。

〔二〕「街上」，綉丙本作「街中」。

〔三〕「慌嚇他」，綉甲本作「驚嚇他」。

〔四〕「不方便」，綉像本、乙亥本、在茲堂本作「不自便。」

〔五〕「放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做了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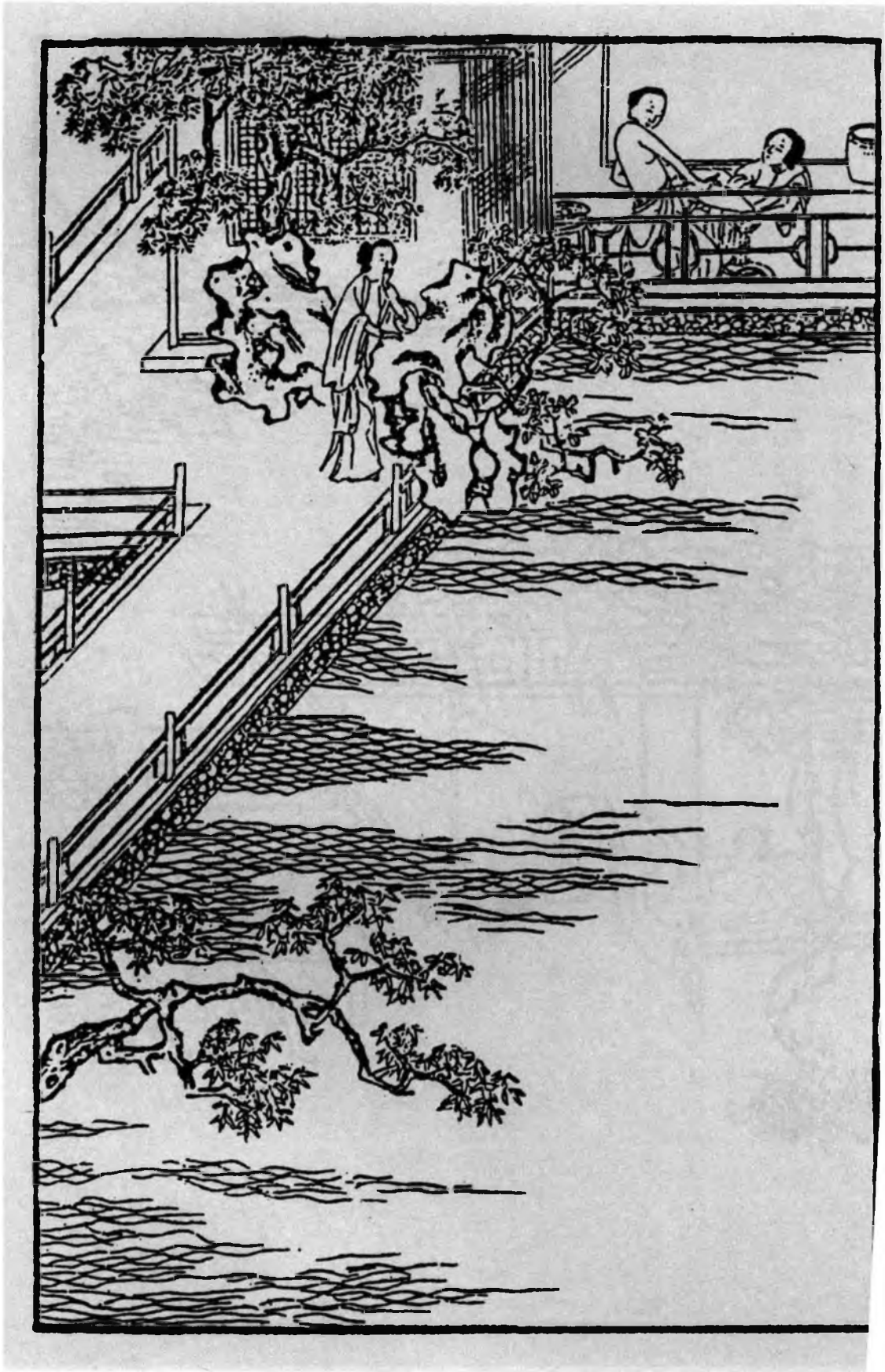
〔六〕「依我」，綉像本作「依你」。

〔七〕「要飯吃」，綉甲本作「要吃飯。」

〔八〕「使喚」，綉像本作「使喝」。

〔九〕「留着洗腳後跟」，綉像本「洗」作「些」。

〔十〕「火工」，綉像本作「火家」。





第二十七回　李瓶兒私語翡翠軒　潘金蓮醉鬧葡萄架

此回是金蓮、玉樓、瓶兒、春梅四人相聚後，同時加一番描寫也。玉樓爲作者特地矜許之人，故寫其冷，而不寫其淫。春梅又爲作者特地留爲後半部之主腦，故寫其寵，而不寫其淫。至於瓶兒、金蓮，固爲同類，又分深淺，故翡翠軒尚有温柔濃艷之雅，而葡萄架則極妖淫汚辱之態。甚矣，金蓮之見惡於作者也。

內以一月琴、貫翡翠、葡萄二事，信乎玉樓之一人，又爲金、瓶二人之針線也。

必特寫四人一番，蓋四人皆作者用意特寫之人，且四人者，一部之骨子也，故用描寫一番。

內必用西門惱金蓮一段，已伏后妬寵之根。幾番怒罵之由，見瓶兒之獨寵也。

凡各回內清曲小調，皆有深意，切合一回之意。惟此回內「赤帝當權」，則關係全部，言其炎熱無多，而煞尾二句已明明説出矣。

人知此回伏生子，不知其於掃雪一回已伏生子之根矣。此處又明照出，亦如大丫頭已出春梅，又於薛媒婆口中再明説出，此筆法暗對處。

內寫西門心知金蓮妬寵爭妍，而不能化之，乃以色慾奈何之，如放李子不即入等情，自是引之入地獄，已亦隨之敗亡出丑，真小人之家法也。

〔梁州序〕上半截寫玉樓、瓶兒，下半寫春梅、金蓮。然玉樓自有一腔心事寄在月琴，是身與會而心不然者；春梅又有一種心高志大，不肯抱阮作窮途之哭者。然則此日翡翠軒、葡萄架，惟李、潘二人各立門户，將來不復合矣。

詞曰：

錦帳鴛鴦，綉衾鸞鳳，一種風流千種態。看雪肌雙瑩，玉簫暗品，鸚舌偷嘗。　屏掩猶斜香冷，回嬌眼，盼檀郎。道千金一刻須憐惜，早漏催銀箭，星沉網户，月轉迴廊。

右調〔好女兒〕

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，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，具言：「到東京先見用事的管家下了書，〔一〕【張評】先使雲峰隱現。然後引見。太師老爺看了揭帖，把禮物收進去，交付明白。老爺分付：不日寫書，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，把山東滄洲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，盡行釋放。翟叔多上覆爹：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，好歹教爹上京走走，他有話和爹說。」這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。旋即使他回喬大户話去。只見賁四、來興走來，見西慶和來保說話，立在傍邊。來保便往喬大户家去了。西門慶問賁四，「你每燒了回來了？」那賁四不敢言語。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，說道：「宋仁走到化人場上，攔着屍首，不容燒化。聲言甚是無禮，小的不敢說。」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少死光棍，這等可惡！」即令小廝：「請你姐夫來寫帖兒。」就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。隨即差了兩箇公人，一條索子，把宋仁拿到縣裡，反問他打網詐財，倚屍圖賴，【綉乙本評】公論。當廳一夾二十大板，打的鮮血順腿淋漓。寫了一紙供狀，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。併責令地方火甲：眼同

西門慶家人，[一]即將屍燒化訖。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，歸家着了重氣，害了一場時疫，不上幾日，嗚呼哀哉死了。正是：

失曉人家逢五道，溟泠饑鬼撞鍾馗。

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，就打點三百兩金銀，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，在家中捲棚內，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，每一座高尺有餘。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，尋了兩副玉桃盃，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。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，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。李瓶兒道：「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，等我瞧去。」【綉乙本評】應前有情。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，揀出四件來：兩件大紅紗，兩件玄色焦布，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，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强幾倍，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。于是打包，還着來保同吳主管，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，上東京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過了兩日，卻是六月初一日，天氣十分炎熱。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，一輪火傘當空，無半點雲翳，正是爍石流金之際。有一詞單道這熱：

祝融南來鞭火龍，火雲馦馦燒天空。
日輪當午凝不去，萬國如在紅爐中。
五岳翠乾雲彩滅，陽侯海底愁波竭。[二]
何當一夕金風發，爲我掃除天下熱。

這西門慶近來遇見天熱，不曾出門，在家撒髮披襟避暑。【綉乙本評】受用。【張評】將西門一頓、下好放手寫三妾及春梅也。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，【張評】直出翡翠軒。看着小廝每打水澆花草。只見翡翠軒正面前，栽着一盆瑞香花，開得甚是爛熳。西門慶令來安兒拿小噴壺兒，看着澆水。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，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，密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。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，金蓮是銀紅比甲。惟金蓮不戴冠兒，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，露着四鬢，額上貼着三箇翠面花兒，越顯出粉面油頭，朱唇皓齒。兩箇攜着手兒，笑嘻嘻蹅地走來。【張評】先出二人。看見西門慶澆花兒，說道：「你原來在這裡澆花兒哩！怎的還不梳頭去？」【張評】即從「散髮披襟」四字生來。文生情，情生文，妙絶。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丫頭拿水來，我這里梳頭罷。」金蓮叫來安：「你且放下噴壺，去屋裡對丫頭說，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。」來安應諾去了。金蓮看見那瑞香花，就要摘來戴。【綉乙本評】媚致。西門慶攔住道：「恁小油嘴，趁早休動手，我每人賞你一朵罷。」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，早已摘下幾朵來，浸在一只碎磁膽瓶內。〔四〕金蓮笑道：「我兒，你原來掐下恁幾朵來放在這裡，不與娘戴。」於是先搶過一枝來，插在頭上。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。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，秋菊拿着洗面水。西門慶遞了三枝花，教送與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戴，「就請你三娘來，教他彈回月琴我聽。」【張評】月琴。金蓮道：「你把孟三兒的拿來，等我送與他。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。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，我只替你教唱的，

也該與我一朵兒。」【張評】教玉樓來，卻先是支金蓮去，作者之巧如此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去回來與你。」金蓮道：「我的兒，誰養的你恁乖！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來，你卻不與我。我不去。你與了我，我纔叫去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這上頭也摺個先兒。」于是又與了一朵，金蓮簪於雲髻之傍，方纔往後邊去了，止撇下李瓶兒。【張評】先寫瓶兒。

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，【綉乙本評】又是一種銷魂。日影中玲瓏剔透，露出玉骨冰肌，不覺淫心輒起。見左右無人，且不梳頭，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，揭起湘裙，紅褲初褪，倒掬着隔山取火。幹了半晌，精還不洩，兩人曲盡于飛之樂。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，走到花園角門首，【張評】角門，一。想了想，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，【張評】接出春梅。回來悄悄躡足，走在翡翠軒槅子外潛聽。聽勾多時，【張評】許多情事在此。聽見他兩箇在裡面正幹得好。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：〔五〕「我的心肝，你達不愛別的，愛你好箇白屁股兒。今日儘着你達受用。」良久，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：「親達達，你省可的摊罷，奴身上不方便。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，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，這兩日纔好些兒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你怎的身上不方便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奴身中已懷臨月孕，【張評】瓶兒生子，此處安根。望你將就些兒。」西門慶聽言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怎不早說？既然如此，你爹胡亂耍耍罷。」於是樂極情濃，怡然感之，兩手抱定其股，一洩如注。婦人在下躺股承受

【綉像本評】寫出美人俏心。

【綉像本評】瓶兒受孕，卻從此點出，絕不平鋪直叙。

其精。良久，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吁，婦人鶯鶯聲軟，都被金蓮在外聽了。

正聽之間，只見玉樓從後蓦地走來，便問：「五丫頭，在這裡做甚麼兒？」那金蓮便搖手兒，【綉乙本評】盡。兩箇一齊走到軒內。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。問西門慶：「我去了這半日，你做甚麼？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，我洗臉。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說的，巴巴尋那肥皂洗臉，恓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尖甚。【張評】舌上有刀。那西門慶聽了，也不着在意裡。落後梳洗畢，與玉樓一同坐下。因問：「你在後邊做甚麼？帶了月琴來不曾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在後邊替大姐姐穿珠花來，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、鄭三姐下茶去戴。【張評】忙中點後事。月琴春梅拿了來。」不一時，春梅來到說：「花兒都送與大娘、二娘收了。」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。不一時，冰盆內沉李浮瓜，涼亭上偎紅倚翠。玉樓道：「不使春梅請大姐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又不飲酒，不消邀他去。」【張評】放開月娘。當下西門慶上坐，三箇婦人兩邊打橫。正是：得多少壺斟美釀，盤列珍羞。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，只坐豆青磁涼墩兒。孟玉樓叫道：「五姐，你過這椅兒上坐，那涼墩兒只怕冷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妨事，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，【張評】舌上有刀。怕甚麼？」【綉乙本評】偏說得巧。

須臾酒過三巡，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，【張評】月琴，一。教與玉樓；取琵琶教金蓮彈，「你兩箇唱一套『赤帝當權耀太虛』我聽。」【張評】喻炎熱之無几，且屬虛花也。金

【綉像本評】即相如請秦王擊缶之意，一味不肯吃虧。

【綉像本評】字字道破，不管瓶兒羞死。俏心毒口，可愛，可畏！

蓮不肯，說道：「卻是誰養的你恁乖！〔六〕俺每唱，你兩人到會受用快活，【張評】已伏娼根。我不。也教李大姐拿了樁樂器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不會彈甚麼。」金蓮道：「他不會，教他在傍邊代板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，單管蛟蛆兒。」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，教李瓶兒拿着。他兩箇方纔輕舒玉指，款跨鮫綃，合着聲唱〔雁過沙〕。丫鬟綉春在傍打扇。須臾唱畢，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，與他吃了。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，或吃生菓子。玉樓道：「五姐，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？」金蓮笑道：「我老人家肚內沒閒事，怕甚麼冷糕麼？」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，白一塊。【張評】白描。西門慶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，單管只胡說白道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哥兒，你多說了話。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，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，【張評】舌上有刀也。你管他怎的？」

正飲酒中間，忽見雲生東南，霧障西北，雷聲隱隱，一陣大雨來，軒前花草皆濕。正是：

江河淮海添新水，翠竹紅榴洗濯清。

少頃雨止，天外殘虹，西邊透出日色來。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，晚風涼落院之清。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。玉樓道：「大姐姐叫，有幾朵珠花沒穿了，我去罷，惹的他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咱兩箇一答兒裡去，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。」【張評】又是放去瓶兒，好寫金蓮。西門慶道：「等我送你們一送。」于是取過月琴來，【張評】月琴，二。教玉

樓彈着，西門慶排手，衆人齊唱。

〔梁州序〕：

向晚來雨過南軒，見池面紅粧零亂。漸輕雷隱隱，雨收雲散。但聞荷香十里，新月一鈎，此景佳無限。蘭湯初浴罷，晚粧殘。深院黃昏懶去眠。（合）金縷唱，碧筒勸向，冰山雪檻排佳宴。【張評】「冰山」二字，妙絶。清世界，幾人見？

又

柳陰中忽噪新蟬。見流螢飛來庭院。聽菱歌何處，畫船歸晚。只見玉繩低度，朱户無聲，此景猶堪羨。起來攜素手，整雲鬟。月照紗廚人未眠。（合前）

〔節節高〕：

漣漪戲彩鴛，綠荷翻。清香瀉下瓊珠濺。香風扇，芳草邊，閒亭畔，坐來不覺神清健。蓬萊閬苑何足羨！（合）只恐西風又驚秋，暗中不覺流年換。【張評】二語真堪猛省。

衆人唱着，不覺到角門首。【張評】角門，二。

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，【綉乙本評】一痕不亂。【張評】依舊遞與春梅，總是炎涼痛恨。【張評】月琴，二。和李瓶兒往後去了。【張評】描瓶兒處已完，玉樓處亦完。潘金蓮遂叫道：「孟三兒等我等兒，我也去。」纔待撇了西門慶走，【張評】要同去，卻是獨留。妙，妙。被西門慶一把

手拉住了，說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躲滑兒，我偏不放你。」拉着只一輪，險些不輪了一交。【綉乙本評】寫出又愛又惱。婦人道：「恠行貨子，他兩箇都走去了，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咱兩箇在這太湖石下，取酒來投箇壺兒耍子，吃三盃。」婦人道：「恠行貨子，放着亭子上不去投，平白在這裡做甚麼！你不信，使春梅小肉兒，【張評】又映春梅。他也不替你取酒來。」西門慶因使春梅；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，【張評】月琴，四。揚長的去了。【綉乙本評】一痕不亂。婦人接過月琴，【張評】月琴，五。彈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。」一壁彈着，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，戲折一枝，簪於雲髻之傍，【綉乙本評】媚致可想。說道：「我老娘帶箇三日不吃飯，眼前花。」【綉乙本評】開口便嬌。【張評】自說識語，卻是作者本意。被西門慶聽見，走向前，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，戲道：「我把這小淫婦，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寫出又愛又惱。那婦人便道：「恠行貨子，且不要發訕，等我放下這月琴着。」【綉乙本評】一痕不亂。【張評】月琴，六。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，【張評】月琴，七。因說道：「我的兒，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，沒地扯這兒來纏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恠奴才，單管只胡說，誰和他有甚事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兒，你但行動，瞞不過當方土地。老娘是誰？你來瞞我？我往後邊送花兒去，你兩箇幹的好營生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恠小淫婦兒，休胡說。」于是按在花臺上就親嘴。那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。西門慶道：「你教我聲親達達，我饒了你，放你起來罷。」【張評】卻不呻他舌頭，心事如畫。

那婦人强不過，叫了他聲親達達，「我不是你那可意的，【綉乙本評】語語不放。你來纏我怎的？」兩箇正是：

弄晴鶯舌于中巧，【張評】上文金蓮。着雨花枝分外妍。【張評】此下文金蓮也。

兩箇頑了一回，婦人道：「咱往葡萄架那里投壺耍子兒去。」因把月琴跨在肷膊上，【綉乙本評】一痕不亂。【張評】月琴，九。彈着找〔梁州序〕後半截：【綉乙本評】游絲縹緲。

〔節節高〕：

清宵思爽然，好涼天。瑤臺月下清虛殿。神仙眷，開玳筵，重歡宴，【張評】特叙金蓮並春梅也。任教玉漏催銀箭。水晶宮裡笙歌按。（合前）

〔尾聲〕

光陰迅速如飛電，好良宵，可惜漸闌。【張評】後文如見，筆透七札。拚取歡娛歌笑喧。

兩人並肩而行，須臾轉過碧池，【張評】轉過。抹過木香亭，〔七〕【張評】抹過。從翡翠軒前穿過，來到葡萄架下【張評】穿過凡几折，轉出葡萄架。觀看，端的好一座葡萄架。但見：

四面雕欄古檻，周圍翠葉深稠。迎眸霜色，如千枝紫彈墜流蘇；噴鼻秋香，似萬架綠雲垂綉帶。縋縋馬乳，水晶丸裡浥瓊漿；滾滾綠珠，金屑架中含翠渥。乃西域移來之種，隱甘泉珍玩之芳。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，明月清風無價買。

二人到于架下，原來放着四箇涼墩，有一把壺在傍。金蓮把月琴倚了，【綉乙本

評】一痕不亂。【張評】月琴、十。結住月琴。和西門慶投壺。只見春梅拿着酒，秋菊掇着菓盒，盒子上一碗水湃的菓子。婦人道：「小肉兒，你頭裡使性兒去了，如何又送將來了？」【張評】寫出春梅。春梅道：「教人還往那里尋你每去，誰知蔫地這里來。」秋菊放下去了。西門慶一面揭開盒，裡邊攢就的八楞細巧菓菜，一小銀素兒葡萄酒，兩個小金蓮蓬鍾兒，兩雙牙筯兒，【張評】寫盡春梅。可兒。可兒。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。〔八〕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，投壺耍子。須臾過橋翎花，倒入雙飛雁，連科及第，二喬觀書，楊妃春睡，烏龍入洞，珍珠倒捲簾，【張評】各色皆趣。投了十數壺。把婦人灌的醉了，不覺桃花上臉，秋波斜睨。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，又叫春梅取酒去。金蓮說道：「小油嘴兒，再央你央兒【綉乙本評】襯出。往房內把涼席和枕頭取了來。我困的慌，這里略儻儻兒。」那春梅故作撒嬌，說道：「罷麼，偏有這些支使人的，誰替你又拿去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拿，教秋菊抱了來，【綉乙本評】襯出。你拿酒就是了。」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。

【張本墨評】五兒醉了，自是更加好看，如出水芙蓉也。

【張本墨評】如此春色，怎不動人心魄，況西門一流也哉！

遲了半日，只見秋菊兒抱了涼席枕衾來，婦人分付：「放下鋪蓋，拽上花園門，【張評】園門。往房裡看去，我叫你便來。」那秋菊應諾，放下衾枕一直去了。這西門慶起身，脫下玉色紗褳兒，搭在欄杆上，徑往牡丹臺畔花架下，小淨手去了。回來，【張評】好接金蓮脫衣之筭。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，鋪設涼簟枕衾停當，脫的上下沒條絲，仰卧于衽席之上，腳下穿着大紅鞋兒，【張評】伏紅鞋于此。鞋。一手弄白紗扇兒

搖涼。【張評】又陪一白扇。西門慶看見，怎不觸動淫心？于是乘着酒興，亦脫去上下衣，坐在一涼墩上。先將腳指，挑弄其花心。挑的淫精流出，如蝸之吐涎。【張評】不便動手。心事如畫。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【張評】又點紅鞋。鞋，二。摘取下來，【張評】伏脫鞋之由。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，拴其雙足，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，如金龍探爪相似。【張評】妙絶，譬喻。使牝户大張，紅鈎赤露，鷄舌内吐。【張評】八字奇絶，惜爲小説家學熟了也。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，執麈柄抵牝口，賣了箇倒入翎花。一手據枕，【張評】下「極力」二字，在此四字生出。極力而提之。提的陰中淫氣連綿，如數緉行泥淖中相似。【綉乙本評】好摹寫。【張評】「淫氣」二字妙。惟當事者自覺也。婦人在下，【張評】四字，妙。將上文無數氣力，皆藏入四字内。没口子呼叫達達不絶。【張評】「没口子」三字，妙。蓋一口是一提，即没口子，則亦無數提也。

正幹在美處，只見春梅溫了酒來，一眼看見，把酒注子放下，一直走到假山頂上卧雲亭那里，搭伏着棋桌兒，弄棋子耍子。【張評】於百忙幹事處，卻插叙春梅，與山洞春嬌插伯爵一樣，總映不快心事也。西門慶擡頭看見，點手兒叫他，不下來，【張評】「點手兒」妙，一面幹着，一面叫也。説道：「小油嘴，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。」於是撇了婦人，大扠步從石磴上走到亭子上來。【張評】是赤身赤腳者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，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。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，【綉乙本評】艷冶欲滴。欲待藏躲，【張評】又寫春梅。不想被西門慶撞見，黑影裡攔腰抱住，説道：【張評】愛極矣。「小油嘴，我卻也尋着你了。」遂輕輕抱到葡萄架下，笑道：「你且吃鍾酒着。」一面摟他坐在

腿上，兩箇一遞一口飲酒。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，便說道：「不知你每甚麼張致！大青天白日裡，一時人來撞見，恓模恓樣的。」【張評】寫春梅，卻是伏鐵棍。西門慶問道：「角門子關上了不曾？」【張評】角門，三。止閒角門，防月娘也。春梅道：「我來時扣上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，看我投箇肉壺，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。若打中一彈，我吃一鍾酒。」于是向冰碗內，取了枚玉黃李子，向婦人牝中，一連打了三箇，【綉乙本評】異想。皆中花心。【張評】奇景。可見淫欲一道，無所不至也。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，旋令春梅斟了一鍾兒，遞與婦人吃。又把一箇李子放在牝內，不取出來，又不行事。急的婦人春心沒亂，淫水直流，只是朦朧星眼，四肢軃然於枕簟之上，【綉乙本評】媚甚。口中叫道：「好箇作恓的冤家，捉弄奴死了。」鶯聲顫掉。【張評】不寫幹事，卻淫極矣。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，只顧吃酒，不理他。【綉乙本評】映惱。吃來吃去，仰卧在醉翁椅兒上打睡，就睡着了。【綉乙本評】愈恓愈閒。【張評】然乎？否乎？春梅見他醉睡，走來摸摸，【張評】妙寫春梅。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。聽見有人叫角門，【張評】角門，四。開了門，【綉乙本評】伏。原來是李瓶兒。【張評】瓶兒餘文。

綵着西門慶睡了一箇時辰，睜開眼醒來，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上，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。興不可遏，【綉乙本評】映愛。因見春梅不在跟前，【張評】又找春梅一句。向婦人道：「淫婦，我丟與你能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微映愛惱。於是先摳出牝中李子，教婦人吃了。【綉乙本評】妙。【張評】又找李子，見金蓮已難再奈何矣！坐在一隻枕頭上，向紗褶子順袋

內，取出淫器包兒來，使上銀托子，次用硫黃圈，束着根子。初時不肯深入，只在牝口子來回擂撧。【張評】又作勢。急的婦人仰身迎播，口中不住聲叫：「達達，快些進去罷！【張評】要幹。急壞了淫婦了。我曉的你惱我，爲李瓶兒，故意使這促恰來奈何我。今日經着你手段，再不敢惹你了。」【張評】自己點出。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淫婦兒，你知道，就好說話兒了。」於是一壁撧着他心子。把那話拽出來，向袋中包兒裡打開，捻了些閨艷香嬌，塗在蛙口內，頂入牝中，送了幾送。須臾，那話昂健奢稜，暴怒起來，垂首玩着，往來抽拽，玩其出入之勢。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，呻吟不已，沒口子叫：「大毬奴達達，你不知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！罷了，淫婦的毬心癢到骨髓裡去了。可憐見，饒了罷。」【張評】又不要幹，正是要幹也。淫婦口裡磕死的言語，都叫出來。【張評】又插一句，冷眼局外人之言。妙絕。這西門慶一上手，就是三四百回。【張評】三四百回。兩隻手倒按住枕席，仰身竭力迎播掀幹，抽沒至脛，復送至根者，又約一百餘下。【張評】一百餘下。婦人以帕，不住在下抹拭牝中之津，隨拭隨出，褥席爲之皆濕。西門慶行貨子，沒稜露腦，往來逗遛不已。【張評】爲一送作身分。因向婦人說道：「我要耍箇老和尚撞鐘。」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，【張評】一送。有此一送，方完此回，又生出下回來了淫情。那話攮進去了，直抵牝屋之上。牝屋者，乃婦人牝中深極處，有屋如含苞花蕊。到此處，男子莖首，覺翕然暢美不可言。【張評】一寫男子，又注一句，妙絕。文閒甚。婦人觸疼，急跨其身，只聽磕碴響了一聲，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。婦

【綉像本評】數語，金蓮雖若戲說，西門雖若戲應，然一腔愛惱，自針針相對。冷冷叫破，盡能點睛之妙。

人則目瞑氣息，微有聲嘶，舌尖冰冷，【張評】四字惟嘗者知之。四肢收躝于衽席之上。【張評】一寫婦人。西門慶慌了，急解其縛，向牝中摳出硫黃圈來，折做兩截。於是把婦人扶坐，半日，星眸驚閃，甦省過來。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，【綉乙本評】媚甚。說道：【張評】狐媚技倆。「我的達達，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，險不喪了奴的性命。【張評】又自點出。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，不是要處。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。」西門慶見日色已西，連忙替他披上衣裳，【張評】披衣。叫了春梅、秋菊來，收拾衾枕，同扶他歸房。

【綉像本評】寫得慌忙恍忽，留作餘地。

春梅回來，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伙。纔待關花園門，【張評】園門，二。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，【張評】百忙出下回之筭。趕着春梅，問姑娘要菓子吃。春梅道：「小囚兒，你在那里來？」把了幾箇桃子、李子與他，說道：「你爹醉了，還不往前邊去，只怕他看見，打你。」那猴子接了菓子，一直去了。春梅關了花園門，回來【張評】園門，三。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。正是：

朝隨金谷宴，暮伴紅樓娃。
休道歡娛處，流光逐暮霞。

一

【文評】看完此本而不生氣者，非夫也。一羣狠毒人物，一片奸險心腸，一個淫亂人家，致使朗朗乾坤變作昏昏世界，所恃者多有幾個銅錢耳。錢之來處本不正，錢之用處更不端，是錢之爲害甚於色之爲災。不能打破此二關，反而欣羨之、思慕之，尤而則效之，其人之心術尚可問乎？其人之閻簿尚可道乎？我非故作此迂腐語也，天下事不慎之於始，必至鮮克有終，不及早回頭，必至無所底止。

看書要會看，莫但看面子，要看到骨髓裡去，莫但看眼前，要看住脊背後去，斯爲會看書者矣。雖日置其書於其側，亦何害哉！否則燒之，便可。

二

文禹門云：《金瓶梅》《醉鬧葡萄架》一回，久已膾炙人口。謂此書爲淫書者以此，謂此書不宜看者亦因此。在省有人抽留此本，蓋亦注意在此一回也。去歲又將此本寄來，匆匆看過，不甚經心。茲值封印之期，檢得此種，信手加批，借以消遣。

閱至此回，詳細追究，不覺啞然失笑。年少之人，慾火正盛，方有出焉，不可令其見之。聞聲而喜，見影而思，當時刻防閑，原不可使看此書也。即佳人才子小說，內有雲雨一回，交歡一次云云，亦不宜使之寓目。只有四書五經、古文、《史記》，詳爲講貫，以定其性情。迨至中年，娶妻生子，其有一琴一瑟，不敢二色終身者，此書本可不看，即看亦未必入魔。若夫花柳場中，曾經翻過筋頭，脂粉隊裡，亦頗得過便宜，浪子回頭，英雄自負，看亦可，不看亦可。至於閱歷既深，見解不俗，亦是統前後而觀之，固不專在此一處也，不看亦好，

看亦好。果能不隨俗見，自具心思，局外不當局中，事前已知事後，正不妨一看再看。看其不可看者，直如不看；並其指出不可看之處，以喚醒迷人，斯乃不負此一看。見不賢而內自省，見不善如探湯，此《詩》之不刪淫奔之詞也。

即此一回而論，亦不過言其淫，充其量而實寫出耳。然尚不如《綠野仙踪》溫如玉與金鐘兒、周蓮之與蕙娘，更寫得情趣如繪，不以此一味淫濫也。昔人云：數見不鮮。又云：見怪不怪。夫不鮮不怪，久視生厭矣。彼目光如豆，言之津津者，能勿貽笑於大雅之林乎？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用事的管家」，綉像本「用」作「粟」。

〔二〕「眼同」，本衙本、崇經堂本作「跟同」。

〔三〕「愁波竭」，原「竭」作「渴」，誤，今據詞話本改。

〔四〕「碎磁膽瓶」，綉像本「碎」作「翠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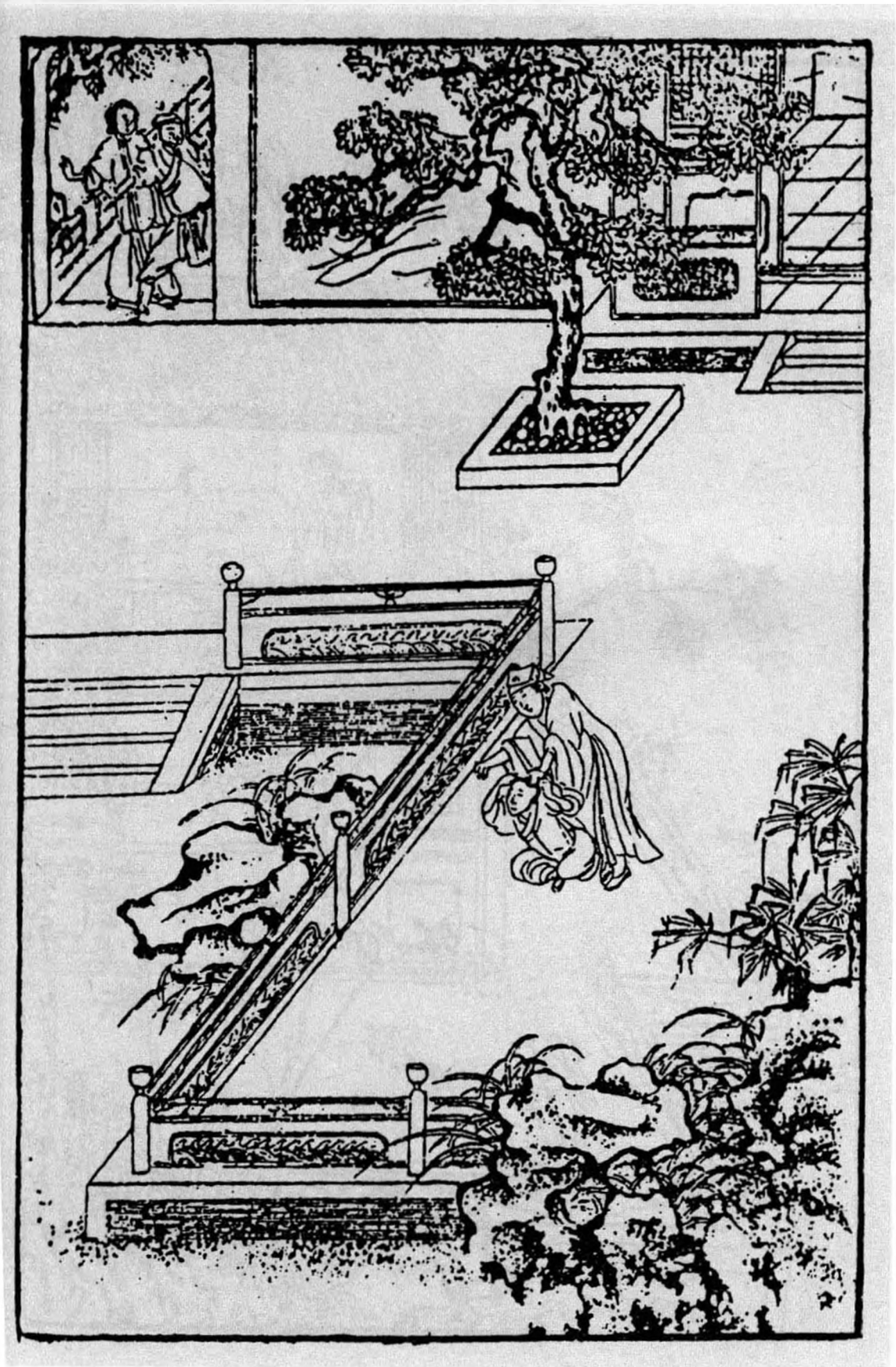
〔五〕「西門慶向李瓶兒道」綉甲、綉丙本「向」作「與」。

〔六〕「卻是」，綉乙本作「我是」，綉丙本作「我兒」。

〔七〕「木香亭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丁香亭」。

〔八〕「涼机兒」，原作「涼机兒」，誤，今據綉像本評。





第二十八回　陳敬濟傲倖得金蓮　西門慶糊塗打鐵棍

人知此回爲寫金蓮之惡，不知是作者完一事之結尾，渡一事之過文也。蓋特地寫一蕙蓮，忽令其煙消火滅而去，不幾筆墨直截，故又寫一遺鞋，使上文死去蕙蓮，從新在看官眼中一照，是結尾也。因金蓮之脫鞋，遂使敬濟得花關之金鑰，此文章之渡法也。然而一遺鞋，則金蓮之狂淫已不言而盡出；一收鞋，則蕙蓮之遺想又不言而盡出矣。

蕙蓮原名金蓮，今金蓮得蕙蓮之金蓮，而必用刀剜之，是蕙蓮爲金蓮排擠以死之惡。又於其死後，爲之再彰其憤，使金蓮之惡，不堪一提起也。

寫打鐵棍，見西門爲色所迷。而金蓮已盤曲惡根，不可動搖，由此放膽行事，以致有敬濟之事。然則月娘引敬濟，西門縱金蓮，由漸而成，乃有後文之事。甚矣，履霜之戒，爲古人所重也。

此回單狀金蓮之惡，故惟以「鞋」字播弄盡情，直至後三十回，以春梅納鞋，足完「鞋」字神理。細數凡八十個「鞋」字，加一線穿去，却斷斷續續，遮遮掩掩。而瓶兒、玉樓、春梅身分中，莫不各有一金蓮，以覘金蓮之金蓮，且覘蕙蓮之金蓮，則金蓮至此，已嫻漫不堪之甚矣。

葡萄架後，使是金、瓶二人妬寵起頭，直至瓶兒死，金蓮方暢。此處却回顧蕙蓮，必用金蓮以刀剜之，明寫蕙蓮一人乃瓶兒前半小樣。是蕙蓮在前，如意在後；蕙蓮乃瓶兒前車，如意乃瓶兒後車也。故蕙蓮死，即接翡翠軒；瓶兒死，即接口脂香、緊連之甚。

詩曰：

幾日深閨綉得成？看來便覺可人情。
一灣煖玉凌波小，兩瓣秋蓮落地輕。
南陌踏青春有跡，西廂立月夜無聲。
看花又濕蒼苔露，晒向窗前趁晚晴。

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，脫去上下衣裳，【張評】再脫衣。赤着身子，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。【綉乙本評】又一種態度。兩箇並肩叠股而坐，重斟杯酌。西門慶一手摟過他粉頸，一遞一口，和他吃酒，極盡溫存之態。睨視婦人雲鬢斜軃，酥胸半露，嬌眼微斜，猶如沉醉楊妃一般。【張評】映前，餘韻攸然。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。那話因驚，銀托子還帶在上面，軟叮噹，毛都魯的，纍垂偉長。西門慶戲道：「你還弄他哩，都是你頭裡謊出他風病來了。」婦人問：「怎的風病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不是風病，如何這軟癱熱化，起不來了？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。」婦人笑瞅了他一眼，一面蹲下身子去，枕着他一隻腿，取過一條褲帶兒來，把那話拴住，用手提着，說道：「你這廝，頭裡那等頭睜睜，眼睜睜，〔一〕把人奈何昏昏的。【張評】又點出。這咱你推風症，裝佯死兒。」提弄了一回，放在粉臉上，偎搓良久。然後將口吮之，又用舌尖挑砥其蛙口。那話登時暴怒起來，裂瓜頭凹眼睜圓，落腮鬍挺身直竪。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上，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，儘着吮咂，以暢其美。俄而淫思益

【綉像本評】寫得嬌情如生。

【綉像本評】分明穢語，閱來但見其風騷，不見其穢，可謂化腐臭爲神奇矣。

熾，復與婦人交接。婦人哀告道：「我的達達，你饒了奴罷，又要捉弄奴也。」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度。有詞爲証：〔一〕

戰酣樂極雲雨歇，嬌眼微斜。手持玉莖猶堅硬，告才郎將就些些。【張評】是兩番雲雨。滿飲金杯頻勸，兩情似醉如癡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往外邊去了。婦人約飯時起來，換睡鞋。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，【張評】鞋、三。左來右去少一隻，問春梅。春梅說：「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，秋菊抱娘的鋪蓋來。」婦人叫了秋菊來問。秋菊道：「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。」【張評】鞋、四。婦人道：「你看胡說！我沒穿鞋進來，【張評】鞋、五。莫不我精着腳進來了？」【張評】寫盡狂淫。秋菊道：「娘，你穿着鞋，怎的屋裡沒有？」【張評】妙、何嘗蚤來？鞋、六。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粧憨兒！無過只在這屋裡，你替我老實尋是的。」這秋菊三間屋裡，床上床下，到處尋了一遍，那里討那隻鞋來。【張評】鞋、七。婦人道：「端的我這屋裡有鬼，攝了我這隻鞋去了。【張評】鞋、八。連我腳上穿的鞋【張評】鞋、九。都不見了。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？」【張評】可笑。秋菊道：「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，沒曾穿進來。」【張評】妙、何嘗蚤來？婦人道：「敢是合昏了，【繡乙本評】自道。我鞋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，【張評】鞋、十。我不知道？」【張評】寫其荒淫如畫。叫春梅：「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。尋出來便罷，若尋不出來，叫他院子裡頂着石頭

【繡像本評】秋菊蚤不必言，然金蓮醜態亦得他搶白一番方快。

跪着。」這春梅真箇押着他，花園到處並葡萄架跟前，尋了一遍兒，那里得來。正是：

都被六丁收拾去，蘆花明月竟難尋。

兩箇尋了一遍回來，春梅罵道：「奴才，你媒人婆迷了路兒，沒的說了。王媽媽賣了磨，推不的了。」秋菊道：「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？【張評】先爲敬濟一映。【張評】鞋，十一。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，【張評】局外人眼目明。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，放了那箇拾了娘的鞋去了？」【張評】妙，何嘗益？鞋，十二。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噦了去，罵道：「賊見鬼的奴才，又攪纏起我來了。六娘叫門，我不替他開？【張評】便賴，妙。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？你抱着娘的鋪蓋，就不經心瞧瞧，還敢說嘴兒。」一面押他到屋裡，回婦人說：「沒有鞋。」【張評】鞋，十三。婦人叫採出他院子裡跪着。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：【張評】如畫。「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，尋不着，隨娘打罷。」春梅道：「娘休信他。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，就是針也尋出來，那里討鞋來！」【張評】鞋，十四。秋菊道：「等我尋不出來，教娘打就是了。你在傍戳舌兒怎的？」婦人向春梅道：「也罷，你跟着這奴才，看他那里尋去！」

這春梅又押着他，在花園山子底下，各處花池邊、松牆下，尋了一遍，沒有。他也慌了，【張評】至此纔慌。可見秋菊昨日眼明，但昨日不說爲益耳。被春梅兩箇耳刮子，就拉回來見婦人。秋菊道：「還有那個雪洞裡沒尋哩。」春梅道：「那藏春塢是爹的煖

房兒，娘這一向又沒到那里。我看尋不出來，和你答話。」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。正面是張坐床，傍邊香几上都尋到，沒有。又向書篋內尋。春梅道：「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，娘的鞋怎的到這里？沒的摭溜子，捱工夫兒。翻的他恁亂騰騰的，惹他看見，又是一場兒。【張評】二「他」字，寫春梅。你這捱刺骨，可死的成了。」良久，只見秋菊說道：「這不是娘的鞋！」【張評】奇文。【張評】鞋，十五。在一箇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與排草，【張評】又爲藏春一夜，瀑出血淚。取出來與春梅瞧，「可怎的有了？剛纔就調唆打我。」春梅看見，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，【張評】鞋，十六。說道：「是娘的，怎生得到這書篋內？好蹊蹺的事！」于是走來見婦人，婦人問：「有了我的鞋，端的在那里？」春梅道：「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，和些拜帖子紙、排草、安息香包在一處。」婦人拿在手內，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，都是大紅四季花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，【張評】鞋，十七。綠提根兒，藍口隻金兒。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：【張評】鞋，十八。一隻是紗綠鎖線，一隻是翠藍鎖綫，不仔細認不出來。【張評】一鞋，描寫細緻。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，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，【張評】鞋，十九。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，【張評】又弄蕙蓮餘波。鞋，二十。不知幾時與了賊强人，不敢拿到屋裡，悄悄藏放在那里，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。」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鞋不是我的。【張評】鞋，二十一。奴才快與我跪着去。」分付春梅：「拿塊石頭與他頂着。」那秋菊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不是娘的鞋，是誰的鞋？【張評】鞋，二十二。我饒替娘尋出鞋

【綉像本評】尋得無因，卻用此語回護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又爲蕙蓮作餘波。

【張評】可知元夜蕙蓮套穿金蓮鞋之妙，亦不知其金針如何穿插矣。

來，【張評】鞋、二十三。還要打我。若是再尋不出來，不知還怎的打我哩！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休說嘴。」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，頂在他頭上。婦人又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。嫌房裡熱，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，梳頭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陳敬濟，早辰從鋪子裡進來尋衣服，【張評】絶不妨嫌，可笑。走到花園角門首。【張評】補一花園角門。小鐵棍兒在那里正頑着，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，便問：「姑夫，你拿的甚麼？與了我耍子罷。」敬濟道：「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，來贖。【張評】網巾圈亦當，一笑。我尋出來與他。」那小猴子笑嘻嘻道：「姑夫，你與了我耍子罷，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。」敬濟道：「傻孩子，此是人家當的。你要，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，你有甚麼好物件？拿來我瞧。」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，【張評】鞋、二十四。與敬濟看。敬濟便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那猴子笑嘻嘻道：「姑夫，我對你說了罷。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，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兒，在葡萄架兒底下，搖搖擺擺。【綉乙本評】諧甚。【張評】西門自傳衣鉢在此，夫復誰尤！落後俺爹進去了，我尋俺春梅姑娘要菓子吃，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。」【張評】鞋、二十五。敬濟接在手裡，曲似天邊新月，紅如退瓣蓮花，【張評】黃娟幼婦。把在掌中，恰剛三寸，就知是金蓮腳上之物。便道：「你與了我，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。」猴子道：「姑夫，你休哄我，我明日就問你要哩！」敬濟道：「我不哄你。」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。

這敬濟把鞋褪在袖中，自己尋思：「我幾次戲他。他口兒且是活，及到中間，又走滾了。不想天假其便，此鞋落在我手裡。【張評】鞋，二十六。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，不怕他不上帳兒。」正是：

時人不用穿針線，那得工夫送巧來。

陳敬濟袖着鞋，【張評】鞋，二十七。逕往潘金蓮房來。轉過影壁，只見秋菊跪在院內，便戲道：「小大姐，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，又撅起石頭來了？」金蓮在樓上聽見，便叫春梅問道：「是誰說他撅起石頭來了？乾淨這奴才沒頂着。」春梅道：「是姑夫來了。秋菊頂着石頭哩！」婦人便叫：「陳姐夫，樓上沒人【綉乙本評】冷甚。你上來。」這小夥兒打步撩衣上的樓來，只見婦人在樓上，前面開了兩扇窗兒，掛着湘簾，【張評】是樓窗。那里臨鏡梳粧。這陳敬濟走到傍邊一箇小杌兒坐下，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，手挽着梳，還拖着地兒，紅絲繩兒扎着，一窩絲纘上戴着銀絲髮髻，還墊出一絲香雲；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，露着四髻，打扮的就是活觀音。須臾，婦人梳了頭，撅過粧臺去，向面盆內洗了手，穿上衣裳，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。那敬濟只是笑，【張評】眉眼俱動。不做聲。【張評】白描。婦人因問：「姐夫笑甚麼？」敬濟道：「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？」婦人道：「賊短命，我不見了，關你甚事？你怎的曉得？」敬濟道：「你看，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，你倒訕起我來。恁說，我去了。」抽身往樓下就走，被婦人一把手拉住，說道：「恓短命，會張致的！來旺兒媳

【綉像本評】開口便令人解頤。

【綉像本評】寫得花光影影，蕩人心魄。

【綉像本評】眉眼俱有勾挑意，妙甚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又

婦子死了，沒了想頭了，卻怎麼還認的老娘？」【張評】以來旺媳婦引出自己。因問：「你猜着，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？」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，提着鞋拽靶兒，笑道：【張評】鞋，二十八。「你看這箇是誰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好短命，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！教我打着丫頭，遶地里尋。」敬濟道：「你怎的到得我手裡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這屋裡再有誰來？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。」【張評】鞋，二十九。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不害羞。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裡來，我怎生偷你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好賊短命，等我對你爹說！你倒偷了我鞋，【張評】鞋，三十。還說我不害羞。」敬濟道：「你只好拿爹來謊我罷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好小膽兒！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箇八箇，你還調戲他，【張評】頻提惠蓮，令人有遺簪墜珥之想，所爲返照文字也。你幾時有些忌彈兒的？【張評】又提惠蓮，見敬濟眉眼，人人皆見其不堪，又照應上文也。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，這鞋怎落在你手裡？【張評】鞋，三十一。趁早實供出來，交還與我鞋，【張評】鞋，三十二。你還便宜。自古物見主，必索取。但道半箇不字，教你死在我手裡。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是箇女番子，且是倒會的放刁。這里無人，咱們好講：你既要鞋，【張評】鞋，三十三。拿一件物事兒，我換與你；不然，天雷也打不出去。」婦人道：「好短命！我的鞋應當還我，【張評】鞋，三十四。教換甚物事兒與你？」敬濟笑道：「五娘，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。兒子與了你的鞋罷。」【張評】鞋，三十五。婦人道：「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。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，不好與你的。」敬濟道：「我不。【張評】如

【綉像本評】勾挑軟昵處，在西門慶之上。

插入醋語，竟一日不忘。

聞其聲。五娘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，我一心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，我也沒氣力和你兩箇纏。」【張評】口諾心許矣。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鴛鴦燒夜香汗巾兒，上面連銀三字兒，都掠與他。有詩爲証：

郎君見妾下蘭堦，來索纖纖紅綉鞋。
不管露泥藏袖裡，只言從此事堪諧。

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裡，與他深深的唱箇喏。【綉乙本評】妙用。婦人分付：「好生藏着，休教大姐看見，【綉乙本評】自逗出私情。他不是好嘴頭子。」【張評】何啻山盟海誓。敬濟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一面把鞋遞與他，【張評】鞋、三十六。如此這般，「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，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。」如此這般，告訴了一遍。婦人聽了，粉面通紅，說道：「你看賊小奴才，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！【張評】沒的說了。鞋、三十七。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。」敬濟道：「你弄殺我。打了他不打緊，敢就賴着我身上。是我說的，千萬休要說罷。」【張評】又反襯西門之糊塗也。婦人道：「我饒了小奴才，除非饒了蝎子。」

兩箇正說在熱鬧處，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，「爹在前廳，請姐夫寫禮帖兒哩。」婦人連忙撮他出去了。下的樓來，教春梅取板子來，要打秋菊。秋菊不肯做，說道：「尋將娘的鞋來，【張評】鞋、三十八。娘還要打我。」婦人把陳敬濟拿的鞋【張評】鞋、三十九。遞與他看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把那箇當我的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。將這箇放在

那裡？」秋菊看見，把眼瞪了半日，說道：「可是作恠的勾當，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了？」【張評】鞋、四十一。婦人道：「好大膽奴才！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二。倒說我是三隻腳的蟾？」不繇分說，教春梅拉倒，打了十下。打的秋菊抱股而哭，望着春梅道：「都是你開門，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三。這回教娘打我。」【張評】原是。春梅罵道：「你倒收拾娘鋪蓋，不見了娘的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四。娘打了你這幾下兒，還敢抱怨人！早是這隻舊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五。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，你也推賴箇人兒就是了。娘惜情兒，還打的你少。若是我，外邊叫箇小廝，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，看這奴才怎麼樣的！」【張評】爲後文打宋娥作引。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，不言語了。

且說西門慶叫了敬濟到前廳，封尺頭禮物，送賀千户，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。【張評】出缺，好令西門做官矣。豈淡淡寫此一筆？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，在永福寺。不必細說。西門慶差了錢安送去，廳上陪着敬濟吃了飯，【張評】烏得知？歸到金蓮房中。這金蓮千不合，萬不合，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六。告訴一遍，說道：「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，平白幹的勾當！教賊萬殺的小奴才，把我的鞋拾了。【張評】鞋、四十七。拿到外頭，誰是沒瞧見，被我知道，要將過來了。你不打與他兩下，到明日慣了他。」西門慶就不問「誰告你說來」，一沖性子走到前邊。那小猴兒不知，正在石臺基頑耍，被西門慶揪住頂角，拳打腳踢，殺猪也似叫起來，方纔住

【綉像本評】分明說得是、只覺其蘇、人情乎？

【綉像本評】語雖慵懶、氣象御好。

了手。這小猴子儻在地下，死了半日。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，半日甦醒。見小廝鼻口流血，抱他到房裡，慢慢問他，方知爲拾鞋之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八。惹起事來。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，指東罵西，一頓海罵道：「賊不逢好死的淫婦。忘八羔子！〔三〕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？他纔十一二歲，曉的甚麼？知道毬也在那塊兒？【張評】妙語。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，打的鼻口中流血。假若死了，淫婦、忘八兒也不好，稱不了你甚麼願！」廚房裡罵了，到前邊又罵，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。因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，還不知道。

晚夕上床宿歇，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綠紬子睡鞋，【張評】鞋、四十九。大紅提根兒，因說道：「阿呀！如何穿這個鞋在腳上？【張評】鞋、五十。恓恓的不好看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只一雙紅睡鞋，【張評】鞋、五十一。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，那裡再討第二雙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。你不知我，達達一心歡喜穿紅鞋兒，【張評】鞋、五十二。看着心裡愛。」婦人道：「恓奴才，可可兒的來，想起一件事來，我要說又忘了。」因令春梅：「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！【張評】鞋、五十三。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是誰的鞋。」【張評】鞋、五十四。婦人道：「你看他，還打張鷄兒哩！瞞着我黃貓黑尾，你幹的好繭兒！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，寶上珠也一般，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，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。甚麼罕稀物件，也不當家化化的。恓不的那賊淫婦死了，墮阿鼻地

【綉像本評】只是家常口頭語，說來偏妙。

獄。」又指着秋菊罵道：「這奴才當我的鞋，又翻出來。【張評】鞋、五十五。教我打了幾下。」分付春梅：「趁早與我掠出去。」春梅把鞋掠在地下，【張評】鞋、五十六。看着秋菊說道：「賞與你穿了罷。」那秋菊拾着鞋兒，〔四〕說道：「娘這箇鞋，【張評】鞋、五十七。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。」那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教甚麼毬娘哩！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，【繡丙本評】妙。不然，怎的把他的鞋【張評】鞋、五十八。這等收藏的嬌貴，到明日好傳代。沒廉耻的貨！」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，【張評】鞋、五十九。被婦人又叫回來，分付：「取刀來，等我把淫婦剁作幾截子，掠到毛司裡去。叫賊淫婦陰山背後，永世不得超生。」因向西門慶道：「你看着越心疼，我越發偏剁箇樣兒你瞧。」【張評】恨語正是快語。西門慶笑道：「恓奴才，丟開手罷了。我那裡有這箇心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沒這個心，你就賭了誓。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，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？【張評】鞋、六十。早晚看着，〔五〕好思想他。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，你也沒恁箇心兒，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罷了，恓小淫婦兒，偏有這些兒的。他就在時，也沒曾在你跟前行差了禮法。」于是摟過粉頸來，〔六〕就親了箇嘴，兩箇雲雨做一處。正是：動人春色嬌還媚，惹蝶芳心軟又濃。有詩爲証：

漫吐芳心說向誰，欲于何處寄相思？
相思有盡情難盡，一日都來十二時。

【繡像本評】只一波。寫要强婦人邪心癡如、入骨三分、疑有鬼神供其筆墨。

【繡像本評】到此方結出大意。

文禹門云：潘金蓮者，專於吸人骨髓之妖精也，豈月娘所能防範。西門慶如此飽婬，暢其所欲，尚無饜足之意。此等物件，斷不可收置於房中，縱有鐵籠籠之，亦會偷空向人擠眼，慎勿謂我固能降伏之也。西門慶坦然安置於二門外，假使其往李桂姐處再住數月，恐搜羅門下士，當不止琴童一人也。是豈盡月娘一人之過哉！

陳敬濟一清秀少年，又非有家教子弟。取贖諸物，俱在金蓮樓上，任其往來，西門慶果何心乎？不過自謂能駕馭之耳。即此托大心腸，已是揑盜入室。敬濟縱敢邪視金蓮，金蓮亦決不肯輕放經濟，是知張大户以金蓮與武植也。西門慶使金蓮見經濟，自受其家法也。

善讀書者，見有同金蓮一樣者，當生畏懼心，不可存狎玩心，庶幾免夫。或問：何以知似金蓮而避之乎？豈婦之美者皆是乎？對曰：非也。在葡萄架下而不知羞者，即是潘金蓮。不必家家皆有葡萄架。苟能觸其類而推之，處處皆是葡萄架也。雖然，世有不顧廉耻，不愛性命，昏瞶庸俗亦如西門慶者，又不足以語此矣。

果孰是西門慶乎？小鐵棍本無可打之道，乃不問青紅皂白，一味亂打，便是西門慶。夫鞋拾於小鐵棍之手，而入於金蓮之手，果出何人之手？此其間尚有層次，可一問而知。見面便打不奇，不問而打真奇。然而奇不在此，奇在金蓮得之於敬濟，又有汗巾之贈，乃竟敢抹却經濟，專以小鐵棍向西門慶言之。鐵棍雖小，詎無口乎？是真大奇矣。要知潘金蓮平日之視西門慶，固早已糊塗蟲待之，料其必不深追，何足慮也。玩西門慶於股掌之上，又何妨頑經濟於腿肚之間乎？此妖精之所以變化多端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眼睜睜」，綉像本作「股睜睜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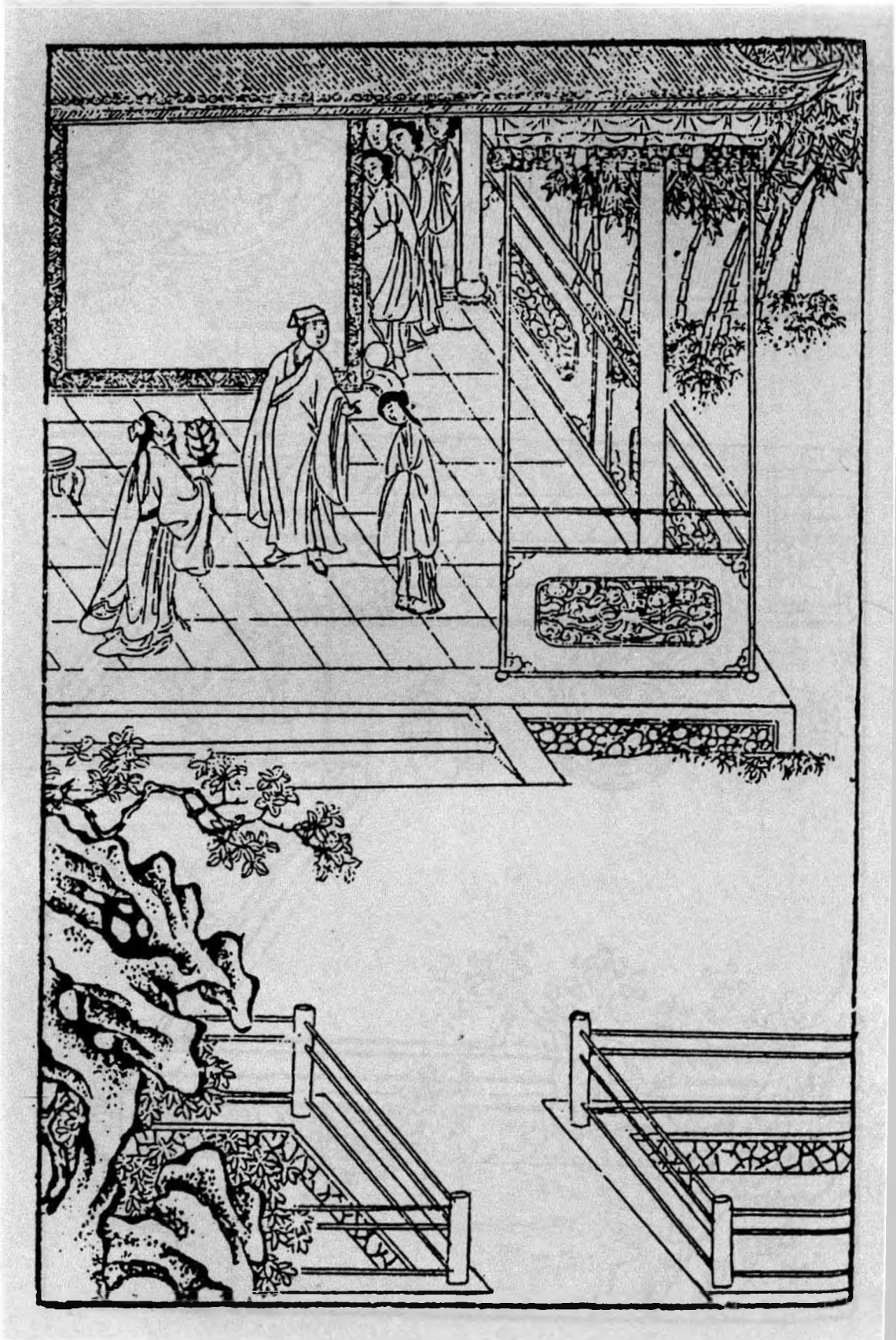
〔二〕「有詞爲証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詞」作「詩」，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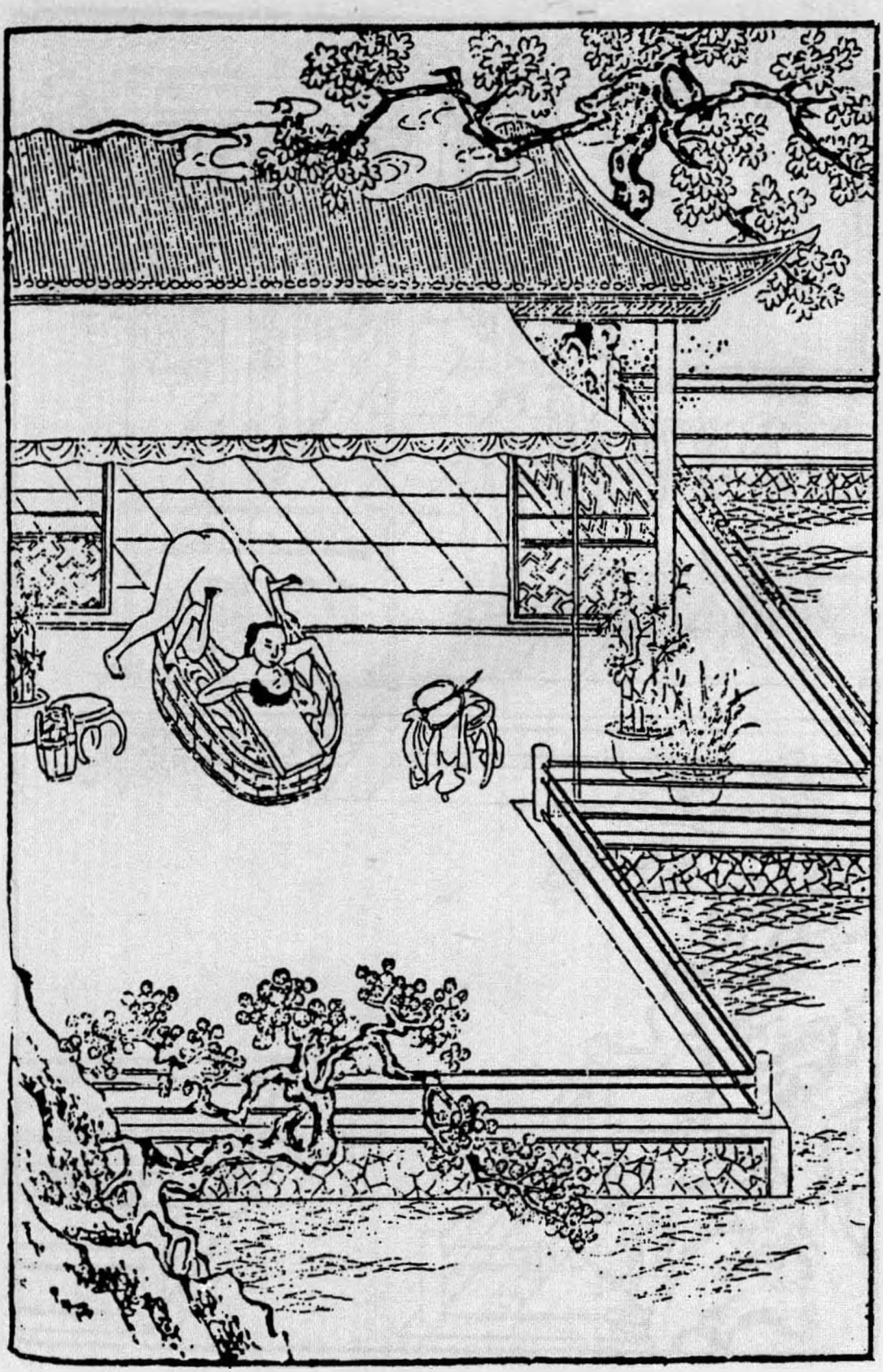
〔三〕「忘八」，綉像本作「王八」，下同。

〔四〕「拾着鞋兒，」綉像本作「拾在手裡」。

〔五〕「早晚看着」，綉像本作「早晚有省」。

〔六〕「粉頸」，綉像本作「粉項」。





第二十九回　吳神仙冰鑒定終身　潘金蓮蘭湯邀午戰

此回乃一部大關鍵也。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寫出來之人，至此回方一一爲之遙斷結果，蓋作者恐後文順手寫去，或致錯亂，故一一定其規模，下文皆照此結果此數人也。此數人之結果完而書亦完矣，直謂此書至此結亦可。

看他寫衆婦人出來看相，各各不同：月娘上來，衆妾同觀看；李嬌兒自己過來；月娘叫「孟三姐你也相相」，神仙即接着相；至於金蓮不肯出來，必用再三推之方出；瓶兒是西門令其相；雪娥、大姐是月娘令其相。夫大姐本非局中正經脚色，因不便令敬濟混入，則用大姐。蓋大姐相，而敬濟之結果已過半矣，故此不相陳敬濟。

何以不便入敬濟？蓋西門之待敬濟，半以奴隸待之，故不入敬濟。所以襯西門市井人待婿之薄，而又特隱敬濟，使文字有參差之致也。

上文既於前回紅鞋之餘波，引下金蓮之作惡不厭，中壁空插神仙一段，下即接蘭湯午戰，見金蓮毫無徵省悔過之心，而西門適聽神仙貪花之說，即白日宣淫，見作惡者雖神仙亦不能化之改也。

西門必用子平風鑒，兩番描出，又與衆人不同。

凡小說必用畫像，如此回凡《金瓶》內有名人物，皆已爲之描神追影，讀之固不必再畫，而善畫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，庶可肖形，以應其言語動作之態度也。

詞曰：

新涼睡起，蘭湯試浴郎偷戲。去曾嗔怒，來便生歡喜。　奴道無心，郎道奴如此。情如水，易開難斷，若箇知生死？

右調〔點絳脣〕

話說到次日，潘金蓮早起，打發西門慶出門，記挂着要做那紅鞋，【張評】鞋，六十二。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。李瓶兒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描画的是甚麼？」〔一〕金蓮道：「要做一雙大紅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，鞋尖上扣綉鸚鵡摘桃。」【張評】鞋，六十三。李瓶兒道：「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，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。我做高底的罷。」于是取了針線筐，兩箇同一處做。金蓮描了一隻，丟下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替我描這一隻，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。他昨日對我說，他也要做鞋哩。」【張評】鞋，六十四。一直走到後邊。玉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，也衲着一隻鞋兒哩。【張評】鞋，六十五。看見金蓮進來，說道：「你早辦。」金蓮道：「我起來的早，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户送行去了。教我約下李大姐，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。【張評】一說。我纔描了一隻鞋，教李大姐替我描着，逕來約你同去，咱三箇一搭兒裏好做。」因問：「你手裏衲的是甚麼鞋？」【張評】鞋，六十六。玉樓道：「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。」【張評】鞋，六十七。金蓮道：「你好漢，又早衲出一隻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那隻昨日就衲了，這一隻又衲了

【綉像本評】偏是這些留心。

好些了。」金蓮接過看了一回，說：「你這箇，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？」玉樓道：「我比不得你每小後生，花花黎黎。【綉乙本評】口角入情。我老人家了，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。週圍拿紗綠綫鎖，好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也罷，你快收拾，咱去來，李瓶兒那裏等着哩。」玉樓道：「你坐着吃了茶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吃罷，拿了茶那里去吃來。」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。兩箇婦人手拉着手兒，袖着鞋扇，逕往外走。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，便問：「你每那去？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，【綉乙本評】開口便是謊，妙。【張評】又一謊。與他描鞋。」【張評】鞋，六十九。說着，一直來到花園內。

三人一處坐下，拿起鞋扇，你瞧我的，我瞧你的，【綉乙本評】必至之情。都瞧了一遍。玉樓便道：「六姐，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？【張評】鞋，七十。不如高底好着。你若嫌木底子响腳，也似我，用毡底子，卻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不是穿的鞋，是睡鞋。【張評】鞋，七十一。他爹因我那隻睡鞋【張評】鞋，七十二。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，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。」【張評】鞋，七十三。玉樓道：「又說鞋哩，【張評】鞋，七十四。這箇也不是舌頭，【文評】不是舌頭，是斧頭。李大姐在這里聽着。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，【張評】鞋，七十五。他爹打了小鐵棍兒一頓。說把他打的儻在地下，死了半日，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。罵那箇淫婦忘八羔子學舌，打了他恁一頓。早是活了，若死了，淫婦忘八羔子也不得清潔。俺再不知罵的是誰，落後小鐵棍兒進來，大姐

【綉像本評】分明要說睡鞋，卻從平底、高底慢慢襯入。何等苦心細脈！

姐問他：『你爹爲什麼打你？』小廝纔說：『因在花園裏耍子，拾了一隻鞋，【張評】鞋，七十六。問姑夫換圈兒來。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，教爹打我一頓。我如今尋姑夫，問他要圈兒去也。』說畢，一直往前跑了。原來罵的忘八羔子是陳姐夫。【張評】所罵淫婦，不言可知。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，大姐沒在跟前，若聽見時，又是一場兒。」金蓮問：「大姐姐沒說甚麼？」【綉乙本評】虛心。玉樓道：「你還說哩，大姐姐好不說你哩。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，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，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。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，好好的從南邊來了，東一帳西一帳，說他老婆養着主子；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，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；把箇媳婦，又逼的吊死了。如今爲一隻鞋子，【張評】鞋，七十七。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！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，【張評】鞋，七十八。怎的教小廝拾了？想必吃醉了，在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，纔吊了鞋。【張評】鞋，七十九。如今沒的遮羞，拿小廝頂缸！【張評】隱僻事，每不堪指說。又不曾爲甚麼大事。」金蓮聽了道：「沒的扯毬淡！甚麼是大事？殺了人是大事了，奴才拿刀要殺主子！」向玉樓道：「孟三姐，早是瞞不了你，咱兩箇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，諕的甚麼樣兒的？你是他的大老婆，倒說這箇話！你也不管，我也不管，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？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，你縱容着他不管，教他欺大滅小，和這箇合氣，和那箇合氣。各人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揭條我，我揭條你。【張評】正是金蓮用計處。吊死了，你還瞞着漢子不說。早是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，不然

【綉像本評】隱含春淫婦，罵的是金蓮，卻不說破，妙甚。

【文評】玉樓豈是安分婦人？其不滿月娘處隨便帶出，其意總以不能做大爲恨也，又不自己出頭，卻來調唆金蓮，險人哉！

【綉像本評】月娘只不開口，開口亦毒。

【綉像本評】壞人多此一念成之。

怎了？你這等推乾淨，說面子話兒！左右是左右，我調唆漢子也罷，【張評】惡人大似如斯。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，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户也不算，〔二〕恒數人挾不到我井裏頭！」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，惱了，又勸道：「六姐，你我姐妹都是一箇人，我聽見的話兒，有箇不對你說？說了只放在你心裏，休要使出來。」【文評】金蓮是放在心裡者乎？不要使出來，正是要你使出來。金蓮不依他，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房來，〔三〕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：「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，說你打了他孩子，要邏揸兒和人嚷。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記在心裏。到次日，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。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。不容他在家，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裏看守，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。後次月娘知道，甚惱金蓮，不在話下。【張評】以下特起一波，卻是正意。

西門慶一日正在前廳坐，忽平安兒來報：「守備府周爺【張評】必用守備送，寫春梅起見也。差人，送了一位相面先生，名喚吳神仙，在門首伺候見爹。」西門慶喚來人進見，遞上守備帖兒，然後道有請。須臾，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，身穿布袍草履，腰繫黃絲雙穗絛，手執龜殼扇子，自外飄然進來。年約四十之上。生得神清如長江皓月，貌古似太華喬松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：身如松，聲如鐘，坐如弓，走如風。但見他：

能通風鑒，善究子平。觀乾象能識陰陽，察龍經明知風水。五星深講，三命秘談。審格局，決一時之榮枯；觀氣色，定行年之休咎。若非華岳修真客，

【綉內本評】此一念成之。

【綉像本評】告訴了又勸，學舌人往往如此。

【張評】上既金、瓶各立門户，後即接「定終身」。然金蓮終身，死在與月娘離。此處以小事一映，正是「冰鑑」影子。

定是成都賣卜人。

西門慶見神仙進來，忙降階迎接，接至廳上。神仙見西門慶長揖，稽首就坐。須臾茶罷，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，仙鄉何處，因何與周大人相識？那吳神仙欠身道：「貧道姓吳，名奭，道號守真。【張評】言無適而不守真之人也。本貫浙江仙遊人。自幼從師，天台山紫虛觀出家。雲遊上國，因往岱宗訪道，道經貴處，周老總兵相約，看他老夫人目疾，【張評】又爲春梅作正之地。特送來府上觀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？道那幾家相法？」神仙道：「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，善曉麻衣相法，又曉六壬神課。常施藥救人，不愛世財，隨時住世。」西門慶聽言，益加敬重，誇道：「真乃謂之神仙也。」一面令左右放桌兒，擺齋管待。神仙道：「貧道未曾觀相，豈可先要賜齋？」【張評】神仙亦作套語。西門慶笑道：「仙長遠來，已定未用早齋。待用過，看命未遲。」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，撤過桌席，拂抹乾淨，討筆硯來。【張評】是武人行徑。神仙道：「請先觀貴造，然後觀相尊容。」西門慶便說與八字：「屬虎的，二十九歲了。七月二十八日午時生。」這神仙暗暗十指尋紋，〔四〕良久說道：「官人貴造：戊寅年，辛酉月，壬午日，丙午時。七月廿三日白露，〔五〕已交八月節命。月令提剛辛酉，理取傷官格。子平云：傷官傷盡復生財，財旺生官福轉來。立命申宮，七歲行運辛酉，十七行壬戌，二十七癸亥，三十七甲子，四十七乙丑，官人貴造。依貧道所講，元命貴旺，八字清奇，非貴則榮之造。但戊土傷官，生在七

【綉像本評】四柱俱卜合，想宋時算命如此耶！

八月，身忒旺了。幸得壬午日，子丑中有癸水，水火相濟，乃成大器。丙午時，丙合辛生，後來定掌威權之職。一生盛旺，快樂安然，發福遷官，主生貴子。爲人一生耿直，幹事無二，喜則和氣春風，怒則迅雷烈火。一生多得妻財，不少紗帽戴。【張評】「不少」二字妙。臨死有二子送老。【張評】一卵不有二子乎？今歲丁未流年，丁壬相合，目下丁火來尅。尅我者爲官爲鬼，必主平地登雲之喜，添官進祿之榮。大運見行癸亥，戊土得癸水滋潤，定見發生。目下透出紅鸞天喜，定有熊羆之兆。又命宮驛馬臨申，不過七月必見矣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我後來運限何如？」神仙道：「官人休怪我說，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，後到甲子運中，將壬午日冲破了，又有流星打攪，不出六六之年，主有嘔血流濃之災，骨瘦形衰之病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目下如何？」神仙道：「目今流年，日逢破敗，五鬼在家炒鬧，【張評】又找惹蓮一句。此小氣惱，不足爲災，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命中還有敗否？」神仙道：「年趕着月，月趕着日，寔難矣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「不少」二字微詞，寫出不是正路。

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便道：「先生，你相我面何如？」神仙道：「請尊容轉正。」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。神仙相道：「夫相者，有心無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無心，相隨心往。吾觀官人，頭圓項短，定爲享福之人；體健勉強，決是英豪之輩；天庭高聳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地閣方圓，晚歲榮華定取：此幾樁兒好處。還有幾樁不足之處，貧道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官人走兩步看。」

西門慶真箇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「你行如擺柳，必主傷妻。若無刑尅，必損其身。妻宮尅過方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已刑過了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出手來看一看。」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。神仙道：「智慧生於皮毛，苦樂觀於手足。細軟豐潤，必享福祿之人也。兩目雌雄，必主富而多詐；【張評】盡一小人。眉生二尾，一生常自足歡娛；根有三紋，中歲必然多耗散；奸門紅紫，一生廣得妻財；黃氣發於高瓊，旬日內必定加官；紅色起於三陽，今歲間必生貴子。又有一件不敢說，淚堂豐厚，亦主貪花。且喜得鼻乃財星，驗中年之造化；承漿地閣要豐隆，準乃財星居正中。

承漿地閣要豐隆，準乃財星居正中。
生平造化皆由命，相法玄機定不容。」

神仙相畢，西門慶道：「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。」一面令小廝：「後邊請你大娘出來。」于是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，在軟屏後潛聽。神仙見月娘出來，連忙道了稽首，也不敢坐，就直在傍邊觀相。端詳了一回，說娘子面如滿月，家道興隆；唇若紅蓮，衣食豐足，必得貴而生子；聲响神清，必益夫而發福。請出手來。」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葱來。神仙道：「乾姜之手，女人必善持家；照人之鬢，坤道定須秀氣：這幾樁好處。還有些不足之處，休怪貧道直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「淚堂黑痣，若無宿疾必刑夫；眼下皺紋，亦主六親若冰炭。

女人端正好容儀，緩步輕如出水龜。
行不動塵言有節，無肩定作貴人妻。」

相畢，月娘退後。西門慶道：「還有小妾輩，請看看。」于是李嬌兒過來，神仙觀看良久：「此位娘子，額尖鼻小，非側室必三嫁其夫；肉重身肥，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；肩聳聲泣，不賤則孤；鼻梁若低，非貧即夭。請步幾步我看。」李嬌兒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

「額尖露背並蛇行，早年必定落風塵。
假饒不是娼門女，也是屏風後立人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只十六字，形容得李嬌兒不堪暗對，下筆惡甚。

相畢，李嬌兒下去。吳月娘叫：「孟三姐，你也過來相一相。」神仙觀道：「這位娘子，三停平等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六府豐隆，晚歲榮華定取。平生少疾，皆因月孛光輝；到老無災，大抵年宮潤秀。【張評】看他寫玉樓，全無一毫褒貶，可知寫意在此人。請娘子走兩步。」玉樓走了兩步。神仙道：

「口如四字神清徹，溫厚堪同掌上珠。
威命兼全財祿有，終主刑夫兩有餘。」【張評】一句丰采，一句性情，三句命運，四句作者患難。所以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書也。

玉樓相畢，叫潘金蓮過來。那潘金蓮只顧嬉笑，不肯過來。月娘催之再三，方纔出見。神仙撮頭觀看這箇婦人，沉吟半日，【張評】神仙相又一變。方纔說道：「此位

【綉像本評】到他便有許多說

致，白令人改觀。

娘子，髮濃髻重，光斜視以多淫；臉媚眉彎，身不搖而自顫；【綉乙本評】嫣甚。媚甚。【張評】可云冰鑒無遁形。面上黑痣，必主刑夫；唇中短促，終須壽夭。舉止輕浮惟好淫，眼如點漆壞人倫。月下星前長不足，【張評】神處在此。雖居大廈少安心。」

相畢金蓮，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，教神仙相一相。神仙觀看這箇女人，「皮膚香細【綉乙本評】可愛。乃富室之女娘；容貌端莊，乃素門之德婦。只是多了眼光如醉，【綉乙本評】盡。主桑中之約；眉黛靨生，〔七〕月下之期難定。觀卧蚕明潤而紫色，必產貴兒；体白肩圓，必受夫之寵愛。常遭疾厄，只因根上昏沉；頻遇喜祥，蓋謂福星明潤。此幾椿好處。還有幾椿不足處，娘子可當戒之：山根青黑，三九前後定見哭聲；法令細縯，鷄犬之年焉可過？慎之，慎之。

花月儀容惜羽翰，平生良友鳳和鸞。
朱門財祿堪依倚，莫把凡禽一樣看。」

相畢，李瓶兒下去。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。神仙看了說道：「這位娘子，体矮聲高，額尖鼻小。【綉乙本評】八字更醜。雖然出谷遷喬，但一生冷笑無情，作事機深內重。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，後來必主凶亡。夫四反者：唇反無稜，耳反無輪，眼反無神，鼻反不正故也。

燕體蜂腰是賤人，眼如流水不廉貞。

常時斜倚門兒立，不爲婢妾必風塵。」

雪娥下去，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。神仙道：「這位女娘，鼻梁低露，破祖刑家；聲若破鑼，家私消散。面皮太急，雖溝洫而長壽亦夭；行如雀躍，處家室而衣食缺乏。不過三九，當受折磨。

惟夫反目性通靈，父母衣食僅養身。

狀貌有拘難顯達，不遭惡死也艱辛。」

大姐相畢，教春梅也上來，教神仙相相。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，年約不上二九，頭戴銀絲雲髻兒，白線挑衫兒，桃紅裙子，藍紗比甲兒，纏手纏腳。出來道了萬福。神仙觀看良久，相道：「此位小姐，五官端正，骨格清奇。髮細眉濃。稟性要强。

【綉乙本評】四語是春梅一幅小像。

神急眼圓，爲人急燥。山根不斷，必得貴夫而生子；兩額朝拱，主早年必戴珠冠。行步若飛仙，聲响神清，必益夫而得祿，三九定然封贈。但吃了這左眼大，早年尅父；右眼小，周歲尅娘；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，主常沾啾唧之災；右腮一點黑痣，一生受夫愛敬。

天庭端正五官平，口若塗硃行步輕。

倉庫豐盈財祿厚，一生常得貴人憐。」

神仙相畢，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。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，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，拿拜帖回謝。吳神仙再三辭卻，說道：「貧道雲遊四方，風餐露宿，要

【綉像本評】大姐容貌如此，豈是敬濟對手？

【綉像本評】神仙諸相，雖射覆不失，然過于削直，恐近時術家所難。

這財何用？【張評】財亦有無用之時。決不敢受。」西門慶不得已，拿出一疋大布，「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？」神仙方纔受之，令小童接了，稽首拜謝。西門慶送出大門，飄然而去。正是：

柱杖兩頭挑日月，葫蘆一箇隱山川。

西門慶回到後廳，問月娘衆人：「所相何如？」月娘道：「相的也都好，只是三箇人相不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三箇相不着？」月娘道：「相李大姐有實疾，到明日生貴子，他見今懷着身孕，這箇也罷了。相咱家大姐，到明日受磨折，不知怎的磨折？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，或者你用了他，各人子孫也看不見。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，有夫人之分。【張評】微含醋意。端的咱家又沒官，那討珠冠來，就有珠冠，也輪不到他頭上。」【張評】春梅直至永福寺裡，此氣方消。西門慶笑道：「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，加官進祿之榮，我那得官來？他見春梅和你俱站在一處，又打扮不同，戴着銀絲雲髻兒，只當是你我親生女兒一般，或後來匹配名門，招箇貴婿，故說有珠冠之分。自古算的着命，算不着好。相逐心生，相隨心滅。周大人送來，咱不好囂了他的，教他相相除疑罷了。」說畢，月娘房中擺下飯，打發吃了飯。

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，信步閒遊，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。週圍放下簾櫳，四下花木掩映。正值日午，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。忽然風送花香，襲人撲鼻。有詩爲証：

【綉像本評】此等議論，揆情度勢，可謂十得其九。然俱屬暗中揣摩，毫不着。讀此，可銷人炎涼輕薄之念。

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臺倒影入池塘。
水晶簾動微風起，一架薔薇滿院香。

西門慶坐於椅上，以扇搖涼，只見來安兒、畫童兒兩箇小廝來井上打水。西門慶道：「教一箇來。」來安兒忙走向前。西門慶分付：「到後邊，對你春梅姐說，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。」來安兒應諾去了。半日，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，手提一壺蜜煎梅湯，笑嘻嘻走來，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後邊吃了。」春梅說：「嗔道不進房裡來，說你要梅湯吃。等我放在水裡湃一湃你吃。」【繡乙本評】知趣。西門慶點頭兒。春梅湃上梅湯，走來扶着椅子，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，替他打扇，【繡乙本評】更趣。問道：「頭裏大娘和你說甚麼？」【繡乙本評】問得有成心。西門慶道：「說吳神仙相面一節。」春梅道：「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，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。常言道：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。各人裙帶上衣食，怎麼料得定？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！」【繡乙本評】直與後出門不哭相應。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子，就替你上了頭。」于是把他摟到懷裡，手扯着手兒頑耍，問：「你娘在那里？怎的不見？」【張評】過下無痕。春梅道：「娘在屋裡，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，等不的在床上睡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吃了梅湯，鬼混他一混去。」於是春梅向冰盆內，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。呷了一口，湃骨之涼，透心沁齒，如甘露洒心一般。

【繡像本評】相得歡喜，故笑。

【繡像本評】春梅心眼自寬，非一味說大話。

須臾吃畢，搭伏着春梅肩膀兒，轉過角門，來到金蓮房中。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床上。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床，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，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床。【張評】前玉樓有金漆床，金、瓶二人有螺鈿床，一時針線細極，卻都是爲春梅一哭作地也。兩邊橫扇都是螺鈿攢造，花草翎毛，挂着紫紗帳幔，錦帶銀鈎。婦人赤露玉體，止着紅綃抹胸兒【綉乙本評】銷魂。蓋着紅紗衾，枕着鴛鴦枕，【張評】比武大家自是不同。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。西門慶一見，不覺淫心頓起。令春梅帶上門出去，悄悄脫了衣褲，上的床來。掀開紗被，見他玉体互相掩映，戲將兩股輕開，按塵柄徐徐插入牝中。比及星眸驚欠之際，已抽拽數十度矣。婦人睜開眼笑道：「怪强盜，三不知多咱進來？奴睡着了，就不知道。奴睡的甜甜的，撾混死了我。」【綉乙本評】違心語。【張評】違心語。西門慶道：「我便罷了，若是箇生漢子進來，你也推不知道罷！」【綉乙本評】思當然耳。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的，誰人七箇頭八箇膽，敢進我這房裏來？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。」【張評】此語，似對敬濟說者。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，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，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，把身上都搽遍了。【綉乙本評】婦人邀寵亦不易。【張評】此是立門户後，第一下手着。搽的白膩光滑，異香可愛，欲奪其寵。西門慶見他身體雪白，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，一面蹲踞在上，兩手兜其股，極力而提之，垂首觀其出入之勢。婦人道：「怪貨，只顧端詳甚麼！奴的身上黑，不似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。他懷着孩子，你便輕

【張本墨評】好一幅美婦春睡圖。西門慶色鬼，一見如何不動心耶？

【綉像本評】開

口便夾酸帶妬，所以爲妙。

怜痛惜。俺每是拾的，由着這等掇弄。」【張評】又點醋脂。西門慶問道：「說你等着我洗澡來？」婦人問道：「你怎的知道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春梅說的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洗，我教春梅掇水來。」

不一時，把浴盆掇到房中，注了湯。二人下床來，同浴蘭湯，共效魚水之歡。洗浴了一回，西門慶乘興，把婦人仰卧在浴板之上，【張評】先安頓婦人。兩手執其雙足，跨而提之。掀騰摊幹，何止二三百回，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，響之不絕。婦人恐怕香雲拖墜，一手扶着雲髻，一手扳着盆沿，【綉乙本評】好描畫。【張評】是水戰。口中燕語鶯聲，百般難述。怎見這場交戰？但見：

華池蕩漾波紋亂，翠幃高捲秋雲暗。才郎情動逞風流，美女心歡顯手段。矶矶碌碌弄响聲，砰砰磞磞成一片。〔八〕【張評】八字寫盡。滑滑溜溜怎住停，攔攔濟濟難存站。【張評】水戰。一箇逆水撐船將玉股搖，一箇稍公把舵將金蓮撥。拖泥帶水兩情癡，殢雨尤雲都不辨。任他錦帳鳳鸞交，不似蘭湯魚水戰。

二人水中戰鬪了一回，西門慶精泄而止。拭抹身乾淨，徹去浴盆，止着薄纊短襦上床，安放炕桌菓酌飲酒。教秋菊：「取白酒來，與你爹吃。」又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，恐怕他肚中飢餓。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。婦人纔斟了一鍾，摸了摸冰涼的，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，潑了一頭一臉，罵道：「好賊少死的奴才！我分付教你溫了來。如何拿冷酒來與爹吃？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？」叫春梅：「與

【綉像本評】憎將餘波作態。

我把這奴才，採到院子裏跪着去。」春梅道：「我替娘後邊捲裏腳去來，一些兒沒在跟前，你就弄下磕兒了。」那秋菊把嘴谷都着，口裏喃喃吶吶說道：「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，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。」【張評】映葡萄架。婦人聽見，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，你說甚麼？與我採過來！」叫春梅每邊臉上，打與他十箇嘴巴。春梅道：「皮臉，沒的打污濁了我手。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。」於是不繇分說，拉到院子裏，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。【張評】已爲含恨下種子。不在話下。

婦人從新叫春梅煖了酒來，陪西門慶吃了幾鍾。掇去酒桌，放下紗帳子來。分付拽上房門，兩箇抱頭交股，體倦而寢。正是：

若非羣玉山頭見，多是陽臺夢裏尋。

文興門云：作書難，看書亦難，批書尤難。未得其真，不求其細，一味亂批，是爲酒醉雷公。

批者深惡月娘而深愛玉樓，至謂作者以玉樓自比，何其謬也。玉樓答張四之言，總以做大自居。迨至誰入門來，別有一大，是已大違其作大初心矣。自恨不能做大，遂移恨於做大者，直欲敗其大，廢其大，而改小爲大。故一則曰：「大姐不管」，再則曰：「大姐姐不管」。不思西門慶行爲，果大姐姐所能管所敢管乎？大姐能管，三娘亦能管矣。三娘不明管而暗唆金蓮管之，且不以正大管之，而以刻毒管之。若謂來旺之配，與蓮之死，玉樓不與謀，不加功，不知情，吾不信也。直欲殺其夫而奪其妻，又恐其妻之啜吉路也，遂一併殺之。金蓮不知，月娘不知，西門慶不知，看書者豈亦不知耶？金蓮之妬，明而淺，玉樓之妬，隱而深。金蓮之妬爲固寵，玉樓

之妬在謀嫡。若李嬌兒、本妓者出身、不在意中也。

試看此回、玉樓之唆金蓮、心事和盤托出矣。開口先說：「不是舌頭」、安心拉舌頭、却又自己叫破、閒者信之乎？又直將陳姐夫舉出、在金蓮心坎上扎一針、好利害舌頭也。又云：「好不說你呢」、「亂世爲王」數語、是月娘受西門慶叱時所說、不與此一事相干、其間果無增減舌頭乎？「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」數語、明明是玉樓深知其事、而作爲月娘之言、恐月娘尚不能想到於此、真可謂舌上有刀。見金蓮粉面通紅、深幸其舌頭之得力、復又勸解之、並云「不要使出來」。既不要他使出來、你又何必說出來、是皆顯而易見。批者乃被其瞞過乎？玉樓果是賢良婦人乎？迨至金蓮與月娘冰炭、玉樓之計、得半之功矣。西門慶不死、殺月娘者、必玉樓也。

若謂相士、獨於玉樓毫無貶詞、遂以玉樓爲諸婦之冠、爲德貌兼全之人、其亦不思之甚矣。作者借相士點破諸人終身、不過玉樓得好結果耳。何能詳言其曖昧之事乎？若都指出金蓮謀殺親夫、瓶兒氣死本夫、不但無此情理、亦無此神仙。世無此事、書不成奇矣。昔人云：蓋棺論定。玉樓之妬月娘、有心而未成事、不似金蓮之妬瓶兒、必死之而後已、其事故昭昭可指也。故曰：陰險。能瞞粗人、不能瞞明眼人。但以成敗論、而誇張玉樓爲全人、天下豈有一嫁再嫁、猶稱爲賢良之婦哉？雖然、凡事順心者少、違心者多。玉樓之以金蓮爲兵刃、欲殺月娘也。而人聽使者多、會意者少。金蓮不以上口殺月娘、而以下口先殺西門慶。

觀此回之水戰、當勃然變色、不當怦然動心。夫男女居室、常事也、戰則危事也。以男貪女愛、變而爲性賭命換、此生死關頭也。西門慶已有數敵、乃屢遇此大敵、其戰而敗、敗而死、不必再看下文、早知其必死於金蓮上下口也、可不懼哉！然西門慶死、吳月娘生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描畫」，綉像本作「描金」。

〔二〕「一條棍撏的離門離戶」，綉像本「棍」作「提」。

〔三〕「進入房來」，綉像本作「進入他房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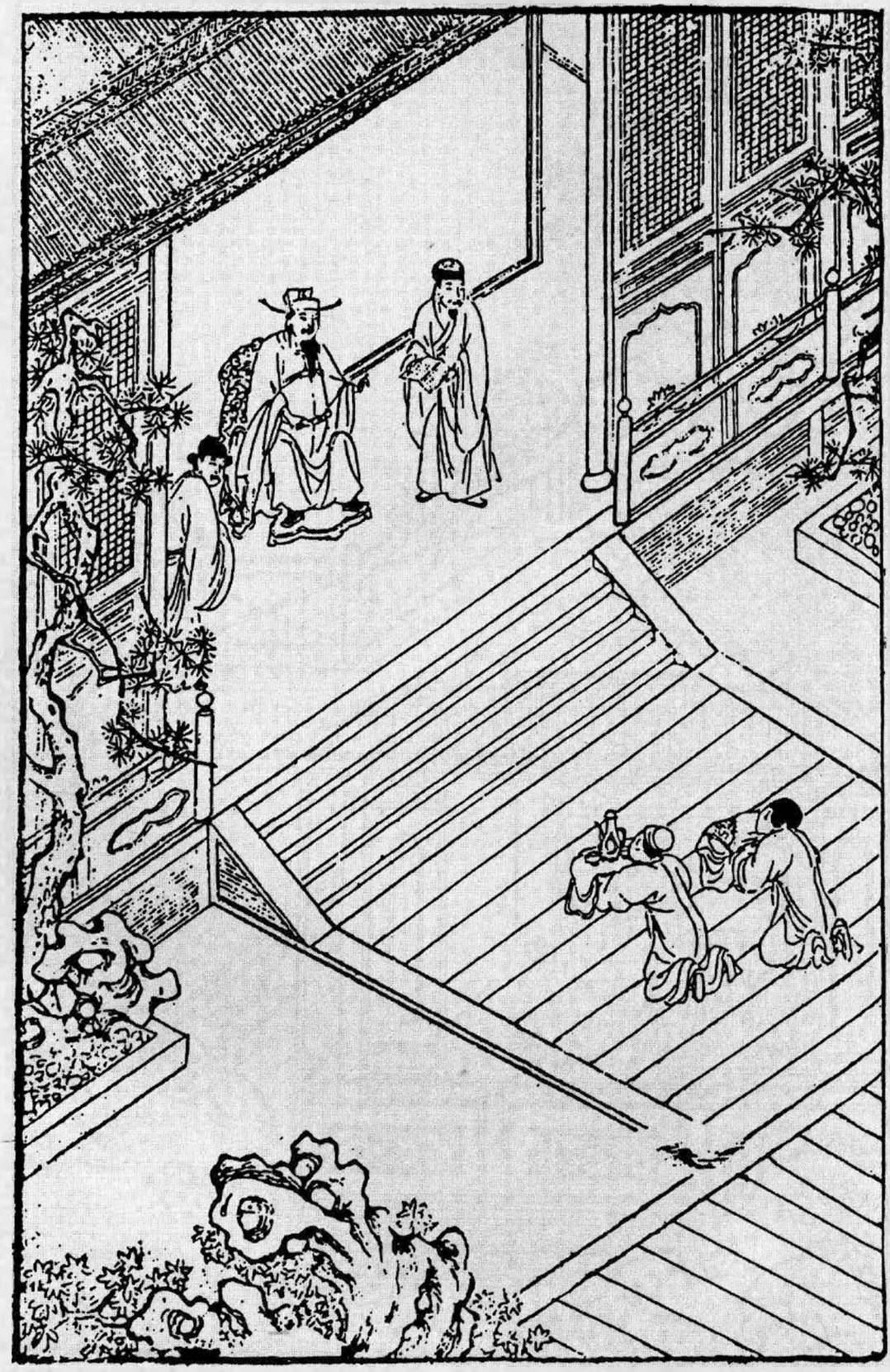
〔四〕「十指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掐指」。

〔五〕「白露」，綉乙本作「白戊」。

〔六〕「來世」，綉丙本「來」誤作「未」。

〔七〕「眉黛膉生」，綉乙本「黛」作「眉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眉膉漸生」。

〔八〕「一片」，綉乙本作「一生」，誤。





第三十回　蔡太師覃恩錫爵　西門慶生子加官

因潘金蓮生一宋金蓮，又因潘金蓮之遺失「金蓮」，引出宋金蓮之遺下金蓮。潘金蓮遺失金蓮，入陳敬濟手；宋金蓮遺下金蓮，爲西門慶收。則西門慶解潘金蓮之金蓮，以與敬濟，而敬濟乃得金蓮；宋金蓮自解其金蓮以與西門慶，而乃留爲潘金蓮快志之地，遂致失一金蓮而又得一金蓮。且因既失復還之金蓮，引出新做之金蓮，因金蓮新做一金蓮，遂使玉樓亦做一金蓮，瓶兒亦做一金蓮，今此回春梅亦做一金蓮，見得數人呼吸相通，一鼻孔中出氣，不謂一金蓮之鞋，生出兩回無窮文字。

朝廷賞太師以爵，太師賞人以爵，其受賞之人，又得分其爵以與其家人僕計。夫使市井小人，皆得賜爵，則朝廷太師，已屬難言，況乎並及其市井小人之家人僕計哉？甚矣，朝廷太師之恩波，爲可惜也。

一部炎涼書，不寫其熱極，如何令其冷極。今看其生子加官，一齊寫出，可謂熱極矣。

夫寫其生子，必如何如何，雖極力描寫，已落俗套。今看其止令月娘一忙，衆人一齊在房，金蓮發話，雪娥慌走幾段文字，下直接「呱」的一聲，送使生子已完。真是異樣巧滑之文，而金蓮妬口，又自描入骨也。

官哥兒非西門之子也，亦非子虛之子、非竹山之子也。然則誰氏之子？曰「鬼胎」。何以知之？觀其寫獅子街靠喬皇親花園，夜夜有狐狸托名與瓶兒交，而竹山云：夜與鬼交，則知其爲鬼胎也。觀後文官哥臨死，瓶兒夢子虛云：「我如今去告你」，是官哥即子虛之靈爽無疑，則其爲鬼胎益信矣。況翡翠軒瓶兒臨月，而西門不知，可知非西門之子。子虛前年臘月死，又二年六月方生官哥，非子虛之子又明。至於竹山，一經逐散之後，

毫無一字提起。且竹山以六月贅瓶兒，內云「趕了往鋪子內睡」，則亦相好無多日，而使一度生子，當兩月後逐竹山之時，竹山豈無一語及此？即使瓶兒自知，則嫁西門後，以竹山初贅，算至四月內，已十月滿足。即胎有過期者，而瓶兒能不了三月內自存地步乎？必待翡翠軒方自己說明。是子虛之孽，乘喬皇親園鬼戲之因，已胎於內，而必待算至瓶兒進門日起，合成十月，一日不多不少，此所以爲孽也。不然，豈如是之巧哉？蓋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兒，隔三日，方入瓶兒房中；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，豈非一日不多少乎？吾故曰孽也，未有如是之巧者也。

內寫月娘房中拿坐草物，明點後文月娘小產之因。

詞曰：

十千日日索花奴，白馬驕駝馮子都。今年新拜執金吾。　侵幙露桃初結子，妬花嬌鳥忽嗛雛。閨中姊妹半愁娛。

右調〔浣沙溪〕

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箇洗畢澡，就睡在房中。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，【張評】又以春梅納鞋，上下接成一片。鞋，八十。止。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。春梅問道：「你有甚話說？」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，只顧用手往來指。春梅罵道：「怪囚根子，有甚話說就是了，指手畫腳怎的？」那琴童笑了半日，方纔說：「看坟的張安，在外邊等爹說話哩。」春梅道：「賊囚根子，張安就是

【張評】總是因一金蓮，生出衆婦人也。

【繡像本評】絶

沒要緊，偏有情景。

【綉像本評】點出二人夢鄉之妙。

了，何必大驚小怪，見鬼也似！悄悄兒的，爹和娘睡着了，驚醒他，你就是死。你且叫張安在外邊等等兒。」琴童兒走出來，外邊約等勾半日，又走來角門首踅探，問道：「爹起來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怪囚，失張冒勢，諕我一跳，有要沒緊，兩頭遊魂哩！」琴童道：「張安等爹說了話，還要趕出門去，怕天晚了。」春梅道：「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，誰敢攪擾他。你教張安且等着去，十分晚了，叫他明日去罷。」

正說着，不想西門慶在房裏聽見，便叫春梅進房，問誰說話。春梅道：「琴童說坟上張安兒在外邊，見爹說話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拿衣我穿，等我起去。」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。金蓮便問：「張安來說甚麼話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張安前日來說，咱家坟隔壁，趙寡婦【張評】「寡婦」二字，直刺清明節。家庄子兒連地要賣，價銀三百兩。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，叫張安和他講去。裏面一眼井，四箇井圈打水。【綉乙本評】伏後一笑。微甚。【張評】四泉出現，市井人做官矣。若買成這莊子，展開合爲一處，裏面蓋三間捲棚，三間廳房，叠山子花園，井亭，射箭廳，打毬場要子去處。破使幾兩銀子，收拾也罷。」婦人道：「也罷，咱買了罷。明日你娘每上坟，到那裏好遊玩耍子。」【張評】又爲戲贈桃枝伏線。說畢，西門慶往前邊，和張安說話去了。

【張評】總爲生子加官，即先插後清明日一笋，冷熱二字可嘆。

【綉像本評】好

金蓮起來，向鏡臺前重勻粉臉，再整雲鬢。出來院內，要打秋菊。那春梅旋去外邊，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。金蓮問道：「叫你拿酒，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？原來你家沒大了，說着，你還釘嘴鐵舌兒的！」喝聲：「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

時便不覺，伏得有意無意。

二十板子。」那琴童繩打到十板子上，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，饒了他十板。【張評】特爲打狗一回作映。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，放他起來廚下去了。李瓶兒道：「老潘領了箇十五歲的丫頭，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裏使喚，要七兩五錢銀子。請你過去瞧瞧。」金蓮隨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。李嬌兒果問西門慶，用七兩銀子買了，改名夏花兒，房中使喚。不在話下。

【綉像本評】自是權貴門前聲口。

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，正值炎蒸天氣，路上十分難行，免不得飢餐渴飲。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，尋客店安下。到次日，賫抬馱箱禮物，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。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，他穿上青衣，逕向守門官吏唱了箇喏。那守門官吏問道：「你是那里來的？」來保道：「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，

【綉像本評】做好做歹，都有光景。

【綉乙本評】帶三分草氣，妙。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。」官吏罵道：「賊少死野囚軍！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，西門員外，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不論三台八位，不論公子王孫，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？趁早靠後！」內中有認的來保的，便安撫來保說道：「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，纔不多幾日，他不認的你，休怪。你要稟見老爺，等我請出翟大叔來。」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，重一兩，遞與那人。那人道：「我到不消。你再添一分，與那兩箇官吏，休和他一般見識。」【張評】凡倘那人，便使人情如畫。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，每人一兩，都打發了。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，說道：「你既是清河縣來的，且略候候，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。老爺纔從上清

寶霄宮進了香回來，〔一〕書房內睡。」良久，請將翟管家出來，穿着涼鞋淨襪，青絲絹道袍。來保見了，忙磕下頭去。翟管家答禮相還，說道：「前者累你。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？」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，腳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，三十兩白金，說道：「家主西門慶，多上覆翟爹。無物表情，這些薄禮，與翟爹賞人。前者鹽客王四之事，【張評】一語卸去陳洪，已後自與翟謙往來矣。多蒙翟爹費心。」翟謙道：「此禮我不當受。罷，罷，我且收下。」來保取出上太師壽禮帖兒。看了，還付與來保，分付：「把禮抬進來，到二門裏首伺候。」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，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。須臾，一箇小童拿了兩盞茶來，與來保、吳主管吃了。

少頃，太師出廳，翟謙先稟知太師。然後令來保、吳主管進見，跪于堦下。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，來保、吳主管各抬獻禮物。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，白晃晃減靸仙人，錦綉蟒衣，五彩奪目；南京紵段，金碧交輝，湯羊美酒，盡貼封皮；異菓時新，高堆盤盒，如何不喜？便道：「這禮物決不好受的，你還將回去。」慌的來保等，在下叩頭說道：「小的主人西門慶，沒甚孝意，些小微物，進獻老爺賞人。」太師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令左右收了。」傍邊祇應人等，把禮物盡行收下去。太師又道：「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，我已差人下書，與你巡撫侯爺說了，可見了分上不曾？」【張評】堂堂太師，所爲之事如此。來保道：「蒙老爺天恩，書到，衆鹽客就都放出來了。」太師又向來保說道：「累次承你主人費心，無物可伸，如何是好？

【綉像本評】寫得膾艷，貪人自讀不得。

【綉像本評】提起前事，映出累次受賄。

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？」來保道：「小的主人，一介鄉民，有何官役？」太師道：「既無官役，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，【張評】以告身爲賞賜，是以民命賜人矣。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，做箇理刑副千户，頂補千户賀金的員缺，【張評】蓋以千户酬賀禮也。好不好？」來保慌的叩頭謝道：「蒙老爺莫大之恩，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，莫能報答。」于是喚堂候官，抬書案過來，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，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，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户，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。又向來保道：「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，多有辛苦。」因問：「後邊跪的是你甚麽人？」來保纔待說是夥計，那吳主管向前道：〔二〕「小的是西門慶舅子，名喚吳典恩。」太師道：「你既是西門慶舅子，我觀你倒好箇儀表。」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，「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箇驛丞，倒也去的？」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。又取過一張劄付來，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，做了一名校尉。【張評】又是太師的賞封，可喫，可喫。俱磕頭謝了，領了劄付。分付明日早辰，吏兵二部挂號，討勘合，限日上任應役。又分付翟謙，西廂房管待酒飯，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。不在話下。

看官聽說：那時徽宗，天下失政，奸臣當道，讒佞盈朝。高、楊、童、蔡四箇奸黨，在朝中賣官鬻獄，賄賂公行，懸秤陞官，指方補價。【張評】八字寫盡宋末之弊。貪緣鑽刺者，驟陞美任；賢能廉直者，經歲不除。以致風俗頹敗，贓官污吏，遍滿天下，役煩賦興，民窮盜起，天下騷然。不因奸佞居台輔，合是中原血染人。【張評】

【綉像本評】應答巧甚，捷甚。然其人之不端，已兆於此。

句自怨、妙絶。

當下翟謙把來保、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，大盤大碗，飽餐了一頓。翟謙向來保說：「我有一件事，央及你爹，替我處處，未知你爹肯應承否？」來保道：「翟爹說那裏話！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，不揀甚事，但肯分付，無不奉命。」翟謙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答應老爺，每日止賤荆一人，我年將四十，常有疾病，身邊通無所出。央及你爹，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，不拘十五六上下，替我尋一箇送來，該多少財禮，我一一奉過去。」【張評】又是太師的家人，所爲之事，如此。說畢，隨將一封人事並回書付與來保，又送二人五兩盤纏。來保再三不肯受，說道：「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，翟爹還收回去。」翟謙道：「那是老爺的，此是我的，不必推辭。」當下吃畢酒飯，翟謙道：「如今我這里替你差箇辦事官，同你到下處，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挂號，就領了勘合，好起身。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了。我分付了去，部裡不敢遲滯你文書。」一面換了箇辦事官，名喚李中友，「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，挂了號，討勘合來回我話。」

那員官與來保、吳典恩作辭，出的府門，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。來保管待酒飯，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，【張評】曲盡人情。約定明日，絶早先到吏部，然後到兵部，都挂號，討了勘合。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裏，誰敢遲滯，顛倒奉行。金吾衛太尉朱勔，即時使印，僉了票帖，行下頭司，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

【繡像本評】蔡京受私賄，擅私寵，作私恩，已盡出一門私矣。而翟謙私人又致私情，托私事，以私易私，一絲不亂，作者拊笑全矣。

差。(三)又拿了箇拜帖，回翟管家。【綉甲本評】又勞翟爺。【張評】又是兵部太尉，所行之事，如此，如此。不消兩日，把事情幹得完備。有日巔頭日起身，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。正是：

富貴必因奸巧得，功名全仗鄧通成。

且說一日三伏天氣，十分炎熱。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捲棚內，賞玩荷花，避暑飲酒。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，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一般兒四箇家樂，在傍彈唱，怎見的當日酒席？但見：

盆栽綠草，瓶插紅花。水晶簾捲蝦鬚，雲母屏開孔雀。絃盤堆麟脯，佳人笑捧紫霞觴；盆浸冰桃，美女高擎碧玉斝。食烹異品，菓獻時新。絃管謳歌，奏一派聲清韵美；綺羅珠翠，擺兩行舞女歌兒。當筵象板撒紅牙，遍体舞裙鋪錦綉。消遣壺中閒日月，遨遊身外醉乾坤。

妻妾正飲酒中間，坐間不見了李瓶兒。月娘向綉春說道：「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！」綉春道：「我娘害肚裏疼，揉着哩。」月娘道：「還不快對他說去，休要揉着，來這裏聽一回唱罷。」西門慶使問月娘：「怎的？」月娘道：「李大姐忽然害肚裏疼，屋裏倘着哩。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。」因向玉樓道：「李大姐七八臨月，只怕攪撒了。」潘金蓮道：「大姐姐，他那裡是這箇月，約他是八月裡孩子，還早哩！」【張評】始日偏不饒人，偏有帳簿。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早哩，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。」不一時，只見李瓶兒來到。月娘道：「只怕你掉了風，冷氣，你吃上鍾熱酒，管情就好了。」【張

評】一引。不一時，各人面前斟滿了酒。西門慶分付春梅：「你每唱箇『人皆畏夏日』我聽。」【張評】熱極矣。那春梅等四箇方纔箏排雁柱，阮跨鮫綃，啓朱唇，露皓齒，唱「人皆畏夏日。」

那李瓶兒在酒席上，只是把眉頭忙懨着，【綉乙本評】出。也沒等的唱完，就回房中去了。【張評】又一引。月娘聽了詞曲，躭着心，使小玉房中瞧去。回來報說：「六娘害肚裡疼，在炕上打滾哩。」慌了月娘道：「我說是時候，這六姐還強說早哩！還不喚小廝，快請老娘去。」西門慶即令平安兒：「風跑，快請蔡老娘去。」于是連酒也吃不成，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。月娘問道：「李大姐，你心裏覺怎的？」李瓶兒回道：「大娘，我只心口連小肚子，往下墜墜着疼。」【張評】文心無微不到。月娘道：「你起來，休要睡着，只怕滾壞了胎，老娘請去了，便來也。」少頃，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。月娘又問：「使了誰請老娘去了？這咱還不見來。」玳安道：「爹使來安去了。」月娘罵道：「這囚根子，你還不快迎迎去！平白沒箏計，使那小奴才去，有緊沒慢的。」【張評】如畫。西門慶叫玳安：「快騎了騾子趕了去！」【張評】如畫。月娘道：「一箇風火事，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。」【張評】如畫。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，心中未免有幾分氣。在房裏看了一回，把孟玉樓拉出來，兩箇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，那裡歇涼，一處說話，說道：「耶嚛嚛！緊着熱剌剌的擠了一屋子的人，也不是養孩子，都看着下象膽哩。」【張評】如畫。

【綉像本評】寫得大家忙作一團，以動金蓮之氣，不獨白角妙也。

缺页

不成？」【綉乙本評】忽插入自己，方是妒根。又道：「仰着合着，沒的狗咬尿胞，虛歡喜。」【張評】可恨。玉樓道：「五姐是什麼話？」以後的他說話〔五〕，不防頭腦，只低着頭弄裙帶子，並不作聲應答他。【綉乙本評】寫心事，帶出媚態。少頃，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養孩子，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，不防黑影裏，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。【張評】百忙，又襯出雪娥，爲金蓮一影。金蓮看見，教玉樓：「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！你慢慢走，慌怎的？搶命哩！黑影子絆倒了，磕了牙也是錢。養下孩子來，明日賞你這小婦一箇紗帽戴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玉樓默然，金蓮似難開口。又引雪娥奏罵，文勢方不宜促，妙甚。

【綉像本評】似一毫無味，卻是至情。何物匠心至此！

良久，只聽房裏呱的一聲，養下來了。【綉乙本評】接緊，妙。【張評】文字操縱之妙，如此。蔡老娘道：「對當家的老爹說，討喜錢，分娩了一位哥兒。」吳月娘報與西門慶。西門慶慌忙洗手，天地祖先位下，滿爐降香，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，【張評】又爲玉堂廟，引後文。要祈子母平安，〔六〕臨盆有慶，坐草無虞。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，合家歡喜，亂成一塊，〔七〕越發怒氣，逕自去到房裏，自閉門户，向牀上哭去了。【綉乙本評】結得甚深。【張評】總是現妒婦身說法處，自描入化也。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。〔八〕【張評】記生日，爲後死日張本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蔡老娘收拾孩子，咬去臍帶，埋畢衣胞，熬了些定心湯，打發李瓶兒吃了，安頓孩兒停當。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。臨去，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，許洗

三朝來，還與他一疋段子。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。

當日，西門慶進房去，見一箇滿抱的孩子，生的甚是白淨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合家無不歡悅。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，【張評】刺入金蓮。不住來看孩兒。次日，巴天不明，起來，拿十副方盒，使小廝各親戚鄰里處，〔九〕分投送喜麵。應伯爵、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，送喜麵來，慌的兩步做一步，走來賀喜。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。剛打發去了，正要使小廝，叫媒人來尋養娘，忽有薛嫂兒領了箇奶子來。【張評】就來人情，可喫。原是小人家媳婦兒，年三十歲，新近丟了孩兒，不上一箇月。男子漢當軍，過不的，恐出征去，無人養贍。只要六兩銀子賣他。月娘見他生的乾淨，【綉乙本評】伏。對西門慶說：「兌了六兩銀子留下，取名如意兒。教他早晚看妳哥兒。」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，每月與了五錢銀子，管顧他衣服。

正熱鬧一日，【張評】接下更熱鬧。忽有平安報：「來保、吳主管在東京回還，見在門首下頭口。」不一時二人進來，見了西門慶報喜。西門慶問：「喜從何來？」二人悉把到東京，見蔡太師進禮一節，從頭至尾說道：「老爺見了禮物甚喜，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，無可補報。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。就與了爹一張，把爹名姓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户之職，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，頂補賀老爹員缺。把小的做了鐵鈐衛校尉，填註鄆王府當差。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。」于是把一樣二張印信劄付，〔十〕並吏兵二部勘合並誥身，都取出來放在桌上，與西門慶觀看。西門慶

看見，上面銜着許多印信，朝廷欽依事例。果然他是副千户之職，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，喜向腮邊笑臉生。便把朝廷明降，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，說：「太師老爺擡舉我，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户，居五品大夫之職。你頂受五花官誥，做了夫人。又把吳主管攔帶做了驛丞，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。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，有平地登雲之喜，今日果然不上半月，兩樁喜事都應驗了。」又對月娘說：「李大娘養的這孩兒，甚是腳硬，到三日洗了三，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。」來保進來，與月娘衆人磕頭，說了回話。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，與夏提刑知會了。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，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。

到次日，洗三畢，衆親鄰朋友，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箇娘子新添了娃兒，未過三日，就有如此美事，官祿臨門，平地做了千户之職，誰人不來趨附？送禮慶賀，人來人去，一日不斷頭。常言：時來誰不來？時不來誰來？【張評】熱極矣。正是：

時來頑鐵有光輝，運退真金無艷色。

文禹門云：此回無甚深意，不過慨時事之凌夷，朝内容奸，致使淫人富而惡人昌，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時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寶霄宮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寶籙宮。」

〔二〕「向前道」，綉甲本作「自向前道」。

〔三〕「把」，綉乙本作「見」。

〔四〕「坐胎」，綉像本作「生胎」。

〔五〕「以後的他說話」，綉像本「的」作「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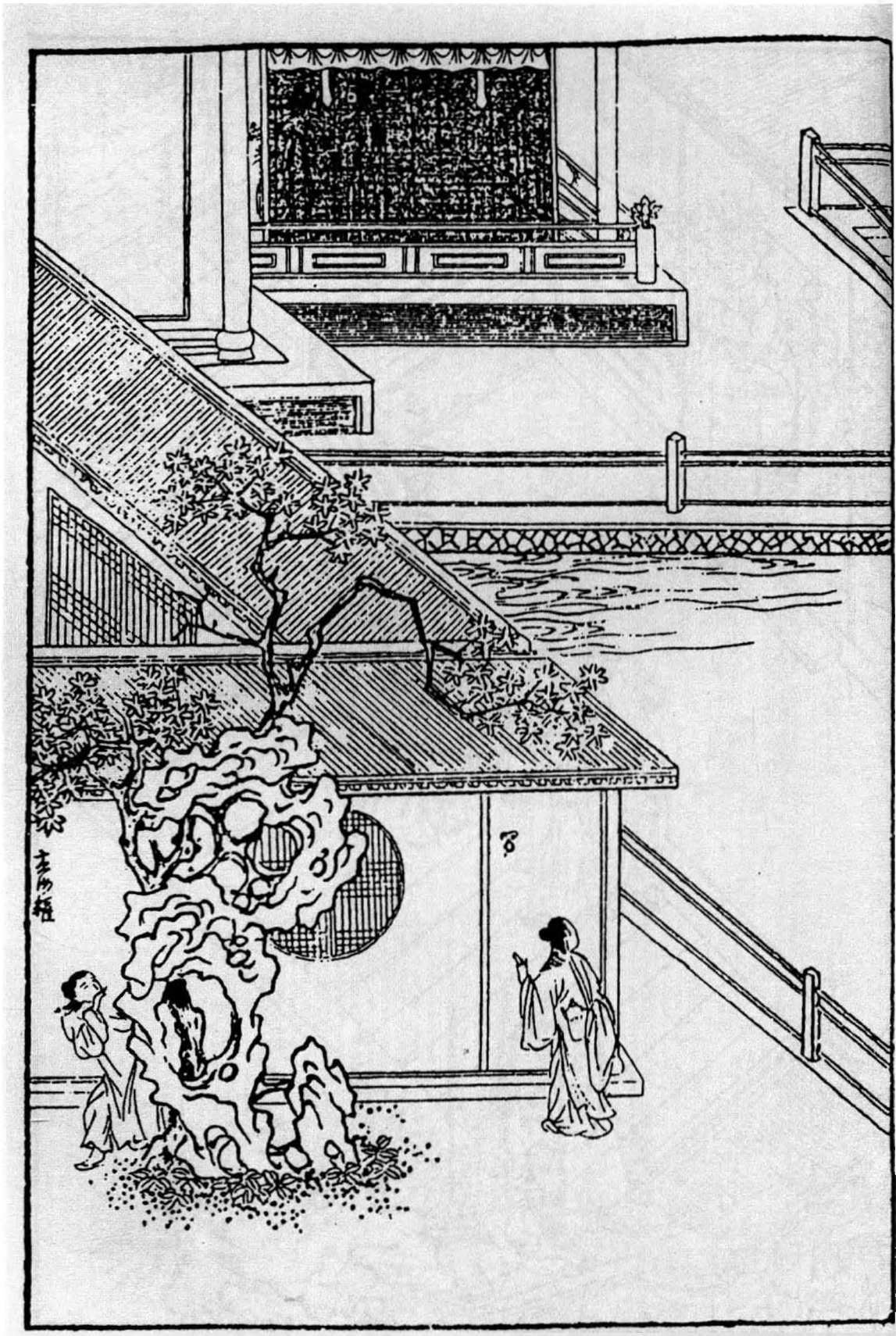
〔六〕「祈」，綉甲本作「佑」。

〔七〕「亂成一塊」，綉甲本「亂」作「笑」。

〔八〕「廿三日」，綉像本「廿」作「念」。

〔九〕「鄰里」，綉像本作「鄰友」。

〔十〕「一樣二張印信劄付」，綉像本「二」作「三」。





第三十一回　琴童兒藏壺搆釁　西門慶開宴爲歡

此回已伏瓶兒母子俱死之機也。何則？官哥生而書童始來，瓶兒死而書童即去，中間妬瓶兒兼妬書童，且內室乞恩，書童實附瓶兒。而三章約，金蓮實走書童。然則寫書童乃又寫瓶兒受妬之時，外更有一以色進身，入官見妬之男寵以襯之，見金蓮一妬而無所不用其妬。而藏壺一事，實爲後三章約法之根，有如前「讀法」內所云者也。

藏壺一事而三用之：一見玉簫之私書童，二見金蓮之爭閒氣，三見西門之偏愛瓶兒、官哥也。藏壺、偷金二事，而於琴童竟不一問，於夏花則拶而且必欲賣之，其愛瓶兒處自見。

開宴內却特用兩太監說出三套詞曲名色，將一部主意、間架、前後排場說盡。當極炎熱時，如何插入冷調，然不於此處下針砭，又何以儆醒世人？故用二太監也。

月娘，良家婦也。一旦妓者來認女，月娘當怒叱之不暇，乃反喜而受之，其去娼家幾何哉？況桂姐乃西門梳籠之人也。其夫迷此人，賢者當勸其夫，即不賢者，毋寧拒此人。乃西門迷之而不能勸，己反引之於腋下以爲乾女兒，是自以鴆兒自居也。月娘真乃迷而不悟。

詩曰：[一]

幽情憐獨夜，花事復相催。
欲使春心醉，先教玉友來。
濃香猶帶膩，紅量漸分腮。
莫醒沉酣恨，朝雲逐夢回。

話說西門慶，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。一面使人做官帽，又喚趙裁裁剪尺頭，贊造圓領；【張評】是初做官。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帶。

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，[二]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，把做驛丞之事，再三央及伯爵，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，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。說着，跪在地下。慌的伯爵拉起，說道：「此是成人之美。大官人攜帶你，得此前程，也不是尋常小可。」因問：「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？」吳典恩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我家活人家，一文錢也沒有。到明日上任，參官贄見之禮，連擺酒並治衣服鞍馬，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。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，也沒敢下數兒。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，事成恩有重報。」伯爵看了文書，因說：「吳二哥，單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，[三]也不勾使。依我，取筆來寫上一百兩。恒是看我面，不要你利錢，你且得手使了，到明日做了官，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。俗語說得好：借米下得鍋，討米下不得鍋。哄了一日是兩晌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先開賴債門。【張評】伯爵之惡，更甚于吳典恩。吳典恩聽了，謝了又謝，于

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。

兩箇吃了茶，一同起身，來到西門慶門首。平安兒通報了，二人進入裏面，見有許多裁縫匠人，七手八腳做生活。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，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，見二人，作揖讓坐。伯爵問道：「哥的手本、劄付下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。還有東平府並本縣手本，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。」說畢，書童兒拿上茶來。

【綉像本評】先只奉承，暢其歡心，心一歡，便容易打入，絶妙騙法。

吃畢茶，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，【綉乙本評】有致。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。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，就賣弄說道：「你看，我尋的這幾條帶何如？」〔四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，說道：「虧哥那裏尋的，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，難得這般寬大。別的倒也罷了，只這條犀角帶並鶴頂紅，〔五〕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，也尋不出來。不是面獎，就是東京衛主老爺，玉帶金帶空有，也沒這條犀角帶。【張評】小人口角如畫。這是水犀角，不是旱犀角。旱犀角不值錢，水犀號作通天犀。你不信，取一碗水，把犀角安放在水內，分水爲兩處，【張評】假在行，何處生活？此爲無價之寶。」因問：「哥，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試估估價值。」伯爵道：「這箇有甚行欵，我每怎麼估得出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對你說了罷：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裡的帶。【張評】便透三官消息。昨日一箇人，聽見我這裏要，巴巴來對我說。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，再三回了來。他家還張致不肯，定要一百兩。」伯爵道：「難得這等寬樣

好看。哥，你到明日繫出去，甚是霍綽。就是你同僚間，見了也愛。」誇美了一回，坐下。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：「你的文書下了不曾？」伯爵道：「吳二哥正爲要下文書，今日巴巴的央我來激煩你。【張評】借債秘訣。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，雖是太師與了他這箇前程，就是你抬舉他一般，也是他各人造化。說不的，一品至九品，都是朝廷臣子，但他告我說，如今上任，見官擺酒，並治衣服之類，共要許多銀子使，那處活變去？一客不煩二主，沒奈何，哥看我面，有銀子借與他幾兩，率性周濟了這些事兒。【綉乙本評】又插入情分。他到明日做上官，就啣環結草，也不敢忘了哥大恩。休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，就是外京外府官吏，哥也不知拔濟了多少。【綉乙本評】映前放官吏債。不然，你叫他那裏區處去？」因說道：「吳二哥，你拿出那符兒來，【綉乙本評】好口角。與你大官人瞧。」【張評】一「你」字，妙絶。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，遞與西門慶觀看。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，中人就是應伯爵，每月利行五分。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，說道：「既是應二哥作保，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。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。」于是把文書收了。纔待後邊取銀子去，忽有夏提刑拿帖兒，差了一名寫字的，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，就問討上任日期，討問字號，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。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，【張評】吉凶倚伏何時了？拿帖兒回夏提刑，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，正打發出門去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捱西門慶先開口，尤妙。

【綉像本評】稱恩頌德，說得人快甚。不由不借。哄騙財主，非此等口嘴不能。

【張評】一「叫」一「說」字，將西門驕盈之色活畫出來。

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。【張評】必用敬濟，爲賴債時刺人心眼。叫與吳主管說：「吳二哥，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。」那吳典恩一面接銀在手，叩頭謝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留你坐罷，你家中執你的事去。留下應二哥，我還和你說句話兒。」那吳典恩拿着銀子，歡喜出門。看官聽說：後來西門慶死了，家中時敗勢衰，吳月娘守寡，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，在南瓦子裏宿娼，被吳驛丞拿住，痛刑拶打，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，要羅織月娘出官，恩將仇報。此係後事，表過不題。【張評】又明插後事，乃作者著書之意也。正是：

不結子花休要種，無義之人不可交。

那時賁四往東平府並本縣下了手本，來回話，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，陪陰陽徐先生擺飯。正吃着飯，只見吳大舅來拜望，徐先生就起身。良久，應伯爵也作辭出門，來到吳主管家。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，雙手遞與伯爵，磕下頭去。伯爵道：「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，他會勝不肯借與你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實實虧他。吳典恩酬謝了伯爵，治辦官帶衣類，擇日見官上任不題。

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，約會四衙同僚，〔六〕差人送羊酒賀禮來。【張評】又爲李衙內遙影最熱鬧處，細看不禁泪落。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，年方一十八歲，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，名喚小張松。【張評】可想。原是縣中門子出身，生得清俊，面如傅粉，齒白唇紅；又識字會寫，善能歌唱南曲；穿着青綃直裰，涼鞋淨襪。西門慶一見小郎

伶俐，滿心歡喜，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，留下他在家答應，改換了名字，叫作書童兒。與他做了一身衣服，新靴新帽，不叫他跟馬，叫他專管書房，收禮帖，拿花園門鑰匙。祝實念又舉保了一箇十四歲小廝來答應，亦改名棋童，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箇背書袋、夾拜帖匣跟馬。到了上任日期，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，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，吹打彈唱。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，後堂飲酒，日暮時分散歸。

【繡像本評】補叙中隱隱寫出小人負且乘光景。

【張評】又爲桂姐，映李銘復來。每日騎着大白馬，頭戴烏紗，身穿五彩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，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，粉底皂靴，排軍喝道，張打着大黑扇，前呼後擁，何止十數人跟隨，在街上搖擺。上任回來，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，並清河左右衛同僚官，然後親朋鄰舍，何等榮耀施爲！家中收禮，接帖子，一日不斷。正是：

白馬紅纓色色新，不來親者强來親。
時來頑鐵生光彩，運去良金不發明。

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，每日坐在刑院衙門中，陞廳畫卯，問理公事。光陰迅速，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，吳大妗子、二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、吳大姨、喬大户娘子，許多親鄰堂客女眷，都送禮來，與官哥兒做滿月。〔七〕院中李桂姐、吳銀兒，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户，家中又生了子，亦送大礼，坐轎子來慶賀。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，擺設筵席，請堂客飲酒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都打扮起來，

【張評】一總四人，獨重玉簫。在席前斟酒執壺。

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，只到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，叫書童叅了，安在書房中，止帶着冠帽進後邊去。到次日起來，〔八〕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。【綉乙本評】往往自開端。【張評】寫盡愚人。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，內安床几、桌椅、屏幃、筆硯、琴書之類。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上鋪着鋪睡。西門慶或在那房裏歇，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。取來取去，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，生得伶俐清俊，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，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箇嘲戲上了。【張評】偏是月娘之婢，作者惡月娘等人亦甚深矣。那日也是合當有事，這小郎正起來，在窗户臺上攔着鏡兒梳頭，【張評】點明梳意。拿紅絁扎頭髮。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，看見說道：「好賊囚，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，爹吃了粥便出來。」書童也不理，只顧扎包髻兒。玉簫道：「爹的衣服，叅了在那裏放着哩？」書童道：「在床南頭安放着哩。」玉簫道：「他今日不穿這一套。分付我叫問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補子、絲布員領、玉色襯衣穿。」書童道：「衣服在廚櫃裡。〔九〕我昨日纔收了，今日又要穿他。姐，你自開門取了去。」那玉簫且不拿衣服，走來跟前，看着他扎頭，戲道：「怪賊囚，也像老婆般拿紅絁扎着頭兒，梳的髻虛籠籠的。」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，繫着一箇銀紅紗香袋兒，一箇綠紗香袋兒，就說道：「你與我這箇銀紅的罷！」書童道：「人家箇愛物兒，你就要。」玉簫道：「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，只好我帶。」【綉乙本評】自認丫頭。書童道：「早是這箇罷了，儻要是箇漢子兒，你也愛他罷？」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膊

【綉像本評】騷丫頭意態宛然。

【綉像本評】愛香袋正是愛漢子。

上擰了他一把，說道：「賊囚，你夾道賣門神，看出來的好画兒。」不繇分說，把兩箇香袋子等不的解，都揪斷繫兒，放在袖子內。【綉乙本評】寫出賤相。書童道：「你好不尊貴，把人的帶子也揪斷。」被玉簫發訕，一拳一把，戲打在身上。打的書童急了，說：「姐，你休鬼混我，等我扎上這頭髮着！」玉簫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？」書童道：「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爺送行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攏酒，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。又聽見會下應二叔，今日兌銀子，要買對門喬大户家房子，【張評】又伏月娘小產一案。那裡吃酒能了。」玉簫道：「等住回，你休往那去了，我來和你說話。」書童道：「我知道。」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，纔拿衣服往後邊去了。

少頃，西門慶出來，就叫書童，分付：「在家，別往那去了，先寫十二箇請帖兒，都用大紅紙封套，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；叫來興兒買辦東西，添廚役茶酒，預備桌面齊整；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，叫唱的；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。」分付畢，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。

吳月娘眾姊妹，請堂客到齊了，先在捲棚攏茶，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上坐。席間叫了四箇妓女彈唱。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，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，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，兌了七百兩銀子，往對門喬大户家成房子去了。堂客正飲酒中間，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，並四箇梨、一箇柑子，〔十〕巡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。推開門，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，恐人看見，連壺放下，就出來了。可憂

【張評】偷筆先出下半回，方落上半回，文章過接之巧。

作怪，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，冷眼睃見玉簫進書房去，半日出來，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，三不知投進去瞧。不想書童兒外邊去，不曾進來。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。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，將那一壺酒，影着身子，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，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。琴童進門，就問：「姐在那裡？」綉春道：「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。你問他怎的？」琴童兒道：「我有箇好的兒，叫他替我收着。」綉春問他甚麼，他又不拿出來。正說着，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，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，看見便道：「賊囚，你在這裡笑甚麼，不在上邊看酒？」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，叫迎春：「姐，你與我收了。」迎春道：「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，你平白拿來做甚麼？」琴童道：「姐，你休管他。此是上房裡玉簫，和書童兒小廝七箇八箇，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、梨，送到書房中與他吃。我趕眼不見，戲了他的來。你只與我好生收着，隨問甚麼人來抓尋，休拿出來。我且拾了白財兒着！」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，與迎春瞧。迎春道：「等住回抓尋壺，反亂，你就承當？」琴童道：「我又沒偷他的壺，各人當場者亂，隔壁心寬，管我腿事！」說畢，揚長去了。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桌上，不題。

至晚，酒席上人散，查收家伙，少了一把壺。玉簫往書房中尋，那裡得來。問書童，說：「我外邊有事去，不知道。」那玉簫就慌了，〔十一〕一口推在小玉身上。小玉罵道：「合昏了你這淫婦！我後邊看茶，你抱着執壺，在席上與娘斟酒。這回不

見了壺兒，你來賴我！」向各處都抓尋不着。良久，李瓶兒到房來，迎春如此這般告訴：「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，叫我替他收着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這囚根子，他做甚麼拿進來？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，玉簫推小玉，小玉推玉簫，急得那大丫頭賭身發咒，只是哭。【張評】「大丫頭」三字，又於此處一綴。你趁早還不快送進去哩，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。」那迎春方纔取出壺，送入後邊來。後邊玉簫和小玉兩箇正嚷到月娘面前。月娘道：「賊臭肉，還敢嚷些甚麼？你每管着那一門兒？把壺不見了！」玉簫道：「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。他守着銀器家伙，不見了，如今賴我。」小玉道：「大妗子要茶，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？你抱着執壺兒，怎的不見了？敢屁股大，吊了心也怎的？」月娘道：「今日席上，再無閒雜人，怎的不見了東西？等住回你主子來，沒這壺，管情一家一頓。」

正亂着，只見西門慶自外來，問：「因甚嚷亂？」月娘把不見壺一節，說了一遍。西門慶道：「慢慢尋就是了，平白嚷的是些什麼！」潘金蓮道：「若是吃一遭酒，不見了一把，不嚷亂，你家是王十萬！頭醋不酸，到底兒薄。」【張評】金蓮儿失寵在此。看官聽說：金蓮此話，譏諷李瓶兒首先孩子，滿月就不見了壺，也是不吉利。西門慶明聽見，只不做聲。只見迎春送壺進來，玉簫便道：「這不是壺有了。」月娘問迎春：「這壺端的往那裡來？」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，不知在那裡來。月娘因問：「琴童兒那奴才，如今在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

【綉像本評】金蓮歡時譏刺，無一字不逼趣動人；至李瓶兒生子後，使强口硬舌，愈推愈

使人愛，愈爭寵愈使人憎，一味心忙情急無忌憚矣。作者傳神乎此。

裡上宿去了。」【張評】只合如此，若拘琴童一席，便嚼蠟矣。金蓮在旁，不覺鼻子裏笑了一聲。【張評】白描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你笑怎的？」金蓮道：「琴童兒是他家人，放壺他屋裡，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。要叫我，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，老實打着，問他箇下落。【張評】此琴童非那琴童故也。不然，頭裏就賴着他那兩箇，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！」西門慶聽了，心中大怒，睜眼看着金蓮，【綉乙本評】甚。說道：「依着你恁說起來，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？既有了，丟開手就是了，只管亂甚麼！」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，便道：「誰說姐姐手裏沒錢？」說畢，走過一邊，使性兒去了。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。

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，罵道：「恁不逢好死，三等九做，賊强盜！這兩日作死也怎的？自從養了這種子，恰似生了太子一般，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，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，行動就睜着兩箇毬窟礧喽喝人。誰不知姐姐有錢，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，把人合遍了，也休要管他！」【張評】後文渡短爲何？說着，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，就往前邊去了。孟玉樓道：「你還不去，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。」【張評】故作冷筆，襯出不堪。金蓮道：「可是他說的，有孩子屋裡熱鬧，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。」正說着，只見春梅從外來。玉樓道：「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，你還不信，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。」一面叫過春梅來問。春梅道：「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諧甚。【張評】又寫春梅作襯。玉樓問道：「你爹在那裏？」春梅道：

【綉像本評】又戲謔一番，益金蓮之怒，令人絶倒。可見當場惱

怒，皆旁觀所笑。

「爹往六娘房裏去了。」這金蓮聽了，心上如撮上一把火相似，罵道：「賊强人，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腳，也別要進我那屋裡！踹踹門檻兒，叫那牢拉的囚根子，把懷子骨捽折了！」玉樓道：「六姐，你今日怎的，下恁毒口咒他？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賊三寸貨，强盜！那鼠腹鷄腸的心兒，只好有三寸大一般。都是你老婆，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，難道怎麼樣兒的！做甚麼恁抬一箇滅一箇，把人蹅到泥裡！」正是：

大風刮倒梧桐樹，自有旁人說短長。

這裡金蓮使性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，薛太監差了家人，送了一罈內酒，一牽羊，兩疋金段，一盤壽桃，一盤壽麵，四樣嘉餚，一者祝壽，二者來賀。西門慶厚賞來人，打發去了。到後邊，有李桂姐、吳銀兒兩箇拜辭要家去。西門慶道：「你每兩箇再住一日兒，到二十八日，我請許多官客，有院中雜耍扮戲的，叫你二位只管遞酒。」桂姐道：「既留下俺每，我叫人家去回媽聲，放心些。」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，綺席鋪陳，請官客飲酒。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，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。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，又邀了應伯爵、謝希大兩箇相陪。從飯時，二人衣帽齊整，又早先到了。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待茶。伯爵

因問：「今日哥席間請那幾位客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有劉、薛二內相，帥府周大人，都監荊南江，敝同僚夏提刑，團練張總兵，衛上范千户，吳大哥，吳二哥。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，連二位，通只數客。」說畢，適有吳大舅、二舅到，作了揖，同坐下，左右放桌兒擺飯。吃畢，應伯爵因問：「哥兒滿月，抱出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因衆堂客要看，房下說且休叫孩兒出來，恐風試着他，他妳子說不妨事。叫妳子用被裹出來，他大媽屋裡走了遭，應了箇日子兒，就進屋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那日嫂子這裡請去，房下也要來走走，百忙裡舊疾又舉發了，起不得炕兒，心中急的要不的。如今趁人未到，哥倒好說聲，抱哥兒出來，俺每同看一看。」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：「慢慢抱哥兒出來，休要諕着他。對你娘說，大舅、二舅在這裏，和應二爹、謝爹要看一看。」月娘叫妳子如意兒，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，送到捲棚角門首，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。衆人觀看，官哥兒穿着大紅毛衫兒，生的面白唇紅，甚是富態，都誇獎不已。吳大舅、二舅與希大，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，上帶着一箇小銀墜兒，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，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。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，休要驚諕哥兒，說道：「相貌端正，天生的就是箇戴紗帽胚胞兒。」

【綉乙本評】雖油嘴，卻妙。西門慶大喜，作揖謝了。

說話中間，忽報劉公公、薛公公來了。慌的西門慶穿上衣，儀門迎接。二位內相坐四人轎，穿過肩蟒，纓鎗排隊，喝道而至。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，拜見叙禮，

接茶。落後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，藤棍大扇，軍牢喝道，須臾都到了門首，黑壓壓的許多伺候。裡面鼓樂喧天，笙歌迭奏。西門慶迎入，與劉、薛二內相相見。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，西門慶就把盞讓坐。劉、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道：「還有列位。」只見周守備道：「二位老太監崗德俱尊。〔十二〕常言：三歲內宦，居于王公之上。〔十三〕這箇自然首坐，何消泛講。」彼此讓遜了一回。薛內相道：「劉哥，既是列位不肯，難爲東家，咱坐了罷。」【綉乙本評】酷肖。于是維圈唱了箇諾，打了恭，劉內相居左，薛內相居右，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，兩箇小廝在旁打扇，【張評】小廝一層。就坐下了。其次者纔是周守備、荊都監衆人。

須臾，堦下一派簫韶，動起樂來。當日這筵席，說不盡食烹異品，菓獻時新。須臾酒過五巡，湯陳三獻，教坊司俳官，【張評】教坊二層。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。正是：

百寶粧腰帶，珍珠絡臂韝。
笑時能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

笑樂院本扮下去，〔十四〕就是李銘、吳惠兩箇小優兒上來彈唱。【張評】小優二層。一箇撥箏，一箇琵琶。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，【張評】必用他，熱處無非冷局中安根。說：「老太監分付，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？」劉太監道：「列位請先。」周守備道：「老太監，自然之理，不必過謙。」劉太監道：「兩箇子弟唱箇『嘆浮生有如一夢裏』。」【綉乙本

者只知老太監評】何異說法？【張評】一部主意。周守備道：「老太監，此是歸隱嘆世之辭，今日西門大人喜事，又是華誕，唱不的。」劉太監又道：「你會唱『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，【張評】官哥死矣。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』？」【綉乙本評】此題不即不離，尤切。【張評】妙絕，恰合一部間架。周守備道：「此是《陳琳抱粧盒》雜記，今日慶賀，唱不的。」薛太監道：「你叫他二人上來，等我分付他。你記的《普天樂》『想人生最苦是離別』？」【張評】一部關目。夏提刑大笑道：「老太監，此是離別之詞，越發使不的。」薛太監道：「俺每內官的營生，只聽的答應萬歲爺，【綉乙本評】刻畫處，入骨三分。不曉得詞曲中滋味，憑他每唱罷。」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，倚仗他刑名官，遂分付：「你唱套『三十腔』。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，又是好日子，又是弄璋之喜，宜該唱這套。」薛內相問：「怎的是弄璋之喜？」【綉乙本評】趣。【張評】活描。周守備道：「二位老太監，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，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。」薛內相道：「這等……」因向劉太監道：「劉家，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。」西門慶謝道：「學生生一豚犬，不足爲賀，到不必老太監費心。」說畢，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、李桂姐，席前遞酒。兩箇唱的打扮出來。【張評】唱的四層。花枝招展，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兒，起來執壺斟酒，逐一敬奉。兩箇樂工，又唱一套新詞，歌喉宛轉，真有遶梁之聲。當夜前歌後舞，錦簇花攢，直飲至更餘時分，薛內相方纔起身，說道：「生等一者過蒙盛情，二者又值喜慶，不覺留連暢飲，十分擾極，學生告辭。」西門慶

三曲題情語可笑，不知作者借老太監情語一笑，敎盡西門慶之終身事業矣。細心玩味自見。

道：「盃茗相邀，得蒙光降，頓使蓬蓽增輝，幸再寬坐片時，以畢餘興。」衆人俱出位說道：「生等深擾，酒力不勝。」各躬身施禮相謝。西門慶再三欵留不住。只得同吳大舅、二舅等，一齊送至大門。一派鼓樂喧天，兩邊燭火燦爛，前遮後擁，喝道而去。正是：得多少

歌舞歡娛嫌日短，故燒高燭照紅粧。

一

【文評】作者真有憾於世事乎？何書中無一中上人物也。敬濟之戲金蓮，金蓮之許敬濟，一對淫蟲，姑無論矣。即所謂吳神仙者，亦有許多做作，並非清高之品，不過籍以點出諸人結果耳，並非正經脚色。至西門慶以內之人，門以外之客，無非昏迷於財色二字。

直放筆寫至太師貪財，門官求色，若西門慶安得不使之得官得子乎？小人道長，天下事可知矣。筆酣墨飽，已到十分。

二

此一回生子得官，開筵請客，正西門慶生平得意之秋。破落户暴發情形，只從一條犀角帶描寫，已露出驕態三分。而篾片之口角神情，亦栩栩如活。又於花園錦簇之中，夾寫玉簫偷情，金蓮鬧醋。偷情是西門慶家教，不足爲奇。批者謂是月娘丫頭，所以醜月娘，何所見之隘也。豈亦想作西門老大，而譏大姐姐不管乎？可發一

嗦。

金蓮鬧醋，直鬧到無理無情，不知是同情常理也。諺有云：一家飽暖千家怨。大富者自富，貧者自貧，兩不干涉，怨何爲乎？而竟怨矣，是可覘人心矣。不但此也，居然男子漢，儼然士大夫，突然有一得意之人，翩然羨慕之；羨慕未已，嫉妒心生。不必有所得罪，弱者見於色，强者發於聲，豈皆曾受金蓮心傳乎？讀書不多，見解不透，閱歷不廣，意氣不平，往往然也。獨一潘金蓮乎？金蓮尚在，瓶兒無生機矣。況又同處園中，瓶兒及子，均不得活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詩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二〕「熱鬧」，綉像本作「熱亂」。

〔三〕「單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」，綉像本「單」作「你」。

〔四〕「何如」，綉像本作「如何」。

〔五〕「只這條犀角帶並鶴頂紅」，綉像本作「只」作「自」。

〔六〕「約會」，綉像本作「會了」。

〔七〕「滿月」，綉像本作「彌月」。

〔八〕「起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起身」。

〔九〕「衣服」，綉像本作「那衣服」。

〔十〕「柑子」，原誤作「杯子」，今據下文及綉甲、綉丙本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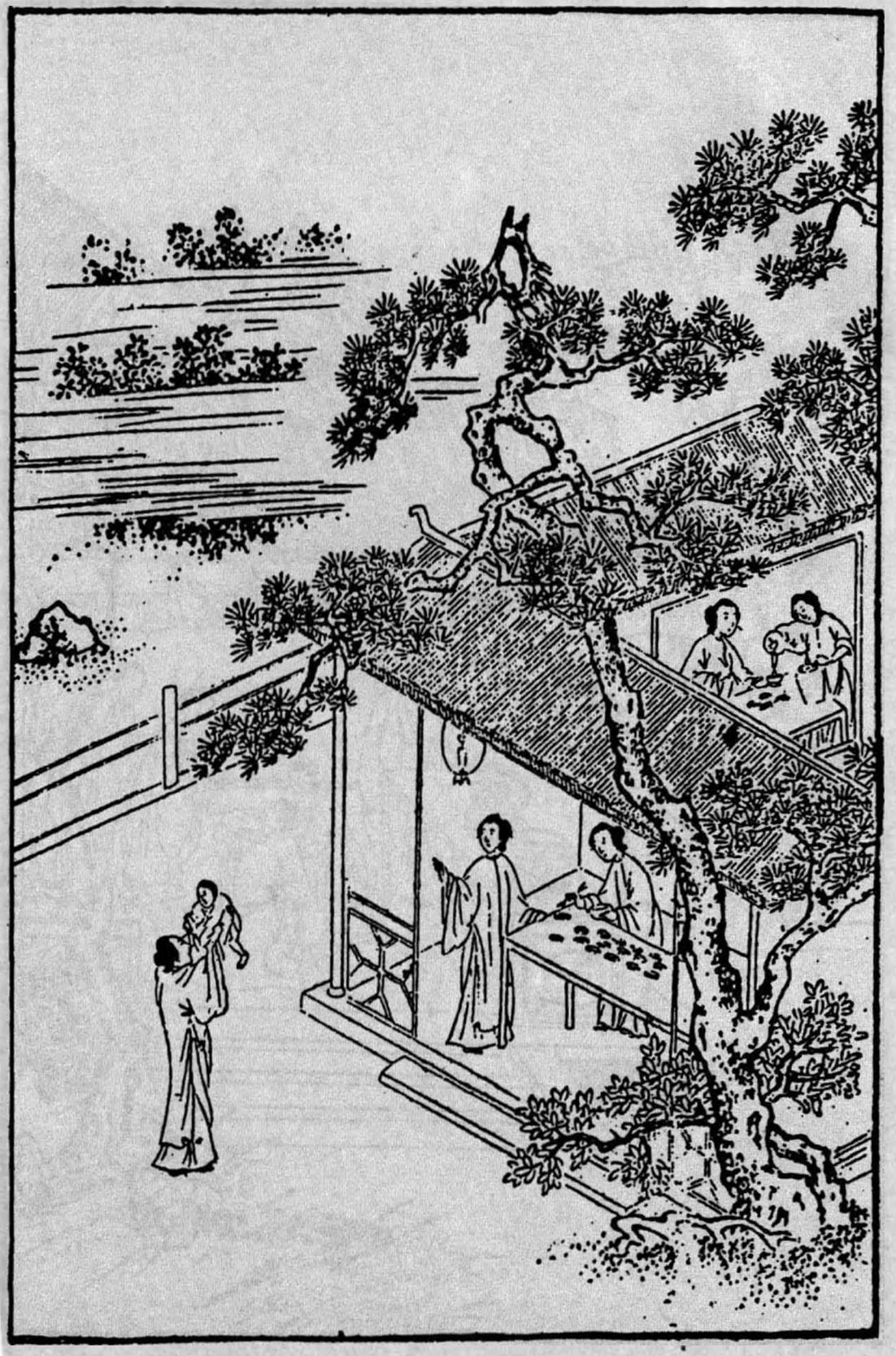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一〕「那玉簫就慌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慌」作「忙」。

〔十二〕「居于」，綉乙本作「居冠」。

〔十三〕「何消泛講」，「泛」原作「之」，誤。今據綉像本改。

〔十四〕「笑樂院本扮下去」，綉像本作「笑院本扮完下去」。





第三十二回　李桂姐趨炎認女　潘金蓮懷嫉驚兒

此回上半幅之妙，妙在先令桂姐、銀兒家去，將諸妓一影，後用桂姐先來，銀姐、愛香、金釧三人後來。三人先出去，桂姐獨後出來。一路情節，遂花團錦簇之妙。夫必又寫四妓何哉？蓋於西門做官之後，其勢利豪華，於別處描寫更覺費手，看他算到，必不止於一遭開宴，開宴正所以熱鬧。而開宴之熱鬧，止用諸妓樂工一襯，便有寒谷生春、花添錦上之致。文字固有襯疊法也。

看他於前回席散，接後用伯爵二人，要早來代東一過，下接手寫一官席，下始插入認女正文，層次如畫。官哥彌月，薛太監賀喜之博浪鼓，却是後文瓶兒所睹而哭官哥之物。天下事吉凶倚伏本是如此，又不特文字穿插伏線之巧也。

李桂姐此回是正文，銀姐三人是陪客。然三人內，銀姐又爲解衣一回之線，愛香又爲愛月之因，而玉釧又爲隔花之金釧作引。固知一百回皆一時成就，方能如針線之聯絡無縫也。

桂姐認女之意，大半爲爭風一節，怕西門令爲提刑，或尋舊恨。再而作者於前既爲之露出丁二官破綻，一冷開去，何必又收轉來？不知西門好色，使能一窺其破綻而即奮然棄之，猶是豪傑，惟是親眼見其敗露而終須戀戀不捨，爲其所迷，此所以爲愚也。故桂姐、銀兒、月兒畢西門之生，未嘗暫冷，而終西門之喪，杳然並去。西門在時，雖桂姐與王三官百醜皆露，而往來不絕；西門死後，無一是非，而諸妓作者亦絕口不提，即他妓亦另出名姓，非復此日之一班花柳也。可嘆，可省！

必寫月娘收桂姐爲女兒，總之欲醜月娘，見她一味胡亂處家，不知禮義。雖下同妓女之母而不知耻，而以此母儀，儀型大姐，宜乎有後文之鬧。總之，醜月娘更所以醜西門也。

愛香口中，既爲愛月一攙身分，又爲桂姐一照王三官，文字針線，逼真龍門。

百忙賀生子之時，即入懷嫉一事，見金蓮於官哥之生，以及其死，無一日甘心也。婦人可畏如此。

詩曰：

牛馬鳴上風，聲應在同類。
小人非一流，要呼各相比。
吹彼壎與篪，翕翕騁志意。
願遊廣漠鄉，舉手謝時輩。

【張評】然則月娘、桂姐異流而同小人也。

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，西門慶還留吳大舅、二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後坐。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，分付：「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，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，俱要齊備些，臨了一總賞你每能。」【張評】收拾教坊。衆樂工道：「小的每無不用心，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。」吃了酒飯，磕頭去了。良久，李桂姐、吳銀兒搭着頭出來，笑嘻嘻道：「爹，晚了，轎子來了，俺每去能。」應伯爵道：「我兒，你倒且是自在。二位老爹在這裡，不說唱箇曲兒與老兒聽，就要去能？」桂姐道：「你不說這一聲兒，不當啞狗賣。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，媽不知怎麼盼哩！」伯爵道：

「盼怎的？玉黃李子兒，摺了一塊兒去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教他兩箇去罷，【張評】收拾唱的。本等連日辛苦了。咱叫李銘、吳惠唱罷。」【張評】收拾小優。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了？」桂姐道：「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。」于是齊磕頭下去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，再替我叫兩箇，不拘鄭愛香兒也罷，韓金釧兒也罷，我請親朋吃酒。」伯爵道：「造化了小淫婦兒，教他叫，又討提錢使。」桂姐道：「你又不是架兒，你怎曉得恁切？」說畢，笑的去了。伯爵因問：「哥，後日請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那日請喬老、二位老舅、花大哥、沈姨夫，並會中列位兄弟，歡樂一日。」【張評】便輕薄人，卻是自己擡官體。伯爵道：「說不得，俺每打擾得哥忒多了。到後日，俺兩箇還該早來，與哥做副東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多勞。西門慶道：「此是二位下顧了。」說畢話，李銘、吳惠拏樂器上來，唱了一套。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。那日薛內相來的早，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。薛內相因問：「劉家没送禮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劉老太監送過禮了。」【張評】省過。良久，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，「我與他添壽。」西門慶推卻不得，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，抱哥兒出來。不一時，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，玳安接到上面。薛內相看見，只顧喝采：「好箇哥兒！」便叫：「小廝在那裡？」須臾，兩箇青衣家人，戴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，烟紅宮段一疋，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箇，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箇，【張評】爲睹物伏案。吉凶倚伏，本有如此。銀八寶貳兩。說道：「窮內相没什

麼，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。」西門慶作揖謝道：「多蒙老公公費心。」看畢，抱哥兒回房不題。西門慶陪着吃了茶，〔二〕就先擺飯。剛纔吃罷，忽報：「四宅老爹到了。」西門慶忙整衣冠，〔三〕出二門迎接。乃是知縣李達天，並縣丞錢成、主簿任廷貴、典史夏恭基。各先投拜帖，然後廳上敘禮。請薛內相出見，衆官讓薛內相坐首席。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。【張評】又將玉樓前文一映。分賓坐定，普坐遞了一巡茶。少頃，堦下鼓樂响動，笙歌擁奏，遞酒上坐。教坊呈上揭帖。薛內相揀了四摺《韓湘子昇仙記》，【張評】又爲西門死後無依作映。早使官哥無生氣、文字之厥如此。又隊舞數回，十分齊整。薛內相心中大喜，喚左右拏兩吊錢出來，賞賜樂工。

【綉像本評】分明假。做得甚真，自令人笑。

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。且說李桂姐到家，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，與虔婆鋪謀定計。次日，買了四色禮，做了一雙女鞋，教保兒挑着盒担，絶早坐轎子先來，要拜月娘做乾娘。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，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。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，【張評】月娘之惡如此。說道：「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，今日又教你費心，買這許多禮來。」桂姐笑道：「媽說，爹如今做了官，比不得那咱常往裏邊走。我情願只做乾女兒罷，圖親戚來往，宅裡好走動。」【張評】直說不隱，妙。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，因問：「吳銀姐和那兩箇怎的還不來？」桂姐道：「吳銀兒，我昨日會下他，不知怎的還不見來。前日爹分付，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，我來時，他轎子都在門首，怕不也待來。」〔四〕言未了，只見銀兒和愛香兒，又與一

箇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，提着衣裳包兒進來，先望月娘磕了頭。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，坐在炕上，說道：「桂姐，你好人，就不等俺每等兒，〔五〕就先來了！」桂姐道：「我等你來，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，說道：『只怕銀姐先去了，你快去罷。』誰知你每來的遲。」【張評】與月娘一樣聲氣，所云同類也。月娘笑道：「也不遲。」因問：「這位姐兒上姓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。」不一時，小玉放桌兒，擺了八碟茶食，兩碟點心，打發四箇唱的吃了。

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，坐在月娘炕上，和玉簫兩箇剝菓仁兒、裝果盒。【張評】寫盡月娘。吳銀兒三箇在下邊杌兒上，一條邊坐的。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，一回叫：「玉簫姐，累你，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。」一回又叫：「小玉姐，你有水，盛些來我洗這手。」那小玉真箇拿錫盆舀了水，與他洗手。吳銀兒眾人都看的睜睜的，不敢言語。桂姐又道：「銀姐，你三箇拿樂器來唱箇曲兒與娘聽，我先唱過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更促恰。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。吳銀兒見他這般說，只得取過樂器來，當下鄭愛香兒彈箏，吳銀兒琵琶，韓玉釧兒在旁隨唱，唱了一套〔八聲甘州〕「花遮翠擁」。須臾唱畢，放下樂器。吳銀兒先問月娘：「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？」月娘道：「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。」桂姐道：『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？」月娘道：「今日沒有，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，那姓劉的沒來。」桂姐道：「劉公公還好，那薛公公慣頑，把人摺擦的魂也沒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左右是箇內官家，又沒什麼，【綉乙本評】不

宜說。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。」【張評】醜盡月娘。桂姐道：「娘且是說的好，吃他奈何的人慌。」〔六〕

正說着，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，見他四箇在屋裡坐着，說道：「客已到了一半，七八待上坐，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！」月娘便問：「前邊有誰來了？」玳安道：「喬大爹、花大爹、大舅、二舅、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。」【張評】放過應二，以待桂姐一問。桂姐問道：「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會中十位一箇兒也不少。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，爹使他有勾當去了，便道就來也。」桂姐道：「爺嚟！遭遭兒有這起攮刀子的，又不知纏到多早晚。我今日不出去，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。」【張評】總是驕人之語。玳安道：「你倒且是自在性兒。」【張評】映前爭風意。拿出菓盒去了。桂姐道：「娘還不知道，那祝麻子在酒席上，〔七〕兩片子嘴不住，只聽見他說話，饒人那等罵着他，還不理。他和孫寡嘴兩箇好不涎臉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先作抑價，伏後脈。【張評】又襯王三官。鄭愛香兒道：「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，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裡，拿着十兩銀子，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。【張評】至此方出月兒。俺媽說：『他纔教南人梳弄了，還不上一箇月，南人還沒起身，我怎麼好留你？』說着，他再三不肯。纏的媽急了，把門倒插了，不出來見他。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，〔八〕騎着大白馬，四五箇小廝跟隨，【綉乙本評】是讀語，亦是垂涎。【張評】又早爲頂西門缺者一描，可嘆，可畏。坐在俺每堂屋裡，只顧不去，急的祝麻子直撅兒跪在天井內，說道：『好歹請出媽

【綉像本評】只要高、銀兒三人未必爲伯爵發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單題祝麻子、孫寡嘴，便隱隱伏後被拿一案。

來，收了這銀子，只教月姐兒一見，待一盃茶兒，俺每就去。』把俺每笑的要不的。只像告水災的，好箇涎臉的行貨子！」吳銀兒道：「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。」鄭愛香道：「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，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，這日纔散走了。」因望着桂姐道：「昨日我在門外，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，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，你不在。」【張評】寫得狠毒之極，又不出二官，妙。桂姐使了箇眼色，說道：【張評】白描。「我到爹宅裡來，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你和他沒點兒相交，如何卻打熱？」【張評】偏尖，自是月兒一派。桂姐道：「好合的劉九兒，【綉乙本評】好喜名。把他當箇孤老，甚麼行貨子，可不砢碜殺我罷了！他爲了事出來，逢人至人說了來，嗔我不看他。媽說：『你只在俺家，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，不打緊；你和別人家打熱，俺傻的不勻了。』真是硝子石，望着南兒丁口心。」說着都一齊笑了。【張評】遮掩之態皆出。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，道：「你每說了這一日，我不懂，不知說的是那家話。」【張評】卻用月娘收住，妙。見月娘非其一伙，不宜認爲女。總是罵絕月娘也。按下這裡不題。

卻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，西門慶冠冕着遞酒。衆人讓喬大户爲首，先與西門慶把盞。只見他三箇唱的從後邊出來，【張評】後出桂姐，妙。都頭上珠冠躡蹻，身邊蘭麝濃香。應伯爵一見，戲道：「怎的三箇零布在那裡來？攔住，休放他進來。」因問：「東家，李家桂兒怎不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初是鄭愛香兒彈箏，吳銀兒琵琶，韓玉釧兒撥板。啓朱唇，露皓齒，先唱〔水仙子〕「馬蹄金鑄就虎頭牌」一

套。【綉乙本評】及時。【張評】寫盡小人得志。良久，遞酒畢，喬大户坐首席，其次者吳大舅、二舅、花大哥、沈姨夫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孫寡嘴、祝實念、雲離守、常時節、白賁光、傅自新、賁第傳，共十四人上席，八張桌兒。西門慶下席主位。說不盡歌喉宛轉，舞態蹁躚，酒若波流，餚如山叠。到了那酒過數巡，歌吟三套之間，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：「東家，也不消教他每唱了，翻來吊過去，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撾門的。誰待聽！你教大官兒拿三箇座兒來，教他與列位遞酒，倒還强似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兒着。你這狗才，就這等搖席破坐的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兒，等不到晚了。」伯爵親自走下席來，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什麽晚不晚？你娘那毬！」教玳安：「過來，你替他把刑法多拿了。」一手拉着一箇，都拉到席上，教他遞酒。鄭愛香兒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拉的人手腳兒不着地！」【張評】画。伯爵道：「我實和你說，小淫婦兒，時光有限了，不久青刀馬過，遞了酒罷，我等不的了。」謝希大便問：「怎麽是青刀馬？」伯爵道：「寒鴉兒過了，就是青刀馬。」衆人都笑了。

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户，鄭愛香兒遞吳大舅，韓玉釧兒遞吳二舅，兩分頭挨次遞將來。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，伯爵因問：「李家桂兒怎的不來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你老人家還不知道，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。我告訴二爹，只放在心裡。卻說人弄心：前日在爹宅裡散了，都一答兒家去了，都會下了明日早來。我在家裡

收拾了，只顧等他。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，就先來了，倒教我等到這咱晚。使丫頭往他家瞧去，說他來了，好不教媽說我。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，對我說了便怎的？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？瞞着人幹事。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，就賣弄，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，剝菓仁兒，定菓盒，拿東拿西，把俺每往下躂。我還不知道，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，【張評】又是同氣相求。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，買了一盒菓餡餅兒，兩隻鴨子，一大副膀蹄，兩瓶酒，【張評】補出。老早坐了轎子來。」從頭至尾，告訴一遍。伯爵聽了道：「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，不打緊，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。我對你說罷，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了：見你大爹做了官，又掌着刑名，一者懼怕他勢要，【張評】映前。二者恐進去稀了，假着認乾女兒往來，斷絕不了這門兒親。我猜的是不是？我教與你箇法兒，他認大娘做乾女，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，卻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。【張評】效顰，妙甚。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，【張評】又認花氏之親，更奇。各進其道就是了。我說的是不是？你也不消惱他。」吳銀兒道：「二爹說的是，我到家就對媽說。」說畢，遞過酒去，就是韓玉釧兒，挨着來遞酒。伯爵道：「韓玉姐起動起動，不消行禮罷。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？」玉釧兒道：「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，好些時沒出來供唱。」伯爵道：「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，再沒見你姐姐。」韓玉釧道：「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，老早就去了？」伯爵道：「不是那日我還坐，坐中有兩箇人不合節，又是你大老爹這裡相招，

我就先走了。」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。又斟出一盃。伯爵道：「罷罷，少斟些，我吃不得了。」玉釧道：「二爹，你慢慢上，上過，待我唱曲兒你聽。」伯爵道：「我的姐姐，誰對你說來？正可着我心坎兒。常言道：養兒不要嗣金溺銀，只要見景生情。倒還是麗春院娃娃，到明日不愁沒飯吃，强如鄭家那賊小淫婦，捻刺骨兒，只躲滑兒，再不肯唱。」鄭香兒道：「應二花子，汗邪了你，好罵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頭裡嗔他唱，這回又索落他。」伯爵道：「這是頭裡帳，如今遞酒，不教他唱箇兒？我有三錢銀子，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。」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，席上唱了箇小曲兒。

伯爵因問：「主人，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今日沒來。」伯爵道：「我纔聽見後邊唱，就替他說謊。」因使玳安：「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。」那玳安兒不肯動，說：「這應二爹錯聽了，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。」【張評】又出郁大姐。伯爵道：「賊小油嘴，還哄我，等我自家後邊去叫。」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：「哥，也罷，只請李桂姐來，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，不教他唱也罷。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。」【張評】何嘗瞞過一人。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，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。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，唱與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眾人聽，見玳安進來叫他，便問：「誰使你來？」玳安道：「爹教我來，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。」桂姐道：「娘，你看爹韶刀，頭裏我說不出去，又來叫我！」玳安道：

「爹被衆人纏不過，纔使進我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出去遞巡酒兒，快下來就了。」桂姐又問玳安：「真箇是你爹叫，我便出去；若是應二花子，隨問他怎的叫，我一世也不出去。」於是向月娘鏡臺前，重新粧點，打扮出來。

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鬅鬙，周圍金疊絲釵梳，珠翠堆滿，上着藕絲衣裳，〔九〕下着翠綾裙，尖尖趫趫一對紅鴛，粉面貼着三箇翠面花兒。一陣異香噴鼻，朝上席不端不正，只磕了一箇頭，就用洒金扇兒掩面，佯羞整翠，立在西門慶面前。西門慶分付玳安，放錦杌兒在上席，教他與喬大户上酒。喬大户倒忙欠身道：「倒不消勞動，還有列位尊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先從你喬大爹起。」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，高捧金樽，遞喬大户酒。伯爵在傍說道：「喬上尊，你請坐，交他侍立。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，休要慣了他。」【張評】語中有刺。喬大户站起，卻于伯爵口中映出。喬大户道：「二老，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，在下怎敢起動，使我坐起不安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，他如今不做表子了，見大人做了官，情願認做乾女兒了。」【張評】尖極，巧極。那桂姐便臉紅了，說道：「汗邪你了，誰恁胡言！」謝希大道：「真箇有這等事，俺每不曉的。趁今日衆位老爹在此，一箇也不少，每人五分銀子人情，都送到哥這裡來，與哥慶慶乾女兒。」伯爵接過來道：「還是哥做了官好。自古不怕官，只怕管。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。到明日洒上些水扭出汁兒來。」〔十〕被西門慶罵道：「你這賤狗才，單管這閒事胡說！」伯爵道：「胡鐵？倒打把好刀兒哩。」鄭愛香正

遞沈姨夫酒，插口道：「應二花子，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，你到明日與大爹做箇乾兒子罷，弔過來就是箇兒乾子。」【張評】文情幻極。伯爵罵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你又少死得，我不纏你念佛。」李桂姐道：「香姐，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，汗東山斜紋布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小淫婦，道你調子曰兒罵我。我沒的說，只是一味白鬼，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。繇他，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，你也不怕？不把將軍爲神道。」桂姐道：「咱休惹他，哥兒拏出急來了。」【張評】正是自己着急語。鄭愛香笑道：「這應二花子，今日鬼西上車兒，推醜。東瓜花兒，醜的沒時了。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小捽刺骨兒，諸人不要，只我將就罷了。」桂姐罵道：「怪攮刀子，好乾淨嘴兒，把人的牙花也磕了。〔十一〕【張評】伯爵戲處，又于桂姐口中映出。爹，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，【張評】純是騎人倚勢。你看他恁發訕！」西門慶罵道：「怪狗才東西，〔十二〕教他遞酒，你鬪他怎的！」走向席上，打了他一下。伯爵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，我怕你？你看他叫的「爹」那甜！」又道：「且休教他遞酒，倒便益了他。拏過刑法來，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。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。」韓玉釧兒道：「二爹，曹州兵備，管的事兒寬。」這裡前廳花攢錦簇，飲酒頑耍不題。【張評】語過下。

單表潘金蓮，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，見西門慶在他房裡宿歇，於是常懷嫉妒之心，每蓄不平之意。知西門慶前廳擺酒，在鏡臺前巧畫雙蛾，重扶蟬鬢，輕點朱唇，

【綉像本評】方言隱語，含譏帶諷，如枝頭小鳥啾啾，雖不解其音，嬌婉自可聽也。

【張評】望作王，巴作八，汗同汗，斜作邪，合成「王八汗邪」四字，蓋表子行市語也。

整衣出房。(十三)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，便走入來問道：「他怎這般哭？」奶子如意兒道：「娘往後邊去了，哥哥尋娘這等哭。」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，說道：「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，就知道你媽媽？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。」奶子如意兒說道：「五娘休抱哥哥，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。」金蓮道：「怪臭肉，怕怎的？拿襯兒托着他，不妨事。」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裡，一直往後去了。走到儀門首，一逕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。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，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。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：「『大媽媽，你做什麼哩？』你說：『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。』」月娘忽擡頭看見，說道：「五姐，你說的什麼話？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，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？舉的恁高，只怕諕着他。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。」便叫道：「李大姐你出來，你家兒子尋你來了。」那李瓶兒慌走出來，看見金蓮抱着，說道：「小大官兒，好好兒在屋裡奶子抱着，平白尋我怎的？【張評】一氣語，直捷說出。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。」【張評】方回護一句。金蓮道：「他在屋裡，好不哭着尋你。我抱出他來走走。」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。月娘引鬬了一回，分付：「好好抱進房裡去罷，休要諕他。」李瓶兒到前邊，便悄悄說奶子：「他哭，你慢慢哄着他，等我來，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？」【張評】人各有心，瓶兒豈一味無言者也？如意兒道：「我說來，五娘再三要抱了去。」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，喂了奶，就安頓他睡了。誰知睡下不多時，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，半夜發寒潮熱起來。奶

【繡像本評】聆其言似愛，其實妒心所使。有心人作用如此。

子喂他奶也不吃，只是哭，李瓶兒慌了。

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，打發四箇唱的出門。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衣服，二兩銀子，不必細說。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，因見孩兒只顧哭，便問：「怎麼的？」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，【張評】總是怕事，非度量也。只說道：「不知怎的，睡了起來這等哭，奶也不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好好拍他睡。」因罵如意兒：「不好生看哥兒，管何事？諕了他！」走過後邊對月娘說。月娘知金蓮抱出來諕了他，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，【張評】惡極。只說：「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，【張評】已伏後綫。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。」月娘不依他，說道：「一箇剛滿月的孩子，什麼小兒科太醫！」到次日，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，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了，說是着了驚。與了他三錢銀子，灌了他些藥兒，那孩兒方纔得穩睡，不洋奶了。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。正是：

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

文禹門云：言者本無心，聽者錯會意；此害猶淺，謂我自有定見也。至若愛其人其人無一非，惡其人其人無一是，此其害甚大，因其先有成見也。加之愛欲其生，惡欲其死，又復愛不知其惡，惡不知其美，家庭之間，尊長如此，卑幼無容身之地矣。官場之內，上憲如此，屬下無出頭之時矣。作者道其所道，原未嘗向我道也。閱者但就時論事，就事論人，不存喜怒於其心，自有情理定其案，然後可以落筆。

即如此回，李桂兒之認乾娘，本爲勢利起見，伊母女先已說明，後又被應花子叫破，原無甚大講究也。西門家中，月娘正主，自然是拜月娘作乾娘，不知何以爲一流？又何以爲同類？西門不以爲非，月娘之歡喜，亦不過好人奉承耳，何以視爲可愚？吹毛求疵一至於此乎？倒是李桂之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爲諸妓當面叫破，而以月娘不解煞住。此正是作者曲筆，不爲指出，反又責備月娘，不宜認女，何惡月娘之深也。

想當時陋習，此等乾親，不足爲怪，且以爲榮，故應伯爵又教銀兒拜認六娘也。亦以瓶兒得寵，多財而又生子也。然則又是一流同類乎？果如此，金蓮竟出乎其類矣。顛倒一至於斯，尚可與論人論事乎？無他，有成見而無定見，存愛惡而不酌情理也。

若金蓮者，與妓同類，尚是尊稱。其妬心之毒，不殺官哥不快，不殺瓶兒亦不快也。官哥之驚，作者明指爲金蓮，李氏之不言，而曰「懼事」，吳氏之不說，而曰「惡極」，何所見而云然，謂非有愛惡之成見者乎？

此一回總而言之：上寫趨炎，爲世人之常情；下寫懷嫉，實婦人之大慝。就人論人，就事論事，月娘、嬌兒、玉樓得好丈夫，尚是安分之婦，瓶兒亦可爲善之人，獨有金蓮，可殺而不可留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詩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二〕「陪着吃了茶」，綉甲本「着」作「他」。

〔三〕「忙整衣冠」，綉丙本「忙」作「慌」。

〔四〕「怕不也待來」，綉像本「怕」作「咱」。

〔五〕「你好人，就不等俺每等兒」，綉像本作「你好人兒，不等俺每等兒」。

〔六〕「吃他奈何的人慌」綉像本「吃」作「乞」。

〔七〕「那祝麻子」，綉像本「那」作「這」。

〔八〕「張二官兒」，原作「張三官兒」，綉乙本作「張一官兒」，皆誤。今據上下文及綉甲、綉丙本改。

〔九〕「衣裳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衣服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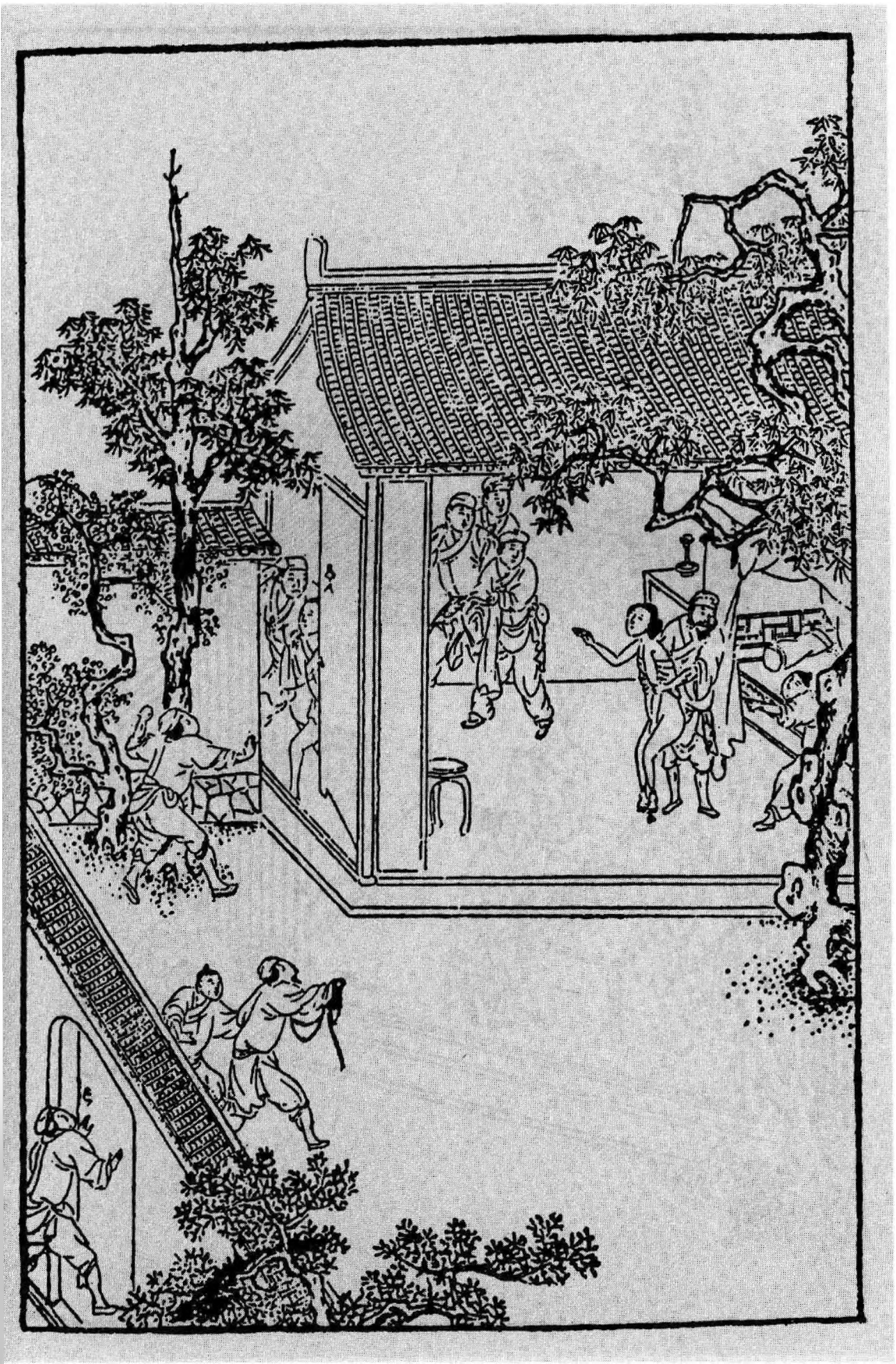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〕「洒上些水，扭出汁兒來」，綉甲本、本衙本、崇經堂本「汁兒」作「汗兒」，乙亥本、在茲堂本作「日兒」。

〔十一〕「把人的牙花也嗑了」，綉像本作「擺人的牙花已擺了」。

〔十二〕「怪狗才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怪奴才」。

〔十三〕「出房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出門」。





第三十三回　陳敬濟失鑰罰唱　韓道國縱婦爭風

韓道國、一百回內結果之人也，其結果乃在何官人家。夫韓道國妻王六兒，於財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也；愛姐於財色二字，不堪而回頭者也。不堪，所以有此書；不堪而欲其回頭，又所以有此書。故結以何官人，爲凡世之不拘何姓人等作官人者勸也。故仍以何官人結，而此處於未出韓道國、先出何官人，因買何官人貨，方尋韓夥計。然則財色二字，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於其中耳。故何官人之貨，必云絨線。

寫失鑰罰唱，必用還席作因，尋衣作引，一伏後文打狗罵潘姥姥之因，一伏弄一得雙由尋衣服之引。一路寫金蓮強敬濟吃酒索唱，總是從骨髓中描出，溶成一片，不能爲之字分句解，知者當心領其用筆之妙。然而他偏又夾寫瓶兒、春梅、潘姥姥、吳月娘、如意兒、官哥，總是史筆之簡淨靈活處。

金蓮、敬濟至一見消魂後，至此已幾番描寫，然而一層深一層，一次熟落膽大一次，總是罪西門，月娘不知防閑。而此回又必寫月娘見其同席，而不早正色以問之也。

內必寫月娘小產者，乃作者深惡婦人私行妄動，毫無家教，以致釀成禍患而不知悔，猶信任三姑六婆，安胎打胎，胡亂行事，全無閨範者也。又深譏西門空自奸詐，其實不能出婦人之手，終被瞞過。何也？如月娘有孕七月，而一旦落去，西門且不知，然則設十月生下，問之西門，當亦不知爲何人之子乎？不知其孕，固屬愚甚；知其有孕而並不問其何以不生出，天下人處家之昏昏者，孰有如此？亦如翡翠軒去生官哥止一兩月，然則私語時瓶兒之娠已七八月矣，西門亦未之知，其醉夢爲何如？宜乎劉婆子與三姑得出入以肆其姦也。有家者，

甚勿爲色所迷。

王六兒與二搗鬼姦情，乃云道國縱之，細觀方知作者之陽秋。蓋王六兒打扮作倚門粧，引惹遊蜂，一也；叔嫂不同席，古禮也，道國有弟而不知問，二也；自己浮誇，不守本分，以致妻與弟得以容其姦，三也；敗露後不能出之於王屠家，且百計全之，四也。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兒與二搗鬼，而大書韓道國縱婦爭風，誰謂稗官家無陽秋哉？

又月娘小産，必於王六兒將出之時，煞有深意。見「六」爲陰數，先有潘六兒在前，後有王六兒在後，重陰凝結，生意盡矣。幸有一陽隱伏，猶可圖來復之機。乃一旦動搖剝盡，不必至喪命一回，而久已知兩「六」之爲禍根。後死兩六兒家，猶證果非結因也。

王、劉、薛三姑子，「三姑」也。劉婆子，劉與六通，「六婆」也。寫來遂令人混混，急切看不出，是其狡猾之才，偶記於此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衣染鶯黃。愛停板駐拍，勸酒持觴。低鬢蟬影動，私語口脂香。簷滴露，竹風涼，拚劇飲琳琅。夜漸深，籠燈就月，仔細端相。

右調〔意難忘前〕

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，進門就問月娘：「哥兒好些？使小廝請太醫去。」月娘道：「我已叫劉婆子來了。吃了他藥，孩子如今不洋妳，穩穩睡了這半日，覺好些

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，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。【張評】早爲打胎、灸官哥一引。既好些了，罷；若不好，拿到衙門裏，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。」【張評】騎極矣。月娘道：「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！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，還恁舒着嘴子罵人！」說畢，丫鬟擺上飯來。西門慶剛纔吃了飯，只見玳安兒來報：「應二爹來了。」西門慶教小廝：「拏茶出去，請應二爹捲棚內坐。」向月娘道：「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，教小廝拿飯出去，教姐夫陪他吃，說我就來。」月娘便問：「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裏去？那咱纔來。」西門慶便告說：「應二哥認的一箇湖州客人何官兒，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絲線，急等着要起身家去，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。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。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，已是成了來了，約下今日兌銀子去。我想來，獅子街房子空閒，打開門面兩間，倒好收拾，開箇絨線鋪子，搭箇夥計。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，教他與夥計在那裡，又看了房兒，又做了買賣。」【張評】未出愛姐、先出道國、六兒、未出六兒、先出何官人。何官人乃愛姐結果之所，今於未有愛姐之先先出何官人，且因何官人貨物，纔尋來韓道國，是何等神全筆力！即以來保與之同夥，後文情事俱到，真是天際神龍，令人不可測擬。且敬濟罰唱，乃未得金蓮之時，已安愛姐守節之處。謂一百回非一時做出，吾不信也。月娘道：「少不得又尋夥計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，姓韓，原是絨線行，如今沒本錢，閒在家裏，說寫筭皆精，行止端正，再三保舉。改日領他來見我，寫立合同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，教來保拿出來。陳敬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，等的心裡火發。見銀子出來，心中歡喜，與西門慶

唱了喏，說道：「昨日打攪哥，到家晚了，今日再扒不起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，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。今日好日子，便僱車輛搬了貨來，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主張的有理。只怕蠻子停留長智，推進貨來就完了帳。」于是同來保騎頭口，打着銀子，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。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，只四百二十兩銀子，打了三十兩背工。對着來保，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，二人均分了。僱了車腳，即日推貨進城，堆在獅子街空房內，鎖了門，來回西門慶話。西門慶教應伯爵，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。其人五短身材，三十年紀，言談滾滾，滿面春風。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，同來保領本錢僱人染絲，在獅子街開張鋪面，發賣各色絨絲。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八月十五日，月娘生辰來到，請堂客擺酒。留下吳大妗子、潘姥姥、楊姑娘並兩箇姑子住兩日，晚夕宣唱佛曲兒，常坐到二三更纔歇。那日，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，不方便，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，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。李瓶兒道：「孩子纔好些兒，我心裡不耐煩，往他五媽媽房裡睡一夜罷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不惹你。」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。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，如同拾了金寶一般，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。他便房中高點銀燈，欵伸錦被，薰香澡牝，夜間陪西門慶同寢。枕畔之情，百般難述，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，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。正是：鼓鬣遊蜂，嫩蕊半勻春蕩漾；餐

【綉像本評】善哉。善哉。

香粉蝶，花房深宿夜風流。

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，連忙讓在炕上坐的。教迎春安排酒菜菓餅，[一]晚夕說話，坐半夜纔睡。到次日，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，兩雙段子鞋面，二百文錢。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，過這邊來，拿與金蓮瞧，說：「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。」金蓮見了，反說他娘：「好恁小眼薄皮的，什麼好的，拏了他的來！」潘姥姥道：「好姐姐，人倒可憐見與我，你卻說這箇話！你肯與我一件兒穿？」【張評】酸臭語，不可令天下人子聞之，更不可令天下父母聞之。金蓮道：「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。我穿的還沒有哩，拏什麼與你！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，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，篩上壺酒，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。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磕言試語。我是聽不上。」【張評】小人心事。一面分付春梅，定八碟菜蔬，四盒菓子，一錫瓶酒。打聽西門慶不在家，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，說：「娘和姥姥過來，無事和娘吃盃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又教你娘費心。」少頃，金蓮和潘姥姥來，三人坐定，把酒來斟。春梅侍立斟酒。

娘兒每說話間，只見秋菊來叫春梅，說：「姐夫在那邊尋衣裳，【張評】又是衣服作祟。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。」【張評】樓裡間則金蓮卧房矣。此蓋與金蓮對面一間，而令敬濟朝夕出入，難矣哉。金蓮分付：「叫你姐夫尋了衣裳，來這裏呵甌子酒去。」不一時，敬濟尋了幾家衣服，就往外走。春梅進來回說：「他不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好歹拉了他來。」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。潘姥姥在炕上坐，小桌兒擺着菓盒兒，[二]金蓮、李瓶兒陪着吃

【綉像本評】以己意度人，是固有佳子小人之別。

酒，連忙唱了喏。金蓮說：「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，你怎的張致不來？就弔了造化了？」拗了箇嘴兒，教春梅：「拏寬盃兒來，篩與你姐夫吃。」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，坐下。春梅做定科範，取了箇茶甌子，流沿邊斟上，遞與他。慌的敬濟說道：「五娘賜我，寧可吃兩小鍾兒罷。外邊鋪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。」金蓮道：「教他等着去，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，那小鍾子刁刁的，不耐煩。」潘姥姥道：「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，只怕他買賣事忙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信他，有什麼忙！(四)吃好少酒兒？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。」那敬濟笑着，拏酒來剛呷了兩口。潘姥姥叫春梅：「姐姐，你拏筯兒與哥哥，教他吃寡酒？」春梅也不拿筯，故意敲他，向攢盒內取了兩箇核桃遞與他。那敬濟接過來道：「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？」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，咬碎了下酒。潘姥姥道：「還是小後生家，好口牙。相老身，東西兒硬些，就吃不得。」敬濟道：「兒子世上有兩樁兒，鵝卵石、牛騎角吃不得罷了。」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，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，說：「頭一鍾是我的了。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？也不教你吃多，只吃三甌子，饒了你罷。」敬濟道：「五娘，可憐見兒子來，真吃不得了。此這一鍾，恐怕臉紅，惹爹見怪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也怕你爹？我說你不怕他。【張評】淫婦活跳出來。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？」敬濟道：「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，如今在對門喬大户房子裡看收拾哩。」金蓮問：「喬大户家昨日搬了去，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？」敬濟道：「今早送茶去了。」李瓶兒問：「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？」

【綉像本評】春梅、金蓮此唱彼和，的真肝膽相知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只一語，隱出戲狎心腸。

敬濟道：「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，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〔五〕，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，門面七間，到底五層。」【張評】已爲舉親之地。說話之間，敬濟捏着鼻子，又挨了一錘，趁金蓮眼錯，得手拏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。迎春道：「娘，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。」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，向李瓶兒道：「等他來尋，你每且不要說，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。」潘姥姥道：「姐姐與他罷了，又奈何他怎的。」

那敬濟走到鋪子裡，袖內摸摸，不見鑰匙，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。金蓮道：「誰見你什麼鑰匙！你管着什么來？放在那裡，就不知道？」春梅道：「只怕你鎖在樓上了。」【張評】春梅互講，可知得雙非相逼也。敬濟道：「我記的帶出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小孩兒家屁股大，敢吊了心！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這有魂沒識，心不在肝上。」敬濟道：「有人來贖衣裳，可怎的樣？趁爹不過來，免不得叫箇小嫲匠來開樓門，纔知有沒。」那李瓶兒忍不住，只顧笑。敬濟道：「六娘拾了，與了我罷。」金蓮道：「也沒見這李大姐，不知和他笑什麼，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。」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，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，說道：「這不是鑰匙！」〔六〕纔待用手去取，被金蓮褪在袖中，不與他，說道：「你的鑰匙兒，怎落在我手裡？」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鷄扯膝。金蓮道：「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，倒在外邊鋪子裡唱與小廝聽，怎的不唱箇兒我聽？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，只揀眼生好的唱箇兒，我就與你這鑰匙。不然，隨你就跳上白塔，我也沒有。」〔七〕敬濟道：「這五娘，

【繡像本評】隱然白居，妙。

就勒指出人痞來。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？」金蓮道：「你還搗鬼，南京沈萬三，【張評】非宋事，可見寓言。【文評】沈萬三乃明太祖時有明之豪富，豈宋時亦有乎？可見此書非實書。北京枯樹彎，人的名兒，〔八〕樹的影兒。」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，說道：「死不了人，等我唱。我肚子裡撐心柱肝，要一百箇也有！」金蓮罵道：「說嘴的短命！」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。金蓮道：「你再吃一盃，蓋着臉兒好唱。」敬濟道：「我唱了慢慢吃。我唱箇菓子名〔山坡羊〕你聽：

初相交，在桃園兒裡結義。相交下來，把你當玉黃李子兒擡舉。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，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撾的粉粉的碎。我把你賊，你學了虎刺賓了，外實裏虛，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，見你在軟棗兒樹下，就和我別離了去。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，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。罵了句生心紅的强賊，〔九〕逼的我急了，我在吊枝乾兒上尋箇無常，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？」

唱畢，就問金蓮要鑰匙，說道：「五娘快與了我罷，夥計鋪子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！只怕一時爹過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倒自在性兒，說的且是輕巧。等你爹問，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，把鑰匙不見了，走來俺屋裡尋。」敬濟道：「爺嘍！五娘就是弄人的劍子手。」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：「姐姐與他去罷。」金蓮道：「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，定罰教你唱到天晚。【張評】寫出金蓮不堪。頭裡騙嘴說一百箇，二

【綉像本評】人固會弄。

百箇，纔唱一箇曲兒就要騰翅子？我手裡放你不過。」【張評】浪極矣！何物化工之筆，一一描出。敬濟道：「我還有一箇兒看家的，是銀名〔山坡羊〕，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。」于是頓開喉音唱道：

冤家，你不來，白悶我一月，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。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拏着黃票兒請你，你在兵部窪兒裡元寶兒家歡娛過夜。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，我把如同印箝兒印在心裡愁無救解。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，空教我撿着雙火筒兒頓着礶子等到你更深半夜。〔十〕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，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，隨那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。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，搗槽斜賊，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，倒與你只當做熱血。

敬濟唱畢，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，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，【張評】完得妙。見妳子如意兒，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。便說道：「孩子纔好些，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。還不抱進去！」金蓮問：「是誰說話？」綉春回道：「大娘來了。」敬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。

【綉像本評】開口推及瓶兒，以敬濟之故。

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。月娘便問：「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？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整治些菜，請俺娘坐坐。【張評】狐精常態如畫。陳姐夫尋衣服，叫他進來吃一盃。姐姐，你請坐，好甜酒兒，你吃一盃。」月娘道：「我不吃。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

家去，我又記掛着你孩子，〔十一〕逕來看看。李大姐，你也不管，又教奶子抱他在風裏坐的。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，你還不好生看他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俺陪着姥姥吃酒，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。」月娘坐了半歇，回後邊去了。一回，使小玉來，請姥姥和五娘、六娘後邊坐。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，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、楊姑娘吃酒。到日落時分，與月娘送出大門，上轎去了。都在門裡站立，先是孟玉樓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今日他爹不在，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，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户家裡瞧瞧。」【張評】此處卻是玉樓作引，或者天道報應不爽也。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：「誰拏着那邊鑰匙哩？」平安道：「娘每要過去瞧，開着門哩。來興哥看着兩箇坌工的在那里做活。」月娘分付：「你教他躲開，等俺每瞧瞧去。」平安兒道：「娘每只顧瞧，不妨事。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，叫出來就是了。」

當下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，都用轎子短搬撞過房子內。進了儀門，就是三間廳。第二層是樓。月娘要上樓去，可是作怪，剛上到樓梯中間，不料梯磴陡趄，只聞月娘哎了一聲，滑下一隻腳來，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。慌了玉樓，便道：「姐姐怎的？」連忙撈住他一隻肐膊，不曾跌下來。月娘吃了一驚，就不上去。衆人扶了下來，唬的臉蠟查兒黃了。玉樓便問：「姐姐，怎麼上來滑了腳，不曾扭着那裏？」月娘道：「跌倒不曾跌着，只是扭了腰子，唬的我心跳在口裡。樓梯子趄，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，滑了腳。早是攀住欄杆，不然怎了！」

李嬌兒道：「你又身上不方便，早知不上樓也罷了。」于是眾姊妹相伴月娘回家。剛到家，叫的應，就肚中疼痛。月娘忍不過，趁西門慶不在家，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。婆子道：「你已是去經事來，着傷，多是成不的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便是五箇多月了，上樓着了扭。」婆子道：「你吃了我這藥，安不住，下來罷了。」【張評】月娘信六婆之報。月娘道：「下來罷。」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，教月娘用艾酒吃。那消半夜，弔下來了，在馬桶內。點燈撥看，原來是箇男胎，已成形了。正是：

胚胎未能全性命，真靈先到杳冥天。

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。

到次日，玉樓早辰到上房，問月娘道：「身子如何？」月娘告訴：「半夜果然疼不住，(十二)落下來了，倒是小廝兒。」【張評】必于月娘小產者，一陽盡而六陰來虛浮橫肆，故有下六兒。且一陽盡而重陰，疑且故有兩六兒，西門生盡矣。玉樓道：「可惜了。他爹不知道？」月娘道：「他爹吃酒來家，到我屋裏纔待脫衣裳，我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，我心裡不自在。他纔往你這邊來了。我沒對他說。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。」玉樓道：「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，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。」又道：「姐姐，你還計較兩日兒，且在屋裡不可出去。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，只怕掉了風寒，難爲你的身子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沒的說，倒沒的唱揚的一地裡知道，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，惹的人動那脣齒。」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【綉像本評】劉婆可恨。不得安胎而得催生者，醫家妙訣。

【綉像本評】出語隱然有指。

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夥計，也不是守本分的人，姓韓，名道國，字希堯，乃是破落户韓光頭的兒子。如今跌落下來，替了大爺的差使，亦在鄆王府做校尉，【張評】與來保結親之脈。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。其人性本虛飄，言過其實，巧于詞色，善于言談，許人錢如捉影捕風，騙人財如探囊取物。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，手裡財帛從容，新做了幾件虼蠐皮，在街上掇着肩膊兒，就搖擺起來。【張評】何止道國一人。人見了，不叫他箇韓希堯，只叫他做「韓一搖。」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，排行六兒，〔十三〕生的長跳身材，瓜子面皮，紫膛色，約二十八九年紀。身邊有箇女孩兒，【張評】又出愛姐。嫡親三口兒度日。他兄弟韓二，名二搗鬼，是箇要錢的搗子，在外另住，舊與這婦人有姦，趕韓道國不在家，鋪中上宿，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，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。不想街坊有幾箇浮浪子弟，見婦人搽胭抹粉，〔十四〕打扮的喬模喬樣，常在門首站立睃人，人略鬪他鬪兒，又臭又硬，就張致罵人。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，心中有幾分不憤，暗暗三兩成羣，背地講論，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。那消半箇月，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。原來韓道國這間屋，門面三間，房裡兩邊都是鄰舍，後門逆水塘。〔十五〕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，或夜晚扒在牆上看覷，或白日裡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，〔十六〕單等捉姦。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，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，醉了，倒插了門，在房裡幹事。不防衆人睃見蹤跡，小猴子扒過來，把後門開了，衆人一齊進去，掇開房門。韓二奪門就走，

【張評】六者、陰數也。潘六兒與王六兒，合成重陰之數。陽已全盡，安得不死？坤盡爲復，復之一陽，必須靜以保之方可。今月娘過街上樓，以致一陽剝盡，所以必死無疑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婦捉奸，手腳敏

捷可喜。

【綉像本評】心虛人，便公道話都難說。

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。老婆還在炕上，慌穿衣不迭。一人進去，先把褲子撾在手裡，都一條繩子拴出來。須臾，圍了一門首人，跟到牛皮街廂鋪裏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。這一箇來問，那一箇來瞧，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，便問左右看的人：「此是爲什麼事的？」旁邊有多口的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知，此是小叔姦嫂子的。」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：「可傷，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。到官，叔嫂通姦，兩箇都是絞罪。」那旁邊多口的，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，一連娶三箇媳婦，都吃他扒了，因此插口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深通條律，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，若是公公養媳婦的，卻論什麼罪？」那老者見不是話，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。【張評】百忙插趣。正是：各人自掃簷前雪，莫管他家屋上霜。這裡二揭鬼與婦人被捉不題。

單表那日韓道國，鋪子裡不該上宿，來家早。八月中旬天氣，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，新盔的一頂帽兒，搖着扇兒，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。但遇着人，或坐或立，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。就是一回，內中遇着他兩箇相熟的人，一箇是開紙鋪的張二哥，一箇是開銀鋪的白四哥，慌作揖舉手。張好問便道：「韓老兄，連日少見，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，開寶鋪做買賣。我等缺禮失賀，休怪休怪！」一面讓他坐下。那韓道國坐在欄上，把臉兒揚着，手中搖着扇兒，說道：「學生不才，仗賴列位餘光，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，三七分錢。掌巨萬之財，督數處之鋪，甚蒙敬重，比他人不同。」白汝晃道：「聞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鋪生意。」韓道國笑

道：「二兄不知，綫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。他府上大小買賣，出入貨本，那些兒不是學生籌帳！言聽計從，禍福共知，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。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，常請去陪侍，沒我便吃不下飯去。俺兩箇在他小書房裡，閒中吃菓子說話兒，常坐半夜，他方進後邊去。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，房下坐轎子行人情，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。彼此通家，再無忌憚。不可對兄說，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，也常和學生計較。【張評】令正說來，自是不差。學生先一箇行止端莊，立心不苟，與財主興利除害，拯溺救焚。凡百財上分明，取之有道，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幾分。【張評】太師之下有翟爺，翟爺之下有西門，西門之下有道國，一班如此興利除害之人，可嘆。不是我自己誇獎，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。」剛說在熱鬧處，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：「韓大哥，你還在這裡說什麼！教我鋪子裡尋你不着。」拉到僻靜處，告他說：「你家中如此這般，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了，拴到鋪裡，明早要解縣見官去。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？」這韓道國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口中只咂嘴，下邊頓足，就要翅趫走。被張好問道：「韓老兄，你話還未盡，如何就去了？」這韓道國舉手道：「大官人有要緊事尋我商議，不及奉陪。」慌忙而去。正是：

誰人挽得西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

【綉像本評】湊巧事，天下不少。

文禹門云：世上人未有不愛美婦人者，而婦人之美者，未必皆喜淫而善妬。聞起仰慕而逢迎之，愛之如瑤

草琪花，視之如奇珍異寶，奉之如神明父母，縱之如愛女嬌兒。爭之可以捨性命，破家財，忘憂焦，喪廉恥；到手則顛鸞倒鳳，暮雲朝雨，婦之不淫者，亦不覺勃然動情矣。如其願則爭妍獻媚，拂其意則忍淚含嗔；一旦奪其所歡，失其舊寵，有不挾小嫌而成大恨，變巧笑而爲嬌啼者哉！遂使天下之美婦人，竟無不淫而且妬者。

是亦如位高祿厚，權大威嚴。其初心頗愛聲名，深知利害，且顧臉面，亦念子孫。無奈宵小希榮，諸公討好，賀生辰，做滿月，厚禮唯恐不肯收；拜老師，認世叔，手本唯恐不得上。望顏色唯唯聽命，守規矩諾諾連聲；發一言皆欽此欽遵，論一事必誠惶誠恐。直若其言可坊而行可表，遂無不親若父而尊若神。相習成風，不覺龐然自大，人孰敢侮，予言莫違，是皆不自愛之人，早起而成全之也。丈夫如此，何論婦人？士君子且論，何論愚婦女？而況尖酸成性，苛薄居心，彼亦莫知然而然，有識者早已慮其後矣。

此一回寫金蓮之淫，却是繪水繪聲，繪山繪影。其刁難敬濟處，正是愛憐敬濟處。旁人不知，只有一春梅，從而附和之。兩箇美婦女，便是兩箇浪傢伙。此時敬濟，雖欲避嫌疑，求乾淨，詎可得乎？夫以西門慶之氣燄勢利，强壯兇暴，猶不能制伏，而世之見美婦人垂涎者，果何心腸乎？看書而神移者，更無論矣。

此處忽又將王六兒提出，此二人即殺西門慶者也。一邊尊卑相戲，一邊叔嫂相姦，兩箇淫蟲，雙刀並舉，西門慶之死，伏於此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二〕「酒菜菓餅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酒席烙餅」。

〔三〕「菓盒兒」，綉甲本作「菓菓兒」，綉乙本作「菓桌兒」，綉丙本作「菓菜兒」。

〔四〕「你信他，有什麼忙」，綉乙本作「你信饒自什麼忙」。

〔五〕「好不大的」，綉甲本作「好大大的」。

〔六〕「這不是鑰匙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這」作「怎」。

〔七〕「沒有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不有」。

〔八〕「名兒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形兒」。

〔九〕「罵了句生心紅的強賊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生」作「牛」。

〔十〕「檢着」，綉像本作「撥着」。

〔十一〕「我又記掛着你孩子」，綉像本「你」作「這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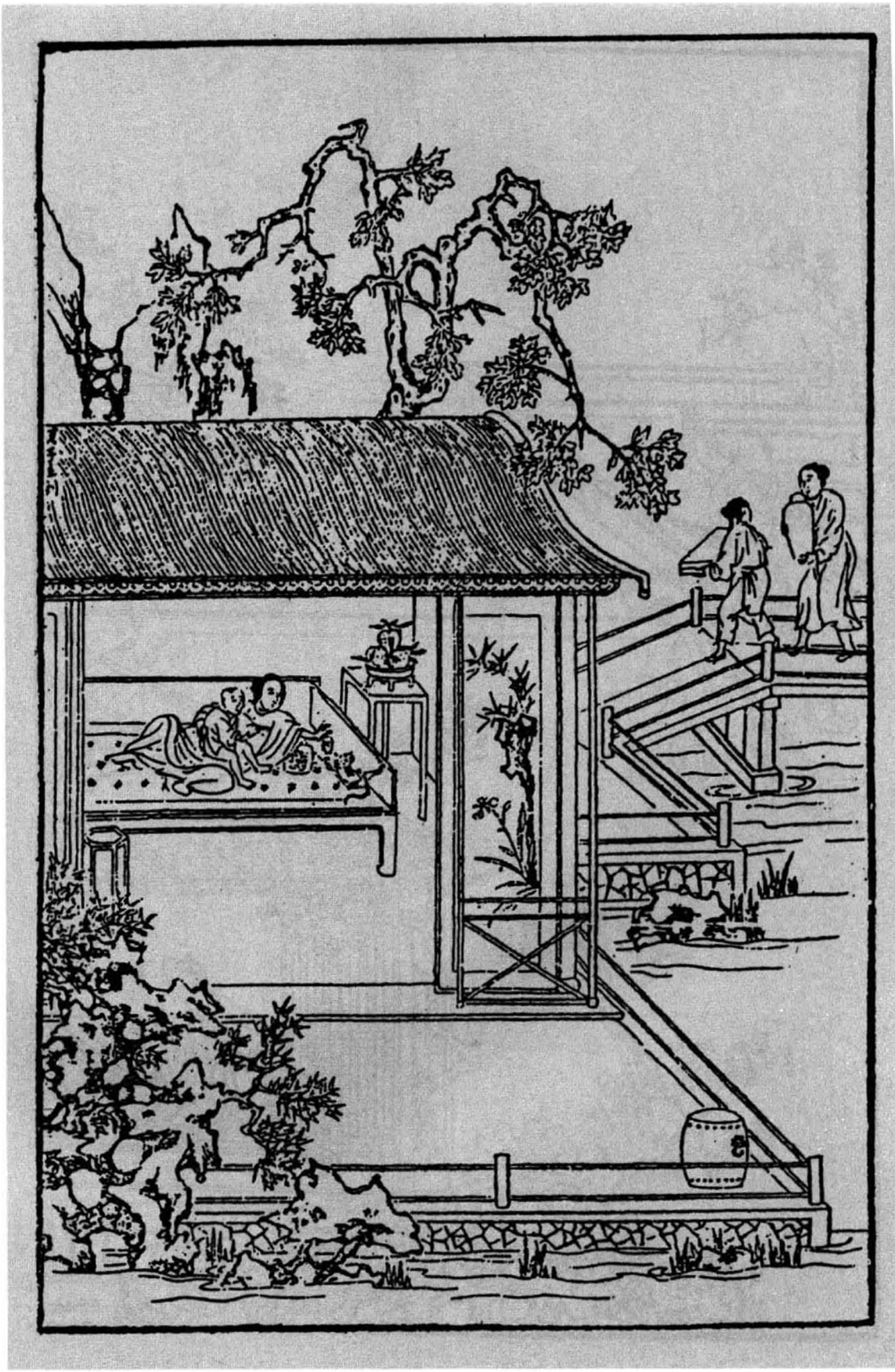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二〕「疼不住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存不住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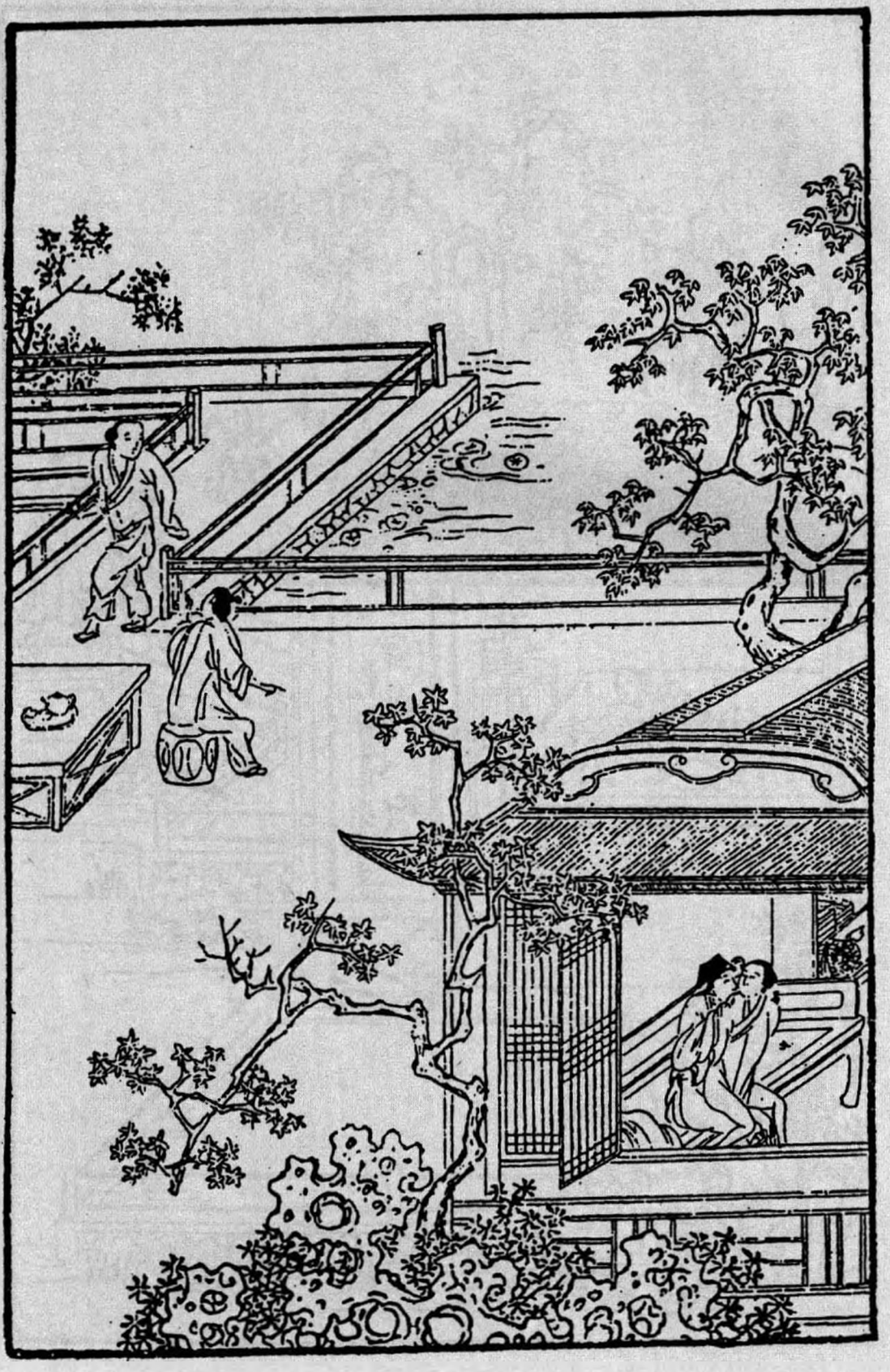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三〕「六兒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六姐」。

〔十四〕「搽胭抹粉」，綉像本「胭」作「脂」。

〔十五〕「逆水塘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通水塘」。

〔十六〕「小兒子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小猴子」。





第三十四回　獻芳樽內室乞恩　受私賄後庭說事

提刑所，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，所以重民命也。看他朝廷以之爲人事送太師，太師又以之爲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，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，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，實太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。今看到任以來，未行一事，先以伯爵一幫閒之情，道國一夥計之分，將直作曲，妄入人罪，後即於我所欲入之人，又因一龍陽之情，混入內室之面，隨出人罪，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爲幫閒、淫婦、幸童之人事。天下事至此，尚忍言哉？作者提筆著此回時，必放聲大哭也。

瓶兒，金屋之阿嬌也；書童，外庭之小奴也，竟入內室，絕不避嫌，飲酒說事，絕不明祭。況瓶兒，妾也，妾有事不直致之於夫，而托外庭奴僕爲之先容，其可疑處，正不在求情說分上處，乃一味糊塗，豈齊家之正道？宜乎雪娥私來旺，知而留之；金蓮私琴童，迷而不悟，以致養成敬濟之大患，至死而不覺也。

欲寫金、瓶二人爭寵處，於何處下筆？乃因書童，即插入平安，令其男寵中，先有共相油監醬醋之香，串入金蓮，淡覺一時情景如畫。

寫瓶兒一邊熱處，自覺金蓮一邊冰冷，不必身親其地，而已見有難堪之情。作者之筆，真化工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成吳越，怎禁他巧言相鬪諜。平白地送暖偷寒，平白地送暖偷寒，猛可的搬唇弄舌。水晶丸不住撇，蘸剛鞭一味撅。

右調〔川撥棹〕

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聽，〔二〕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，急急趕到家中，〔三〕因和來保計議。【張評】二人相合，只暗暗描寫。來保說：「你還早央應二叔，來對當家的說了，拏箇帖兒對縣中李老爺一說，〔四〕不論多大事情，都了了。」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。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：「沒人在家，不知往那里去了。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。」【張評】妙絶。韓道國道：「沒在他宅裡。」問應寶，也跟出去了。韓道國慌了，往拘攔院裡抓尋。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，號叫何兩峰，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。被韓道國抓着了，請出來。伯爵吃的臉紅紅的，【張評】飲。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。【張評】餙。韓道國唱了喏，拉到僻靜處，如此這般告他說。伯爵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我少不得陪你去。」于是辭了何兩峰，與道國先同到家，問了端的。道國央及道：「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裡去，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，討箇帖兒，轉與李老爹，求他只不教你侄婦見官。事畢重謝二叔。」說着，跪在地下。伯爵用手拉起來，說道：「賢契，這些事兒，我不替你處？你快寫箇說帖，把一切閒話都丟開，只說你常不在家，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，欺負娘

子。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，和他嚷亂，反被這夥人羣住，揪採踢打，同拴在鋪裡。望大官府發箇帖兒，對李老爹說，只不教你令正出官，管情兒箇分上就是了。」那韓道國取筆硯，連忙寫了說帖，安放袖中。

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，問守門的平安兒：「爹在家？」平安道：「爹在花園書房裡。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。」那應伯爵狗也不咬，走熟了的，同韓道國進入儀門，轉過大廳，由鹿頂鑽山進去，就是花園角門。【張評】開中又將花園一描。抹過木香棚，三間小捲棚，名喚翡翠軒，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。前後簾櫳掩映，四面花竹陰森。【張評】可惜主人俗。裡面一明兩暗書房。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，說：「應二爹和韓二叔來了。」二人掀開簾子，進入明間內。書童看見，便道：「請坐，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。」【張評】映書童，明眼人自知。一面使畫童兒請去。【張評】映畫童。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，問春梅：「姐，爹在這裡？」春梅罵道：「賊見鬼小奴才兒！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，巴巴的跑來這里問！」【張評】如口醋語。畫童便走過這邊，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，悄悄問：「爹在房裡？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，在書房裡等爹說話。」綉春道：「爹在房裡，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。」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，一疋大紅紵絲，一疋鸚哥綠潞紬，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、披襖、背心、護頂之類。在炕上正鋪着大紅氈條。妳子抱着哥兒，迎春執着熨斗，【張評】總爲內室一描也。只見綉春進來，悄悄拉迎春一把。迎春道：「你拉我怎麼的？拉撇了這火落在氈條

了頭情致爾爾。

【綉像本評】筋筋節節，當行法家，豈特清客而已。

上。」李瓶兒便問：「你平白拉他怎的？」綉春道：「畫童說應二爹來了，請爹說話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奴才兒，應二爹來，你進來說就是了，巴巴的扯他！」【張評】房中情事如画，御偏于忙中草此開筆。

西門慶分付畫童：「請二爹坐坐，我就來。」于是看裁完了衣服，便衣出來。書房內見伯爵二人，作揖坐下，韓道國打橫。吃了茶，伯爵就開言說道：「韓大哥，你有甚話，對你大官府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有甚話說來。」韓道國纔待說「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」，被應伯爵攔住，【張評】又不教說，妙絶。便道：「賢侄，你不是這等說了。喻着骨禿露着肉，也不是事。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：韓大哥常在鋪子裡上宿，家下沒人。止是他娘子兒一人，還有箇孩兒。左右街坊，有幾箇不三不四的人，見無人在家，時常打磚掠瓦鬼混。欺負的急了，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，來家罵了幾句，被這起光棍不繇分說，羣住打了箇臭死。〔五〕如今都拴在鋪裏，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那裡去。他哭哭啼啼，央煩我來對哥說，討箇帖兒對李大人說說，青目一二。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，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。」因說：「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你大官人瞧，好差人替你去。」【張評】情事如画。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，連忙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小人忝在老爹門下，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，俯就一二，舉家没齒難忘。」西門慶一把手拉起，說道：「你請起來。」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：「犯婦王氏，乞青目免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，只

【綉像本評】有權有勢，想起來官真要做。

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。」向伯爵道：「比時我拏帖對縣里說，不如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單，明日帶來我衙門里來發落就是了。」伯爵教：「韓大哥，你還與大老爹下箇禮兒。這等亦發好了！」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。西門慶教玳安：「你外邊快叫箇答應的班頭來。」不一時，叫了箇穿青衣的節級來，在旁邊伺候。西門慶叫近前分付：「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，問是那牌那鋪地方，對那保甲說，就稱是我的鈞語，【綉丙本評】氣勢語。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。查出那幾箇光棍名字來，改了報帖，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。」【張評】要提刑官，乃只爲如此勾當用得着。那節級應諾，領了言語出門。伯爵道：「韓大哥，你即一同跟了他，幹你的事去能，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。」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，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。

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，因令玳安放桌兒：「你去對你大娘說，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，打開篩了來，我和應二叔吃。就把糟鰌魚蒸了來。」伯爵舉手道：「我還没謝的哥，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鰌魚與我。【張評】補開情，映出新夏、文情細甚。後寄書、包占諸事，皆此出也。送了一尾與家兄去，剩下一尾，對房下說，拿刀兒劈開，送了一段與小女，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，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，再攪些香油，安放在一箇磁罐內，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；或遇有箇人客兒來，蒸恁一碟兒上去，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。」西門慶告訴：「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户，因在河下管蘆葦場，撰了幾兩銀子，新賣了一所庄子，在五里店，拏皇木蓋房，近日被我衙門

【綉像本評】此一段今日仕途所難，勿以西門慶而薄之。

【綉像本評】仕途皆然，不必深怪。

【綉像本評】天下事計料停貼而變出意外，大抵此類。

裡辦事官緝聽着，首了。依着夏龍溪，饒受他一百兩銀子，還要動本參送，申行省院。劉太監慌了，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，只要事了。不瞞你說，咱家做着些薄生意，料也過了日子，那裡希罕他這樣錢！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，時常受他些禮，今日因這些事情，就又薄了面皮？教我絲毫沒受他的，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。到衙門裡，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，就發落開了。事畢，劉太監感情不過，宰了一口猪，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，兩包糟鰣魚，重四十斤，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，親自來謝。彼此有光，見箇情。」〔六〕【張評】提刑官好作用。應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是希罕這箇錢的？夏大人他出身行伍，起根立地上沒有，他不撾些兒，拏甚過日？哥，你自從到任以來，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。別的到也罷了，只吃了他貪濫蹺婪，有事不論青水皂白，〔七〕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，成什麼道理！我便再三扭着不肯，『你我雖是箇武職官兒，掌着這刑條，還放些體面纔好。』」說未了，酒菜齊至。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，陪伯爵吃。

不說兩箇說話兒，坐更餘方散。【張評】偏又插此閒文。且說那夥人，見青衣節級下地方，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，又拘總甲，查了各人名字，明早解提刑院問理，都各人面面相覷。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，尋的本家攏子，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裡。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。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，登時問保甲查寫那幾箇名字，都送到西門慶宅內，〔八〕單等次日早解。

過一日，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，到衙門裡坐廳。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，頭一起就是韓二，跪在頭裡。【張評】妙。夏提刑先看報單，「牛皮街一牌四鋪總甲蕭成，爲地方喧鬧事。」【張評】妙、便賴。第一箇就叫韓二，第二箇車淡，第三箇管世寬，第四箇游守，第五箇郝賢，都叫過花名去。然後問韓二：「爲什麼起來？」那韓二先告道：「小的哥是買賣人，【張評】開口即妙。常不在家住的。小男幼女，被街坊這幾箇光棍，要便彈打胡博詞兒，坐在門首，胡歌野調，夜晚打磚，百般欺負。小的在外另住，來哥家看視，含忍不過，罵了幾句。被這夥棍徒，不繇分說，揪倒在地，亂行踢打。獲在老爺案下，望老爺查情。」夏提刑便問：「你怎麼說？」那夥人一齊告道：「老爺休信他巧對！他是要錢的搗鬼。他哥不在家，和他嫂子王氏有姦。王氏平日倚逞刁潑，毀罵街坊。昨日被小的們捉住，見有底衣爲證。」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：「那王氏怎的不見？」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，只說：「王氏腳小，路上走不動，便來。」那韓二在下邊，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。良久，【張評】二字妙絶。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：「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。想必王氏有些姿色，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，捏成這箇圈套。」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，問道：「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？」【張評】妙問。衆人道：「昨日在他屋裡捉來。」又問韓二：「王氏是你甚麼人？」【張評】妙問。保甲道：「是他嫂子兒。」又問保甲：「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？」保甲道：「越牆進去。」西門慶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，他既是小叔，王氏也是有服之親，莫不不

【綉像本評】好說。

許上門行走？相你這起光棍，你是他什麼人？如何敢越牆進去？【張評】御亦有理，強詞可畏。況他家男子不在，又有幼女在房中，【張評】官府如何知得恁切？非姦即盜了。」【張評】百忙中點愛姐。喝令左右拏夾棍來，每人一夾，二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況四五箇都是少年子弟，出娘胞胎未經刑杖，一箇箇打的號哭動天，呻吟滿地。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，分付：「韓二出去聽候。把四箇都與我收監，不日取供送問。」

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，箇箇都懷鬼胎。監中人都嚇恐他：「你四箇若送問，都是徒罪。到了外府州縣，皆是死數。」這些人慌了，等的家下人來送飯，稍信出去，教各人父兄使錢，上下尋人情。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，夏提刑說：「這王氏的丈夫，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。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。同僚上，我又不好處得，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。」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。【張評】帶一筆，妙絕。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，不敢來打點。四家父兄都慌了，會在一處。內中一箇說道：「也不消再央吳千户，他也不依。【張評】不依情，只在這邊口中說出，妙妙。我聞得人說，東街上住的開細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，和他契厚。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，封與應二，教他替咱們說說，管情極好。」于是車淡的父親，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，【張評】如情，色也；提奸，氣也；使銀子，財也。故加一開酒店，使使四字皆現，真絕妙掩映之筆。每人拏十兩銀子來，共湊了四十兩銀子，齊到應伯爵家，央他對西門慶說。伯爵收下，打發衆人去了。他

【繡像本評】以此折獄，正理確然，然而失情者亦不少矣。

娘子兒便說：「你既替韓夥計出力，擺佈這起人，如何又攬下這銀子，反替他說方便？不惹韓夥計怪？」伯爵道：「我可知不好說的，我別自有處。」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，包放袖中，早到西門慶家。西門慶還未回來。伯爵進廳上，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，頭帶瓦楞帽兒，插着金頭蓮瓣簪子，〔九〕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，玉色紗褡兒，涼鞋淨襪【張評】爲書童出色一描。說道：「二爹，請客位內坐。」交畫童兒後邊拏茶去，說道：「小廝，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，你不動，且要子兒。等爹來家，看我說不說！」【張評】得寵口角如畫。那小廝就拏茶去了。伯爵便問：「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？」書童道：「剛纔答應的來說，爹衙門散了，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。二爹有甚話說？」伯爵道：「沒甚話。」書童道：「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，爹昨日到衙門裡，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，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。」伯爵拉他到僻靜處，和他說：「如今又一件，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，聽見要送問，都害怕了。昨日晚夕到我家，哭哭啼啼，再三跪着央及我，教對你爹說。我想，我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，怎又好管他的，惹的韓夥計不怪？沒奈何，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，看你取巧對你爹說，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。」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，遞與書童。書童打開看了，大小四錠零四塊，說道：「既是應二爹分咐，教他再拏五兩來，〔十〕待小的替他說，還不知爹肯不肯。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，【張評】補出。爹不依。小的乾蠓臉兒，好大面皮！實對二爹說：小的這銀子，不獨自一箇使，還破些鈔兒，〔十一〕

【綉像本評】伶俐。

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，遶箇灣兒替他說，纔了他此事。」伯爵道：「既如此，等我和他說。你好歹替他上心些，他後晌些來討回話。」書童道：「爹不知多早來家，你教他明日早來罷。」說畢，伯爵去了。

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，鎖下一兩五錢來，教人買了一罈金華酒，兩隻燒鴨，兩隻鷄，一錢銀子鮮魚，一肘蹄子，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，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，送到來與兒屋裏，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，安排端正。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，從早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。【張評】金蓮出門，妙。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，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，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。李瓶兒便問：「是那里的？」畫童道：「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賊囚，他怎的孝順我？」良久，書童兒進來，見瓶兒在描金炕床上，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，【張評】早爲雪娥一影。因說道：「賊囚，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？」那書童只是笑。【張評】無禮之甚。李瓶兒道：「你不言語，笑是怎的說？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不孝順娘，再孝順誰。」【張評】無禮之甚。李瓶兒道：「賊囚，你平白好好的，怎麼孝順我？你不說明白，我也不吃。」那書童把酒打開，菜蔬都擺在小桌上，教迎春取了把銀素，篩了來，傾酒在鍾內，雙手遞上去，跪下說道：「娘吃過，等小的對娘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有甚事，說了我纔吃；不說，你就跪一百年，我也是不吃。」又道：「你起來說。」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，從頭訴說一遍：「他先替韓夥計說了，不好來說得，

【綉像本評】伶俐人一二語，便見其措辭之妙。

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。等爹問，休說是小的說，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。【張評】曲曲折折，人情可喫。小的寫下箇帖兒，在前邊書房內，只說是娘遞與小的，教與爹看。娘再加一美言。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他，爹胡亂做箇處斷，放了他罷，也是老大的陰隲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原來也是這箇事！不打緊，等你爹來家，我和他說就是了。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？」又道：「賊囚，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？」書童道：「不瞞娘說，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賊囚，你倒且是會排鋪撰錢！」于是不吃小鍾，旋教迎春取了箇大銀鑲花盃來，先吃了兩鍾，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。【張評】無禮之甚。書童道：「小的不敢吃，吃了快臉紅，只怕爹來看見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賞你吃，怕怎的！」于是磕了頭起來，一吸而飲之。李瓶兒把各樣嗄飯，揀在一箇碟兒裏，教他吃。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，【張評】無禮之甚。怕臉紅，就不敢吃，就出來了。到了前邊鋪子裡，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，擺在櫃上，又打了兩提罈酒，請了傅夥計、賁四、陳敬濟、來興兒、玳安兒眾人，都一陣風捲殘雲，吃了箇淨光。就忘了教平安兒吃。

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，把嘴谷都着。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，平安看見也不說。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，慌的收拾不迭，兩三步扠到廳上，與西門慶接衣服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今日沒人來？」書童道：「沒人。」西門慶脫了衣服，摘去冠帽，帶上巾幘，走到書房內坐下。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，西門慶呷了一口放

下，因見他面帶紅色，便問：「你那裡吃酒來？」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，【張評】如畫。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，說道：「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的，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，說車淡等事。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。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，不想臉就紅了。」西門慶把帖觀看，上寫道：「犯人車淡四名，乞青目。」看了，遞與書童，分付：「放在我書篋內，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。」書童一面接了，放在書篋內，又走在旁邊侍立。西門慶見他吃了酒，臉上透出紅白來，紅馥馥唇兒，露着一口糯米牙兒，如何不愛。于是淫心輒起，摟在懷裡，兩箇親嘴咂舌頭。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，身上薰的噴鼻香。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，褪了花褲兒，摸弄他屁股，因囑付他：「少要吃酒，只怕糟了臉。」書童道：「爹分付，小的知道。」兩箇在屋裡正做一處。忽一箇青衣人，騎了一匹馬，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，向守門的平安作揖，問道：「這裡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？」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，把嘴頭子撅着，正沒好氣，半日不答應。那人只顧立着，說道：「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，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。明日與新平寨坐營，須老爹送行，在永福寺擺酒，也有荊都監老爹，掌刑夏老爹，營裏張老爹，每位分資一兩，逕來報知。累門上哥稟稟進去，小人還等回話。」那平安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邊，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，走到裡面，轉過松牆，只見畫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，見了平安擺手兒。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，悄悄走在窗下聽覷。半日，聽見裡邊氣呼呼，跳的

【繡像本評】簡中光景，妙在隱顯之間。

地平一片聲響。西門慶叫道：「我的兒，把身子調正着，休要動。」就半日沒聽見動靜。只見書童出來，與西門慶舀水洗手，看見平安兒、畫童兒在窗子下站立，把臉飛紅，〔十二〕往後邊拏水去了。〔十三〕平安拏轉帖進去，西門慶看了，取筆畫了「知」，分付：「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，教你姐夫封了，付與他去。」平安兒應諾去了。

書童拏了水來，西門慶洗畢手，回到李瓶兒房中。李瓶兒便問：「你吃酒，教丫頭篩酒你吃。」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，便問：「是那裏的？」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，只說：「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，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。打開只吃了兩鍾兒，就懶待吃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阿呀！前頭放着酒，你又拏銀子買！前日我賒了丁蠻子四十罈河清酒，丟在西廂房內。你要吃時，教小廝拏鑰匙取去。」李瓶兒還有頭裡吃的一碟燒鴨子，一碟鷄肉，一碟鮮魚沒動，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，切了一碟火薰肉，放下桌兒，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。西門慶更不問這嗄飯是那里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，這樣東西無日不吃。【張評】閒中一描。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，問李瓶兒：「頭裡書童拏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，教你饒了那夥人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日吳大舅來說，我沒依；【張評】講話處，月娘不堪。若不是，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。既是他那里分上，我明日到衙門裡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又打他怎的？打的那雌牙露嘴，什麼模

樣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衙門是這等衙門，我管他雌牙不雌牙，還有比他嬌貴的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做這刑名官，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，也是你箇陰騭。別的不打緊，只積你這點孩兒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可說什麼哩！」李瓶兒道：「你到明日，也要少拶打人，得將就將就些兒，那里不是積福處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公事，可惜不的情兒。」

兩箇正飲酒中間，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，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，說道：「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！這咱晚就不想使箇小廝接接娘去？只有來安兒一箇跟着轎子，隔門隔户，只怕來晚了，你倒放心！」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，雲髻蓬鬆，便滿臉堆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我猜你睡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，還不往下拉拉。」因讓他：「好甜金華酒，你吃鍾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吃，我使小廝接你娘去。」那春梅一手按着桌兒，且兜鞋，【張評】不理，妙甚。因說道：「我纔睡起來，心裡惡拉拉，懶待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不出來，小油嘴吃好少酒兒！」李瓶兒道：「左右今日你娘不在，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？」【張評】果甚。春梅道：「六娘，你老人家自飲，我心裡本不待吃，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？就是娘在家，遇着我心不耐煩，他讓我，我也不吃。」【張評】純是搶瓶兒語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不吃，叫口茶兒罷。我使迎春前頭叫箇小廝，接你娘去。」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蘇薰筍泡茶遞與他。那春梅似有如無，接在手裡，只呷了一口，就放下了。【張評】一路寫其不得意

【繡像本評】試看春梅神情意致，口角間露一種驕心傲骨，後來結束已見一斑。然得之薰陶者亦不淺。

處。說道：「你不要教迎春叫去，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里，他還大些。」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，那小廝應道：「小的在這裡伺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了，誰看大門？」平安道：「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快拏箇燈籠接去罷。」

平安兒于是逕拏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。迎到半路，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，從南來了。原來兩箇是熟擡轎的：一箇叫張川兒，一箇叫魏聰兒。走向前，一把手拉住轎扛子，說道：「小的來接娘來了。」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：「是你爹使你來接我？誰使你來？」【張評】必問，如畫。平安道：「是爹使我來倒少，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。」平安道：「沒來家？門外拜了人，從後晌就來家了。在六娘房裡，吃的好酒兒。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，催逼着拏燈籠來接娘，還早哩！小的見來安一箇跟着轎子，又小，只怕來晚了，路上不方便，須得箇大的兒來接纔好。小的纔來了。」金蓮又問：「你來時，你爹在那里？」【張評】重問一句。平安道：「小的來時，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。姐稟問了爹，纔打發了小的來了。」金蓮聽了，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，冷笑罵道：「賊强人！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，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。到明日，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，只休要晌午錯了。張川兒在這裡聽着，【張評】奇。也沒別人。你腳踏千家門，萬家户，那裡一箇纔尿出來的孩子，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他穿？你家就是王十萬，使的使不的？」張川兒接過來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說，小的也不敢說：這箇可是使不的。不說可惜，倒只恐

【綉像本評】隨處關心，是妒處，亦是愛處。吾怒之，吾尤喜。

【綉像本評】至言、至言。爲兒女延福者宜省。

折了他，花麻痘疹還沒見，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？去年東門外一箇大庄屯人家，老兒六十歲，見居着祖父的前程，手裏無碑記的銀子，可是說的牛馬成羣，米糧無數，丫鬟侍妾成羣，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箇。【張評】比六房加倍矣。要箇兒子花，看樣兒也沒有。東廟裏打齋，西寺裡修供，捨經施像，那裡没求到！不想他第七箇房裏生了箇兒子，喜歡的了不得。也像咱當家的一般，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，錦繡窩兒裡抱大。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，買了四五箇養娘扶持，成日見了風也怎的？那消三歲，因出痘疹丟了。【張評】又是一箇人家。休怪小的說，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。」金蓮道：「潑丟潑養？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裹着他哩！」平安道：「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。小的若不說，到明日娘打聽出來，又說小的不是了。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，爹衙門裏都夾打了，收在監裡，要送問他。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。想必受了幾兩銀子，大包子拏到鋪子裡，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。買了許多東西嗄飯，在來興屋裏，教他媳婦子整治了，掇到六娘屋裏。又買了兩餅金華酒，先和六娘吃了。又走到前邊鋪子裡，和傅二叔、賁四、姐夫、玳安、來興衆人打夥兒，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就不讓你吃些？」【張評】喊。平安道：「他讓小的？好不大胆的蠻奴才，把娘每還不放在心上。不該小的說，還是爹慣了他，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。況他在縣裏當過門子，什麼事兒不知道？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，到明日咱這一家子吃他弄的壞了。」【張評】各人吃各人的醋，妙絶。金蓮問道：「在

【綉像本評】方今此道深好者，方以爲如飴如蜜，如芝如蘭。此奴漫云齷齪，大膽放肆，雖

然，虛平論之，然乎否乎？【綉像本評】女婿非陳敬濟乎？笑，笑。

你六娘屋裏吃酒，吃的多大回？」平安兒道：「吃了好一日兒。小的看見他，吃的臉兒通紅纔出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爹來家，就不說一句兒？」平安道：「爹也打牙粘住了，說什麼！」金蓮罵道：「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强盜！賣了兒子招女婿，彼此騰倒着做。」【張評】然則琴童豈不白賣了兒子乎？囑付平安：「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，你就來告我說。」平安道：「娘分付，小的知道。娘也只放在心裡，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。」于是跟着轎子，直說到家門首。

潘金蓮下了轎，先進到後邊，拜見月娘。月娘道：「你住一夜，慌的就來了？」金蓮道：「俺娘要留我住，他又招了俺姨那裏一箇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，都擠在一箇炕上，誰住他！又恐怕隔門隔户的，教我就來了。俺娘多多上覆姐姐，多謝重禮。」于是拜畢月娘，又到李嬌兒、孟玉樓衆人房裡，都拜了。回到前邊，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，逕來拜李瓶兒。李瓶兒見他進來，連忙起身，笑着迎接進房裏來，說道：「姐姐來家早，請坐，吃鍾酒兒。」教迎春：「快拏座兒與你五娘坐。」金蓮道：「今日我偏了盃，重復吃了雙席兒，不坐了。」說着，揚長抽身就去了。西門慶道：「好奴才，恁大胆！來家就不拜我拜兒？」那金蓮接過來道：「我拜你？還沒修福來哩！奴才不大胆，什麼人大胆！」【張評】何物文心，幻弄至此。看官聽說：潘金蓮這幾句話，分明譏諷李瓶兒，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，然後又陪西門慶，豈不是雙席兒！那西門慶怎曉得就理。正是：

情知語是針和綫，就地引起是非來。

文禹門云：此回寫得韓道國可哂，應伯爵可耻，西門慶可恨，李瓶兒可疑，潘金蓮可怕。可哂者，說嘴打嘴，現世現報。可耻者，火到猪頭爛，錢到公事辦。可恨者，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可疑者，若言有意全無意，道是無情却有情。可怕者，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

至於春梅之醋見於面，平安之醋出於口，金蓮之醋，直浸透於心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按：「平白地送暖偷寒」句，不當重。

〔二〕「縣門首」，綉像本作「家門首」。

〔三〕「急急趕到家中」，綉像本作「急急走到鋪子內」。

〔四〕「李老爺」，綉像本作「李老爹」。

〔五〕「羣住」，影松軒本、本衙本、崇經堂本作「擒住」。

〔六〕「見箇情」，綉像本作「見箇情分」。

〔七〕「青水皂白」，綉乙本作「青紅皂白」。

〔八〕「查寫那幾箇名字，都送到西門慶宅內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查寫了那幾箇名字，送到西門慶宅內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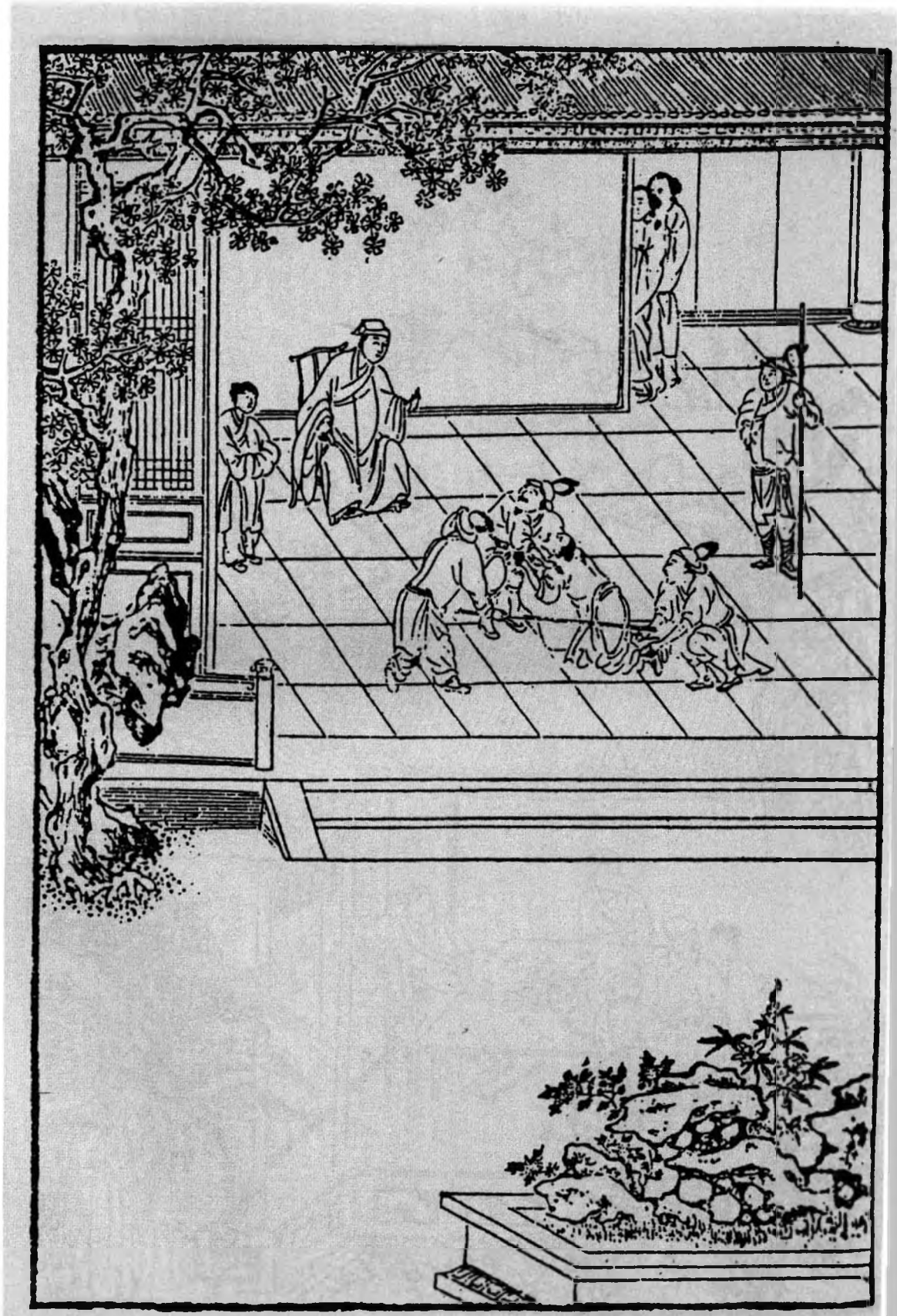
〔九〕「插着」，綉像本作「撇着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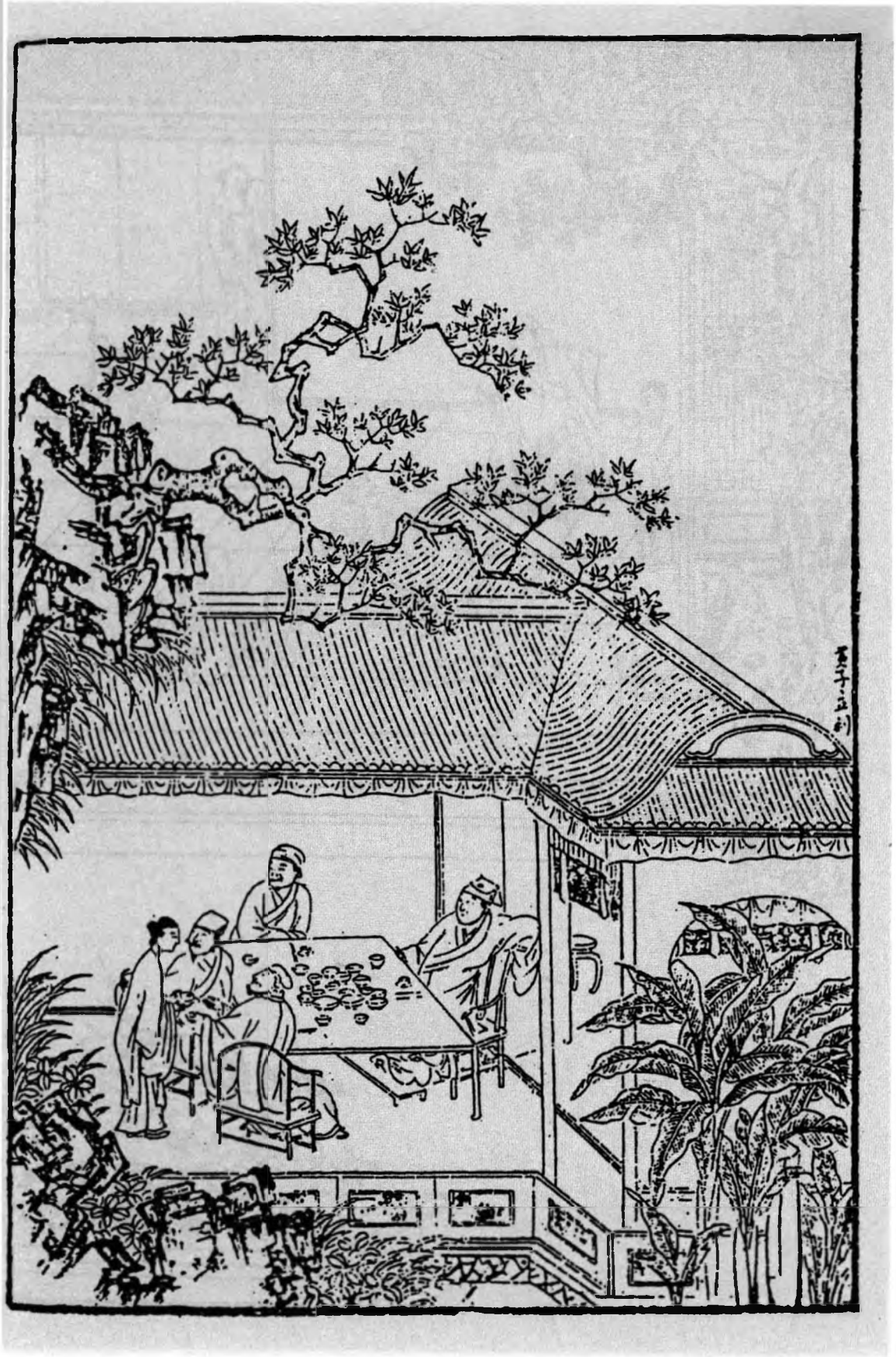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〕「既是應二爹分咐，教他再拏五兩來」，綉像本作「既是應二爹分上，交他再拏五兩來」。

〔十一〕「鈔兒」，綉像本作「鉛兒」。

〔十二〕「飛紅」，綉像本作「飛紅了」。

〔十三〕「拏水去了」，綉像本作「拏去了」。





第三十五回　西門慶爲男寵報讎　書童兒作女粧媚客

此回單爲書童出色描寫也。故上半篇用金蓮怒罵中觀出，下半篇用伯爵笑話中點醒也。伯爵者，乃作者點睛之筆也。看他於此回內描寫書童一篇曲曲折折文字，只用伯爵一笑話明白說出，使通身皆現。諸如後文山洞戲春嬌、西門惱桂姐心事，用伯爵數句話點明。如此等類，不可勝數。故云伯爵，作者點睛之妙筆，遂成伯爵之妙舌也。

平安喫醋，固宜受禍；書童以聰覷搖手，亦被牽連；內又插來安過舌，來興作耍，賁四插科，終以玳安作收。固爲書童怙寵作觀，實又借此爲玳安一描身分也。席間必用伯爵打賁四一錯，一者見伯爵薦人，純是貪利，於西門家，毫未着意。小人心意，固是如此。二者是賁四一向攛錢，已露驕矜，宜乎有錯，而王六兒即使上手，較之賁四嫂，尚俟遲遲，故賁四先須讓韓道國一着也。

希大一唱內於賞男寵時，已露王六兒消息，此所以爲希大也。然唱亦精絶。

末又於打燈籠一段閒情，照出金蓮之恨，且收拾諸僕。借問棋童，使畫童、琴童、玳安、平安色色皆出，而獨於問春梅時，一語結出書童。使層層襯出之花，又層層收攏入來，真千古的史筆。可惜今之老死床下，作稗官野史。悲夫！我當爲之一哭。

詩曰：〔一〕

娟娟遊冶童，結束類妖姬。
揚歌倚箏瑟，艷舞逞媚姿。
貴人一蠱惑，飛騎爭相追。
婉孌邀恩寵，百態隨所施。

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，先退廳與夏提刑說：「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，交將就他。」夏提刑道：「也有人到學生那邊，不好對長官說。既是這等，如今提出來，戒飭他一番，放了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見得有理。」即陞廳，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。生怕又打，只顧磕頭。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，就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，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？【張評】豈是官口中話？本當都送問，且饒你這遭。若再犯了我手裡，都活監死。出去罷！」連韓二都喝出來了。往外金命水命，走投無命。這里處斷公事不題。

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，尋書童兒問他討話，悄悄遞與他銀子。書童接的袖了。那平安兒在門首拏眼兒睃着他。【張評】細。書童于是如此這般：「昨日我替爹說了，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他四箇父兄再三說，恐怕又責罰他。」書童道：「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，管情兒一下不打他。」那伯爵得了這消息，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。到早飯時分，四家人都到家，箇箇撲着父兄家屬，放聲大哭。每人

去了百十兩銀子，落了兩腿瘡，再不敢妄生事了。【綉乙本評】還是好人。正是：

禍患每從勉強得，煩惱皆因不忍生。

卻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，書童兒在書房內，叫來安兒掃地，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與他吃。【綉乙本評】都是爲嘴起，妙。【張評】也是吃嘴上起。那小廝千不合，萬不合，叫書童：「哥，我有句話兒告你說。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，在路上好不學舌，說哥的過犯。」書童問道：「他說我什麽來？」來安兒道：「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，大胆買了酒肉，送在六娘房裡，吃了半日。出來，又在前邊鋪子裡吃，不與他吃。【綉乙本評】禍根。又說你在書房裡，和爹幹什麽營生。」這書童聽了，暗記在心，也不題起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早辰約會了，不往衙門裡去，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，與須坐營送行去了。直到下午纔來家，下馬就分付平安：「但有人來，只說還沒來家。」說畢，進到廳上，書童兒接了衣裳。西門慶因問：「今日沒人來？」書童道：「沒有。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，十斤鮮魚，小的拏回帖打發去了，與了來人一錢銀子。又有吳大舅送了六箇帖兒，明日請娘們吃三日。」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，娶了喬大户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，西門慶送了茶去，他那里來請。西門慶到後邊，月娘拏了帖兒與他瞧。西門慶說道：「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。」說畢出來，到書房裡坐下。書童連忙拏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，雙手遞茶上去。【綉乙本評】趣人。西門慶擎茶在手，

他慢慢挨近，站立在桌邊。【綉乙本評】可意。良久，西門慶掇了箇嘴兒，【綉乙本評】出。使他把門關上，用手摟在懷裡，一手捧着他的臉兒。西門慶吐舌頭，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，下邊又替他弄玉莖。西門慶問道：「我兒，外邊沒人欺負你？」那小廝乘機就說：「小的有樁事，不是爹問，小的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不妨。」書童就把平安一節，告說一遍：「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，他和書童在窗外聽覷，【張評】寃乎？畫童。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，親自看見他。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，百般欺負小的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，也不算。」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。

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，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。【張評】原該打。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，剛轉過松牆，只見畫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，便道：「姐來做什麼？爹在書房裡。」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。【張評】寫生。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響，就知有人來，連忙推開小廝，走在床上睡着。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。春梅推門進來，見了西門慶，咂嘴兒說道：【張評】寫生。「你們悄悄的在屋裡，把門兒關着，敢守親哩！娘請你說話。」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，便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他請我說什麼話？你先行，等我略倘倘兒就去。」【張評】摹神。那春梅那里容他，說道：「你不去，我就扯起你來。」【張評】傳寫處。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，拉到金蓮房中。金蓮問：「他在前頭做什麼？」春梅道：「他和小廝兩箇在書房裡，把門兒插着，捏殺蠅子兒是的，知

【綉像本評】寫出雅子神情。

道幹的什麼繭兒？恰是守親的一般。我進去，小廝在桌子根前推寫字，他便倘刺在床上，拉着再不肯來。」潘金蓮道：「他進來我這屋裡，只怕有鍋簍吃了他是的。【綉甲本評】應是皮的。【張評】心醋瓶兒。賊沒廉恥的貨，你想有箇廉耻，大白日和那奴才，平白關着門做什麼來？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，到晚夕還進屋裡和俺每沾身睡，好乾淨兒！」【張評】卿何妨自潔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信小油嘴兒胡說，我那里有此勾當！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，我便揉在床上。」金蓮道：「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？什麼機密諕言，什麼三隻腿的金剛，兩箇鯨角的象，怕人瞧見？【綉甲本評】出口便是一串，妙。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，掠了箇帖子兒來，不長不短的，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。你不與，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要！【張評】活相逼人。大姐姐是一套衣裳、五錢銀子，別人也有簪子的，也有花的。只我沒有，我就不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邊廚櫃內拏一疋紅紗來，與你做拜錢罷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就去不成，也不要那嚣紗片子，拏出去，倒沒的教人笑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亂，等我往那邊樓上，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。〔一〕如今往東京送賀禮，也要幾疋尺頭，一答兒尋下來罷。」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，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，兩箇南京色段，一疋大紅斗牛紵絲，一疋翠藍雲段。因對李瓶兒說：「要尋一件雲絹衫，與金蓮做拜錢；如無，拏帖段子鋪討去罷。」【張評】帶慚，妙。李瓶兒道：「你不要鋪子裡取去。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，大紅衫兒，藍裙，留下一件也不中用，俺兩箇都做了拜錢罷。」一面向箱

【綉像本評】將就。

【張本墨評】是金蓮說話。

中取出來，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：「隨姐姐揀衫兒也得，裙兒也得，咱兩箇一事包了，做拜錢倒好，省得又取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的，我怎好要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好姐姐，怎生恁說話！」推了半日，金蓮方纔肯了。又出去教陳敬濟換了腰封，寫了二人名字在上，不題。

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，只見白賁光走來問道：「大官人在家麽？」【張評】百忙平插一峰，卻是十兒弟處生來，非生扭强捏。平安兒道：「俺爹不在家了。」那白賁光不信，逕入裏面廳上，【綉乙本評】老到。見橱子關着，說道：「果然不在家，往那裡去了？」平安道：「今日門外送行去了，還沒來。」白賁光道：「既是送行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。」平安道：「白大叔，有甚話說下，待爹來家，小的稟就是了。」白賁光道：「沒什麽話，只是許多時沒見，閒來望望。既不在，我等等罷。」【綉乙本評】更老到。平安道：「只怕來晚了，你老人家等不得。」白賁光不依，把橱子推開，進入廳內，在椅子上就坐了。衆小廝也不理他，繇他坐去。不想天假其便，西門慶教迎春托着尺頭從後邊走來，〔三〕剛轉過軟壁，頂頭就撞見白賁光在廳上坐着。迎春兒丟下段子，往後走不迭。白賁光道：「這不是哥在家！」一面走下來唱喏。西門慶見了，推辭不得，須索讓坐。睃見【張評】二字不堪。白賁光頭戴着一頂出洗覆盆過的、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，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，腳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后彎絶户綻的皂靴，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蠅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欄襪子。【張評】必如此【綉像本評】盡出。【綉像本評】可憐。

寫來，見世人所敬者衣服也。可嘆。坐下，也不叫茶。【張評】十弟兄如此。見琴童在旁伺候，就分付：「把尺頭抱到客房裡，教你姐夫封去。」那琴童應諾，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。白賁光舉手道：「一向欠情，沒來望的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謝罣意。我也常不在家，日逐衙門中有事。」【張評】十弟兄如此。白賁光道：「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日日去兩次，每日坐廳問事。到朔望日子，還要拜牌，畫公座，大發放，地方保甲、番役打卯。歸家便有許多窮冗，無片時閒暇。今日門外去，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營，衆人和他送行，只剛到家。【張評】一虛。明日管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，路遠去不成。【張評】一虛。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。【張評】一實。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，【張評】一虛。童太尉侄男童天衢新選上大堂，陞指揮使僉書管事，【張評】一虛。兩三層都要賀禮。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。」說了半日話，來安兒纔拏上茶來。白賁光纔拏在手裡呷了一口，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，報道：「掌刑的夏老爹來了！外邊下馬了。」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。【張評】絕不照管。白賁光躲在西廂房內，打簾裡望外張看。

良久，夏提刑進到廳上。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。兩箇敘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不一時，棋童兒拏了兩盞茶來吃了。【張評】明襯賁光，可嘆，可嘆。夏提刑道：「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，今日學生差人打聽，姓曾，乙未進士，牌已行到東昌地方。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。你我雖是武官，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，比軍衛有司不同。咱後

【綉像本評】因後被參，先叙得疏虞，妙。

日起身，離城十里尋箇去所，預備一頓飯，那里接見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所言甚妙，也不消長官費心，學生這里着人尋箇菴觀寺院，或是人家庄園亦好，(四)教箇廚役早去整理。」夏提刑謝道：「這等又教長官費心。」說畢，又吃了一道茶，【張評】可喚。夏提刑起身去了。

西門慶送了進來，寬去衣裳。那白資光還不去，走到廳上又坐下了，對西門慶說：「自從哥這兩箇月沒往會裏去，【張評】此處提熱結，偏覺冷淡無味。把會來就散了。【張評】可憐十弟兒如此冷去。老孫雖年紀大，主不得事；應二哥又不管。【張本墨評】因西門不管也。昨日七月內，玉皇廟打中元醮，連我只三四箇人，到沒箇人拏出錢來，都打撒手兒。難爲吳道官，晚夕謝將，又叫了箇說書的，甚是破費他。他雖故不言語，各人心上不安。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，還有箇張主。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的說。散便散了罷，那里得工夫幹此事！【張評】人情如画。遇閒時，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箇醮，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。隨你們會不會，不消來對我說。」幾句話搶白的白資光沒言語了。又坐了一回，西門慶見他不去，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棹兒，拏了四碟小菜，牽罐連素，一碟煎麵觔，一碟燒肉。西門慶陪他吃了飯。篩酒上來，西門慶又討副銀鏇大鍾來斟與他，【張評】催起身。吃了幾鍾，白資光纔起身。西門慶送到二門首，說道：「你休怪我不送你，我戴着小帽，不好出去得。」那白資光告辭去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的真扯淡、落運人言語無味者如此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只吃物數種，寫出炎涼世態，使人欲涕欲笑。

西門慶回到廳上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就一片聲叫平安兒。那平安兒走到跟前，西門慶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站着？」叫：「答應的！」就是三四箇排軍在旁伺候。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，諕的臉蠟查黃，跪下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進門就分付你，但有人來，答應不在。你如何不聽？」平安道：「白大叔來時，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，沒來家。他不信，强着進來了。小的就跟進來，問他有話說下，待爹來家，小的稟就是了。他又不言語，自家推開廳上橱子坐下。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。」西門慶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不要說嘴！你好小胆子兒？人進來，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？不在大門首守着！」令左右：「你聞他口裡。」那排軍聞了一聞，稟道：「沒酒氣。」西門慶分付：「叫兩箇會動刑的上來，與我着實拶這奴才！」當下兩箇伏侍一箇，套上拶指，只顧擎起來。拶的平安疼痛難忍，叫道：「小的委實回爹不在，他强着進來。」那排軍拶上，把繩子綰住，跪下稟道：「拶上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再與我敲五十敲。」旁邊數着，敲到五十上，住了手。西門慶分付：「打二十棍。」須臾打了二十，打的皮開肉綻，滿腿血淋。西門慶喝令：「與我放了。」兩箇排軍向前解了拶子，解的直聲呼喚。【張評】忍心哉！西門慶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賊奴才！你說你在大門首，想說要人家錢兒，在外邊壞我的事，休吹到我耳垛內，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！」那平安磕了頭起來，提着褲子往外去了。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，說道：「把這小奴才拿下去，也拶他一拶子。」一面拶的小廝殺豬兒似怪叫。【張評】小人得志乃如此。

這裡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。

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，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，只見孟玉樓獨自一箇在軟壁後廳覷。【張評】此處先插玉樓、章法一變。金蓮便問：「你在此聽甚麼兒哩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，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，不知爲什麼。」一回棋童兒過來，玉樓叫住問他：「爲什麼打平安兒？」棋童道：「爹嗔他放進白賁光來了。」金蓮接過來道：「也不是爲放進白賁光來，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。【張評】明點牙梳。不是打了象牙，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！賊沒廉恥的貨，亦發臉做了主了。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！」【張評】雖如此，卻亦恰當。那棋童就走了。玉樓便問金蓮：「怎的打了象牙？」金蓮道：「我要告訴你，還沒告訴你。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，不在家，蠻秫秫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，買兩盒嗄飯，又是一罈金華酒，掇到李瓶兒房裡，和小廝吃了半日酒，小廝纔出來。沒廉耻貨來家，也不言語，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，插着門兒，兩箇不知幹着什麼營生。平安這小廝拏着人家帖子進去，見門關着，就在窗下站着了。蠻小廝開門看見了，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，今日挾仇打這小廝，打的膫子成。【張評】似與己賭氣者。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，【張評】金蓮亦在內。管人屯腳兒事！」玉樓笑道：「好說，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，【繡乙本評】自己也在裡頭。【張評】明諷金蓮。莫不都心邪了罷！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等我告訴你：如今這家中，他心肝肐蒂兒偏歡喜的只兩箇人，一箇在里，一箇在外，

【繡丙本評】如兒。

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，見了說也有，笑也有。俺們是沒時運的，行動就是烏眼鷄一般。〔五〕【張評】每語必插自己。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盜！通把心狐迷住了，更變的如今相他哩！三姐，你聽着，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！今日爲拜錢，又和他合了回氣。【張評】活跳出紙上。但來家，就在書房裡。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，誰知大白日裏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哩！春梅推門入去，謊的一箇箇眼張失道的。到屋裡，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。他只顧左遮右掩的。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，我不要；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。賊人胆兒虛，自知理虧，拏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，親自來儘我。我只是不要，他慌了，說：『姐姐怎的這般計較！姐姐揀衫兒也得，裙兒也得，看了好，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。』【張評】真有此等利口，可恨，可恨。儘了半日，我纔吐了口兒，他讓我要了衫子。」【張評】我願世世不見此等人。玉樓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也是他的儘讓之情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不要讓了他。如今年世，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，不怕閉着眼兒的佛。老婆漢子，你若放些鬆兒與他，王兵馬的皂隸，還把你不當合的。」【張評】是平時失記語，是一時得意語。玉樓戲道：「六丫頭，你是屬麵觔的，倒且是有靭道。」說着兩箇笑了。

只見小玉來請：「三娘、五娘，後邊吃螃蟹哩，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。」兩箇手拉着手兒進來，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，說道：「你兩箇笑什麼？」金蓮道：「我笑他爹打平安兒。」〔六〕月娘道：「嗔他恁亂蜘蛛叫喊的，只道打什麼人，原

【綉內本評】如見。

來打他。爲什麼來？」金蓮道：「爲他打折了象牙了。」月娘老實，便問：「象牙放在那里來？怎的教他打折了？」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箇嘻嘻哈哈，只顧笑成一塊。月娘道：「不知你每笑什麼，不對我說。」玉樓道：「姐姐你不知道，爹打平安爲放進白賁光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放進白賁光便罷了，怎麼說道打了象牙？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，在家閉着牖子坐，【張評】豈賢婦人話？平白有要沒緊，來人家撞些什麼！」來安道：「他來望爹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那箇弔下炕來了？望，沒的扯臊淡，不說來挑嘴吃罷了。」良久，李瓶兒和大姐來到，衆人圍遶吃螃蟹。月娘分付小玉：「屋裡還有些葡萄酒，篩來與你娘每吃。」金蓮快嘴說道：「吃螃蟹，得些金華酒吃纔好。」又道：「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，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。」【張評】金蓮取死在此等尖處。月娘道：「這咱晚，那里買燒鴨子去。」李瓶兒聽了，把臉飛紅了。正是：話頭兒包含着深意，題目兒哩暗蓄着留心。那月娘是箇誠實的人，怎曉的話中之話。這裡吃螃蟹不題。

且說平安兒被責，來到外邊。賁四、來興衆人都亂來問平安兒〔七〕：「爹爲甚麼打你？」平安哭道：「我知爲甚麼！」來興兒道：「爹嗔他放進白賁光來了。」平安道：「早是頭裡你看着，我那等攔他，他只强着進去了。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，又沒甚話，吃了茶，再不起身。只見夏老爹來了，我說他去了，他還躲在廂房裡，又不去，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。倒惹的打我這一頓，你說我不造化低！我沒攔他？

又說我沒攔他。他强自進來，管我腿事！打我，教那箇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，吃了俺家這東西，打背梁脊下過！」來興兒道：「爛折脊梁骨倒好了，他往下撞！」平安道：「教他生噎食病，把顙根軸子爛弔了。天下有沒廉耻皮臉的，不相這狗骨禿沒廉耻，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。賊雌飯吃花子合的，再不爛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！」來興笑道：「爛了屁股門子，人不知道，只說是臊的。」衆人都笑了。平安道：「想必是家裡沒晚米做飯，老婆不知餓的怎麽樣的，閒的沒的幹，來人家抹嘴吃。圖家裡省了一頓，也不是常法兒，不如教老婆養漢，做了忘八倒硬朗些，不教下人唾罵。」玳安在舖子裡篦頭，篦了，打發那人錢去了。走出來說：「平安兒，我不言語，鰲的我慌。【張評】可畏，可畏。虧你還答應主子，當家的性格，你還不知道？你怎怪人！常言：養兒不要屙金溺銀，只要兒景生情。比不得應二叔和謝叔來，答應在家不在家，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。以下的人，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，你怎的放人來？不打你卻打誰！」【張評】總爲玳安出色，與春梅一樣。賁四戲道：「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，纔學閒閒，他又會頑，成日只踢毬兒耍子。」衆人又笑了一回。賁四道：「他便爲放人進來，這畫童兒卻爲什麽，也陪掐了一掐子？是甚好吃的菓子，陪吃箇兒？吃酒吃肉，也有箇陪客，十箇指頭套在掐子上，也有箇陪的來？」那畫童兒揉着手，只是哭。玳安戲道：「我兒少哭，你娘養的你忒嬌，把鐵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，你還不吃？」這里前邊小廝熱亂不題。

西門慶在廂房中，看着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，寫了揭帖，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，【張評】一語接入無痕。送蔡駙馬、童堂上禮，不在話下。到次日，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。吳月娘眾房共五頂轎子，頭戴珠翠，身穿錦繡，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，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。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，和西門大姐看家。早間，韓道國送禮相謝：一罈金華酒，一隻水晶鵝，一副蹄子，四隻燒鴨，四尾鰣魚，帖子上寫着：「晚生韓道國頓首拜。」書童因沒人在家，不敢收，連盒擡留下，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，拏與西門慶瞧。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里旋叫了韓夥計來，甚是說他：「沒分曉，又買這禮來做甚麼！我決然不受。」那韓道國拜說：「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，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，小人舉家感激不盡。【綉乙本墨評】令正在內。無甚微物，表一點窮心，望乞老爹好歹笑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箇使不得。你是我門下夥計，如同一家，我如何受你的禮！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。」韓道國慌了，央說了半日。西門慶分付左右，只受了鵝、酒，別的禮都令抬回去了。教小廝拏帖兒，請應二爹和謝爹去。對韓道國說：「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，你來坐坐。」韓道國說：〔八〕「禮物不受，又教老爹費心。」應諾去了。

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，後晌時分，在翡翠軒捲棚內，放下一張八仙桌兒。應伯爵、謝希大先到了，西門慶告他說：「韓夥計費心，買禮來謝我。我再三不受他，他只顧死活央告，只留了他鵝、酒。我怎好獨享，請你二位陪他坐坐。」伯爵

道：「他與我計較來，〔九〕要買禮謝。我說你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！休要費心，你就送去，他決然不受。如何？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，果然不受他的。」說畢，吃了茶，兩箇打雙陸。不一時韓道國到了，二人叙禮畢坐下。應伯爵、謝希大居上，西門慶關席，韓道國打橫。登時四盤四碗拏來，桌上擺了許多下飯，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，用銅瓶兒篩熱了拏來，教書童斟酒。伯爵分付書童兒：「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，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？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傻狗才，那里有一箇螃蟹？實和你說，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，到如今娘們都吃了，剩下醃了幾箇。」分付小廝：「把醃螃蟹擡幾箇來。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。」不一時，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蟹上來。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箇搶着，吃的淨光。因見書童兒斟酒，說道：「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，自誇你會唱的南曲，我不曾聽見。今日你好歹唱箇兒，我纔吃這鍾酒。」那書童纔待拍着手唱，伯爵道：「這等唱，一萬箇也不算。你裝龍似龍，裝虎似虎，下邊搽畫裝扮起來，相箇旦兒的模樣纔好。【張評】總是奉承，卻能因時致宜，故妙。那書童在席上，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。西門慶笑罵伯爵：「你這狗才，專一歪廝纏人。」因向書童道：「既是他索落你，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，下邊粧扮了來。」玳安先走到前邊潘金蓮房裡，問春梅要，春梅不與。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，一箇梳背兒，【張評】雙關、點題。面前一件仙子兒，一雙金鑲，假青石頭墜子，大紅對衿絹衫兒，

【綉像本評】伯爵差排措勒處，節節多端，然正中主人之好，此其所以莫逆也。

綠重絹裙子，紫銷金箍兒。要了些脂粉，在書房裡搽抹起來，儼然就如箇女子，打扮的甚是嬌娜。走在席邊，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，頓開喉音，在旁唱〔玉芙蓉〕道：

殘紅水上飄，梅子枝頭小。這些時，眉兒淡了誰描？因春帶得愁來到，春去緣何愁未消？人別後，山遙水遙。我爲你數歸期，畫損了掠兒稍。【張評】已寫逃走消息，然又道出本意。

【綉像本評】說得正正經經，何等侃鑿。

伯爵聽了，誇獎不已，說道：「相這，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。你看他這喉音，就是一管簫。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，那些唱都聽熟了，怎生如他這等滋潤！哥，不是俺們面獎，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，你不喜歡？」西門慶笑了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怎的笑？我到說的正經話。你休虧這孩子，凡事衣類兒上，另着箇眼兒看他。難爲李大人送了他來，也是他的盛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。如今我不在家，書房中一應大小事，都是他和小婿。小婿又要舖子裡兼看看。」應伯爵飲過，又斟雙盃。伯爵道：「你替我吃些兒。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不敢吃，不會吃。」【張評】妙語。伯爵道：「你不吃，我就惱了。我賞你，待怎的？」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。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應二爹賞你，你吃了。」那小廝打了箇僉兒，慢慢低垂粉頸，呷了一口，餘下半鍾殘酒，用手擎着，與伯爵吃了。方纔轉過身來，遞謝希大酒，又唱了箇曲兒。謝希大問西門慶道：「哥，書官兒青春多少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今年纔交十六歲。」問

道：「你也會多少南曲？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也記不多幾箇曲子，胡亂答應爹們罷了。」希大道：「好箇乖覺孩子！」亦照前遞了酒。下來遞韓道國。道國道：「老爹在上，小的怎敢欺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你是客。」韓道國道：「那有此理！還是從老爹上來，次後纔是小人吃酒。」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，又唱了一箇曲兒。西門慶吃畢，到韓道國跟前。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。伯爵道：「你坐着，教他好唱。」韓道國方纔坐下。書童又唱了箇曲兒。韓道國未等詞終，連忙一飲而盡。

正飲酒中間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賁四叔來了，請爹說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叫他來這里說罷。」不一時，賁四進來，向前作了揖，旁邊安頓坐了。玳安又取一雙鍾筯放下。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。西門慶因問他：「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？」賁四道：「前一層纔蓋瓦，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，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，都沒有。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，還得五日，那舊的都使不得。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。墊地腳帶山子上土，也添勾了百多車子，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灰不打緊，我明日衙門裡分付灰户，教他送去。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，你開箇數兒，封幾兩銀子送與他，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。只少這木植。」賁四道：「昨日老爹分付，門外看那庄子，今早同張安兒去看，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。大皇親沒了，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。咱們不要他的，講過只拆他三間廳、六間廂房、一層羣房就勾了。他口氣要五百兩，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，三百五十兩上，也該

拆他的。【張評】已方蓋造，卻有拆賣者，可嘆。休說木料，光磚瓦連土，也值一二百兩銀子。」應伯爵道：「我道是誰來，是向五的那庄子。向五被人爭地土，告在屯田兵備道，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。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，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。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，他也罷了，冷手撾不着熱饅頭。」西門慶分付賁四：「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，同張安兒和他講去，若三百兩銀子肯，拆了來罷。」賁四道：「小人理會。」良久，後邊拏了一碗湯，一盤蒸餅上來，賁四吃了。斟上，陪衆人吃酒。

書童唱了一遍，下去了。應伯爵道：「這等吃的酒沒趣，取箇骰盆兒，俺們行箇令兒吃纔好。」西門慶令玳安：「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箇骰盆來。」【張評】映瓶兒好酒。不一時，玳安取了來，放在伯爵跟前，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說：「六娘房裡哥哭哩。迎春姐叫爹着箇人兒接六娘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放下壺，快叫箇小廝拏燈籠接去。」【張評】與前接金蓮、冷熱特照。因問：「那兩箇小廝在那里？」玳安道：「琴童與棋童兒，先拏兩箇燈籠接去了。」【張評】描寫處，刺金蓮門外一回。伯爵見盆內放着六箇骰兒，即用手拈着一箇，說：「我擲着點兒，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，合着點數兒。如說不過來，罰一大盃酒，下家唱曲兒。不會唱曲兒，說笑話兒。兩樁兒不會，定罰一大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忒韶刀了！」伯爵道：「令官放箇屁，也欽此欽遵。你管我怎的！」叫來安：「你且先斟一盃，罰了爹，然後好行令。」西門慶笑而飲之。伯爵道：「衆人聽着，我起令了。說差了也罰一盃。」說道：「張生醉倒在西廂，【張評】酒。吃了多

少酒？一大壺，兩小壺。」果然是箇么。西門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，該下家謝希大唱。希大拍着手兒道：「我唱箇〔折桂令〕兒你聽罷。」唱道：

可人心二八嬌娃，百件風流，所事撐達。眉蹙春山，眼橫秋水，髻綰着烏鴉。乾相思，撇不下一時半霎；咫尺間，如隔着海角天涯。瘦也因他，病也因他。誰與做箇成就了姻緣，便是那救苦難的菩薩。【張評】已爲王六兒作線。

伯爵吃了酒，過盆與謝希大擲，輪着西門慶唱。謝希大拏過骰兒來，說：「多謝紅兒扶上床。【張評】色。什麼時候？三更四點。」可是作怪，擲出箇四來。伯爵道：「謝子純該吃四盃。」希大道：「折兩盃罷，我吃不得。」書童兒滿斟了兩盃，先吃了頭一盃，等他唱。席上，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葷齋都吃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不會唱，說箇笑話兒罷。」說道：「一箇人到菓子舖問：『可有榧子麼？』那人說有。取來看，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。賣菓子的說：『你不買，如何只顧吃？』那人道：『我圖他潤肺。』那賣的說：『你便潤了肺，我卻心疼。』」衆人都笑了。伯爵道：「你若心疼，再拏兩碟子來。我媒人婆拾馬糞，越發越晒。」【張評】認的妙。謝希大吃了。第三該西門慶擲，說：「留下金釵與表記。【張評】財。多少重？五六十錢。」〔十〕西門慶拈起骰兒來，擲了箇五。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。謝希大道：「哥大量，也吃兩鍾兒，沒這箇理。哥吃四鍾罷，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。」該韓夥計唱。韓道國嚷：「賁四哥年長。」賁四道：「我不會唱，說箇笑話兒罷。」【張評】不讓，便帶驕意。西門慶吃過兩

【綉內本評】妙。

鍾。賁四說道：「一官問姦情事，問：『你當初如何姦他來？』那男子說：『頭朝東，腳也朝東姦來。』官云：『胡說！那里有箇缺着行房的道理。』旁邊一箇人走來，跪下說道：『告稟，若缺刑房，待小的補了罷。』」【張評】明使賁四嫂爲王六兒爭寵。夫未有六兒，先插五兒，何等筆力。應伯爵道：「好賁四哥，你便益不失當家！你大官府又不老，別的還可說，你怎麼一箇行房，你也補他的？」賁四聽見此言，諕的把臉通紅了，說道：「二叔，什麼話！小人出于無心。」伯爵道：「什麼話？檀木靶！沒了刀兒，只有刀鞘兒了。」【張評】可畏。那賁四在席上，終是坐不住，去又不好去，如坐針氈相似。西門慶飲畢四鍾酒，就輪該賁四擲。賁四纔待拏起骰子來，只見來安兒來請：「賁四叔，外邊有人尋你。我問他，說是窑上人。」這賁四巴不得要去，听見這一聲，一箇金蟬脫殼走了。西門慶道：「他去了，韓夥計你擲罷。」韓道國舉起骰兒道：「小人遵令了。」說道：「夫人將棒打紅娘。【張評】氣。打多少？八九十下。」伯爵道：「該我唱。我不唱罷，我也說箇笑話兒。」教書童：「合席都篩上酒，連你爹也篩上，听我這箇笑話：一箇道士，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。行到施主門首，徒弟把縧兒鬆了些，弔下來。師父說：『你看那樣，倒相没屁股的。』徒弟回頭答道：『我没屁股，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。』」【張評】一語點醒正文。西門慶罵道：「你這歪狗才，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！」這里飲酒不題。

【繡像本評】毒極。

【繡像本評】惡極。

且說玳安先到前邊，又叫了畫童，拏着燈籠，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。瓶兒聽

見說家裡孩子哭，也等不得上拜，留下拜錢，就要告辭來家。吳大妗、二妗子那里肯放：「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。」月娘道：「大妗子，你不知道，倒教他家去罷。家裡沒人，孩子好不尋他哭哩！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。」那吳大妗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。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箇隨轎子，先來家了。落後上了拜，堂客散時，月娘等四乘轎子，只打着一箇燈籠，況是八月二十四日，月黑時分。月娘問：「別的燈籠在那里，如何只一箇？」棋童道：「小的原拏了兩箇來。玳安要了一箇，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。」月娘便不問，就罷了。潘金蓮有心，便問棋童：「你們頭裡拏幾箇來？」棋童道：「小的和琴童拏了兩箇來，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箇去，把畫童換下，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。」金蓮道：「玳安那囚根子，他沒拏燈籠來？」【繡乙本評】問得精細。畫童道：「我和他又拏一箇燈籠來了。」【張評】一路爲書童寫諸小廝，此處又作一波掩映。金蓮道：「既是有一箇就罷了，怎的又問你要這箇？」棋童道：「我那們說，他强着奪了去。」金蓮便叫吳月娘：「姐姐，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！等到家和他答話。」月娘道：「奈煩，孩子家裡緊等着，叫他打了去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姐姐，不是這等說。俺便罷了，你是箇大娘子，沒些家法兒。【張評】可畏。晴天還好，這等月黑，四頂轎子只點着一箇燈籠，顧那些兒的是！」說着轎子到門首。月娘、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。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，進門就問：「玳安兒在那里？」平安道：「在後邊伺候哩。」剛說着，玳安出來，被金蓮罵了幾句：「我把你獻勤的囚

【繡丙本評】佛。

根子！明日你只認清了，單揀着有時運的跟，只休要把腳兒踢踢兒。【張評】雖是金蓮開氣，卻是爲諸小廝點染，是此回正文。有一箇燈籠打着罷了，信那斜汗世界一般，又奪了箇來，又把小廝也換了來。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箇燈籠，俺們四頂轎子，反打着一箇燈籠，俺們不是爹的老婆？」玳安道：「娘錯怪小的了。爹見哥兒哭，教小的：『快打燈籠，接你六娘先來家罷，恐怕哭壞了哥兒。』莫不爹不使我，我好幹着接去來！」金蓮道：「你這囚根子，不要說嘴！他教你接去，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。哥哥，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，休要認差了；冷竈上着一把兒、熱竈上着一把兒纔好。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？」玳安道：「娘說的什麽話！小的但有這心，騎馬，把脯子骨撞折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這欺心的囚根子，不要慌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！」【張評】西門打平安，金蓮罵玳安，遙遙相對。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。那玳安對着衆人說：「我精攮氣的營生，〔十一〕平白爹使我接去，卻被五娘罵了恁一頓。」

玉樓、金蓮二人到儀門首，撞見來安兒，問：「你爹在那里哩？」來安道：「爹和應二爹、謝爹、韓大叔還在捲棚内吃酒。書童哥裝了箇唱的，在那里唱哩。娘每瞧瞧去。」二人同走到捲棚橱子外，往裏覷看。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，把帽兒歪挺着，醉的只相線兒提的；【張評】不堪、冷眼一覷。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；【張評】不堪一覷。書童使粧扮在旁邊，斟酒唱南曲。【張評】不堪一覷。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，【張評】書童、伯爵一樣矣。又拏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。把

金蓮和玉樓在外邊，忍不住只是笑，罵：「賊囚根子，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，把醜都出盡了！」西門慶聽見外邊笑，使小廝出來問是誰，二人纔往後邊去了。散時已一更天氣了。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。

金蓮歸房，因問春梅：「李瓶兒來家，說甚麼話來？」春梅道：「沒說甚麼。」金蓮又問：「那沒廉耻貨，進他屋裡去來沒有？」春梅道：「六娘來家，〔十二〕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。」金蓮道：「真箇是因孩子哭接他來？」春梅道：「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，抱着也哭，放下也哭，再沒法處。前邊對爹說了，纔使小廝接去。」金蓮道：「若是這等也罷了。我說又是沒廉耻的貨，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。」【張評】映前自己出門。又問：「書童那奴才，穿的是誰的衣服？」春梅道：「先來問我要，教我罵了玳安出去。落後和玉簫借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再要來，休要與秫秫奴才穿。」【張評】一語結住書童一篇文字。說畢，見西門慶不來，使性兒關門睡了。

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，在庄子上撰錢，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，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工。行令之間，〔十三〕可可兒賁四不防頭，〔十四〕說出這箇笑話兒來。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，使他知道。賁四果然害怕，【張評】有梳篦，應害怕。次日封了三兩銀子，親到伯爵家磕頭。伯爵反打張驚兒，說道：「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，何故行此事？」賁四道：「小人一向缺禮，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，足感不盡。」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。待了一鍾茶，打發賁四出門。拏銀子到房中，與他娘

子兒說：「老兒不發狠，婆兒沒布裙。賁四這狗啃的，我舉保他一場，他得了買賣，扒自在碗兒，〔十五〕就不用着我了。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，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，一向撰的錢也勾了。【張評】又明出。我昨日在酒席上，拏言語錯了他錯兒。他慌了，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，送了我三兩銀子。我且買幾疋布，勾孩子們冬衣了。」正是：

祇恨閒愁成懊惱，豈知伶俐不如痴！

一

【文評】此數回放筆寫西門慶得意，即放筆寫潘金蓮肆刁。得意由於得官，肆刁由於失寵。一處順境，一處逆境，處順境則露嬌態，處逆境則生妬心。驕則忘其本來面目，妬則另換一副肝腸，此小人女子之所以難養也。不仁者不可久處約，（不可以）長處樂，職此故也。然則將何以處此等人？曰：姦夫淫婦，謀殺本夫，國法一斬一剮，原不可容留於人世。今此書別開法門，而令其倖逃顯戮，乃竟能逆取順利，改位易轍，斷無此情理。果有今日之善，定無前日之惡；既有前日之惡，必無今日之善。此等人其心已黑，其性已變，其舉止動作，直與狼豺相同，蛇蝎相似。強名之曰人，以其具人之形，而其心性非復人之心性，又安能言人之言，行人之行哉！

本非人類，而與之相處之人，遂亦不成人矣。婊子認乾娘，女婿戲丈母，主母與僮僕共飲，小叔同嫂子通姦，直鬧成一篇混濁世界。在姦夫淫婦，是其本性，而人亦染其習，甚矣，鳥獸不可與同群！

文禹門云：潘金蓮初進門，其爲人也，月娘不深知，玉樓固深知之。月娘不能知而愛之，謂其不我毒也，此正是月娘忠厚處。玉樓知之而又親之，欲其爲我用也，此正是玉樓乖巧處。迨至此日，月娘漸知金蓮之惡而有悔心，此忠厚人常事，不受其累，不肯回頭也。玉樓見其所結仇者李瓶兒，所深怨者西門慶，一不離於口，一不釋於心，此二人均非玉樓之所欲去者。彼自有事於齊，焉肯爲我伐楚乎？其不能爲我用者明矣。明知不爲我用，而仍指揮之，愚矣，玉樓不爾也。前此之心機妄用，後此之改嫁益堅。試觀此時，與金蓮雖不冰炭，亦不水乳，所答所問，只在有意無意之間，若勸若諷，漸露不瞅不睬之像，玉樓亦能矣哉！

故月娘與玉樓較：月娘之實，不敵玉樓之巧，玉樓之謫，不如月娘之正。作者寫月娘，一則曰：月娘老實，再則曰：那月娘是箇誠實的人，皆是直筆也。寫玉樓則若隱若顯，不即不離，全用白描，是在閱者自領會耳，何嘗有褒無貶哉！

若潘金蓮，直是一條瘋狗。遇之者病，遭之者死。不祥之物，避之惟恐不及，引而近之，適以直殺其軀而已矣。

至於西門慶，則勢利薰心，粗俗透骨，昏庸匪類，凶暴小人。外貌似有才能，其實半生盡爲人之所使也。取砒霜殺武植，王婆子所使也；下聘誑孟玉樓，薛媒婆所使也；激打孫雪娥，金蓮所使也；剪金蓮髮，李桂姐所使也；遞解來旺兒，金蓮所使也；打小鐵棍，亦金蓮所使也。至此伯爵使之放韓搗鬼，瓶兒使之放秦淡四人；平安與畫童挨冤枉打，又爲書童所使矣。全無主見，一味凶頑。謂世上無此等人，此等人正自不少。見世上有此等人，此等人又何可學？看《金瓶梅》而色善者，曷弗多置小星乎？讀《金瓶梅》而心驚者，庶幾可無大過

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詩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二〕「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」，綉像本「你」作「他」。

〔三〕「托着」，綉像本作「抱着」，在茲堂本作「拍着」。

〔四〕「亦好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亦可」。

〔五〕「烏眼鷄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烏卟拐」。

〔六〕「他爹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他爺」。

〔七〕「平安兒」，綉乙本作「平官兒」。

〔八〕「韓道國說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說」作「道」。

〔九〕「他與我計較來」，「與」字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和」，綉乙本作「說」。

〔十〕「五六十錢」，綉像本作「五六七錢」。

〔十一〕「我精攘氣的營生」，綉乙本「攘」作「晦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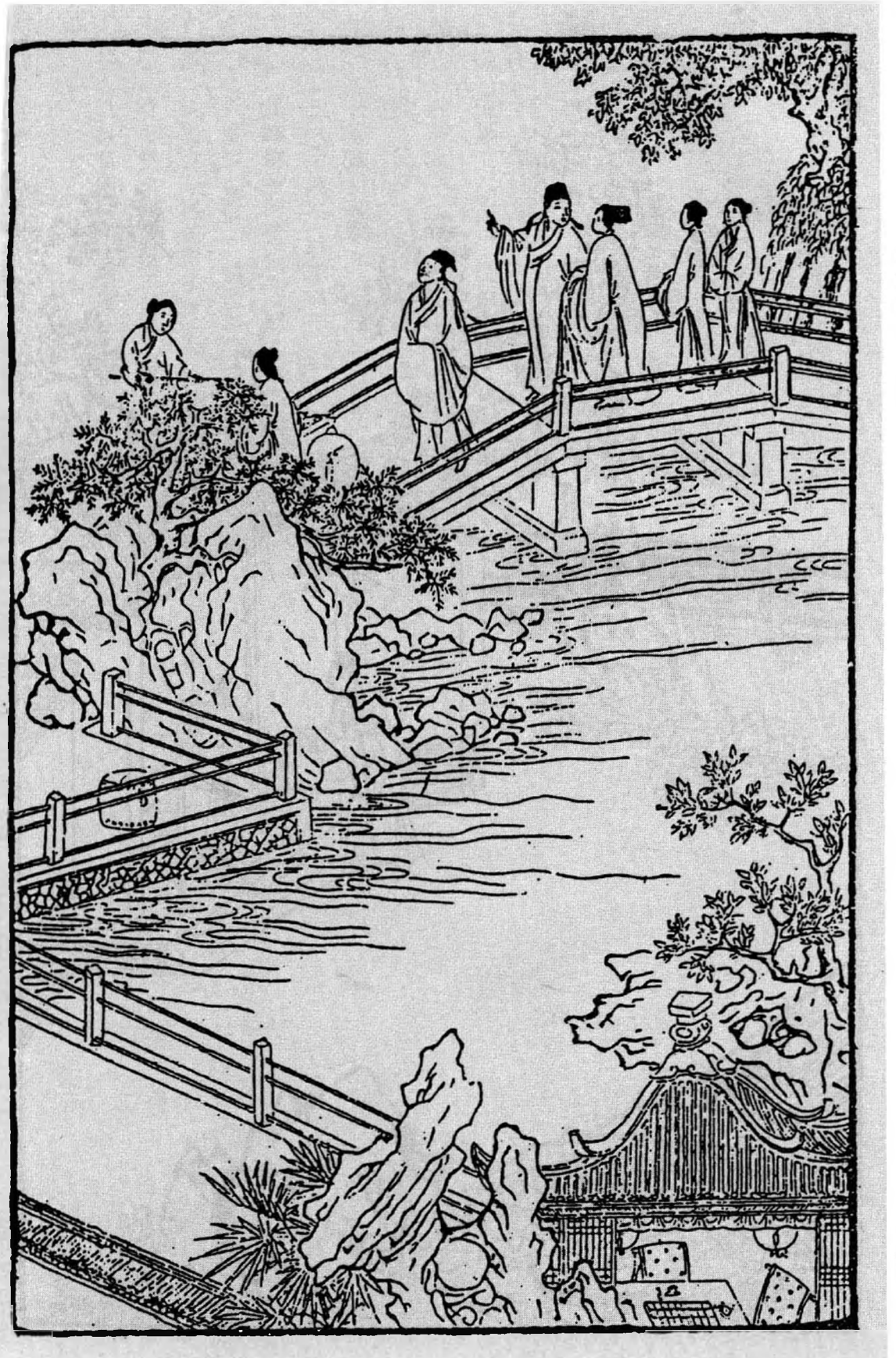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二〕「六娘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六姐」，誤。

〔十三〕「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工。行令之間」綉像本「工」作「正」。

〔十四〕「可可兒」，綉像本「兒」作「見」。

〔十五〕「扒自在碗兒」，綉像本「在」作「飯」。





第三十六回　翟管家寄書尋女子　蔡狀元留飲借盤纏

此回乃作者放筆一寫仕途之丑、勢利之可畏也。夫西門、市井小人、逢迎翟雲峰不惜出妻獻子、何足深怪。乃蔡一泉竟竭竭悾首、廿心作權奸假子、且而矢口以雲峰爲榮、止因十數金之利、屈節於市井小人之家、豈不可耻？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之一人、而借此以丑之也。

安郎中、蓋作者借之作陪客以結書童之餘文也。蓋此書每傳一人、必伏線於千里之前、又流波於千里之後、如宋蕙蓮既死、猶餘山洞之鞋等是也。今書童於上兩回已極力描寫、此處若猶必呆寫、便非文理、若便置不寫、文情又何突然無餘韻？故於請蔡狀元時、用安郎中作陪、而令其有龍陽好、閒中又將書童點出餘韻也。作者用意蓋如此、看官知之乎？

詩曰：〔一〕

既傷千里目，還驚遠去魂。
豈不憚跋涉？深懷國士恩。
季布無一諾，侯嬴重一言。
人生感意氣，黃金何足論。

話說次日，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，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。至晚來家，平安進門就稟：「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，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，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。小的接了，交進大娘房裡去了。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。」西門慶聽了，走到上房，取書拆開觀看，上寫着：

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

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：久仰山斗，未接丰標，屢辱厚情，感愧何盡！前蒙馳諭，生銘刻在心，凡百于老爺左右，無不盡力扶持。所有小事，曾托盛价煩瀆，想已爲我處之矣。今因鴻便，薄具帖金十兩奉賀，兼候起居。伏望俯賜回音，生不勝感激之至。外新狀元蔡一泉，乃老爺之假子，奉敕回籍省視，道經貴處，仍望留之一飯，彼亦不敢有忘也。至祝至祝！秋後一日信。

西門慶看畢，只顧咨嗟不已，說道：「快叫小廝叫媒人去。我什麼營生，就忘死了。」

【張評】寫小人之態如畫。吳月娘問：「什麼勾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，前日有書來，說無子，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。不拘貧富，不限財禮，只要好的，他要圖生長。粧奩財禮，該使多少，教我開了去，他一一還我。往後他在老爺面前，一力扶持我做官。我一向亂着上任，七事八事，就把這事忘死了。來保又日逐往舖子裡去了，又不題我。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，問尋的親事怎樣了。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。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，你教我怎樣回答他？教他就怪死

【繡像本評】爲人之事，雖感德如雲峰，亦要忘了，況其他乎？

了！【張評】寫逢迎如畫。叫了媒人，你分付他，好歹上緊替他尋着，不拘大小人家，只要好女兒，或十五六、十七八的也罷，該多少財禮，我這里與他。再不，把李大姐房裡綉春，倒好模樣兒，與他去罷。」【張評】不嫌出妻獻子矣。可笑、可嘆。月娘道：「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！這兩三箇月，你早做什麼來？人家央你一場，替他看箇真正女子去也好；那丫頭你又收過他，怎好打發去的！你替他當箇事幹，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。如今急水發，怎麼下得漿？比不得買什麼兒，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。一箇人家閨門女子，好歹不同，也等着媒人慢慢尋看將來。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他來要回書，怎麼回答他？」月娘道：「虧你還斷事！這些勾當兒，便不會打發人？等那人明日來，你多與他些盤纏，寫書回覆他，只說：女子尋下了，只是衣服粧奩未辦，還待幾時完畢，【張評】然則月娘非一味老實者。【文評】急脈緩授，又世所謂緩兵計，不算甚麼高着兒，不關乎老實不老實。人家來，應許張羅，已有眉目，改日奉上，豈此段語老實人亦說不出來？直告之曰：我忘了，纔算老實人乎？不將綉春送去，此方是真正老實。此不過形容西門慶卑污諂媚卻全無主意，並婦人不如。這里差人送去。打發去了，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。此一舉兩得其便，纔幹出好事來，也是人家托你一場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說的有理。」一面叫將陳敬濟來，隔夜修了回書。

次日，下書人來到，西門慶親自出來，問了備細。【張評】盡。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，好預備接他。那人道：「小人來時，蔡老爹纔辭朝，京中起身。翟爹說：只怕

蔡老爹回鄉，一時缺少盤纏，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。【張評】借銀又是來人口說。寫書去，翟爹那裡如數補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多上覆翟爹，隨他要多少，我這里無不奉命。」說畢，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。臨去交割回書，又與了他五兩路費。那人拜謝，歡喜出門，長行去了。看官聽說：當初安忱取中頭甲，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，係黨人子孫，不可以魁多士。徽宗不得已，把蔡蘊擢爲第一，做了狀元。投在蔡京門下，做了假子。陞秘書省正事，給假省親。【張評】先插安忱。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、薛嫂兒並別的媒人來，分付各處打聽，人家有好女子，拏帖兒來說。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，打聽蔡狀元船隻，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。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，東也不成，西也不就，辭朝還家續親，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。來保拏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，就送了一分下程，酒麵、鵝鵝、下飯、鹽醬之類。蔡狀元在東京，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：「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箇西門千户，乃是大巨家，富而好禮。亦是老爺抬舉，見做理刑官。你到那里，他必然厚待。」這蔡狀元牢記在心，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，又餽送如此大禮，心中甚喜。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。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。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，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，旋叫了四箇來答應。

【繡像本評】爲已之事，便牢記在心。

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、一部書、一雙雲履；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、四袋芽

【繡像本評】觀此，稱雲峰以爲賢公，寫出仕途之弊。

【繡像本評】口角留連得妙。

茶、四柄杭扇，各具宮袍烏紗，先投拜帖進去。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，敘禮交拜。獻畢贄儀，然後分賓主而坐。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，說道：「京師翟雲峰甚是稱道賢公，【張評】一箇講雲峰。閥閱名家，清河巨族，久仰德望，未能識荊。今得晉拜堂下，爲幸多矣。」西門慶答道：「不敢。昨日雲峰書來，【張評】又一箇講雲峰。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輈下臨，理當迎接，奈公事所羈，望乞寬恕。」〔一〕因問：「二位老先生仙鄉、尊號？」【張評】問狀元仙鄉，可知其市井。蔡狀元道：「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。賤號一泉，僥倖狀元，官拜秘書正字，給假省親。」安進士道：「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。賤號鳳山，見除工部觀政，亦給假還鄉續親。敢問賢公尊號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在下卑官武職，何得號稱。」詢之再三，方言：「賤號四泉。累蒙蔡老爺擡舉，雲峰扶持，襲錦衣千户之職。見任理刑，實爲不稱。」蔡狀元道：「賢公抱負不凡，雅望素著，休得自謙。」敘畢禮話，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。蔡狀元辭道：「學生歸心匆匆，行舟在岸，就要回去。既見尊顏，又不遽舍，奈何奈何！」【張評】今人常套。西門慶道：「蒙二公不棄蝸居，伏乞暫駐文旆，少留一飯，以盡芹獻之情。」蔡狀元道：「既是雅情，學生領命。」一面脫去衣服，二人坐下。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。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臺館，花木深秀，一望無際，心中大喜，極口稱羨道：「誠乃蓬瀛也。」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。西門慶道：「今日有兩箇戲子在此伺候，以供宴賞。」安進士道：「在那里？何不令來一見？」不一時，四箇戲子跪下磕頭。蔡狀元問道：「那兩箇是

生旦？叫甚名字？」內中一箇說道：「小的粧生，叫苟子孝。那一箇裝旦的，叫周順。一箇貼旦，叫袁琰。那一箇裝小生的，叫胡慥。」安進士問：「你們是那裡子弟？」苟子孝道：「小的都是蘇州人。」安進士道：「你等先粧扮了來，唱箇我們聽。」四箇戲子下邊粧扮去了。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，教書童也粧扮起來，【張評】上回餘文。共三箇旦、兩箇生，在席上先唱《香囊記》。大廳正面設兩席，蔡狀元、安進士居上，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。飲酒中間，唱了一摺下來。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，便道：「這箇戲子是那里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小价書童。」安進士叫上去，賞他酒吃，說道：「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。」【張評】又爲書童描寫。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，亦賞酒與他吃。因分付：「你唱箇〔朝元歌〕『花邊柳邊』」。苟子孝答應，在旁拍手道：

花邊柳邊，簷外晴絲捲；山前水前，馬上東風軟。自歎行踪，有如蓬轉，盼望家鄉留戀。雁杳魚沉，離愁滿懷誰與傳？日短北堂萱，空勞魂夢牽。洛陽遙遠，幾時得上九重金殿？【張評】刺入宦海中人心目。

唱完了，安進士問書童道：「你們可記的《玉環記》『恩德浩無邊』？」書童答道：「此是〔画眉序〕，小的記得」。隨唱道：

恩德浩無邊，父母重逢感非淺。幸終身托與，又與姻緣。風雲會異日飛騰，鸞鳳配今諧繾綣。料應夫婦非今世，前生種玉藍田。【張評】又刺入鰥夫心目。

原來安進士杭州人，喜尚男風，見書童兒唱的好，拉着他手兒，兩箇一遞一口吃酒。【張評】大褒官體。良久，酒闌上來，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，向捲棚內下棋。令小廝拏兩箇桌盒，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、鮮物下酒。蔡狀元道：「學生們初會，不當深擾潭府，天色晚了，告辭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因問：「蔡公此回去還到船上？」〔三〕蔡狀元道：「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。」【張評】是欲留之語。西門慶道：「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，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止留一二人答應，其餘都分付回去，明日來接，庶可兩盡其情。」蔡狀元道：「賢公雖是愛客之意，其如過擾何？」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，都回門外寺裡歇去，明日早拏馬來接。衆人應諾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着棋，〔四〕子弟唱了兩摺，恐天晚，西門慶與了賞錢，打發去了。止是書童一人，席前遞酒伏侍。看看吃至掌燈，二人出來更衣。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：「學生此去回鄉省親，路費缺少。」【張評】正意。西門慶道：「不勞老先生分付。雲峰尊命，一定謹領。」【張評】反說雲峰，狀元捕地矣。良久，讓二人到花園：「還有一處小亭請看。」把二人一引，轉過粉牆，來到藏春塢雪洞內。裡面煖騰騰，掌着燈燭。小琴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，床榻依然，琴書瀟洒。從新復飲，書童在旁歌唱。蔡狀元問道：「大官，【張評】一字妙絶。你會唱『紅入仙桃』？」書童道：「此是〔錦堂月〕，小的記得。」于是把酒都斟，拏住南腔，拍手唱了一箇。【張評】又白描一曲。安進士聽了，喜之不勝，向西門慶道：「此子可愛。」將盃中之酒，一吸而飲之。那

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，勒着銷金箍兒，高擎玉斝，捧上酒，又唱了一箇。當日直飲至夜分，方纔歇息。西門慶藏春塢、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，鋪陳綾錦被褥，就派書童、玳安兩箇小廝答應。西門慶道了安置，方回後邊去了。

到次日，蔡狀元、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。西門慶廳上擺酒伺候，饌飲下飯與腳下人吃。〔五〕教兩箇小廝，方盒捧出禮物。蔡狀元是金段一端，領絹二端，合香五百，白金一百兩。安進士是色段一端，領絹一端，合香三百，白金三十兩。蔡狀元固辭再三，說道：「但假十數金足矣，何勞如此太多，又蒙厚賜！」安進士道：「蔡年兄領受，學生不當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些須微贐，表情而已。老先生榮歸續親，在下少助一茶之需。」于是二人俱出席謝道：「此情此德，何日忘之！」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，一面與西門慶相別，說道：「生輩此去，暫違台教。不日旋京，倘得寸進，自當圖報。」安進士道：「今日相別，何年再得奉接尊顏？」【張評】又爲後會作引。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蝸居屈尊，多有褻慢，幸惟情恕！本當遠送，奈官守在身，先此告過。」送二人到門首，看着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博得錦衣歸故里，功名方信是男兒。

文禹門云：此一回概影時事也。幸祖與狀元，固皆甘以爲榮而皆人所共羨者也。然必有其位，兼有其德，始無慚爲真幸福：有其才，並有其度，乃不愧爲名狀元。茲則以大蔡、小蔡當之，天下時事可知矣。蔡京受賄，

以職爲諱，前已約略言之，舉一以例百也。若再詳述，恐有更僕難盡者，即以其僕之聲勢赫炎代之，此曰雲峰先生，彼曰雲峰先生，雲峰直可奔走天下士，而號令天下財東也。若曰：其奴如此，其主可知，此追一層落筆也。

蔡蘊告蒼，秋風一路。觀其言談舉止，令人欲嘔。或謂姓蔡的狀元，方是如此，諸進士中，自有矯矯者。故又添一安忱陪之。若曰：三百名中，不過爾爾，此加一層着墨也。有識者憮然而心愛，西門慶則欣然而色喜，以爲我何人斯？居然宰相門下士，而與狀元周旋，從此聲價頓增，驕矜更甚，皆宰相、狀元有以餡之也。時事如斯，尚可問乎？

自《水滸傳》出，貶公卿而褒强盜，堂名忠義，人號英雄，爲國除奸，替天行道。其實乃賣法小吏，占據山林，抗逆天兵，屠毒郡邑。余則失機之將，隱忍偷生，亡命之徒，逃藏避死。甚至婦人和尚，雜處無嫌，妖道小偷，亦稱同氣，無識之輩，亦謂逼上梁山。並未體會施耐庵心思，於是有《續水滸》、《後水滸》之作，皆狗尾也。俞仲華作《蕩寇志》，忠義二字，始大白於天下。此書嘗《水滸傳》已死之西門慶，別開蹊徑，自發牢騷，明明示人，全是搗鬼。有前半部之淫者，即有後半部之因果，不似《水滸》之結而未結也。閱者當通前徹後而玩味之，何得專注意於評閒、水戰等處，而自陷於淫也。是豈盡書之過哉！彼續書者，蓋亦狗尾矣。

校勘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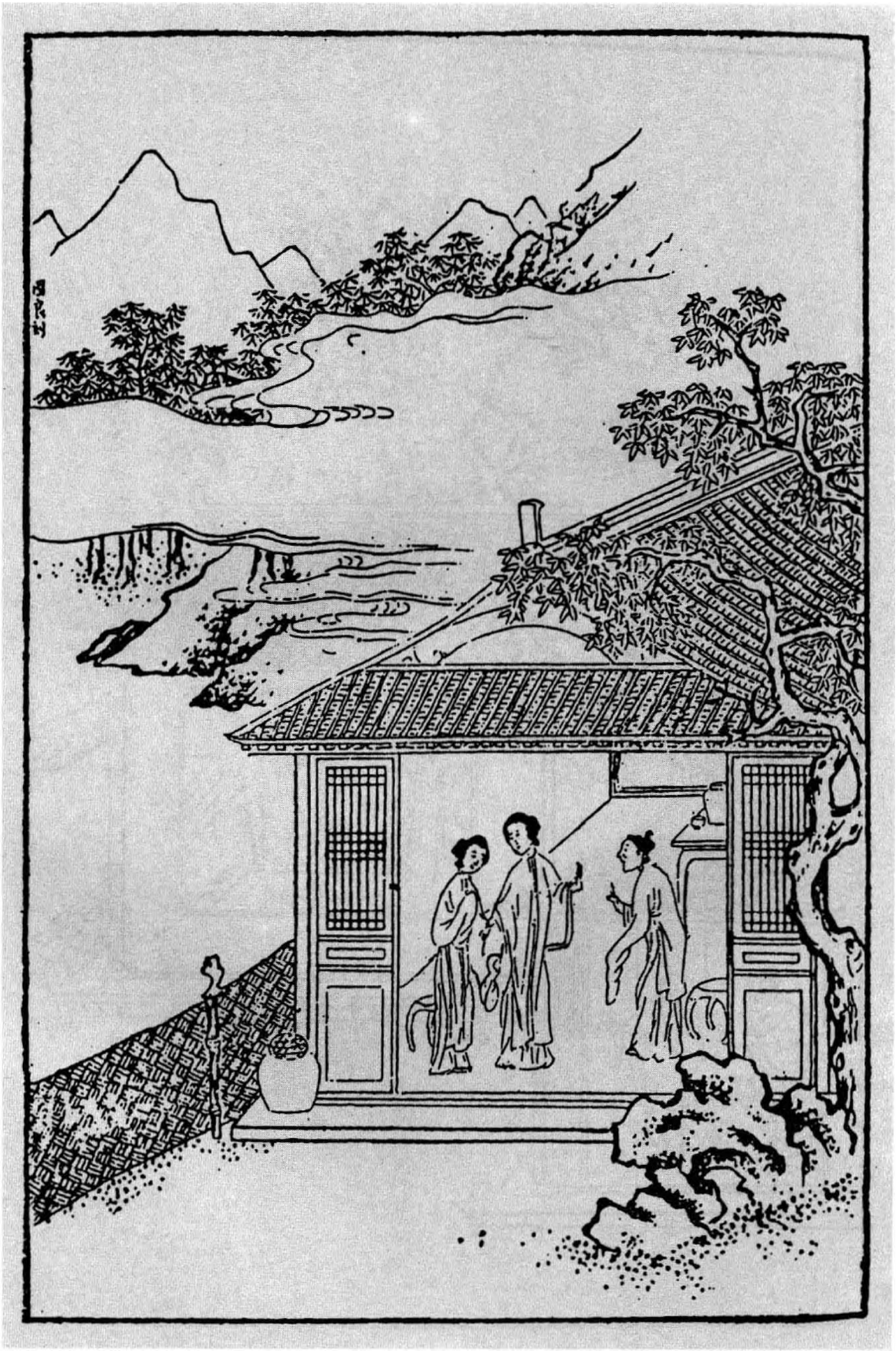
〔一〕「詩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按：「季布無一諾」，應爲「二諾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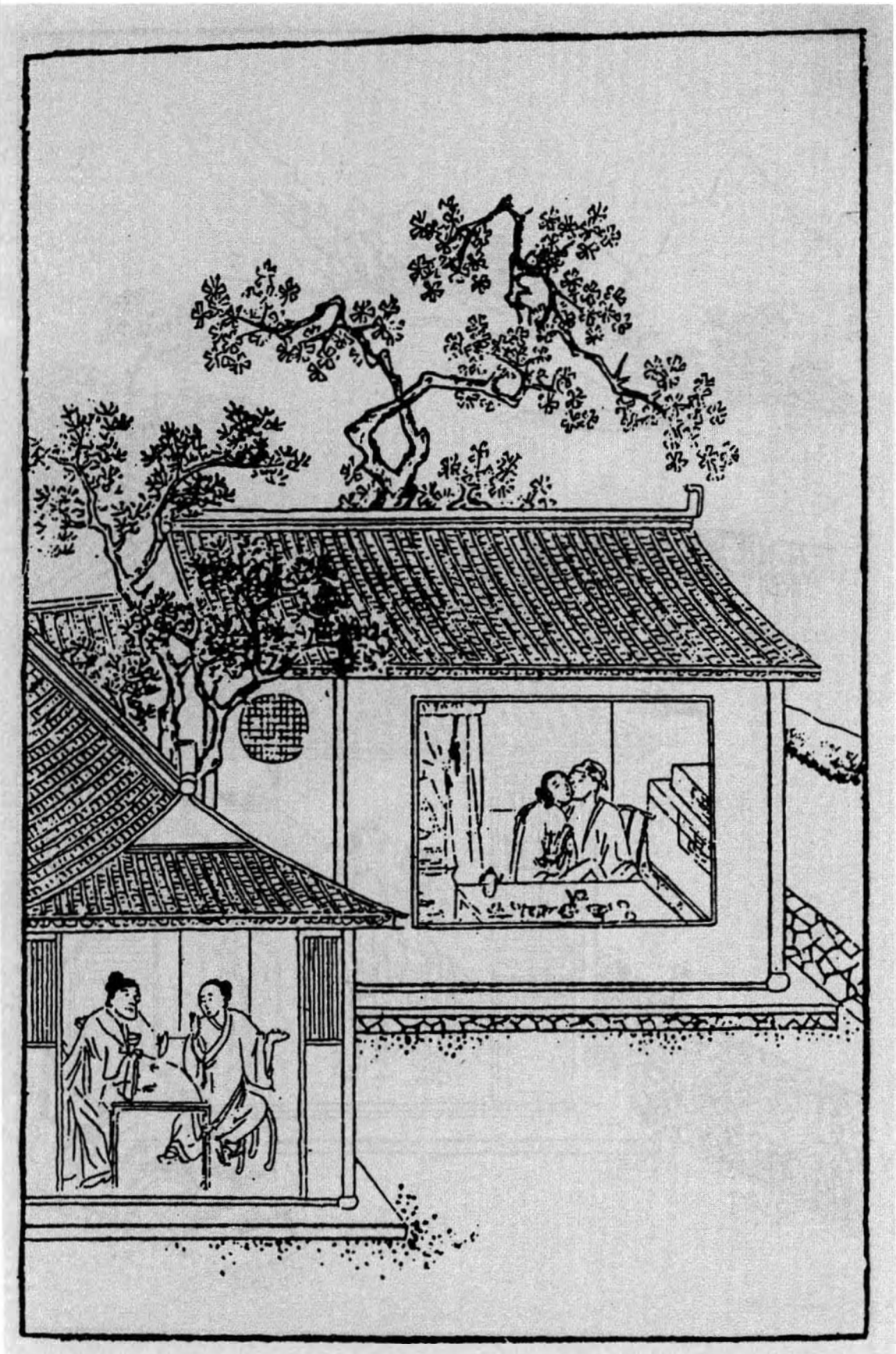
〔二〕「望乞寬恕」，綉像本作「幸爲寬恕」。

〔三〕「蔡公」，綉丙本作「二公」。

〔四〕「兩着棋」，綉像本作「兩盤棋」。

〔五〕「饌飲下飯」，綉像本作「饌盤酒飯」。





第三十七回　馮媽媽說嫁韓愛姐　西門慶包占王六兒

此回乃一百回作結之因也。夫愛姐不上東京，道國何由遠遣？道國不遠遣，又何由於大碼頭遇守備府之陳敬濟？愛姐不遇敬濟，何由改過而守節哉？然則趨奉翟謙，猶是易解之意。

王六兒者，予固云效潘六兒之尤而特甚者也。然而攝合必用馮媽媽者，使看者眼中又時時不冷落瓶兒也。文筆之聯絡處如此，誰其知之？

王六兒與西門慶交，純以利者也。故初會即騙了頭，再會即騙房子。

老馮，瓶兒之奶娘也，一旦得王六兒之些須浸潤，遂棄瓶兒如路人。寫此等人，真令其心肺皆出。

如賁清句等，皆閒筆，映月娘之好佛也。讀者不可忽此閒筆。千古理官家不能及之者，總是此等閒筆難學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淡粧多態，更的的頻回眄睞。便認得琴心先許，與綰合歡雙帶。記華堂風月逢迎，輕嘲淺笑嫣無奈。向睡鴨爐邊，翔鸞屏裡，暗把香羅偷解。

右調〔薄倖前〕〔二〕

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、安進士去了。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，撞見馮媽媽，便叫小廝叫住，到面前問他：「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？如何也不來回話？」婆子說道：「這兩日雖是看了幾箇，〔三〕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，怎好回你老人家話？不想天使其便，眼跟前一箇人家女兒，就想不起來。十分人材，屬馬的，【張評】艾必午時更可用也。交新年十五歲。若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，他娘請我進去吃茶，我還不得看見他哩。纔弔起頭兒，戴着雲髻兒，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，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，搽的濃濃的臉兒，又一點小小嘴兒，鬼精靈兒是的。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，小名叫做愛姐。休說俺們愛，就是你老人家見了，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！」【張評】就小名上一描，便十二分出色，用筆巧滑之極。西門慶道：「你看這風媽媽子，我平白要他做甚麼，家裡放着好少兒。實對你說了罷，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，圖生長，托我替他尋。你若與他成了，管情不虧你。」因問道：「是誰家女子？問他討箇庚帖兒來我瞧。」馮媽媽道：「誰家的？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，遠不一千，近只在一磚。不是別人，是你家開絨線韓夥計的女孩兒。你老人家要相看，等我和他老子說，討了帖兒來，約會下箇日子，你只顧去就是了。」西門慶分付道：「既如此這般。就和他說。他若肯了，討了帖兒，來宅內回我話。」那婆子應諾去了。

過兩日，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，忽見馮媽媽來回話，孛了帖兒與西門慶瞧，上

寫着：「韓氏，女命，年十五歲，五月初五日子時生。」便道：「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，他說：『既是大爹可憐見，孩兒也是有造化的。但只是家寒，沒些備辦。』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對他說，不費他一絲兒東西，凡一應衣服首飾、粧奩廂櫃等件，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，還與他二十兩財禮。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。臨期，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。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，翟管家要圖他生長，做娘子。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，也不愁箇大富貴。」馮媽媽道：「他那裡請問，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，好預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他應允了，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。他那里要的急。就對他說，休要他預備什麼，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。」馮媽媽道：「爺噪！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，雖不稀罕他的，也略坐坐兒。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就不是了。你不知我有事。」馮媽媽道：「既是恁的，等我和他說。」一面先到韓道國家，對他渾家王六兒，【張評】不對道國說，妙，是內爲政者。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：「明日他衙門中散了，就過來相看。教你一些兒休預備，他只吃一鍾茶，看了就起身。」王六兒道：「真箇？媽媽子休要說謊。」馮媽媽道：「你當家【張評】稱呼妙絶。不恁的說，我來哄你不成！他好少事兒，家中人來人去，通不斷頭的。」【張評】一路總襯下文。婦人聽言，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，打發去了，明日早來伺候。到晚，韓道國來家，婦人與他商議已定。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，【張評】總是冷處描神。買了些好細菓仁，放在家中，還往舖子裡做買賣去

【綉像本評】「你當家」三字，無意中已隱隱勾挑。

了。丟下老婆在家，【張評】意何居？艷粧濃抹，打扮的喬模喬樣，洗手剔甲，揩抹盃盞乾淨，剝下菓仁，頓下好茶，等候馮媽媽先來攛掇。

【綉像本評】觀「丟下」一語，則韓道國明放一着可知矣。

西門慶衙門中散了，到家換了便衣靖巾，騎馬帶眼紗，玳安、琴童兩箇跟隨，逕來韓道國家，下馬進去。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。【張評】一路寫馮媽媽出色，特與瓶兒一犯。良久，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。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，不轉睛只看婦人。【張評】奇文。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，玄色段金比甲，玉色裙子，下邊顯着趫趫的兩隻腳兒。生的長挑身材，紫膛色瓜子臉，描的水髻長長的。正是：未知就裡何如，先看他粧色油樣。但見：

【綉像本評】看得有次第，自是好色中明眼人。

淹淹潤潤，不搽脂粉，自然體態妖嬈；嬝嬝娉娉，懶染鉛華，生定精神秀麗。兩彎眉畫遠山，一對眼如秋水。檀口輕開，勾引得蜂狂蝶亂；纖腰拘束，暗帶着月意風情。若非偷期崔氏女，定然聞瑟卓文君。

【綉像本評】想起從前作證，透甚，妙甚。

西門慶見了，心搖目蕩，不能定止，口中不說，心中暗道：「原來韓道國有這一箇婦人在家，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。」【張評】一眼將前事兜起。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，暗道：「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，女兒有箇不好的？」【張評】反重娘母。婦人先拜見了，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，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也磕了四箇頭，起來侍立在旁。老媽連忙拏茶出來，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，令他遞上。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箇女子，【張評】此處方看，則先爲娘母所迷可知。烏雲疊髻，粉黛盈腮，意態幽花秀麗，

肌膚嫩玉生香。【張評】自與六兒不同，不謂愛姐卻于此處先描。便令玳安毡包內取出錦帕二方，金戒指四箇，白銀二十兩，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。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，朝上拜謝，回房去了。西門慶對婦人說：「遲兩日，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，與他裁衣服。這些銀子，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。」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，謝道：「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，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，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。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韓夥計不在家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他早辰說了話，就往舖子裡走了。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。」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，一口一聲，只是爹長爹短，就把心來惑動了，臨出門，上覆他：「我去罷。」婦人道：「再坐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坐了。」【張評】三句、九字，勾魂帖、定情書。于是出門，一直來家，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。月娘道：「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牽。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，也是俺們費心一場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，好與他裁衣服。我如今先拏十兩銀子，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鐲之類。」月娘道：「及緊儹做去，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，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把舖子關兩日也罷，還着來保同去，就府內問聲，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，到也不曾？」

【綉像本評】口角甜甚，語語撩人，那能不惑？

【綉像本評】「我去罷」、「不坐了」二語，不獨留戀不肯出門，且有許多追悔先回不坐之意在其中，下語微妙。

話休饒舌，過了兩日，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。他娘王氏買了禮，親送他來。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，說道：「蒙大爹、大娘並衆娘每擡舉孩兒，這等費心，俺兩口兒知感不盡。」先在月娘房擺茶，然後明間內管待。李嬌兒、孟玉

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都陪坐。【張評】與後文上紙受屑對照。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，兩疋綿紬，和他做裡衣兒。又叫了趙裁來，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，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。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，晚夕回家去了。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粧，描金箱籠、鑑粧、鏡架、盒罐、銅錫盆、淨桶、火架等件。【張評】皆嫁妝之不可少者、寫來一笑。非止一日，都治辦完備，寫了一封書信，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。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，又撥了兩名排軍，執袋弓箭隨身。來保、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，緊緊保定車輛暖轎，送上東京去了，不題。丟的王六兒在家，前出後空，整哭了兩三日。【張評】借勢便入。

一日，西門慶無事，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。馮媽媽來遞茶，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，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。」婆子連忙磕頭謝了。西門慶又問：「你這兩日，沒到他那邊走走？」馮媽媽道：「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？他自從女兒去了，他家裡沒人，他娘母靠慣了他，整哭了兩三日，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。他又說，孩子事多累了爹，問我：『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？』我便說：『他老人家事忙，我連日也沒曾去，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，我敢爭？』他也許我，等他官兒回來，重重謝我哩。」【張評】總是媒人語、妙絶。西門慶道：「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，少不得謝你。」說了一回話，見左右無人，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：「你閒了到他那里，取巧兒和他說，就說我上覆他，閑中我要到他

那里坐半日，看他肯也不肯？我明日還來討回話。」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：「你老人家，坐家的女兒偷皮匠，逢着的就上。一錢撅了箇金娃娃，[四]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！【張評】趣絶，恰合。夜晚些，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。爹，你還不知這婦人，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，排行叫六姐，屬蛇的，二十九歲了。雖是打扮的喬樣，到沒見他輸身。你老人家明日來，等我問他討箇話兒回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了。」說畢，騎馬來家。

【綉像本評】便作聲價。

婆子做飯吃了，鎖了房門，慢慢來到婦人家。婦人開門，便讓進房裡坐，道：「我昨日下了些麵，等你來吃，就不來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可知要來哩，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，動不得身。」婦人道：「剛纔做的熱飯，炒麵觔兒，【綉乙本評】逼真。你吃些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纔吃的飯來，叫些茶罷。」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，看着婦人吃了飯。婦人道：「你看我恁苦！有我那冤家，靠定了他。自從他去了，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，件件的都看了我。弄的我鼻兒烏，嘴兒黑，相箇人模樣？到不如他死了，扯斷腸子罷了。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，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？急切要見他見，也不能勾。」說着，眼酸酸的哭了。婆子道：「說不得，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，養女人家冷清清，就是長一百歲，少不得也是人家的。你如今這等抱怨，到明日，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，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兩口子受用，就不說我老身了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似坐，似想，似托怨，口角宛然。

【張評】前插閒文。婦人道：「大人家的營生，三層大，兩層小，知道怎樣的？等他長進

【綉像本評】千

古名言，可銷世人無限未來妄想。

了，我們不知在那裡晒牙揸骨去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怎的恁般說！你們姐姐，比那箇不聰明伶俐，愁針指女工不會？各人裙帶衣食，你替他愁！」兩箇一遞一句，說勾良久，看看說得入港，婆子道：「我每說箇傻話兒，【張評】媒婆拖人下水，往往以此等語，可恨。你家官人不在，前後恁空落落的，你晚夕一箇人兒不害怕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還說哩！都是你弄得我，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？」婆子道：「只怕我一時來不成，我舉保箇人兒來與你做伴兒肯不肯？」【張評】筆尖狡猾之甚。婦人問：「是誰？」婆子掩口笑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，如此這般對我說，見孩子去了，丟的你冷落，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，你怎麼說？這裡無人，你若與他凹上了，【張評】「凹」字妙絕，六書所爲象形也。愁沒吃的、穿的、使的、用的！【張評】可嗅，總是爲此。走熟了時，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，强如在這僻格剌子里。」婦人聽了，微笑說道：「他宅裡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，他肯要俺這醜貨兒？」【張評】反如此接來，真天工化工之筆。婆子道：「你怎的這般說！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。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，他好閒人兒，不留心在你時，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？又與了一兩銀子，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。落後沒人在跟前，就和我說，教我來對你說。你若肯時，他還等我回話去。典田賣地，你兩家願意，我莫非說謊不成？」婦人道：「既是下顧，明日請他過來，奴這里等候。」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，坐了一回去了。

【繡像本評】數語是自謙，亦是喜出望外，所以一說便肯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來到，一五一十，把婦人話告訴一遍。西門慶不勝歡喜，忙稱

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，拏去治辦酒菜。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，收拾房中乾淨，薰香設帳，預備下好茶好水。不一時，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嗄飯菜蔬菓品，來廚下替他安排。婦人洗手剔甲，又烙了一筋麵餅。明間內，揩抹桌椅光鮮。

西門慶約下午時分，便衣小帽，帶着眼紗，玳安、棋童兩箇小廝跟隨，逕到門首，下馬進去。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，晚上來接，止留玳安一人答應。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。良久，婦人扮的齊齊整整，出來拜見，說道：「前日孩子累爹費心，一言難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一時不到處，你兩口兒休抱怨。」婦人道：「一家兒莫大之恩，豈有抱怨之理。」磕了四箇頭。馮媽媽拏上茶來，婦人遞了茶。見馬回去了，玳安把大門關了。【綉乙本評】湊趣。【張評】謂之蝶使，豈誣？婦人陪坐一回，讓進房裡坐。正面紙窗門兒，廂的炕床，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，上桌鑑粧、鏡架，盒罐錫器家活，堆滿地下，插着棒兒香。【綉乙本評】尤肖。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，西門慶坐下。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筭泡茶，遞上去，西門慶吃了。婦人接了盞，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，問了回家中長短。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拏托盤兒，說道：「你這裡還要箇孩子使纔好。」婦人道：「不瞞爹說，自從俺女兒去了，〔五〕凡事不方便，少不的奴自己動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箇不打緊，明日教老馮替你看箇十三四歲的丫頭子，且胡亂替替手腳。」婦人道：「也得俺家的來，少不得東輒西輳的，【綉乙本評】煞局、妙。央馮媽媽尋一箇孩子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不

【綉像本評】寫景酷肖。

消，該多少銀子，等我與他。」【張評】我比「俺家的」一樣。那婦人道：「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，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！」西門慶見他會說話，心中甚喜。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，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。馮媽媽道：「爹既是許了你，拜謝拜謝兒。南首趙嫂兒家，有箇十三歲的孩子，只要四兩銀子，教爹替你買下罷。」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。不一時，擺下案碟菜蔬，篩上酒來。婦人滿斟一盞，雙手遞與西門慶。纔待磕下頭去，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，說：「頭里已是見過，不消又下禮了，只拜拜便了。」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，旁邊一箇小杌兒上坐下。廚下老媽將嗄飯菜菓，一一送上。又是兩筋軟餅，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，用小碟兒托了，遞與西門慶吃。兩箇在房中，盃來盞去，做一處飲酒。玳安在廚房裡，老馮陪他另有坐處，【張評】細。打發他吃，不在話下。

彼此飲勾數巡，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，【綉乙本評】甚在行。【張評】一語合攏。與他做一處說話，遞酒兒。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，見無人進來，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。婦人便舒手下邊，籠撮西門慶玉莖。【張評】是初會。彼此淫心蕩漾，把酒停住不吃了，掩上房門，褪去衣裳。婦人就在裡邊炕床上，伸開被褥。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，【張評】偏有閒筆。西門慶乘着酒興，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。婦人用手打弄，見奢稜跳腦，紫强光鮮，沉甸甸【張評】是手中分量。甚是粗大。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，一面在上，兩箇且摟着脖子親嘴。婦人乃蹻起一足，以手導那話入牝

中，兩箇挺一回。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，牝毛疏秀，【張評】是初會，是既入後事，是正做時情。先令婦人仰卧于床背，把雙手提其雙足，置之于腰眼間，肆行抽送。【張本墨評】四字寫盡。怎見得這場雲雨？但見：

威風迷翠榻，殺氣瑣鴛衾。珊瑚枕上施雄，翡翠帳中鬪勇。男兒氣急，使鎗只去扎心窩；女帥心忙，開口要來吞腦袋。一箇使雙砲的，往來攻打內襠兵；一箇輪傍牌的，上下夾迎膪下將。一箇金鷄獨立，高蹺玉腿弄精神；一箇枯樹盤根，倒入翎花來刺牝。戰良久，朦朧星眼，但動些兒麻上來；鬪多時，欵擺纖腰，再戰百回挨不去。【張評】以上已完。散毛洞主倒上橋，放水去淹軍；烏甲將軍虛點鎗，側身逃命走。膪膏落馬，須臾踩踏肉爲泥；溫緊粧呆，頃刻跌翻深澗底。大披掛七零八斷，猶如急雨打殘花；錦套頭力盡觔輸，恰似猛風飄敗葉。硫黃元帥，盔歪甲散走無門；銀甲將軍，守住老營還要命。正是：愁雲托上九重天，一塊敗兵連地滾。【張評】既完後，偏能又寫半篇文字。

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，但凡交姤，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，在下邊揉着心子纔過。【張評】金蓮、書童相兼矣。不然，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。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，倒是後邊去的多，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。第二件，積年好咂髭髮，把髭髮常遠放在口裏，一夜他也無箇足處。【張評】一大樂事。隨問怎的出了毬，禁不的他吮嗦挑弄，登時就起：自這兩椿兒，可在西門慶心坎上。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。婦人和西門

【張評】此賦必用殺語，已伏西門死于六兒手之機。

【繡像本評】子平云：有病方爲貴。端知王六兒之受用處，在有此毛病也。

慶說：「爹到明日再來早些，白日裏咱破工夫，脫了衣裳，好生耍耍。」【張評】然則猶未盡興。西門慶大喜。到次日，到了獅子街線舖裡，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，討了丫頭使喚，改名叫做錦兒。

西門慶想着這箇甜頭兒，過了兩日，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。原是棋童、玳安兩箇跟隨，到了門首，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裡去。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，街上買東西整理，通小廝勤兒，圖些油菜養口。【張評】又夾叙老馮，一絲不漏。西門慶來一遭，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。白日裡來，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，瞞的家中鐵桶相似。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里打勤勞兒，往宅裡也去的少了。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，只是不得閒，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。

一日，画童兒撞兒婆子，叫了來家。李瓶兒說道：「媽媽子，成日影兒不見，幹的什麼猫兒頭差事？叫一遍，只是不在，通不來這里走走兒，忙的恁樣兒的！丟下好些衣裳，帶孩子被褥，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拆洗拆洗，再不見來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到說得且是好，寫字的拏逃兵，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！賣鹽的做雕鑾匠，我是那鹹人兒？」【張評】入情如吮而出。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請着你就是不閒！成日撰的錢，不知在那里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，嘴也趕不上。在這里撰什麼錢？你惱我，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，再轉不到這里來，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！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，教我門外頭替他稍箇拜佛的蒲匈兒來，【張評】又

【綉像本評】瓶兒何等待老馮；老馮別有頭路，則一味虛混，此輩之無情不足取如此。

視月娘好佛。我只要忘了。昨日甫能想起來，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，我怎的回他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，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！他與了你銀子，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，你這等粧憨打呆的。」婆子道：「等我也對大娘說去，就交與他這銀子去。昨日騎驢子，〔六〕差些兒沒弔了他的。」李瓶兒道：「等你弔了他的，你死也。」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，未曾入月娘房，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。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，見了說道：「老馮來了，貴人，你在那里來？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，說影邊兒就不來了。」【張評】總映六兒處，所爲反襯法也。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我纔到他前頭來，吃他咭唕了這一回來了。」玉簫道：「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？」婆子道：「昨日拏銀子到門外，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，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。銀子我還拏在這里，姐，你收了罷。」玉簫笑道：「怪媽媽子，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，等出去了，你還親交與他罷。」又道：「你且坐的，我問你：【張評】必用玉簫問，直照後文玉簫上東京，文字無一空處。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？也待回來。〔七〕這一回來，你就造化了，他還謝你謝兒。」婆子道：「謝不謝，隨他了。他連今纔去了八日，也得盡頭纔得來家。」不一時，西門慶兌出銀子，與賁四拏了庄子上去，【張評】又插庄子。就出去了。

婆子走在上房，見了月娘，也沒敢拏出銀子來，只說蠻子有幾箇粗甸子，都賣沒了，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。月娘是誠實的人，說道：「也罷，銀子你還收着。

到明年，我只問你要兩箇就是了。」與婆子幾箇茶食吃了。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，瓶兒因問：「你大娘沒罵你？」婆子道：「被我如此支吾，調的他喜歡了，倒與我些茶吃，賞了我兩箇餅定出來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户家吃滿月的餅定。【張評】又襯做親。媽媽子，不虧你這片嘴頭子，六月裡蚊子，也釘死了。」又道：「你今日與我洗衣服，不去罷了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收拾討下漿，我明日蚤來罷。後晌時分，還要到一箇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這老貨，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。你明日不來，我和你答話！」那婆子說笑了一回，脫身走了。李瓶兒留他：「你吃了飯去。」婆子道：「還飽着哩，不吃罷。」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，兩步做一步。【張評】一路寫瓶兒嘻嘻，總爲此一句反照。正是：

媒人婆地里小鬼，兩頭來回抹油嘴。〔八〕

文禹門云：王六兒亦書中緊要人物，與金蓮同死西門慶者也。至此回方全身現出，以前均在隱隱約約之間，所謂千呼萬喚始出來。故以愛姐作引，老馮作線。前生冤孽，今世冤家，一拍便合，不必定要挨光也。後寫六兒之淫，合金蓮、瓶兒、蕙蓮、書童諸人而兼之者也。上口下口，前門後門，山東所謂三開箱者，原不自六兒始，亦不至六兒終，而六兒實備於一身。西門慶得未曾有，王六兒別有所圖。一箇是以逸待勞，一箇是以一敵十。六兒原爲謀生，西門自去求死。王者，亡也，亡於六兒之手，金蓮收其功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薄倖前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薄倖前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這兩日」，綉像本作「這幾日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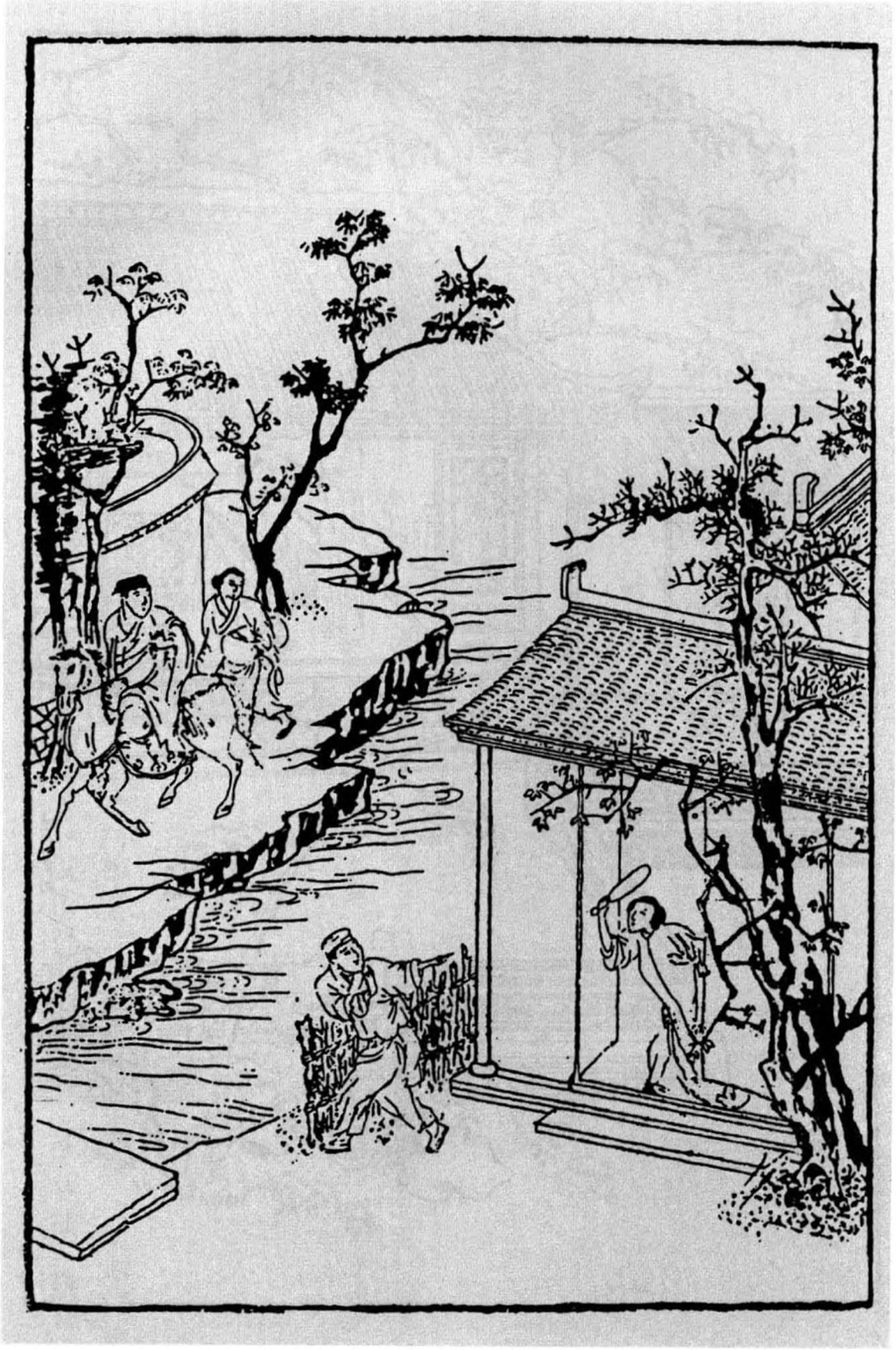
〔四〕「金娃娃」，綉像本作「銀娃娃」。

〔五〕「俺女兒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他女兒」。

〔六〕「驢子」，綉像本作「騾子」。

〔七〕「也待回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回」作「將」。

〔八〕綉像本後另有「一日走勾千千步，只是苦了兩隻腿」兩句。





第三十八回　王六兒棒槌打搗鬼　潘金蓮雪夜弄琵琶

此回入李智、黃四、總爲西門死後冷處作襯，故先寫熱處多下趨附之人也。

棒打搗鬼者，蓋欲撇開搗鬼，以便與西門往來也。然必寫搗鬼有姦在先者，一畫道國，一畫六兒，一伏一百回路遇之筍，湖州養六兒以成愛姐之志也。然此時不一撇去，豈韓二竟忽然拋去舊情，不一旁視乎？故用王六兒以棒槌一鬧，西門一打，庶可且收起搗鬼。至拐財遠遁，用他着時再令其來可也。

王六兒淫事，必盡情寫之者，蓋本意欲於潘六兒之後，又寫一尤甚者也。

潘金蓮琵琶，寫得怨恨之至，真是舞殿冷袖，風雨凄凄，而瓶兒處互相掩映，便有春光融融之象。迨後打狗畜猫，皆此時憤恨所鍾。可知一家之怨恨，固非一日所成，稍有介意時，爲之主者當預爲調停，庶不至於深耳。彼西門烏得知？

打韓二必用棒槌，蓋爲琵琶相映成趣。然則琵琶之恨，亦無非爭一棒槌耳。

詞曰：(一)

銀箏宛轉，促柱調弦。聲遶梁間，巧作秦聲獨自憐。指輕妍，風迴雪旋。緩揚清曲，響奪鈞天。說甚麼別鶴烏啼，試按《羅敷陌上》篇，休按《羅敷陌

上》篇。

右調〔綿搭絮〕〔二〕

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，看見玳安在廳檻子前，拏着茶盤兒伺候。玳安望着馮媽掀嘴兒：「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，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。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。」那婆子聽見，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。【張評】餘文。

原來應伯爵來說：「攬頭李智、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，【張評】已說過財方動頭，是故王六兒財中色也。該一萬兩銀子，也有許多利息。上完了批，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，來和你計較，做不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那里做他！攬頭以假充真，買官讓官。我衙門裡搭了事件，還要動他。我做他怎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哥若不做，叫他另搭別人。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，每月五分行利，叫他關了銀子還你，你心下何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的分上，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。如今我庄子收拾，還沒銀子哩。」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，說道：「哥若十分沒銀子，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，湊箇千五兒與他罷，他不敢少下你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少下我的，我有法兒處。又一件，應二哥，銀子便與他，只不叫他打着我的旗兒，在外邊東誆西騙。我打聽出來，只怕我衙門監裏放不下他。」伯爵道：「哥說的什麼話，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，常沒事罷了；若壞了事，要我做什麼？哥你只顧放心，但有差池，我就來對哥說。【張評】佞人、小人。說定了，我明日叫他好寫文書。」西

門慶道：「明日不叫他來，我有勾當。叫他後日來。」說畢，伯爵去了。

西門慶叫玳安伺候馬，帶上眼紗，問：「棋童去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來了，取挽手兒去了。」不一時，取了挽手兒來，打發西門慶上馬，逕往牛皮巷來。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，要錢輸了，吃的光睜睜兒的，走來哥家，問王六兒討酒吃。袖子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，【張評】趣。說道：「嫂，我哥還沒來哩，我和你吃壺燒酒。」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，又見老馮在廚下，不去兜攬他，說道：「我是不吃。你要吃，拏過一邊吃去，我那里耐煩？你哥不在家，招是招非的，又來做什麼？」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睜着，又不去，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，貼着紅紙帖兒，問道：「嫂子，是那里酒？打開篩壺來俺每吃。耶嚟！你自受用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趁早兒休動，是宅裡老爹送來的，你哥還沒見哩。等他來家，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。」韓二道：「等什麼哥？就是皇帝爺的，我也吃一鍾兒。」【張評】趣絕。纔等搬泥頭，被婦人劈手一推，奪過酒來，提到屋裏去了。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，【張評】無情，卻是世情。半日扒起來，惱羞變成怒，口裏喃喃吶吶罵道：「賊淫婦，我好意帶將菜兒來，見你獨自一箇冷落落，和你吃盃酒。你不理我，倒推我一交。我叫你不要慌，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，不理我了，要把我打開，故意兒羞我，訕我，又趁我。休叫我撞見，我叫你這不值錢的淫婦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！」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，一點紅從耳邊起，須臾紫脹了雙腮，便取棒槌在手，趕着打出來，罵道：「賊餓不死的殺

樋正好搗鬼。

才！你那里味醉了，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，老娘手裏饒你不過！」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，直罵出門去。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，見了他，問：「是誰？」婦人道：「情知是誰，是韓二那廝，見他哥不在家，要使要錢輸了，吃了酒來毆我。有他哥在家，常時撞見打一頓。」那二搗鬼看見，一溜烟跑了。西門慶又道：「這少死的花子，等我明日到衙門裏與他做功德。」婦人道：「又叫爹惹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休要慣了他。」婦人道：「爹說的是，自古良善被人欺，慈悲生患害。」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。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，叫玳安兒：「你在門首看，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，就與我鎖在這里，明日帶到衙門裏來。」玳安道：「他的魂兒聽見爹到，不知走的那里去了。」

西門慶坐下。婦人見畢禮，連忙屋裏叫丫鬟錦兒，拏了一盞菓仁茶出來，與西門慶吃，就叫他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到好箇孩子，你且將就使着罷。」又道：「老馮在這里，怎的不替你拏茶？」婦人道：「馮媽媽他老人家，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。」西門慶又道：「頭裏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，是箇內臣送我的竹葉清，裏頭有許多藥味，甚是峻利。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，都吃不上口，我所以拏的這罈酒來。」婦人又道了萬福，說：「多謝爹的酒。正是這般說，俺每不爭氣，住在這僻巷子里，【張評】又插房子，可畏。又沒箇好酒店，那裡得上樣的酒來吃，只往大街上取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韓夥計來家，你和他計較，等着獅子街那里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

【綉像本評】韓道國明放一着，又反形出來。

子，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。舖子裡又近，買東西諸事方便。」婦人道：「爹說的是。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，離了這塊兒也好。就是你老人家行走，也免了許多小人口舌。咱行的正，也不怕他。【綉乙本評】虧他說得出。爹心裡要處自情處，他在家和不在家一箇樣兒，【張評】就要買，妙極。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。」【張評】幾轉曲盡。說一回，房裡放下桌兒，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。

須臾，安排酒席上來，婦人陪定，把酒來斟。不一時，兩箇並肩叠股而飲。吃的酒濃時，兩箇脫剝上床交歡，自在頑耍。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，被裡薰的噴鼻香。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，一徑要打動他。家中袖了一箇錦包兒來，打開，裏面銀托子、相思套、硫黃圈、藥煮的白綾帶子、【張評】此處已露白綾帶，後卻是試金蓮的。懸玉環、封臍膏、勉鈴，一弄兒淫器。那婦人仰卧枕上，玉腿高蹺，鷄舌內吐。〔三〕西門慶先把勉鈴叫婦人自放牝內，然後將銀托束其根，硫黃圈套其首，臍膏貼于臍上，婦人以手導入牝中，兩相迎湊，漸入大半，婦人呼道：「達達！我只怕你蹅的腿酸，【張評】然則婦人反不怕酸也。拏過抱頭來，〔四〕你墊着坐，等我淫婦自家動罷。」又道：「只怕你不自在，你把淫婦腿吊着合，你看好不好？」【張評】屈體至此。西門慶真箇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，拴他一足，吊在床橛子上。低着拽，拽的婦人牝中之津，如蝸之吐涎，綿綿不絕，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。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如何流這些白！」纔待要抹去，婦人道：「你休抹，等我吮咂了罷。」于是蹲跪他面前，吮吞數次，鳴

【綉像本評】以淫婦自稱，妙絶。

咂有聲。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，弔過身子，兩箇幹後庭花。龜頭上有硫黃，濡研難澁，婦人蹙眉隱忍，半晌僅沒其稜。西門慶頗作抽送，而婦人用手摸之，漸入大半，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裏，回首流眸，作顫聲叫：「達達，慢着些。後越發粗大，叫淫婦怎生挨忍。」西門慶且扶起股，觀其出入之勢，因叫婦人小名：「王六兒，我的兒，你達不知心裡怎的，只好這一庄兒。不想今日遇你，正可我之意。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。」婦人道：「達達，只怕後來要的絮煩了，〔五〕把奴不理怎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相交下來，纔見我不是這樣人。」說話之間，兩箇幹勾一頓飯時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。婦人在下，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，【張評】自己用手舉股，情事如畫。樂極情深，一泄如注。已而拽出那話來，帶着圈子，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，兩箇方纔並頭交股而卧。正是：一般滋味美，好要後庭花。有詞爲証：

弄冤家，〔六〕一心愛折後庭花。尋常只在門前裏走，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。放在户中難禁受，轉絲韁勒回馬，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，蹴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。

西門慶與婦人摟抱到二鼓時分，小廝馬來接，方纔起身回家。到次日，到衙門裡差了兩箇緝捕，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，只當做掏摸土賊，不繇分說，一夾二十，打的順腿流血。睡了一箇月，險不把命花了，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攪了。正是：

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

遲了幾日，來保、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，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：「翟管家見了女子，甚是歡喜，說爹費心。留俺府裡住了兩日，討了回書。送了爹一匹青馬，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，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勾了。」看了回書，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。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，【張評】可笑。稱呼親家，【張評】西門親戚，都是如此。不在話下。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，拜謝回家。西門慶道：「韓夥計，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，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。」韓道國再三不肯收，說道：「蒙老爹厚恩，禮錢是前日有了。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？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依，我就惱了。你將回家不要花了，我有箇處。」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，拜辭回去。

【綉像本評】外面把做親家，似支離可笑，然于內細思之，實亦不愧。

老婆見他漢子來家，滿心歡喜，一面接了行李，與他拂了塵土，問他長短：「孩子到那里好麼？」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，告訴一遍，說：「好人家，孩子到那里，就與了三間房，兩箇丫鬟伏侍，衣服頭面不消說。第二日，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。翟管家甚是歡喜，留俺們住了兩日，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。又與了五十兩禮錢，我再三推辭，大官人又不肯，還叫我拏回來了。」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。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，因和韓道國說：「咱到明日，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。你不在，虧他常來做伴兒。大官人那里，也與了他一兩。」正說着，只見丫頭過來遞茶。韓道國道：

「這箇是那里大姐？」婦人道：「這箇是咱新買的丫頭，名喚錦兒。過來與你爹磕頭！」磕了頭，丫頭往廚下去了。老婆如此這般，把西門慶勾搭之事，告訴一遍：「自從你去了，來行走了三四遭，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箇丫頭。但來一遭，帶一二兩銀子來。第二的不知高低，氣不憤走來這里放水。【張評】然則二揭鬼亦既明做矣。被他撞見了，拏到衙門裏，打了箇臭死，至今再不敢來了。大官人見不方便，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，叫咱搬到那裏住去。」韓道國道：「嗔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，叫我拏回來，休要花了，原來就是這些話了。」婦人道：「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，他到明日，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，看所好房兒，也是我輸了身一場，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。」【張評】六兒全是爲利。韓道國道：「等我明日往舖子裏去了，他若來時，你只推我不知道，休要怠慢了他，凡事奉承他些兒。如今好容易撰錢，怎麼趕的這箇道路！」【張評】世情可嘆。老婆笑道：「賊强人，倒路死的！你到會吃自在飯兒，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！」兩箇又笑了一回，打發他吃了晚飯，夫妻收拾歇下。到天明，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，開舖子去了。與了老馮一兩銀子，【張評】又補出。謝他，【張評】不漏。俱不必細說。

【綉像本評】老婆偷人，難得道國亦不氣。若予嘗謂好色甚于好財，觀此，則好財又甚于好色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說

一日，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。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，問道：「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？又換了這匹馬，到好一匹馬，不知口裏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那馬在家，歇他兩日兒。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峰親家送來的，是西夏劉

參將送他的。口裏纔四箇牙兒，腳程緊慢都有他的。只是有些毛病兒，快護槽踶蹬。初時騎了路上走，把膘跌了許多，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。」夏提刑道：「這馬甚是會行，但只好騎着躧街道兒罷了，不可走遠了他。論起在咱這里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。我學生騎的那馬，昨日又瘸了。今早來衙門裏來，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，甚是不方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長官没馬，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，送與長官罷。」夏提刑舉手道：「長官下顧，學生奉價過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須計較。學生到家，就差人送來。」兩箇走到西街口上，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。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。夏提刑見了大喜，賞了玳安一兩銀子，與了回帖兒，說：「多上覆，明日到衙門裡面謝。」

過了兩月，乃是十月中旬時分。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，叫了兩箇小優兒，〔七〕請西門慶一叙，以酬送馬之情。西門慶家裡吃了午飯，〔八〕理了些事務，往夏提刑家飲酒。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，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。見了他來，不勝歡喜，降堦迎接，至廳上叙禮。西門慶道：「如何長官這等費心？」夏提刑道：「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，【張評】夏已秋矣，連能不患乎？閒中屈執事一叙，再不敢請他客。」于是見畢禮數，寬去衣服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着棋，就席飲酒叙談，兩箇小優兒在旁彈唱。【張評】有此一段過文，入下無痕。正是：

金尊進酒浮香蟻，象板催箏唱鷓鴣。

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，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裏來，每日翡翠衾寒，芙蓉帳冷。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，在房內銀燈高點，靠定幃屏，彈弄琵琶。等到二三更，使春梅連瞧數次，不見動靜。正是：銀箏夜久殷勤弄，寂寞空房不忍彈。【張評】先不忍彈，妙。取過琵琶，橫在膝上，低低彈了箇〔二犯江兒水〕，【張評】先低低，妙。唱道：

悶把幃屏來靠，和衣强睡倒。

猛聽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，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響，連忙使春梅去瞧。春梅回道：「娘錯了，是外邊風起落雪了。」婦人又彈唱道：

聽風聲嘹亮，雪洒窗寮，任冰花片片飄。

一回兒燈昏香盡，心裏若待去剔，〔九〕見西門慶不來，又意兒懶的動旦了。唱道：

懶把寶燈挑，慵將香篆燒。捱過今宵，怕到明朝。細尋思，這煩惱何日是了？想起來，今夜裏心兒內焦，悞了我青春年少。【張評】與彈琵琶唱「燒一柱夜兒香」對照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來沒下稍。【張評】且頓住。

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，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。〔十〕一路天氣陰晦，空中半雨半雪下來，落在衣服上都化了。不免打馬來家，小廝打着燈籠，就不到後邊，逕往李瓶兒房來。李瓶兒迎着，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，接了衣服。止穿綾敞衣，坐在床上，就問：「哥兒睡了不曾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官兒頑了，這回方睡下了。」迎春

【綉像本評】人只知隔越相思之苦，孰知眼前相思之苦如此；人只知野合相思之苦，孰知閨閫夫妻相思之苦尤甚，可勝嘆息。

拏茶來吃了。李瓶兒問：「今夜吃酒來的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，今日爲我費心，治了一席酒請我，又叫了兩箇小優兒。和他坐了這一回，見天氣下雪，來家早些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吃酒，叫丫頭篩酒來你吃。大雪裏來家，只怕冷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還有那葡萄酒，你篩來我吃。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，我嫌他殺香殺氣的，我沒大好生吃。」于是迎春放下桌兒，就是幾碟嗄飯、細巧菓菜之類。李瓶兒拏机兒在旁邊坐下，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。

【綉乙本眉評】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

這里兩箇吃酒，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，獨自一箇兒坐在床上。懷抱着琵琶，桌上燈昏燭暗。【張評】一處熱，一處冷，思尺便如此，天下事難周遍也。待要睡了，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；待要不睡，又是那盹困，又是寒冷。不免除去冠兒，亂挽烏雲，把帳兒放下半邊來，擁衾而坐。正是：

倦倚綉床愁懶睡，低垂錦帳綉衾空。
早知薄倖輕拋棄，辜負奴家一片心。

又唱道：

懊恨薄情輕棄，離愁閒自惱。

又喚春梅過來：「你去外邊，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？快來回我話。」那春梅走去，良久回來說道：「娘還認爹沒來哩，爹來家不耐煩了，在六娘房裡吃酒的不是？」這婦人不聽罷了，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，【張評】奇語。罵了幾句負心賊，繇

【綉像本評】數語傷心之極。

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。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，口中又唱道：【張評】此處高高的，又妙。

心疼痛難搔，愁懷悶自焦。讓了甜桃，去尋酸棗。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。【張評】直與「早下來」數語頂針。想起來，心兒裏焦，悞了我青春年少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來沒下稍。

西門慶正吃酒，忽聽見彈的琵琶聲，便問：「是誰彈琵琶？」迎春答道：「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。【張評】卿安知得他人之冷？綉春，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。你說俺娘請哩。」那綉春去了。李瓶兒忙分付迎春：「安下箇坐兒，放箇鍾筯在面前。」良久，綉春走來說：「五娘摘了頭，不來哩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迎春，你再去請五娘去。你說，娘和爹請五娘哩。」【張評】金蓮甚不願聞者。不多時，迎春來說：「五娘把角門兒關了，說吹了燈，睡下了。」【張評】妙。西門慶道：「休要信那小淫婦兒，等我和你兩箇拉他去，務要把他拉了來，咱和他下盤棋耍子。」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。打了半日，【張評】妙。春梅把角門子開了。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，【張評】又是金蓮不忍見者。只見婦人坐在帳中，琵琶放在傍邊。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去？」金蓮坐在床上，紋絲兒不動，把臉兒沉着，半日說道：【張評】婦婦之苦。「那沒時運的人兒，丟在這冷屋裡，隨我自生自活的，又來瞅採我怎的？沒的空費了你這箇心，留着別處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

【綉像本評】語雖酸甚，臉雖皮

甚、然情自可憐。

【綉像本評】當此時此景，金蓮固雖傷心，然西門慶亦難爲情。

才，八十歲媽媽沒牙，有那些唇說的！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，只顧等你不去了。」〔十二〕李瓶兒道：「姐姐，可不怎的。我那屋裏擺下棋子了，咱們閒着下一盤兒，賭杯酒吃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，你們自去，我不去。你不知我心裏不耐煩，我如今睡也，比不的你們心寬閒散。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，黃湯淡水誰嘗着來？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！」【張評】深深埋恨。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，你好好兒的，怎的不好？你若心內不自在，早對我說，我好請太醫來看你。」【張評】扯白，妙絕。金蓮道：「你不信，叫春梅拏過我的鏡子來，等我瞧。這兩日，瘦的相箇人模樣哩！」【張評】自瞧，妙。內心自覺十分疲瘦，然卻未曾對鏡一照。春梅把鏡子真箇遞在婦人手裏，燈下觀看。正是：

羞對菱花拭粉粧，爲郎憔瘦減容光。
閉門不管閒風月，任你梅花自主張。

西門慶拏過鏡子也照了照，說道：「我怎麼不瘦？」金蓮道：「拏甚麼比你！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，專一只奈何人。」【張評】試問：如何奈何？被西門慶不繇分說，一屁股挨着他，坐在床上，摟過脖子來就親了箇嘴，舒手被裏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，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裏去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真箇瘦了些。」【張評】瘦卻在此處。一笑。金蓮道：「怪行貨子，好冷手，冰的人慌！【張評】點雪。莫不我哄了你不成？我的苦惱，誰人知道，眼淚打肚裡流罷了。」亂了一回，西門慶還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兒房

內，下了一盤棋，吃了一回酒。臨起身，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，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了。正是：得多少

腰瘦故知閒事惱，淚痕只爲別情濃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綿搭絮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綿搭絮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鷄舌」，綉像本作「口舌」，誤。

〔四〕「抱頭」，綉丙本作「枕頭」。

〔五〕「只怕後來要的絮煩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要」作「耍」。

〔六〕「并冤家」，綉像本作「美冤家」。

〔七〕「兩箇」，綉像本作「兩名」。

〔八〕「家裡」，綉像本作「家中」。

〔九〕「若待」，綉像本作「欲待」。

〔十〕「歸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歸家」。

〔十一〕「只顧」，綉乙本作「只是」。





第三十九回　寄法名官哥穿道服　散生日敬濟拜冤家

此回專爲佞佛邀福者下一針砭。

玉皇廟兩番描寫，俱是熱鬧時候，即後文薦亡，亦是熱鬧之時，特特與永福寺對照也。

看他平空撰出兩付對聯，一箇疏頭，却使玉皇廟是真廟，吳道官、西門慶等俱是活人。妙絶之筆。

玉樓因看道士做的鞋，便想其有老婆。金蓮因道士老婆，即想及尼僧漢子。王姑子直欲不做和尚，金蓮又因尼僧漢子爲和尚，想及和尚老婆爲尼僧。然則官哥爲小道士，瓶兒不幾幾乎與道士有嫌疑之瓜葛乎？世人每愚而不悟，一味佞佛邀福，仙佛有靈，當亦大笑。

內中如道士改孩子姓，花大不應稱舅，皆極可笑事，而確是人情必有之事，作者特借金蓮口中説出。

篇末偏於道家法事之後，又撰一段佛事，使王姑子彰明較著，談一回野狐禪，與上文道事相映成趣也。然而三十二祖投胎，又明爲孝哥預描一影。則孝哥生機露，而西門死機發矣，可畏者。

玉皇廟寄名，接王姑子談經，與後千金喜捨，接二姑子印經，又是遥對章法。

漢武清齋夜築壇，自斟明水醮仙官。【張評】可。

殿前玉女移香案，雲際金人捧露盤。

絳節幾時還入夢，碧桃何處更驂鸞？

茂陵烟雨埋弓劍，石馬無聲蔓草寒。【張評】冷盡千古佞福痴人。

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。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，在枕畔千般貼戀，萬種牢籠，淚搵鮫綃，語言溫順，寔指望買住漢子心。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剌上了王六兒，【張評】一轉奇絶。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，【張評】必于獅子街，明爲金、瓶之續。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，買了一所房屋居住。門面兩間，到底四層。一層做客位，一層供養佛像祖先，一層做住房，一層做廚房。自從搬過來，那街坊鄰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，【張評】便伏苗青。不敢怠慢，都送茶盒與他，又出人情慶賀。那衆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〔一〕、韓大嫂，以下者趕着以叔嬸稱之。西門慶但來他家，韓道國就在舖子裏上宿，叫老婆陪他，自在頑耍。朝來暮往，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，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，誰敢惹他。見一月之間，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，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。

看看臘月時分，【張評】又是一年。正月許多事，卻自此六字起，須記清。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並府縣、軍衛、本衛衙門中節禮。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，並天地疏、新春符、謝灶誥。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，玳安兒拏進帖來，上寫着：「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。」西門慶看了說道：「出家人，又叫他費心。」分付玳安：「叫書童兒封一兩銀子，拏回帖與他。」月娘在旁，因話題起道：【張評】如此引入。「一

箇出家人，你要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，到把前日你爲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，就叫他打了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早是你題起來，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，我就忘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原來你是箇大謊答子貨！誰家願心是忘記的？你便有口無心許下，神明都記着。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，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。」【張評】痴的好笑。西門慶道：「既恁說，正月裏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廟裏還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昨日李大姐說，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，要問那裏討箇外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又往那裏討外名？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裏就是了。」因問玳安：「他廟裏有誰在這裏？」玳安道：「是他第二箇徒弟應春跟禮來的。」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，那應春連忙磕頭，說道：「家師父多拜上老爹，沒什麼孝順，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並些微禮兒，與老爹賞人。」西門慶止還了半禮，說道：「多謝你師父厚禮。」一面讓他坐。應春躬身道〔一〕：「怎麼敢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坐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那道士頭戴小帽，身穿青布直掇，謙遜數次，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，問道：「老爹有甚鈞語分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月裏，我有一醮願，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。就要送小兒寄名，不知你師父閒不閒？」徒弟連忙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老爹分付，隨問有甚經事，不敢應承。請問老爹，訂在正月幾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就訂在初九，爺旦日罷。」徒弟道：「此日正是天誕。又《玉匣記》上我請律爺交慶，五福駢臻，修齋建醮甚好。請問老爹多少醮欵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歲七月，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。」徒弟又問：「那

【綉丙本評】是婦人信神口角。

日延請多少道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請十六衆罷。」說畢，左右放桌兒待茶。先封十五兩經錢，另外又是一兩酬答他的節禮，又說：「道衆的襯施，你師父不消備辦，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。」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，臨出門謝了又謝，磕了頭兒又磕。【張評】有玉皇廟之熱，方有永福寺之冷。

到正月初八日，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、一担阡張、十斤官燭、五斤沉檀馬牙香、十六疋生眼布做襯施，又送了一對京段、兩罈南酒、四隻鮮鵝、四隻鮮鷄、一對豚蹄、一腳羊肉、十兩銀子，與官哥兒寄名之禮。西門慶預先發帖兒，請下吳大舅、花大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四位相陪。陳敬濟騎頭口，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。到初九日，西門慶也沒往衙門中去，絶早冠帶，騎大白馬，僕從跟隨，前呼後擁，竟出東門，往玉皇廟來。遠遠望見結綵寶旛，過街榜棚。須臾至山門前下馬，睜眼觀看，果然好座廟宇。但見：

青松鬱鬱，翠柏森森。金釘朱户，玉橋低影軒宮；碧瓦雕簷，綉幌高懸寶檻。七間大殿，中懸勅額金書；兩廡長廊，彩画天神帥將。【張評】又照第一回。三天門外，離婁與師曠猙獰；左右堦前，白虎與青龍猛勇。八寶殿前，侍立是長生玉女；九龍床上，坐着箇不壞金身。金鐘撞處，三千世界盡皈依；玉磬鳴時，萬象森羅皆拱極。朝天閣上，天風吹下步虛聲；演法壇中，夜月常聞仙珮响。自此便爲真紫府，更于何處覓蓬萊？【張評】明點心字。

西門慶繇正門而入，見頭一座流星門上，七尺高朱紅牌架，列着兩行門對，大書：

黃道天開，祥啓九天之閶闔，迓金輿翠蓋以延恩；

玄壇日麗，光臨萬聖之旛幢，誦寶笈瑤章而闡化。

到了寶殿上，懸着二十四字齋題，大書着：「靈宝答天謝地，報國酬恩，九轉玉樞，酬盟寄名，吉祥普滿齋壇。」兩邊一聯：

先天立極，仰大道之巍巍，庸申至悃。

昊帝尊居，鑒清修之翼翼，上報洪恩。【張評】玉皇廟兩番描寫，卻不覺重。

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，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，鋪排跪請上香。西門慶行禮叩壇畢，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，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氅，腰繫絲帶，忙下經筵來，與西門慶稽首道：「小道蒙老爹錯愛，迭受重禮，使小道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就是哥兒寄名，小道禮當叩祝。增延壽命，何以有叨老爹厚賞，誠有媿赧。經觀又且過厚，令小道愈不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厚勞費心辛苦，無物可酬，薄禮表情而已。」敘禮畢，兩邊道衆齊來稽首。一面請去外方丈，三間廠廳，名曰松鶴軒，那裡待茶。西門慶剛坐下，就令棋童兒：「拏馬接你應二爹去，只怕他沒馬。如何這咱還沒來？」玳安道：「有姐夫騎的驴子還在這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快騎接去。」棋童應諾去了。吳道官誦畢經，下來遞茶，陪西門慶坐，敘話：「老爹敬神一點誠心，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，【張評】活畫愚人。到壇諷誦諸品仙經。今日三朝九轉玉樞

【張評】以上一段叩壇。

法事，都是整做。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，另具一文書，奏名於三寶面前，起名叫做吳應元。永保富貴遐昌。小道這裏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，【綉乙本評】多謝。【張評】何處算帳？十二分慶讚上帝，二十四分薦亡，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欵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有費心。」不一時，打動法鼓，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。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，腰繫蒙金犀角帶，到壇，有絳衣表白在旁，先宣念齋意：

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，奉道祈恩酬醮保安信官西門慶，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，同妻吳氏，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。

表白道：「還有寶眷，小道未曾添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只添上箇李氏，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生，〔三〕同男官哥兒，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罷。」表白文宣過一遍，接念〔四〕：【張評】前云戊申，此云丙申；前云六月，此云七月，總見寫書也。

領家眷等，即日投誠，拜于洪造。伏念慶一介微生，三才末品。出入起居，每感龍天之護佑；迭遷寒暑，常蒙神聖以匡扶。職列武班，叨承禁衛，沐恩光之寵渥，享符祿之豐盈。是以修設清醮，共二十四分位，答報天地之洪恩，【張評】如此便可答天地乎？酬祝皇王之巨澤。又修清醮十二分位，茲逢天誕，慶讚帝真。介五福以遐昌，迓諸天而下遇。〔五〕慶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，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，要祈坐蓐無虞，臨盆有慶。又願將男官哥兒，皈依三官殿下，〔六〕賜名吳應元，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，續箕裘之胤嗣，保壽命之延長。

附薦西門氏門中，〔七〕【張評】反云附薦，可噱。三代宗親等魂：祖西門京良，祖妣李氏；先考西門達，妣夏氏；故室人陳氏，及前亡後化，昇墜罔知。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，恩資道力，均證生方。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，仰干化單，俯賜勾銷。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，特就大慈玉皇殿，仗延官道，修建靈寶，答天謝地，報國酬盟，慶神保安，寄名轉經，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。延三境之司尊，迓萬天之帝駕。一門長叨均安，四序公和迪吉。統資道力，介福方來。謹意。【張評】前子平即有子平諸話頭，相面便有風鑒的話頭，今又撰一疏頭，逼真如畫。文筆之無微不出，所以爲小說之第一也。

【張評】以上一段押文書。

宣畢齋意，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，表白一一請看，共有一百八九十道，甚是齊整詳細。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、符索、牒劄，不暇細覽。

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，于是向案前炷了香，畫了文書，叫左右捧一疋尺頭，與吳道官畫字。吳道官固辭再三，方令小童收了。然後一箇道士向殿角頭砧碌碌擂動法鼓，有若春雷相似。合堂道衆，一派音樂响起。【張評】寫得出。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褻，腳穿朱履，手執牙笏，開發文書，登壇召將，兩邊鳴起鐘來。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，【張評】一路寫得活見鬼。向三寶殿左右兩邊上香。〔八〕西門慶睜眼觀看，果然鋪設齋壇齊整。但見：

位按五方，壇分八級。上供三清四御，旁分八極九霄，中列山川嶽瀆，下

設幽府冥官。香騰瑞靄，千枝畫燭流光；花簇錦筵，百盞銀灯散彩。天地亭，高張羽蓋；玉帝堂，密布幢旛。金鐘撞處，高功躡步奏虛皇；玉珮鳴時，都講登壇朝玉帝。絳綃衣，星辰燦爛；美蒙冠，金碧交加。監壇神將猙獰，直日功曹猛勇。青龍隱隱來黃道，白鶴翩翩下紫宸。【張評】又寫壇場，極力作盛滿之筆，爲後文爲亡相映也。

【張評】以上一段入壇。

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，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裏，地鋪錦毯，爐焚獸炭，那裡坐去了。

不一時，應伯爵、謝希大來到。唱畢喏，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，說道：「實告要送些茶兒來，路遠。這些微意，權爲一茶之需。」西門慶也不接，說道：「奈煩！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，又幹這營生做什麼？吳親家這裏點茶，我一總都有了。」應伯爵連忙又唱喏，說：「哥，真箇？俺每還收了罷。」因望着謝希大說道：【張評】白描。「都是你幹這營生！【綉乙本評】收拾得妙。我說哥不受，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。」【張評】又與第一回開口作映。良久，吳大舅、花子由都到了，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，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。吃畢茶，一同擺齋，鹹食齊饌，點心湯飯，甚是豐潔。西門慶同吃了早齋。原來吳道官叫了箇說書的，說西漢評話《鴻門會》。【綉乙本評】寫出道家行徑。【張評】《金瓶》內偏有此能。吳道官發了文書，走來陪坐，問：「哥兒今日來不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，小頑還小哩，房下恐怕路遠謊着他，來不的。到午間，拏

他穿的衣服來，三寶面前攝受過，就是一般。」吳道官道：「小道也是這般計較，最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別的倒也罷了，他只是有些小膽兒。家裏三四箇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，只是害怕，猫狗都不敢到他跟前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冷脈。【張評】早爲死兆點明。吳大舅道：「孩兒們，好容易養活大！」正說着，只見玳安進來說：「裏邊桂姨、銀姨使了李銘、吳惠送茶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李銘、吳惠兩箇拏着兩箇盒子跪下，揭開都是頂皮餅、松花餅、白糖萬壽糕、玫瑰搽穰捲兒。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，因問李銘：「你每怎得知道？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，問來，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。歸家告訴桂姐、三媽說，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。多上覆爹，本當親來，不好來的，〔九〕這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。」西門慶分付：「你兩箇等着吃齋。」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，自有坐處，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。

話休饒舌。到了午朝，拜表畢，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，又是一罈金華酒，又是哥兒的一頂青段子綃金道髻，一件玄色紵絲道衣，一件綠雲段小襯衣，一雙白綾小襪，一雙青潞紬衲臉小履鞋，一根黃絨線縧，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，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，【張評】無微不入。一付銀項圈條脫，刻着「金玉滿堂，長命富貴」，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，上書着「太乙司命，桃延合康」八字，就扎在黃線索上，都用方盤盛着；又是四盤羹果，擺在桌上。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，將三朝做過法事，一一開載節次，請西門慶過了目，方纔收入盒擔內。〔一〕共約八抬，

【張評】以上一

段寄名玉皇廟，凡作四段寫。

【綉像本評】玉樓因針綫之細而想及道士有老婆、金蓮又因老婆一語想及尼姑有漢子。一層深一層，二美人何等穎悟。

【綉像本評】王姑子似微露真情，又似明作戲謔，說得帶水拖泥，妙甚。

【綉像本評】識字淺，方傳金蓮反爲情所掩，可恶。【張評】一語說盡痴人俗套。

送到西門慶家。西門慶甚是歡喜，快使棋童兒家去，叫賞道童兩方手帕、一兩銀子。

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，有吳大妗子、潘姥姥、楊姑娘、郁大姐，都在月娘上房坐的。見廟裡送了齋來，又是許多奠果插卓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，還擺不下，都亂出來觀看。金蓮便道：「李大姐，你還不快出來看哩！你家兒子師父廟裏送禮來了，【張評】偏分辨。又有他的小道冠髻、道衣兒。噫，你看，又是小履鞋兒！」【綉乙本評】宛然。孟玉樓走向前，拏起來手中看，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，這小履鞋，白綾底兒，都是倒扣針兒，方勝兒鎖的；這雲兒又且是好。我說他敢有老婆！不然，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？」吳月娘道：「沒的說。他出家人，那裏有老婆！【綉乙本評】畢竟老實。想必是僱人做的。」潘金蓮接過來說：「道士有老婆，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，莫不是也有漢子？」【張評】插入和尚。王姑子道：「道士家，掩上箇帽子，那裏不去了！似俺這僧家，行動就認出來。」金蓮說道：「我聽得說，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。常言道：男僧寺對着女僧寺，沒事也有事。」月娘道：「這六姐，好恁六說白道的！」〔十一〕金蓮道：「這箇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鎖。又是這箇銀脖項符牌兒，上面銀打的八箇字，帶着且是好看。背面墜着他名字，吳什麼元？」棋童道：「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，吳應元。」金蓮道：「這是箇應字！」叫道：「大姐姐，道士無禮，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？」【綉乙本評】大議論【張評】反說月娘道：「你看不知禮！」

之神。知此，則知前後寄詞題詩未免唐小傳說也。

無禮。因使李瓶兒：「你去抱了你兒子來，穿上這道衣，俺每瞧瞧好不好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他纔睡下，又抱他出來？」金蓮道：「不妨事，你揉醒他。」【張評】妙絶。那李瓶兒真箇去了。

這潘金蓮識字，【張評】不認得「應」字，偏又識字，妙絶史筆。取過紅紙袋兒，扯出送來的經疏，看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，傍邊只有李氏，再沒別人，心中就有幾分不忿，擎與衆人瞧：「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强人！你說他偏心不偏心？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，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，都打到賫字號裏去了。」孟玉樓問道：「有大姐姐沒有？」金蓮道：「沒有大姐姐倒好笑。」【綉乙本評】答得略過一層，妙甚。【張評】佞人心口。月娘道：「也罷了，有了一箇，也就是一般。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，也都寫上，惹的道士不笑話麽？」金蓮道：「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的，(十二)比那箇不出材的，那箇不是十箇月養的哩！」正說着，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來。孟玉樓道：「擎過衣服來，等我替哥哥穿。」李瓶兒抱着，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，套上項牌和兩道索，號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，半日不敢出氣兒。【張評】處處寫恐號，爲金蓮生心作引。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。吳月娘分付李瓶兒：「你把這經疏，擎箇阡張頭兒，親往後邊佛堂中，自家燒了罷。」那李瓶兒去了。玉樓抱弄孩子，說道：「穿着這衣服，就是箇小道士兒。」金蓮接過來說道：「什麽小道士兒，倒好相箇小太乙兒！」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：「六姐，你這箇什麽話？孩兒們面上，快休恁的！」那金蓮訕訕的不言

【綉乙本評】便無月娘，或又作別語矣。

【綉像本評】陰毒人必不以口

嘴傷人，金蓮一味口嘴傷人，畢竟還淺。吾故辨其蓄貓陰害官哥，爲未必然也。

語了。一回，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，就哭起來。李瓶兒走來，連忙接過來，替他脫衣裳時，就拉了一抱褲奶屎。孟玉樓笑道：「好箇吳應元，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。」月娘連忙叫小玉拏草紙替他抹。不一時，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。李瓶兒道：「小大哥原來困了，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。」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，請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。【張評】過下無痕。

看看晚來。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，不用葷酒。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，直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，來到大門站立。不想等到日落時分，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。潘金蓮問：「你爹來了？」敬濟道：「爹怕來不成了。我來時，醮事還未了，纔拜懺，怕不弄到起更！道士有箇輕饒素放的？還要謝將吃酒。」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，使性子回到上房裏，對月娘說：「賈喆子傳操，幹起了箇五更。隔牆掠肝腸，死心塌地，兜肚斷了帶子，沒得絆了。【張評】動是一串鈴。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，只見陳姐夫騎頭口來了，〔十三〕說爹不來了，醮事還沒了，〔十四〕先打發他來家。」月娘道：「他不來罷，咱每自在，晚夕聽大師父、王師父說因果、唱佛曲兒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，已帶半酣兒，說：「我來與五娘磕頭。」問大姐：「有鍾兒，尋箇兒篩酒，與五娘遞一鍾兒。」大姐道：「那裏尋鍾兒去？只恁與五娘磕箇頭兒。到住回，等我遞罷。你看他醉的腔兒！恰好今日打醮，只好了你，吃的恁憨憨的來家。」【張評】又豈是婦人對夫之言？有了月娘樣也。月娘便問道：「你爹真箇不來

【綉像本評】用方言處，不減引經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只一語便過入宣卷，捷甚。

了？玳安那奴才没來？」陳敬濟道：「爹見醜事還没了，恐怕家裡没人，先打發我來了，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。〔十五〕吳道士再三不肯放我，强死强活，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，纔來了。」月娘問：「今日有那幾箇在那裏？」敬濟道：「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、應二叔、謝三叔，又有李銘、吳惠兩箇小優兒，不知纏到多咱晚。只吳大舅來了，門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，也是過夜的數。」金蓮没見李瓶兒在跟前，便道：「陳姐夫，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？是那門兒親？死了的知道罷了。你叫他李大舅纔是。」【張評】而今時世，必如此方是非分明，豈不更可嘆？敬濟道：「五娘，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，睜着箇眼兒，閉着箇眼兒罷了。」大姐道：「賊囚根子，快磕了頭，趁早與我外頭挺去！【綉乙本評】隱隱爲瓶兒。【張評】心焉瓶兒。又口裏恁汗邪胡說了！」【張評】又豈婦人對夫之言？全倚西門之勢也。敬濟于是請金蓮轉上，踉踉蹌蹌磕了四箇頭，【綉乙本評】盡。往前邊去了。

不一時，掌上燈燭，放桌兒，擺上菜兒，請潘姥姥、楊姑娘、大妗子與衆人來。金蓮遞了酒，打發坐下，吃了麵。吃到酒闌，收了家伙，抬了桌出去。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，炕上放下小桌兒，衆人圍定兩箇姑子，正在中間焚下香，〔十六〕秉着一對蠟燭，聽着他說因果。先是大師父講說。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，〔十七〕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。【張評】孝哥出矣。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說起，漫漫一程一節，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聞，棄了家園富貴，竟到黃梅寺修行去。說了一回，

【綉像本評】道士最好灌人酒。借口爲出，可謂空中樓閣。

【綉像本評】花子繇于瓶兒、大伯也，而謂之大舅，名分原糊塗甚矣。金蓮道破，雖毀之而未爲過也。

【張評】「你也」二字奇絶，豈陳敬濟不同他人耶？如《西廂記》「別一個怎退干戈」「別一個」三字，一樣奇法。

王姑子又接念偈言。

念了一回，吳月娘說道：「師父餓了，且把經請過，吃些甚麼。」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鹹食，又四碟薄脆、蒸酥、糕餅，請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。大妗子說：「俺每都剛吃飽了〔十八〕，叫楊姑娘陪箇兒罷，他老人家又吃着箇齋。」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，每樣揀了箇點心，放在碟兒裏，先遞與兩位師父，然後遞與楊姑娘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的佛爺，老身吃的勾了。」又道：「這碟兒裏是燒骨朵，姐姐你拏過去，只怕錯揀到口裏。」把衆人笑的了不得。月娘道：「奶奶，這箇是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。你老人家只顧用，不妨事。」楊姑娘道：「既是素的，等老身吃。老身乾淨眼花了，只當做葷的來。」正吃着，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。月娘道：「賊臭肉，你也來做什麼？」惠香道：「我也來聽唱曲兒。」月娘道：「儀門關着，你打那裏進來了？」【張評】早爲春梅寄柬一回安排路徑。玉簫道：「他在廚房封火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嗔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，成精鼓搗，來聽什麼經！」【張評】卿自成精鼓搗了也。

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箇姑子，吃了茶食，收過家活去，搽抹經桌乾淨。月娘從新剔起灯燭來，炷了香。兩箇姑子打動擊子兒，又高念起來。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，白日長跪聽經，夜夜參禪打坐，四祖禪師見他不凡，收留做了徒弟，與了他三件寶貝，〔十九〕叫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，【張評】孝哥來矣。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

【張評】談經卷亦作四段寫，此處接念偈言，以上作一段。

【綉像本評】此一段似可省而不省，文情紆回之妙正在此。

【張評】此處又作一段。

邊洗濯衣裳，見一僧人借房兒住，不合答了他一聲，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。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，【綉乙本評】必至之情。就往房裏睡去了。【張評】一箇。少頃，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，說官哥兒醒了，也去了。【張評】一箇。只剩下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姥姥、孫雪娥、楊姑娘、大妗子守着。又聽到河中漂過一箇大鱗桃來，小姐不合吃了，歸家有孕，懷胎十月。【張評】孝哥孕矣。王姑子又接唱了一箇〔耍孩兒〕。唱完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：

五祖一佛性，投胎在腹中。
權住十箇月，轉凡度衆生。

【張評】又一問，不說完，妙絶。又是一段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房困倦，情景宛然。

【張評】一路將衆人睡法，叙得錯落之甚。

【綉像本評】睡上床還要問完，妙得其情。

念到此處，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，【張評】一箇。大妗子捱在月娘裏間床上睡着了，【張評】一箇。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，【張評】一箇。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，問小玉：「這天有多少晚了？」小玉道：「已是四更天氣，鷄叫了。」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。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裏去了。【張評】又一箇。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裏宿歇。【張評】又一箇。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。【張評】又撇開劉尼。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。兩箇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，吃了纔睡。大妗子在裏間床上和玉簫睡。【張評】又找大妗子一句。月娘因問王姑子：「後來這五祖長大了，怎生成正果？」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，小姐怎的逃生，來到仙人庄。又怎的降生五祖，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。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，取了三椿寶貝，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。又怎

【張評】用二姑睡着說完，真是奇絶筆力，以上共筭四段。

的遂成正果，【張評】孝哥幻化矣。後邊還度脱母親生天，〔二十〕直説完了纔罷。月娘聽了，越發好信佛法了。【張評】以上一段特爲孝哥作根。有詩爲証：

聽法聞經怕無常，紅蓮舌上放毫光。
何人留下禪空話？留取尼僧化飯粮。

文禹門云：此回打醮，爲官哥祈長生也。吾謂祈官哥之生，不如咒金蓮之死，金蓮死，或猶可以生。今明明是金蓮生日，恐官哥死期將至矣。禍水滅火，其金蓮之謂乎？

目録曰：《官哥穿道衣》，殊無意味。曰：《敬濟拜冤家》，頗耐咀嚼。其拜因生日而拜，何以呼五娘爲冤家也？二人之事，尚在半明半昧之間。有大姐呵叱其夫，是爲叢驅爵，爲淵驅魚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衆等人家」，綉像本「衆」作「中」。

〔二〕「應春躬身道」，綉像本作「應春道，小道」。

〔三〕「卯時」，綉甲、綉丙作「申時」。

〔四〕「接念」，綉像本作「接念道」。

〔五〕「下遇」，綉像本作「下邁」。

〔六〕「皈依三官殿下」，綉像本作「寄于三寶殿下」。

〔七〕「附薦西門氏門中」，「附」原誤作「門」，今據張評及綉像本、乙亥本、在茲堂本改。

〔八〕「三寶殿」，綉像本作「三寶案」。

〔九〕「不好來的」，綉像本「的」作「得」。

〔十〕「收入」，綉像本作「裝入」。

〔十一〕「六說白道」，綉像本作「囉說白道」。

〔十二〕「鬼兒的」，綉像本作「鬼兒麼」，影松軒、本衙本、崇經堂本均作「兒兄的」。

〔十三〕「陳姐夫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陳敬濟」。

〔十四〕「沒了」，綉像本作「未了」。

〔十五〕「答應」，綉像本作「答應哩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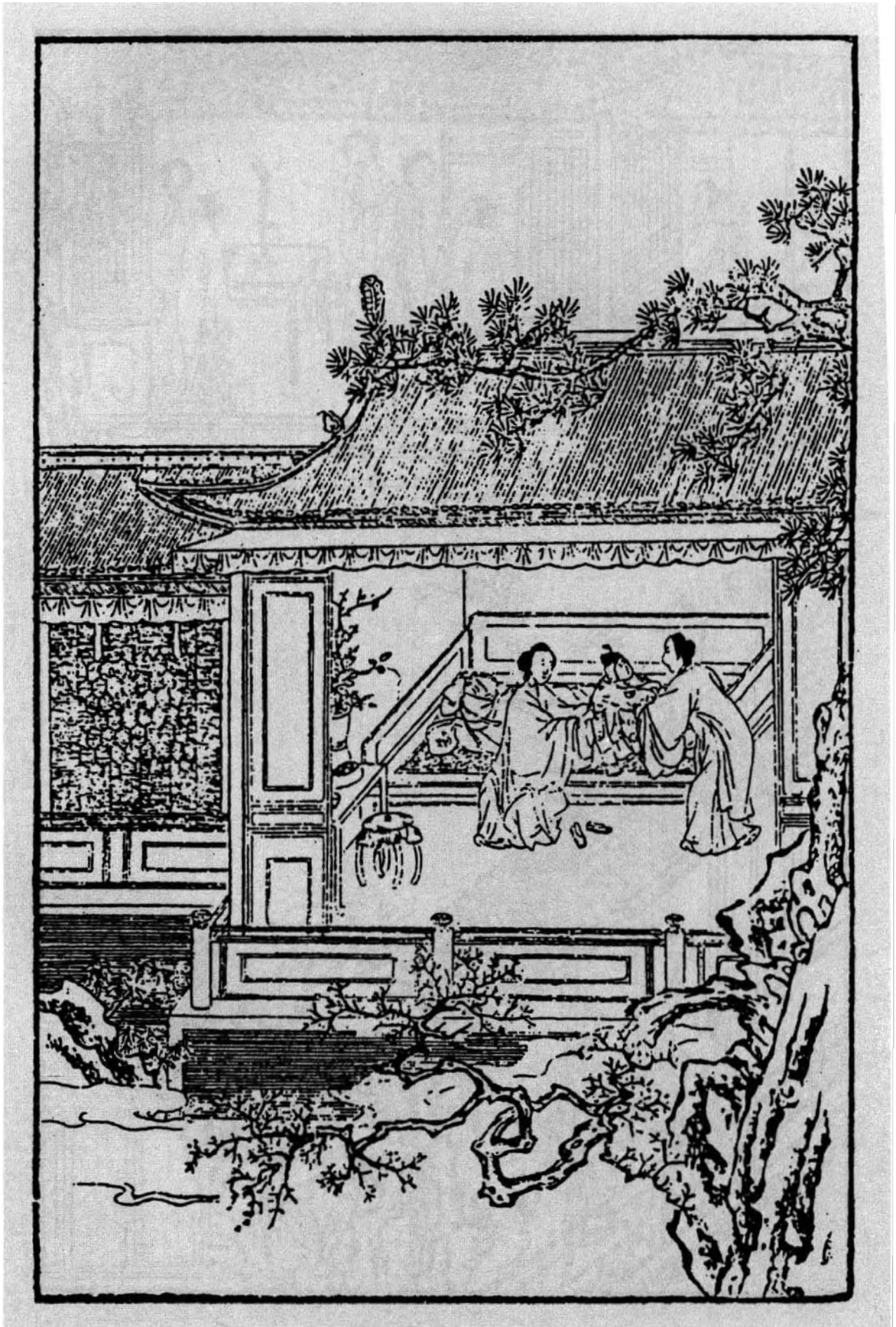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六〕「正在中間」，綉像本作「在正中間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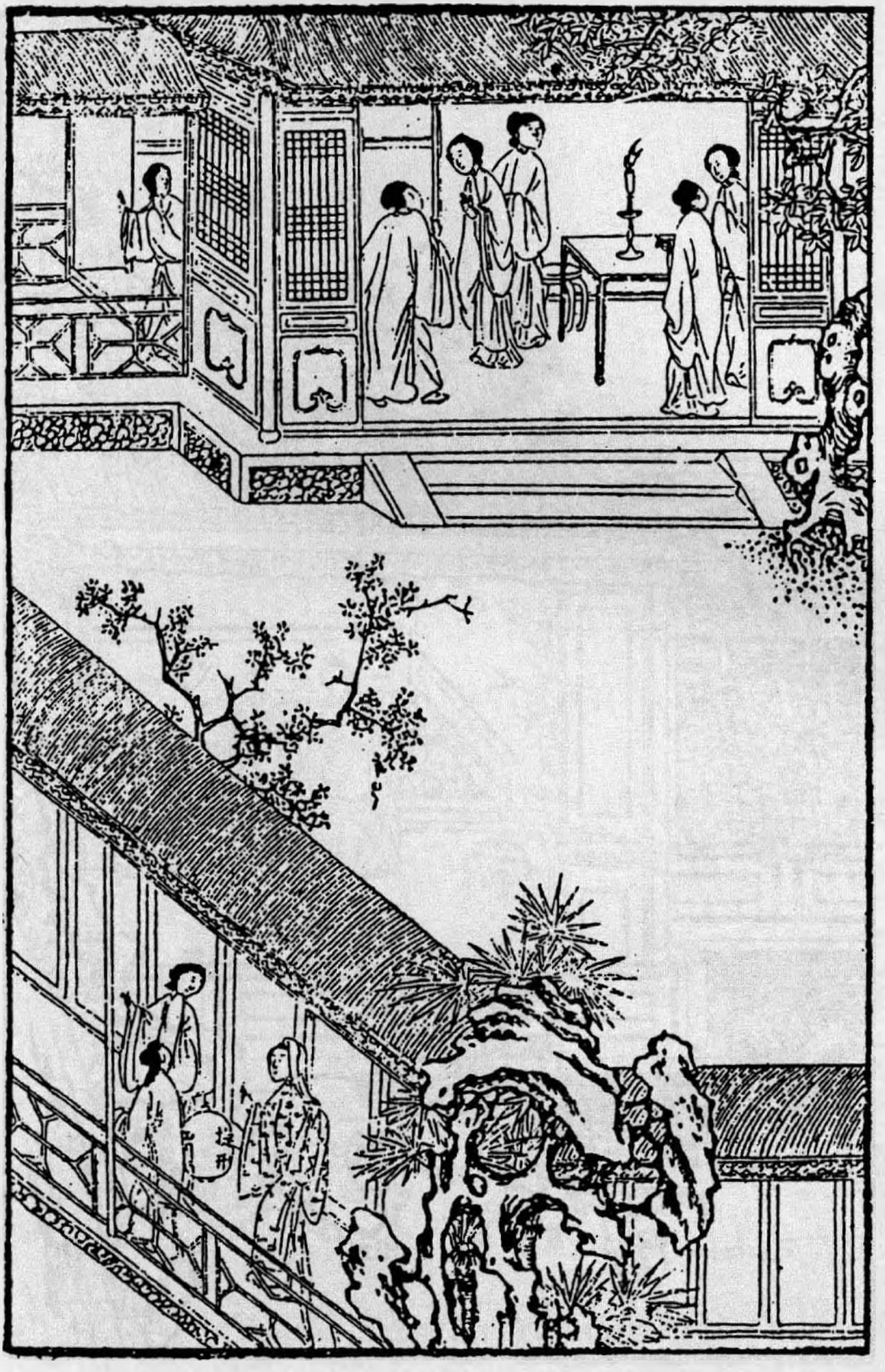
〔十七〕「東土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東生」，誤。

〔十八〕「吃飽了」，綉像本作「吃的飽了。」

〔十九〕「三件」，綉像本作「三庄」。

〔二十〕「後邊」，綉像本作「後來」。





第四十回　抱孩童瓶兒希寵　粧丫鬟金蓮市愛

此回小文，爲下回憤深作引也。蓋金蓮之憤，何止此日起。然金蓮生日，西門乃在玉皇廟宿，玉皇廟，却是爲瓶兒生子，則金蓮此夕已二十分不快。乃抱孩兒時，月娘之言，西門之愛，俱如針刺眼，爭之不得，爲無聊之極思，乃粧丫鬟以邀之也。雖暫分一夕之愛，而憤已深矣，宜乎後文再奈不得也。文字無非情理，情理便生出章法，豈是信手寫去者？

寫月娘聽王姑子之言，真寫盡尼僧之惡。看者讀此回後，不開門謝絶此輩者，非人心也。

兩段文字却兩番夾寫：如王姑子問月娘喜事一段，下夾瓶兒希寵一段，又寫王姑辭去一段，又夾寫金蓮粧丫環一段也。章法井井不紊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種就藍田玉一株，看來的的可人娛。多方珍重好支持，掌中珠。〔二〕　倦漫驚新態變，妖嬈偏與舊時殊。相逢一見笑成癡，少人知。

右調〔山花子〕〔三〕

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。王姑子因問月娘：「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？」月娘道：「又說喜事哩！前日八月裏，【張評】此處點明八月。因買了對過喬大户房子，平白俺每都過去看。上他那樓梯，一腳蹧滑了，把箇六七箇月身扭吊了。至今再誰見什麼喜兒來！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有七箇月也成形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半夜裏吊在樁子裏，我和丫頭點灯撥看瞧，倒是箇小廝兒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可惜了！怎麼來扭着了？還是胎氣坐的不牢。【綉乙本評】開端妙。【張評】即插入。你老人家養出箇兒來，强如別人。你看前邊六娘，進門多少時兒，倒生了箇兒子，何等的好！」月娘道：「他各人的兒女，隨天罷了。」【張評】一團醋意。【張評】滿腔希福之心。王姑子道：「也不打緊，俺每同行一箇薛師父，一紙好符水藥。前年陳郎中娘子，也是中年無子，常時小產了幾胎，白不存，【張評】一箇也是。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，如今生子，〔四〕好不好一箇滿抱的小廝兒！【張評】二箇也是。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。只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。」〔五〕月娘問道：「什麼物件兒？」王姑子道：「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，拏酒洗了，燒成灰兒，伴着符藥，揀壬子日，人不知鬼不覺，空心用黃酒吃了。筭定日子兒不錯，至一箇月就坐胎氣，好不准！」月娘道：「這師父是男僧女僧？在那里住？」王姑子道：「他也是俺女僧，也有七十多歲。原在地藏庵兒住來，如今搬在南首法華庵兒做首座，好不有道行！他好少經典兒！又會講說《金剛科儀》各樣因果寶卷，成月說不了。專在大人家行走，要便接了去，十朝半月不放出

【張評】可知雪夜燒香，俱出秃奴之計。

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知道。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。止是這一件兒難尋，這里沒尋處。恁般如此，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，借情跑出來使了罷。」【張評】可殺。月娘道：「緣何損別人安自己。我與你銀子，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這箇到只是問老娘尋，他纔有。我替你整治這符水，你老人家吃了，管情就有。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，隨他多少十箇明星當不的月！」月娘分付：「你卻休對人說。」王姑子道：「好奶奶，〔六〕傻了？我肯對人說！」

【張評】映後文與金蓮做。說了一回，方睡了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打廟裏來家，月娘纔起來梳頭，玉簫接了衣服，坐下。月娘因說：「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，怎的就不來了？」西門慶悉把醜事未了，吳親家晚夕費心，【張評】又是一箇親家。擺了許多桌席，「吳大舅先來了，留住我和花大哥、應二哥、謝希大、兩箇小優兒彈唱着，俺每吃了一夜酒。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，應二哥他三箇還吃酒哩。」【張評】又照管伯爵。告訴了一回。玉簫遞茶吃了，也沒往衙門裏去，走到前邊書房裏，捱着床上就睡着了。落後潘金蓮、李瓶兒梳了頭，抱着孩子出來，都到上房，陪着吃茶。月娘向李瓶兒道：「他爹來了這一日，在前頭哩。我叫他吃茶食，他不吃，如今有了飯了。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服，〔七〕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。」潘金蓮道：「我也去，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。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，穿上道衣，帶了項牌符索，套上小鞋襪兒，金蓮就要奪過去。月娘道：「叫他

【張評】看他秃奴說「另養」一個，月娘即接言「休對人說」，然則雪夜之祝「不拘六人」之言，欺人乎？欺天耶？則知燒香一事，明爲此一班秃奴叫唆無疑。月娘等人，真生生世世我不願一見其人者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蓮

插入，沒趣。

媽媽抱罷，你這蜜褐色挑綉裙子不耐污，撒上點子臢到了不成。」【張評】月娘有心。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，潘金蓮便跟着，【張評】書。【張評】安得不妒？來到前邊西廂房內。書童見他二人掀簾，連忙就躲出身來。〔八〕

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，就指着孩子說：「老花子，你好睡！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。大媽媽房裏擺下飯，叫你吃去，你還不快起來，還推睡兒！」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，丟倒頭，那顧天高地下，鼾睡如雷。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箇坐在床上，把孩子放在他面前。怎禁的鬼混，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。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，【張評】妻時好夢。穿着道士衣服，喜歡的眉開眼笑，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裏，與他親箇嘴兒。金蓮道：「好乾淨嘴頭子，就來親孩兒！小道士兒吳應元，你喊他一口，你說：昨日在那裏使牛耕地來？今日乏困的這樣的，大白日困覺！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。【張評】多少含憤在內，作者筆尖不知何如落紙？你恁大胆，不來與五媽磕頭。」【張評】每事必尖酸說出。世有以刻爲言者，必學金蓮者也。西門慶道：「昨日醮事散得晚。晚夕謝將，整吃了一夜。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，在這裏睡回，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不吃酒去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，不去惹人家不怪！」金蓮道：「你去，晚夕早些兒來家，我等着你哩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大媽媽擺下飯了，又做了些酸筍湯，請你吃飯去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心裏還不待吃，等我去呵些湯罷。」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我家心事，卻信口戲說出，巧甚，慧甚。

這潘金蓮見他去了，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，腳蹬着地爐子，說道：「這原來是箇套炕子。」伸手摸了摸褥子裏，說道：「到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。」瞧了瞧旁邊桌上，放着箇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，隨手取過來，叫：「李大姐，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，你取些來與我。」一面揭開了，拏幾箇在火炕內，【張評】不然，幾乎忘記正月。一面夾在襠裏，拏裙子裹的沿沿的【張評】淫婦百竅皆描出矣。且薰熱身上。坐了一回，李瓶兒說道：「咱進去罷，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出來不是，怕他麼！」于是二人抱着官哥，進入後邊來。良久，西門慶吃了飯，分付排軍備馬，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。潘姥姥先去了。

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。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，【張評】悄悄何意？叫他休對大師姑說，好歹請一好手，〔九〕帶了符藥來。王姑子接了銀子，和月娘說：「我這一去，只過十六日纔來。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只替我幹的停當，我還謝你。」于是作辭去了。看官聽說：但凡大人家，似這樣尼僧牙婆，決不可抬舉。在深宮大院，相伴着婦女，俱以談經說典爲繇，背地裡送煖偷寒，甚麼事兒不幹出來？【張評】直緻烹茶一回。【張評】故以此爲孝哥坐胎之引，所以深罪月娘也。有詩爲証：

最有緇流不可言，深宮大院哄嬋娟。
此輩若皆成佛道，西方依舊黑漫漫。

卻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，把鬢髻摘了，打了箇盤頭楂髻，把臉搽的雪白，抹的嘴唇兒鮮紅，【張評】何處着想？戴着兩箇金燈籠墜子，貼着三箇面花兒，帶着紫銷金箍兒，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，下着翠藍段子裙：要粧丫頭，哄月娘衆人耍子。叫將李瓶兒來，與他瞧。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，【張評】瓶兒一層。說道：「姐姐你粧扮起來，活像箇丫頭。我那屋裏有紅布手巾，替你蓋着頭。等我在後邊去，〔十〕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箇丫頭，號他們號，【張評】有何可號？管定就信了。」春梅打着灯籠在頭裏走，走到儀門首，撞見陳敬濟，【張評】敬濟一層。笑道：「我道是誰來，這箇就是五娘幹的營生！」李瓶兒叫道：「姐夫，你過來，等我和你說了着：你先進去見他們，只如此這般。」敬濟道：「我有法兒哄他。」于是先走到上房裏，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，【張評】上房衆人未見，固先自言一層。敬濟道：「娘，你看爹平白裏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，買了人家一箇二十五歲，會彈唱的姐兒，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真箇？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？」敬濟道：「他怕你老人家罵他，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。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。」大妗子還不言語，楊姑娘道：「官人有這幾房娘子勾了，〔十一〕又要他來做甚麼？」【張評】玉樓心事也。月娘道：「好奶奶，你呆的！〔十二〕有錢就買一百箇，有什麼多？【張評】平日假處畢露，所爲簞食豆羹見于色也。【張評】一語道盡。俺們都是老婆當軍，充數兒罷了！」玉簫道：「等我瞧瞧去。」只見月亮地裏，原是春梅打灯籠，【綉乙本評】井然。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着，和李瓶兒後邊

【綉像本評】不曰哄而曰號，更深一步，可思可思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不妬之妬，曰不能禁。

【繡像本評】「慌」字應前「謊」字。

跟着，搭着蓋頭，穿着紅衣服進來。慌的孟玉樓、李嬌兒都出來看。良久，進入房裏。玉簫挨在月娘邊，【張評】月娘、衆人一層。說道：「這箇是主子，還不磕頭哩！」一面揭了蓋頭，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，忍不住撲矻的一笑。〔十三〕玉樓道：「好丫頭，不與你主子磕頭，且笑！」月娘也笑了，說道：「這六姐成精死了罷！把俺每哄的信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我不信。」【繡乙本評】玉樓不信得妙。【張評】一箇不信，妙。楊姑娘道：「姐姐，你怎的見出來不信？」玉樓道：「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，那等磕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？」〔十四〕楊姑娘道：「還是姐姐看的出來，要着老身就信了。」【張評】一箇信，更妙。李嬌兒道：「我也就信了。【張評】又一箇也信，寫得如花如錦。剛纔不是摘蓋頭，〔十五〕他自家笑，還認不出來。」【繡乙本評】楊姑娘、李嬌兒信得又妙。正說着，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，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你且藏在明間裏，等他進來，等我哄他哄。」【張評】又哄西門一層。

不一時，西門慶來到，楊姑娘、大妗子出去了，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。月娘在旁不言語。【張評】摹神。玉樓道：「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箇二十歲丫頭來，【張評】減五歲，又妙。說是你叫他送來要他的。你恁大年紀，前程也在身上，還幹這勾當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那裏叫他買丫頭來？信那老淫婦，哄你哩！」玉樓道：「你問大姐姐不是？丫頭也領在這裡，我不哄你。你不信，叫出來你瞧。」于是叫玉簫：「你拉進那新丫頭來，見你爹。」那玉簫掩着嘴兒笑，又不敢去拉，前邊走了走兒，又回

來了，說道：「他不肯來。」玉樓道：「等我去拉，恁大胆的奴才，頭兒沒動，就扭主子，也是箇不聽指教的！」一面走到明間內，只聽【張評】「只聽」，妙絶。說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我不好罵的！人不進去，只顧拉人，拉的手腳兒不着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好奴才，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，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。」一面拉進來。西門慶灯影下睜眼觀看，卻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，笑的眼沒縫兒。【張評】是金蓮笑，休錯認。【張評】白描。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。玉樓道：「好大胆丫頭！新來乍到，就恁少條失教的，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！」月娘笑道：「你趁着你主子來家，與他磕箇頭兒罷。」那金蓮也不動，走到月娘裡間屋裡，一頓把簪子拔了，戴上髮髻出來。月娘道：「好淫婦，討了誰上頭話，就戴上髮髻了。」【張評】月娘剛笑。確是月娘，故妙。衆人又笑了一回。

【繡像本評】已伏遞眼色之脈。

月娘告訴西門慶說：「今日喬親家那里使喬通送了六箇帖兒來，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燈酒。咱到明日，不先送些禮兒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早叫來興兒，買四盤餚品、一罈南酒送去就是了。到明日咱家發柬，十四日也請他娘子，並周守備娘子、荆都監娘子、夏大人娘子、張親家母。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。叫賁四叫將花兒匠來，做幾架烟火。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，叫他來扮《西廂記》。往院中再把吳銀兒、李桂姐接了來。你們在家看灯吃酒，我和應二哥、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。」說畢，不一時放下桌兒，安排酒上來。

潘金蓮遞酒，眾姊妹相陪，吃了一回。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，燈下艷妝濃抹，不覺淫心漾漾，不住把眼色遞與他。金蓮就知其意，就到前面房裏去了冠兒，(十六)挽着杭州纘，重勻粉面，復點朱唇，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。不一時，西門慶果然來到，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，【張評】是粧丫頭後景。心中甚喜，摟着他坐在椅子上，兩箇說笑。不一時，春梅收拾上酒菜來。婦人從新與他遞酒。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兒，頭裏已是遞過罷了，又教你費心。」金蓮笑道：「那箇大夥裡酒兒不等，這箇是奴家業兒，與你遞鍾酒兒，年年累你破費，你休抱怨。」【張評】可知粧丫頭乃無聊之極思也。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，連忙接了他酒，摟在懷裏膝蓋上坐的。春梅斟酒，秋菊拏菜兒。金蓮道：「我問你，十二日喬家請俺每都去？只叫大姐姐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既下帖兒都請，你每如何不去？到明日，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，省得家裏尋他娘哭。」【張評】筆如玉連環，上下雙鈎。金蓮道：「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，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子，沒件好當眼的。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，一家分散幾件子，裁與俺們穿了罷！只顧放着，敢生小的兒也怎的？到明日咱家擺酒，請眾官娘子，俺們也好見他，不惹人笑話。我常是說着，你把臉兒憨着。」【張評】要物，每在歡時。可嘆世情。西門慶笑道：「既是恁的，明日叫了趙裁來，與你們裁了罷。」金蓮道：「及至明日叫裁縫做，只差兩日兒，做着還遲了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對趙裁說，多帶幾箇人來，替你們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。剩下別的，慢慢再做也不遲。」

金蓮道：「我早對你說過，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，我難比他們都有，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賊小油嘴兒，去處掐箇尖兒。」兩箇說話飲酒，到一更時分方上床。兩箇如被底鴛鴦，帳中鸞鳳，整狂了半夜。【張評】寫出固妙，不寫又有不寫的妙處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回來，開了廂櫃，拏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。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，一套遍地錦衣服，一套粧花衣服。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，四套粧花衣服。在捲棚內，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。趙裁見西門慶，連忙磕了頭。桌上鋪着毡條，取出剪尺來，先裁月娘的：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，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；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；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，翠藍寬拖遍地金裙；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，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沉裙。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四箇，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鷄段子袍兒，兩套粧花羅段衣服。孫雪娥只是兩套，就沒與他袍兒。須臾共裁三十件衣服。兌了五兩銀子，與趙裁做工錢。一面叫了十來箇裁縫在家儹造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金鈴玉墜粧閨女，錦綺珠翹飾美娃。

【張評】前總一寫，接手細開，真正文錦光輝奪目，不知特爲下回賣富貴扳親地也。留下春梅等在下回另寫，更妙。

文禹門云：李氏生子，謂諸婦無羨慕心者，非也。謂諸婦無嫉妬心者，亦非也。特羨慕有深有淺，嫉妬有

重有輕耳。或羨慕深而嫉妒輕，月娘是也，此尼姑之言，所以易入也。或嫉妒重而羨慕淺，金蓮是也，此官哥之命，所以益危也。惟金蓮能知吳氏之羨慕，故每每言中帶刺。惟月娘能知潘氏之嫉妒，故每每事前留神。若瓶兒，則當局者迷。彼所生之子，愛之誠是也。見西門慶之愛而益愛之，遂以爲衆婦固無不愛之也，而不知衆婦惟西門慶之愛而不能不愛，非真愛爾之愛而實愛之也。故瓶兒愛之益切，羨慕之者乃益殷。西門慶愛之愈篤，嫉妒之者乃愈狠。世上妯娌宛若之間，往往愛其所自愛，而忘人之亦各有所愛。

兩所愛者相爭，各有其是非，兩愛之者護短，各有所偏袒。於是嫌隙頓起，詬誶時聞，奴婢遂乘隙而入，弟兄乃因之不和，天下事往往然也。而況翠雌守一雄，正是爭强鬥勝之區，此得彼失之會，亦孰肯甘心退後，裹足不前乎？所以同考之士，一人中式，衆皆側目視之。同官之友，一人得缺，衆皆側目聽之。少露得意之色，必羣起而攻之矣。略出快心之言，必闕傳而笑之矣。

此一回瓶兒抱兒尋父，雖實出於無心，亦不曾失口，而同往者爲金蓮，謂之非希寵，詎可得乎？至於金蓮之市愛，更有不待言者。但希寵二字，尚有不妥，當易曰乞憐，方是丫環本色。而粧丫環本意，及至如願以償，居然討衣要裳，又是丫環本等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山花子〕。

〔二〕「掌中珠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掌」作「堂」。

〔三〕〔右調山花子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四〕「如今生子」，綉像本「子」作「了」。

〔五〕「只用着」，綉像本作「只是用着」。

〔六〕「王姑子道，好奶奶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姑」作「好」，「好」作「奶」，均誤。

〔七〕「衣服」，綉像本作「衣裳」。

〔八〕「躲出身來」，綉像本作「躲出來了」。

〔九〕「好歹請一好手」，綉像本「一好手」作「薛姑子」。

〔十〕「在後邊」，綉像本「在」作「往」。

〔十一〕「娘子」，綉像本作「姐姐」。

〔十二〕「你呆的」，綉像本「呆」作「禁」。

〔十三〕「一笑」，綉像本作「笑了」。

〔十四〕「磕頭」，綉像本作「磕了頭」。

〔十五〕「摘蓋頭」，綉像本、影松軒本、乙亥本、在茲堂本均作「揭蓋頭」。

〔十六〕「前面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前邊」。





第四十一回　兩孩兒聯姻共笑嬉　二佳人憤深同氣苦

上文生子後，至此方使金蓮醋瓮開破泥頭，瓶兒氣包打開線口。蓋金蓮之刻薄尖酸，必如上文如許情節，自翡翠軒發源，一滴一點以至於今，使瓶兒之心深懼，瓶兒之膽暗攝，方深深鬱鬱悶悶，守口如瓶而不輕發一言以與之爭。雖瓶兒天性温厚，亦積威於漸以致之也。

欲寫金蓮之妬，必寫兩孩兒聯姻者，見瓶兒之誨妬者在官哥。乃不深自斂抑，戒懼以處此，而更賣弄扳親以起人妬。夫一孩兒已日刺金蓮之目，況兩孩兒乎？宜乎官哥不能與長姐並長年也。不死其子，金蓮不懣其心矣。

强徠連姻，世俗之非，却用玉樓數語道盡世情。信乎玉樓爲作者自喻之人也。

詞曰〔一〕：

瀟洒佳人，風流才子，天然分付成雙。蘭堂綺席，燭影耀熒煌。數幅紅羅錦綉，寶粧篆、金鴨焚香。分明是芙蕖浪裏，一對鴛鴦。

右調〔滿庭芳前〕〔二〕

話説西門慶在家中，裁縫儹造衣服，那消兩日就完了。到十二日，喬家使人邀

請。早辰，西門慶先送了禮去。那日月娘並衆姊妹、大妗子，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，留下孫雪娥看家。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，又令來興媳婦蕙秀伏侍叠衣服，又使兩頂小轎〔三〕。

西門慶在家，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，在大廳、捲棚內掛灯，叫小廝拿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，俱不必細說。後晌時分，走到金蓮房中。金蓮不在家，春侮在旁伏侍茶飯，放桌兒吃酒。西門慶因對春梅說：「十四日請衆官娘子，你們四箇都打扮出去，與你娘跟着遞酒，也是好處。」春梅聽了，斜靠着桌兒說道：「你若叫，只叫他們三箇出去，我是不出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怎的不出去？」春梅道：「娘們都做了新衣裳〔四〕，陪侍衆官户娘子便好看。俺們一箇一箇只像燒煳了卷子一般，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。」【張評】寫春梅雖是爭妍，全非金蓮寒酸氣可比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、珠翠花朵。」春梅道：「頭上將就戴着罷了，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，【張評】似說金蓮之口。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？到沒的羞刺刺的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，見你娘們做了衣裳，卻使性兒起來。【張評】又爲春梅一描。不打緊，叫趙裁縫來，連大姐帶你四箇，每人都裁三件：【張評】「大姐帶你」作句，「四箇」以下又一句。一套段子衣裳，一件遍地錦比甲。」春梅道：「我不比與他。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，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要不打緊，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。」【張評】大姐一件云少不得，妙絶，春梅帶出也。【張評】視之如掌珠。春

【張評】上文先叙月娘衆人衣服，此處獨描春梅，實是借衆人出落春梅，非描衆人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春梅意見往往高人一頭，可見人品成于居，養者

其後，而立志貴早。

梅道：「大姑娘有一件罷了，我卻沒有，他也說不的。」【張評】且不屑與大姐等。西門慶于是拿鑰匙開樓門，揀了五套段子衣服，兩套遍地錦比甲兒，一疋白綾，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。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，【張評】獨描春梅也。迎春、玉簫、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；都是大紅段子織錦對衿襖，翠藍邊拖裙，共十七件。一面叫了趙裁來，都裁剪停當。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，貼裡一色都是杭州絹兒。【張評】又映杭州，來保買來。春梅方纔喜歡了，陪侍西門慶在屋裏吃了一日酒，說笑頑耍不題。

且說吳月娘眾姊妹到了喬大户家。原來喬大户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，並左鄰朱臺官娘子，崔親家母並兩箇外甥姪女兒，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。叫了兩箇妓女，席前彈唱。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，連忙出儀門首迎接，後廳敘禮。趕着月娘呼姑娘，【張評】稱謂總是可笑。李嬌兒眾人都排行叫二姑娘、三姑娘，【張評】更可笑。俱依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。又與尚舉人、朱臺官娘子敘禮畢，段大姐、鄭三姐向前拜見了，各依次坐下。丫鬟遞過了茶，喬大户出來拜見，謝了禮。他娘子讓進眾人房中去寬衣服，就放桌兒擺茶，請眾堂客坐下吃茶。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，另自管待。須臾，吃了茶，到廳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正面設四張桌席。讓月娘坐首席；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、吳大妗子、朱臺官娘子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；喬大户娘子關席坐位；旁邊放一桌，是段大姐、鄭三姐：共十一位，兩箇妓女在旁邊唱。上了湯飯，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，

【張評】一歲兒訂親，卻先有崔親家。崔者，催也。又憑空撰出兩外甥，寫來爲週歲扳親者一笑。

月娘賞了二錢銀子；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，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；第三道獻燒鴨，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。

喬大户娘子下來遞酒，遞了月娘過去，又遞尚舉人娘子。月娘就下來，往後房換衣服，匀臉去了。孟玉樓也跟下來，到了喬大户娘子卧房中，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，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。他家新生【張評】二字寫得扳親便十二分没理。的長姐，也在傍邊卧着。兩箇你打我下兒，我打你下兒頑耍。把月娘、玉樓見了，喜歡的要不得，説道：「他兩箇倒好相兩口兒。」只見吳大妗子進來，説道：「大妗子，你來瞧瞧，兩箇倒相小兩口兒。」大妗子笑道：「正是。孩兒每在炕上，張手蹬腳兒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小姻緣一對兒耍子。」喬大户娘子和衆堂客都進房來。吳大妗子如此這般説〔五〕。喬大户娘子道：「列位親家聽着，小家兒人家，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？」月娘道：「親家好説。我家嫂子是何人？【張評】拉出二親，便自抬二十分身份。鄭三姐是何人？【張評】開口便勢利。我與你愛親做親，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，如何卻説此話！」【張評】全是驕人語。玉樓推着李瓶兒説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怎的説？」那李瓶兒只是笑。吳妗子道：「喬親家不依，我就惱了。」【張評】總是婦人做事。尚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説道：「難爲吳親家厚情，喬親家，你休謙辭了。」因問：「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？」月娘道：「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，原大五箇月，正是兩口兒。」衆人不繇分説，把喬大户娘子和月娘、李瓶兒拉到前廳，兩

【綉像本評】其心歡喜。

【綉像本評】玉樓自韵，瓶兒自媚，金蓮獨不在耶？何不出人言也。

箇就割了衫襟。【張評】惡套，總是女人做主。兩箇妓女彈唱着。旋對喬大户説了，拿出菓盒、三段紅來遞酒。月娘一面分付玳安、琴童：「快往家中，對你爹説〔六〕。」旋抬了兩罈酒、三疋段子、紅綠板兒絨金絲花、四箇蝶甸大菓盒。兩家席前，挂紅吃酒。一面堂中画燭高擎，花灯燦爛，麝香靉靉，喜笑匆匆。兩箇妓女，啓朱唇，露皓齒，輕撥玉阮，斜抱琵琶唱着。

衆堂客與吳月娘、喬大户娘子、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，挂了紅，遞了酒，各人都拜了。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。廚子上了一道裏餡壽字雪花糕、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。【張評】留此一道在後，妙絶。「壽」字妙矣，「雪花」二字不堪。月娘坐在上席，滿心歡喜，叫玳安過來，賞一疋尺頭與廚役〔七〕，兩箇妓女，每人都是一疋，俱磕頭謝了。喬大户娘子不放起身，還在後堂留坐，攏了許多勸碟，細菓攢盒。約吃到一更時分，月娘等方纔拜辭回來，説道：「親家，明日好歹下降寒舍，那里坐坐。」喬大户娘子道：「親家盛情。家老兒説來，【張評】土氣，妙。只怕席間不好坐的，改日望親家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好親家，再没人，親家只是見外！」因留了大妗子：「你今日不去，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喬親家，别的日子你不去罷，到十五日，你正親家生日，你莫不也不去？」【張評】淺語。喬大户娘子道：「親家十五日好日子，我怎敢不去！」月娘道：「親家若不去，大妗子，我交付與你，只在你身上。」【張評】全是驕人語。于是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，然後作辭上轎。

【張評】「不好坐的」，是不敢去；「怎敢不去」，是不敢不去，寫盡依勢之苦。

頭裡兩箇排軍打着兩箇大紅灯籠，後邊又是兩箇小廝打着兩箇燈籠。吳月娘在頭裏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一字在中間，如意兒和惠秀隨後。奶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，恐怕冷，腳下還蹬着銅火爐兒。兩邊小廝圍隨，到了家門首下轎。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，【張評】一句直接春梅。月娘等衆人進來，道了萬福，坐下。衆丫頭都來磕了頭〔八〕。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，告訴了一遍。西門慶聽了道：「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？」月娘道：「有尚舉人娘子、朱序班娘子、崔親家母、兩箇姪女。」西門慶說：「做親也罷了，只是有些不搬陪。」月娘道：「倒是俺嫂子，【張評】心口如画，女人做事如此。見他家新養的長姐，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，都蓋着那被窩兒，你打我一下兒，我打你一下兒。恰是小兩口兒一般。纔叫了俺們去，說將起來，酒席上就不因不繇，做了這門親。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，抬送了花紅菓盒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做親也罷了，只是有些不搬陪些。喬家雖有這箇家事，【張評】一句家事。他只是箇縣中大户白衣人。【張評】二句官職。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，又在衙門中管着事，到明日會親酒席間，他戴着小帽，與俺這官户怎生相處？【張評】可嘆。甚不雅相。【張評】所謂雅相在此乎？就是前日荆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，再三趕着和我做親。說他家小姐今纔五箇月兒，也和咱家孩子同歲。我嫌他沒娘母子，是房裏生的，【張評】自己原不度量，無怪金蓮。所以沒曾應承他。不想到與他家做了親。」【張評】不能自主矣。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：「嫌人家是房裏養的，誰家是房外養的？

【繡像本評】金蓮揑變，恒以取愛尖利，亦以招尤。讀此，可惕然于三緘之銘。

就是喬家這孩子，也是【張評】「也是」二字妙。房裏生的。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，你也休說我長，我也休嫌你短。」【張評】心急氣粗，語便傷人。西門慶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賊淫婦，還不過去！人這里說話，也插嘴插舌的，有你甚麼說處？」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，抽身走出來，說道：「誰說這里有我說處？可知我沒說處哩！」【張評】妙絕轉換文字。看官聽說：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，見月娘與喬大户家做了親，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，心中甚是氣不憤，【張評】升斗量出。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，越發急了，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。

西門慶因問：「大妗子怎的不來？」月娘道：「喬親家母明日見有衆官娘子，說不得來。我留下他在那里，叫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不好相處，到明日怎麼廝會？」【張評】可嗅。說了回話，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裡來，【張評】寫金蓮必襯以玉樓，是大章法。見金蓮哭泣，說道：「你只顧惱怎的？隨他說幾句罷了。」【張評】玉樓心事。金蓮道：「早是你在旁邊聽着，我說他什麼歹話來？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，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？也是房裡生的。那箇紙包兒包着，瞞得過人？賊不逢好死的强人，就睜着眼罵起我來。罵的人那絶情絶義！怎的沒我說處？改變了心，叫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裡！多大的孩子，一箇懷抱的尿泡種子，平白扳親家，有錢沒處施展的。爭破卧單沒的蓋，狗咬尿胞空歡喜！如今做濕親家還好，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。吹殺灯擠眼兒，後來的事看不見。做親時人家好，

過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箇兒！」玉樓道：「如今人也賊了，不幹這箇營生。論起來也還早哩，纔養的孩子，割什麼衫襟？無過只是圖往來，扳陪着要子兒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便浪摔着圖扳親家要子，【張評】「你」字明說月娘。平白叫賊不合鈕的强人罵我！」【張評】「平白」誰叫？玉樓道：「誰叫你說話不着箇頭項兒就說出來？他不罵你罵狗？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說的，他不是房裏，是大老婆？就是喬多孔子〔九〕，是房裏生的，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。【張評】卿如何知？你家失迷家鄉，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？」【張評】然則是房外乎？玉樓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。坐了一回，金蓮歸房去了。

【繡像本評】既然曉的，又何必怒？

【繡像本評】一到瓶兒開口，不使人愛，便使人憐。

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，從新花枝招颭與月娘磕頭，【張評】瓶兒亦深心。說道：「今日孩子的事，累姐姐費心。」那月娘笑嘻嘻也抽身還下禮去〔十〕，說道：「你喜呀！」李瓶兒道：「與姐姐同喜。」磕畢頭起來，與月娘、李嬌兒坐着說話。只見孫雪娥、大姐來與月娘磕頭，與李嬌兒、李瓶兒道了萬福。小玉拿茶來，正吃茶，只見李瓶兒房裏丫鬟綉春來請，說：「哥兒屋裏尋哩，爹使我請娘來了。」【張評】在其房中久矣。李瓶兒道：「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裏去了。一搭兒去也罷了，只怕孩子沒箇灯兒。」月娘道：「頭裏進門，到是我叫他抱的房裡去，恐怕晚了。」小玉道：「頭裏如意兒抱着他，來安兒打着灯籠送他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這等也罷了。」于是作辭月娘，回房中來。只見西門慶在屋裏，官哥兒在奶子懷裏睡着了。因說：「你如何不對我說，就抱了他來？」如意兒道：「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灯籠，就趁着燈兒來

了。哥哥哭了一回，纔拍着他睡着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尋了這一回，纔睡了。」李瓶兒說畢，望着他笑嘻嘻說道：「今日與孩兒定了親，累你，我替你磕箇頭兒。」于是插燭也是磕下去，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，連忙拉起來，做一處坐的。一面令迎春擺下酒兒，兩箇吃酒。

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，沒好氣，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，因秋菊開的門遲了，進門就打了兩箇耳刮子，高聲罵道：「賊淫婦奴才，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？你做什麼來？我且不和你答話。」于是走到屋裏坐下，春梅走來磕頭遞茶。【張評】覺得冷落之甚。婦人問他：「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麼來？」春梅道：「在院子裡坐着來。我這等催他，還不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知道他和我兩箇毆氣，党太尉吃匾食，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。」待要打他，又恐西門慶聽見；不言語，心中又氣。【張評】如畫。一面卸了濃粧，【張評】是宴罷歸來。春梅與他搭了鋪，上床就睡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尖嘴人常受此氣，余亦多坐此病。

【綉丙本評】沒些把控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去了。婦人把秋菊叫他頂着大塊柱石，跪在院子裏。跪的他梳了頭，叫春梅扯了他褲子，拿大板子要打他。春梅道：「好乾淨的奴才，叫我扯褲子，到沒的污濁了我的手！」走到前邊，旋叫了畫童兒，扯去秋菊的衣。【張評】婦人行徑矣。婦人打着罵道：「賊奴才淫婦，你從幾時就恁大來？別人興你，我卻不興你。姐姐，你知我兒的，將就膿着些兒罷了。平白撐着頭兒，逞什麼强？姐姐，你休要倚着，我到明日洗着兩箇眼兒看着你哩！」一面罵着又打，打了又罵，

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。李瓶兒那邊纔起來，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，又謊醒了。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，罵的言語兒有因，一聲兒不言語，謊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握着。一面使綉春：「去對你五娘說，休打秋菊罷。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。」金蓮聽了，越發打的秋菊狠了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，這等叫罷！〔十一〕我是恁性兒，你越叫，我越打。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？人家打丫頭，也來看着你？好姐姐，對漢子說，把我別變了罷！」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，把兩隻手氣的冰冷，忍氣吞聲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早辰茶水也沒吃，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這樣可恨。

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，入房來看官哥兒，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，睡在炕上，問道：「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？上房請你說話。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？」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，只說：「我心中不自在。」西門慶告說：「喬親家那里送你的生日禮來了：一疋尺頭、兩罈南酒、一盤壽桃、一盤壽麵、四樣下飯；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、四盤蜜食、四盤細菓、兩挂珠子吊灯、兩座羊皮屏風灯、兩疋大紅官段、一頂青段攙的金八吉祥帽兒、兩雙男鞋、六雙女鞋。咱家倒還沒往他那里去，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。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。他那里使了箇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。大妗子先來了，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，直到後日纔來。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，【張評】喬親家，本爲生子加官後用。聽見和咱們做親，好不喜歡。到十

五日，也要來走走，咱少不得補箇帖兒請去。」李瓶兒聽了，方慢慢起來梳頭，走到後邊，拜了大妗子。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茶，禮物擺在明間內，都看了。一面打發回盒起身，與了孔嫂兒、喬通每人兩方手帕、五錢銀子，寫了回帖去了。正是：

但將鐘鼓悅和愛，好把玉帛爲交游。〔十二〕有詩爲証：

西門獨富太驕矜，襁褓孩兒結做親。
不獨資財如糞土，也應嗟嘆後來人。

一

文禹門云：金、瓶、梅三人平列。李瓶兒一水性婦人，尚可與爲善者也。春梅一縱性丫頭，亦非不可化導者也，亦視其所遇爲何如人，所處爲何如境耳。若潘金蓮者，則可殺而不可留者也。賦以美貌，正所謂傾城傾國並可傾家，殺身殺人亦可殺子孫。乃始終與瓶分而與梅合者，梅剛而瓶柔，瓶處其上而梅處其下矣。此等婦人直無可安置處，不如仍令武松殺之。然惟其武松能殺之，世人皆不欲殺也。此斯世之所以多西門大官人歟？

二

文禹門云：暴發户作事，可笑亦復可恥，其一切奢侈僭妄，姑且勿論。即定親一層，一尊無知婦人，以兒戲爲真事，遂以正事爲兒戲，直忘其家中尚有正主也。

月娘言語之間，謙中帶傲，然中有否。西門慶直現於聲色，左曰「不搬配」，右曰「不雅相」。此刻之西門

慶，又非復當年之西門慶矣。小人得志，大抵如斯。而潘金蓮不察言，不觀色，猶以昔日之西門慶視之，其被叱也宜矣。含羞於此者，乃結恨於彼，瓶兒之病於是深，官哥之死亦於是速矣。可見定親一事，正是官哥喪命之根。樂極生悲，乃陰陽消長之機，亦禍福相因之理，可不慎哉！可不懼哉！余有幼小結識告示，附記於後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滿庭芳前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滿庭芳前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又使兩頂小轎」，綉像本「使」作「是」。

〔四〕「做了新衣裳」，綉像本作「新做了衣裳」。

〔五〕「吳大妗子」，綉像本作「吳妗子」。

〔六〕「你爹」，綉像本作「西門慶」。

〔七〕「尺頭」，綉像本作「大紅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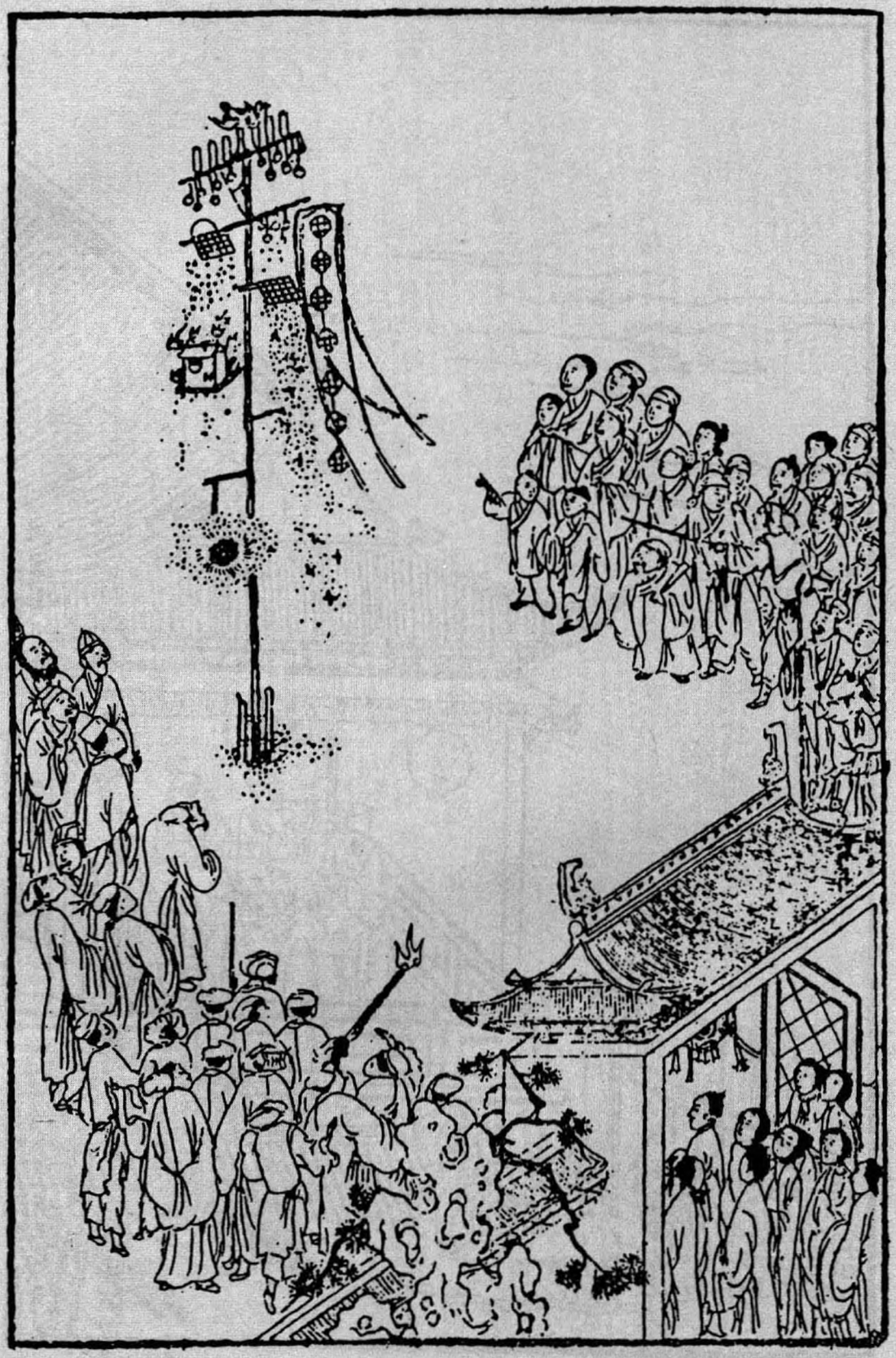
〔八〕「了頭」，綉像本作「了賢」。

〔九〕「喬多孔子」，綉像本作「喬家孩子」。

〔十〕「抽身」，綉像本作「倒身」。

〔十一〕「叫龍」，綉像本作「叫饒」。

〔十二〕「玉帛爲交游」，綉像本作「犬羊爲國羞」。





第四十二回　逞豪華門前放烟火　賞元宵樓上醉花燈

此回仍言西門之盛也。四架烟火，既云門前逞放，看官眼底，誰不謂好向西門慶門前看烟火也。看他偏藏過一架在獅子街，偏使門前三架毫無色相，止用棋童口中一點。而獅子街的一架乃極力描寫，遂使門前三架不言俱出。此文字旁敲側擊之法。

門前烟火，却在獅子街寫；月娘衆妾看烟火，却挪在王六兒身上寫，奇橫至此。

文字不肯於忙處不着閒筆襯，已比比然矣。今看其於閒處，却又必不肯徒以閒筆放過。如看燈，閒事也；寫鬧花燈，閒筆也，却即於此處出王三官，文字無一懈處可擊，又善於掉空便入。便捷如此，真如並州快剪刀矣。

此回是描寫豪華，恐無甚花樣，故又用伯爵與二妓一派歇後語作生色花樣，又一樣章法也。

百忙裡又寫桂姐、銀兒吃醋，人情無微不到。

詩曰〔一〕：

星月當空萬燭燒，人間天上兩元宵。
樂和春奏聲偏好，人蹈衣歸馬亦嬌。

易老韶光休浪度，最公白髮不相饒。
千金博得斯須刻，分付譙更仔細敲。

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，走來上房，和月娘、大妗子、李瓶兒商議。月娘道：「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子送節，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，與他家長姐送節。就權爲插定一般，庶不差了禮數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咱這裏少不的立上箇媒人，往來方便些。」月娘道〔一〕：「他家是孔嫂兒，咱家安上誰好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就安上老馮罷。」【張評】子母同媒矣。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箇，就叫了老馮來，同玳安拿請帖盒兒，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、喬五太太並尚舉人娘子、朱序班娘子、崔親家母、段大姐、鄭三姐來赴席，與李瓶兒做生日，並吃看灯酒。一面分付來興兒，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，並羹菓食物。又是兩套遍地錦羅段衣服，一件大紅小袍兒，一頂金絲縐紗冠兒，兩盞雲南羊角珠灯，一盒衣翠，一對小金手鐲，四箇金寶石戒指兒。十四日早裝盒担，叫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。【張評】市井人待婿如此。喬大户那邊酒筵管待，重加答賀。回盒中，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腳，俱不必細說。正亂着，應伯爵來講李智、黃四官銀子事，看見，問其所以。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户結親之事，「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。」伯爵道：「嫂子呼喚，房下必定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，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。」伯爵應諾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，又是兩方銷金汗巾，一雙女鞋，送與李瓶兒上壽，就拜乾女兒。【張評】此處方入銀姐，章法細甚。月娘收了禮物，打發轎子回去。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，見吳銀兒在這裏，便悄悄問月娘：「他多咱來的？」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：「昨日送了禮來，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。」李桂姐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。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，兩箇不說話。【張評】又是一對吃醋者。【綉丙本評】無謂，可笑。

卻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，兩箇師父領着，挑了箱子來，先與西門慶磕頭。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，管待酒飯。不一時，周守備娘子、荊都監母親荊太太與張團練娘子，都先到了。俱是大轎，排軍喝道，【張評】游宦家時，已有一影矣。家人媳婦跟隨。月娘與眾姊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。至後廳敘禮，與眾親相見畢，讓坐遞茶。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。不料等到日中，還不見來。小廝邀了兩三遍，約午後纔喝了道來，抬着衣匣，家人媳婦跟隨，許多僕從擁護。鼓樂接進後廳，與眾堂客見畢禮數，依次序坐下。先在捲棚內擺茶，然後大廳上坐。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，都是齊整粧束，席上捧茶斟酒。那日扮的是《西廂記》。

不說畫堂深處，珠圍翠繞，歌舞吹彈飲酒。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，就騎馬約下應伯爵、謝希大，往獅子街房裏去了。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，晚夕堂客跟前放兩架。旋叫了箇廚子，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，兩罈金華酒去；又叫了兩箇唱的董嬌兒、韓玉釧兒。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顧轎子，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

房裏去。玳安見婦人道：「爹說請韓大嬸，那里晚夕看放烟火。」婦人笑道：「我羞刺刺怎麽好去的，你韓大叔知道不嗔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對韓大叔說了，叫你老人家快收拾哩。因叫了兩箇唱的，没人陪他。」那婦人聽了，還不動身。一回，只見韓道國來家。玳安道：「這不是韓大叔來了，韓大嬸這里不信我說哩。」婦人向他漢子說：「真箇叫我去？」韓道國道：「老爹再三說，兩箇唱的没人陪他，【張評】陪唱的，妙。請你過去，晚夕就看放烟火。你還不收拾哩！剛纔叫我把舖子也收了，就晚夕一搭兒裏坐坐。保官兒也往家去了，晚夕該他上宿哩。」婦人道：「不知多咱纔散，你到那里坐回就來罷，家裏没人，你又不該上宿。」說畢，打扮穿了衣服，玳安跟隨，逕到獅子街房裏來。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裡收拾下床炕，帳幔褥被，安息沉香，薰的噴鼻香。房裏吊着一對紗灯，籠着一盆炭火。【張評】一絲不漏。婦人走到裏面炕上坐下，一丈青走出來，道了萬福，拿茶吃了。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灯，纔到房子裏。兩箇在樓上打雙陸。樓上除了六扇窗户，掛着簾子，【張評】細極。下邊就是灯市，十分鬧熱。打了回雙陸，收拾擺飯吃了〔三〕，二人在簾裏觀看灯市。但見：

萬井人烟錦綉闉，香車寶馬鬧如雷。
鰲山聳出青雲上，何處遊人不看來？

二人看了一回，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、祝實念同一箇戴方巾的在灯棚下看灯，【張評】交情得窄便入。指與伯爵瞧。因問：「那戴方巾的，你可認的他？」伯爵道：

【綉像本評】請客來看烟火，卻收拾床舖，妙甚。

「此人眼熟，不認的他。」【張評】活賊。西門慶便叫玳安：「你去下邊，悄悄請了謝爹來，你休叫祝麻子和那人看見。」玳安小廝賊，一直走下樓來，挨到人鬧裏，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，從旁邊出來，把謝希大拉了一把。慌的希大回身觀看，卻是玳安。玳安道：「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，請謝爹說話。」希大道：「你去，我知道了。等我陪他兩箇到粘梅花處，就來見你爹。」玳安便一道烟去了。希大到了粘梅花處，向人鬧處，就扠過一邊，綵着祝實念和那一箇人只顧尋。他便走來樓上，見西門慶、應伯爵兩箇作揖，因說道：「哥來此看灯，早辰就不呼喚兄弟一聲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早辰對衆人，不好叫你每的〔四〕。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，說你不在家。剛纔祝麻子没看見麽？」因問：「那戴方巾的是誰？」希大道：「那戴方巾的，是王昭宣府裏王三官兒。【張評】王三官出現。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，要問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，央我和老孫、祝麻子作保。要幹前程，入武學肄業。我那里管他這閒帳！剛纔陪他灯市裏走了走，聽見哥呼喚，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，交我乘人亂，就扠開了，走來見哥。」因問伯爵：「你來多大回了？」伯爵道：「哥使我先到你家，你不在，我就來了，和哥在這裏打了這回雙陸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不曾？」謝希大道：「早辰從哥那裏出來，和他兩箇搭了這一日，誰吃飯來？」〔五〕西門慶分付玳安：「廚下安排飯來，與你謝爹吃。」不一時，就是春盤小菜，兩碗稀爛下飯，一碗炒肉粉湯〔六〕，兩碗白米飯。希大獨自一箇，吃的裏外乾淨，剩下些汁湯兒，還泡

【綉像本評】不過一杯酒，無大利害，便東藏西躲，半路拋人，寫出交情之薄。

了碗吃了。玳安收下家活去，希大在旁看着兩箇打雙陸。

只見兩箇唱的門首下了轎子，抬轎的提着衣裳包兒，笑進來。伯爵在窗裏看見，說道：「兩箇小淫婦兒〔七〕，這咱纔來！」分付玳安：「且別叫他往後邊去，先叫他樓上來見我。」希大道：「今日叫的是那兩箇？」玳安道：「是董嬌兒、韓玉釧兒。」忙下樓說道：「應二爹叫你說話。」兩箇那裏肯來，一直往後走了。見了一丈青，拜了，引他入房中。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髮髻兒，身上穿紫潞紬襖兒，玄色被襖兒，白挑線絹裙子，下邊露兩隻金蓮，拖的水髻長長的，紫膛色，不十分搽鉛粉，學箇中人打扮，耳邊帶着丁香兒。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，都在炕邊頭坐了。小鐵棍拿茶來，王六兒陪着吃了。兩箇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，看一回，兩箇笑一回，更不知是什麼人。【張評】寫出王六兒，並寫出唱的。落後玳安進來，兩箇悄悄問他道：「房里那一位是誰？」〔八〕玳安沒的回答，只說：「是俺爹大姨人家，【張評】賊。接來看灯的。」兩箇聽的，從新到房中說道：「俺每頭裏不知是大姨，沒曾見得禮，休怪。」于是插燭磕了兩箇頭。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。落後擺上湯飯來，陪着同吃。兩箇拿樂器，又唱與王六兒聽。

伯爵打了雙陸，下樓來小解淨手，聽見後邊唱，點手兒叫玳安，【綉乙本評】畫。【張評】文如雙蛺蝶，兩邊皆動。問道：「你告我說，兩箇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？」玳安只是笑，不做聲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曹州兵備，管事寬。唱不唱，管他怎的？」伯爵

道：「好賊小油嘴！你不說，愁我不知道？」玳安笑道：「你老人家知道罷了，又問怎的？」說畢，一直往後走了。【綉乙本評】賊。伯爵上的樓來，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。只見李銘、吳惠兩箇蕩地上樓來磕頭。伯爵道：「好呀！你兩箇來的正好，怎知道俺每在這里？」李銘跪下說道：「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裏來，宅裏說爹在這邊擺酒，特來伏侍爹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你起來伺候。玳安，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。」不一時，韓道國到了，作了揖，坐下。一面放桌兒，擺上春盤案酒來，琴童在旁邊篩酒。伯爵與希大居上，西門慶主位，韓道國打橫，坐下把酒來篩〔九〕；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。

少頃，韓玉釧兒、董嬌兒兩箇慢條斯禮上樓來，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。伯爵罵道：「我道是誰來，原來是這兩箇小淫婦兒。頭裡我叫着，怎的不先來見我？這等大膽！到明日，不與你箇功德，你也不怕！」董嬌兒笑道：「哥兒，那裏隔牆掠箇鬼臉兒，可不把我謊殺！」韓玉釧兒道：「你知道，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裏掠〔十〕，好箇丟一兒的孩子！」〔十一〕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今日忒多餘了，有了李銘、吳惠在這裏唱罷了，又要這兩箇小淫婦做什麽？還不趁早打發他去。大節夜，還趕幾箇錢兒，等住回晚了，越發沒人要了。」【張評】爲桂姐一映。韓玉釧兒道：「哥兒，你怎麽沒羞？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，又不伏侍你，你怎的開出氣？」伯爵道：「傻小歪剌骨兒，你見在這裏，不伏侍我，你伏侍誰？」韓玉釧道：「唐胖子吊在醋缸裏，把你撅酸了。」

伯爵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是心酸了我〔十二〕。等住回散了家去時，我和你答話。我左右有兩個法兒，你原出得我手！」董嬌兒問道：「哥兒，那兩箇法兒？說來我聽。」伯爵道：「我頭一箇是對巡捕說了，拿你犯夜，叫他拿了去，拶你一頓好拶子。十分不巧，只消三分銀子燒酒，把抬轎的灌醉了，隨你這小淫婦兒去，天晚到家沒錢，不怕鴇子不打。」韓玉釧道：「十分晚了，俺每不去，在爹這房子裏睡。再不，叫爹差人送俺每。王媽媽支錢一百文，不在于你。好淡嘴女又十撇兒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好罵。【張評】一路市語，又一樣章法。伯爵道：「我是奴才？如今年程反了，拿三道三。」說笑回，兩箇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。

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，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：「祝爹來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偏又尋來，妙。衆人都不言語。【綉乙本評】傳神。不一時，祝實念上的樓來，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，說道：「你兩箇好吃，可成箇人！」【張評】直說，妙。因說謝子純：「哥，這裏請你，也對我說一聲兒。三不知就走的來了，叫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。」希大道：「我也是悞行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。走上來作揖，被哥留住了。」西門慶因令玳安兒：「拿椅兒來，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。」于是安放鍾筯，在下席坐了。廚下拿了湯飯上來，一齊同吃。西門慶只吃了一箇包兒，呷了一口湯，因見李銘在旁，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。那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、韓國道，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、三箇大包子，還零四箇桃花燒賣，只留了一箇包兒壓碟兒。左右收下湯

碗去，斟上酒來飲酒。希大因問祝實念道：「你陪他到那里纔折開了〔十三〕？怎知道我在這裏？」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說：「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，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，那許不與先生【綉乙本評】放債美名。那里〔十四〕，借三百兩銀子去，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。」希大道：「你每休寫上我，我不管。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証〔十五〕，保頭錢使。」因問：「怎的寫差了？」祝實念道：「我那等分付他，文書寫滑着些，立與他三限纔還。他不依我，叫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。」希大道：「你立的是那三限？」祝實念道：「頭一限，風吹轆軸打孤雁；第二限，水底魚兒跳上岸；第三限，水裏石頭泡得爛。這三限交還他。」謝希大道：「你這等寫着，還說不滑哩。」祝實念道：「你到說的好，倘或一朝天旱水淺，朝廷挑河，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鏃頭坎得稀爛，怎了？那時少不的還他銀子。」【張評】扯白妙，是昧心語。衆人說笑了一回。

【綉像本評】今人借銀子，只約在明日、後日，偏能不還，比此更妙。

看看天晚，西門慶分付樓上點灯，又樓面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〔十六〕，甚是奇巧。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，抬送下四箇攢盒，都是美口糖食，細巧菓品。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：「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？誰使你送來？」棋童道：「大娘使小的送來，與爹這邊下酒。衆奶奶們還未散哩，戲文扮了四摺，大娘留在大廳上吃酒〔十七〕，看放烟火哩。」西門慶問：「有人看没有？」棋童道：「擠圍着滿街人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分付留了四名青衣排軍，拿杆欄攔人伺候，休放閒雜人挨擠。」棋童道：「小的與平安兒兩箇，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，並没閒雜人攪擾。」【張評】正經二架，卻如此點過，

文情奇妙。西門慶聽了，分付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，將攢盒擺上，廚下又拿上一道果餡元宵來。兩箇唱的在席前遞酒。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。一面重篩美酒，再設珍羞，叫李銘、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灯詞。唱畢，吃了元宵，韓道國先往家去了。【綉乙本評】知局。少頃，西門慶分付來昭，將樓下開下兩間，吊掛上簾子，把烟火架抬出去。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，叫王六兒陪兩箇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觀看。玳安和來昭將烟火放在街心裏，須臾，點着。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，不知其數。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，誰人不來觀看？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。但見：

一丈五高花樁，【張評】樁。四圍下山棚熱鬧。【張評】棚。最高處一隻仙鶴，口裡銜着一封丹書，乃是一枝起火，【張評】藥信在此，起。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。【張評】點着。然後正當中一箇西瓜砲迸開，四下裏人物皆着，聲剝剝萬箇轟雷皆透徹〔十八〕。【張評】聲。彩蓮舫，賽月明，一箇趕一箇，猶如金灯沖散滿天星〔十九〕；【張評】架上。紫葡萄，萬架千株，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。霸王鞭，到處响喨；【張評】四邊。地老鼠，串遶人衣。瓊盞玉臺，端的旋轉得好看；銀蛾金彈，施逞巧妙難移。八仙捧壽，名顯中通；【張評】一層。七聖降妖，通身是火。【張評】一層。黃烟兒，綠烟兒，氤氳籠罩萬堆霞；緊吐蓮，慢吐蓮，【張評】火。燦爛爭開十段錦。一丈菊與烟蘭相對，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。樓臺殿閣，【張評】斷。頃刻不見巍峨之勢；村坊社鼓，彷彿難聞歡鬧之聲。貨郎担兒，上下光烟齊明；鮑老車

兒，首尾迸得粉碎。五鬼鬧判，焦頭爛額見猙獰；十面埋伏，馬到人馳無勝負。總然費卻萬般心，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。

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，剛看罷烟火下樓來，因見王六兒在這裏，推小淨手，拉着謝希大、祝實念，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。玳安便道：「二爹那里去？」伯爵向他耳邊說道：「傻孩子，我頭裏說的那本帳。我若不起身，別人也只顧坐着，顯的就沒趣了。等你爹問，你只說俺每都跑了。」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，問伯爵等那裏去了。玳安道：「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，小的攔不回來，多上覆爹。」西門慶就不再問了。因叫過李銘、吳惠來，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。分付：「我且不與你唱錢。你兩箇到十六日早來答應。還是應二爹三箇並衆夥計當家兒，晚夕在門首吃酒。」李銘跪下道：「小的告稟爹：十六日和吳惠、左順、鄭奉三箇，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里到任官身去，只到後晌纔得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左右俺每晚夕閒吃酒哩，你只休悞了就是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小的並不敢悞。」兩箇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。西門慶分付：「明日家中堂客擺酒，李桂姐、吳銀姐都在這裏，你兩箇好歹來走一走。」二人應諾了，一同出門，不在話下。西門慶分付來昭、玳安、琴童收家活。

【張評】細。滅息了燈燭，【張評】細。就往後邊房裏去了。

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，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，見西門慶進去了，就來樓上。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、一甌子酒和些元宵，拿到屋裏，就問他娘一丈

【張評】實敘一架，能使前後三架不言皆見。

青討〔二十〕，被他娘打了兩下。【張評】偏到。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，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，只說唱的還沒去哩，見房門關着，就在門縫裏張看，見房裡掌着灯燭。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箇在床沿子上行房。西門慶見有人來，將這老婆倒按在床沿上〔二十一〕，褪去小衣，【張評】意在使一丈青看見。那話兒朝着托上幹後庭花〔二十二〕。一進一退，往來擁打，何止數百回，擁打的連聲响嗽，其喘息之聲，往來之勢，猶賽折床一般，無處不聽見。這小孩子正在那裏張看，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，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，鑿了兩箇栗爆，罵道：「賊禍根子，小奴才兒，你還少第二遭死，又往那裡張他去！」〔二十三〕于是與了他些零菓子吃了〔二十四〕，不放他出來，就謊住扒上炕睡了〔二十五〕。西門慶和王六兒頑勾有兩頓飯時〔二十六〕，纔了事。玳安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，還送了到家〔二十七〕；然後纔來與琴童兩箇打着灯兒〔二十八〕，跟西門慶回去〔二十九〕。正是：

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。

文禹門云：去歲獅子街樓上，吳月娘等看燈飲酒，還是花家房子，李瓶兒作主人。曾幾何時，此房已歸西門，瓶兒已入西門之室，居然生子矣。天下有此便宜事乎？然但觀此回，其浸熾浸昌，西門氏方興未艾也。而爲不平之鳴者，不禁唾壺擊碎，以爲若輩市井之徒，安享如此，無怪我輩無啜飯所也。又有强爲之解者曰：是不過朝露之榮華，浮雲之富貴，瞬息間事耳，亦何足道哉！或質此言於我，我對曰：誠然，而不盡然也。若使

閱者過而不留，直往下看去，果瞬息間事耳。如看至此回而一置之，一年不閱，西門慶一年在獅子街樓上，十年不閱，而西門慶在獅子街樓上十年矣。書中之西門慶，自有安置，心中之西門慶，轉無權衡，何得與言天下事乎？而況爲所欲爲者，竟樂所樂矣，有所不敢爲者，竟至毫無所樂矣。

人生世上，數十年寒暑耳。去其稚幼衰老，疾病奔走，僅十餘載春秋耳。此十數年中，歡娛快活與彼困苦憂煩者，究竟有別，一旦同歸於盡，果孰失孰得乎？若能披髮入山，銷聲滅跡，無與於人事，此則世外之人，亦在可有可無之列。否則日憂憂於名利之場，時攘攘於風塵之內，而顧寂寂寞寞也，果何爲哉？或不覺悖然曰：然則子以西門慶爲是乎？對曰：非然也。竊嘗有言曰：人生作一件好事，十年後思之，猶覺欣慰。作一件壞事，十年後思之，猶切慚惶。不必對得閻羅王過，要先使主人翁安。天地即生我爲人，人事却不可不盡，與其身安逸而心中負疚，終不若身勞苦而心內無慚。負疚者享福非福，無慚者求壽得壽，此中消息，可爲知者道，難與俗子言也。

人皆以西門慶爲樂乎？而不知西門慶之苦也。即此一回而論：喬家親定矣，而王太太未來，西門慶總覺不快。王六兒到矣，而應伯爵等不走，西門慶總覺不安。是不得意煩惱，得意時猶煩惱，無往不煩惱也。不歡時鬱悶，尋歡時仍鬱悶，無時不鬱悶也。矧其所行所爲者，不但無以對鬼神，直不可以告親友，且不可以示妻孥，此豈真樂哉？凡人於不樂中求樂，而樂後有大不樂者，皆樂之假者也。正孟子所謂：雖有此不樂也。無他，公與私之分耳。試觀桂兒有私心，便生氣忿，銀兒無私心，轉得便宜。兩箇唱的無私心，嬉笑自若，王六兒有私心，羞愧難堪，亦若是也。彼西門慶無往無時，非行其私，樂云乎哉？故不平之鳴者，失之於隘，代爲解說者，亦蹈於空。吾心自有真樂，非逞豪華之謂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詩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二〕「月娘道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攏飯吃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吃飯」。

〔四〕「不好叫你每的」，「叫」綉甲、綉丙本作「邀」，綉乙本作「教」。

〔五〕「誰吃飯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誰」誤作「請」。

〔六〕「炕肉」，影松軒本、本衙本、崇經堂本作「爛肉」。

〔七〕「小淫婦兒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小淫婦兒」。

〔八〕「房里」，綉像本作「房中」。

〔九〕「把酒來篩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篩」作「斟」。

〔十〕「往城里」，綉像本作「城往里」。

〔十一〕「丟一兒的孩子」，綉像本作「丟醜兒的孩兒」。

〔十二〕「心酸了我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心」作「撅」。

〔十三〕「折開」，綉乙本作「拆開」。

〔十四〕「那許不與先生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那」作「要問」。

〔十五〕「你與老係作保証」，綉像本「証」作「討」。

〔十六〕「樓面前」，綉像本作「樓簷前」。

〔十七〕「大廳上」，綉像本作「大門首」。

〔十八〕「透徹」，綉像本作「燎徹」。

〔十九〕「滿天星」，綉像本作「碧天星」。

〔二十〕「他娘一丈青」，原誤作「他一丈丈青」，今據綉乙本改。綉甲、綉乙本「青」誤作「春」。

〔二十一〕「西門慶見有人來將這老婆倒按在床沿上」，綉像本作「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。」

〔二十二〕「那話兒朝着托上」，綉像本作「那話上使着托子」。

〔二十三〕「往那里張他」，綉像本「張」作「聽」。

〔二十四〕「與了他些零菓子」，綉像本作「與了他幾箇元宵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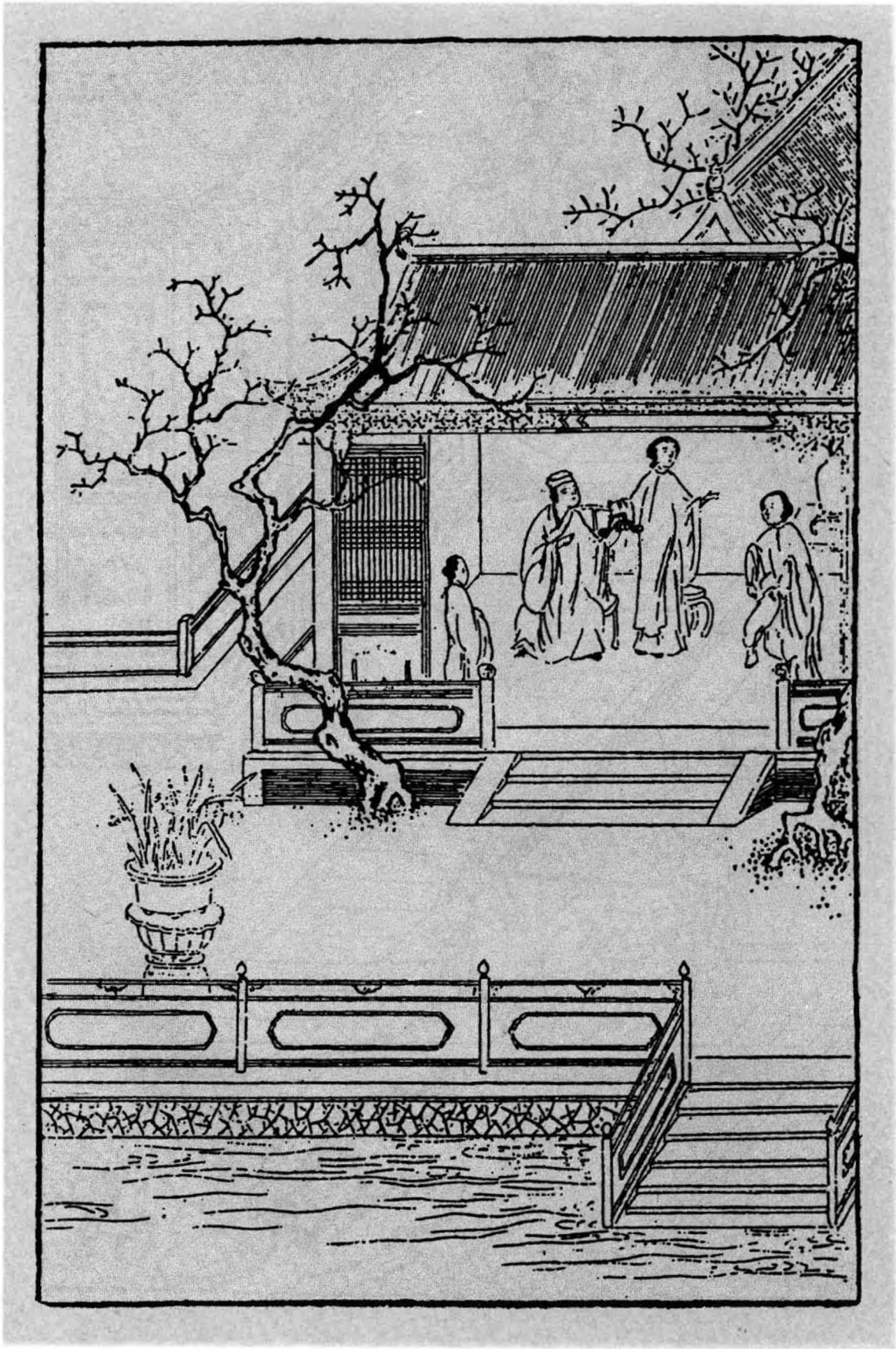
〔二十五〕「就號住扒上炕睡了」，綉像本「住」作「他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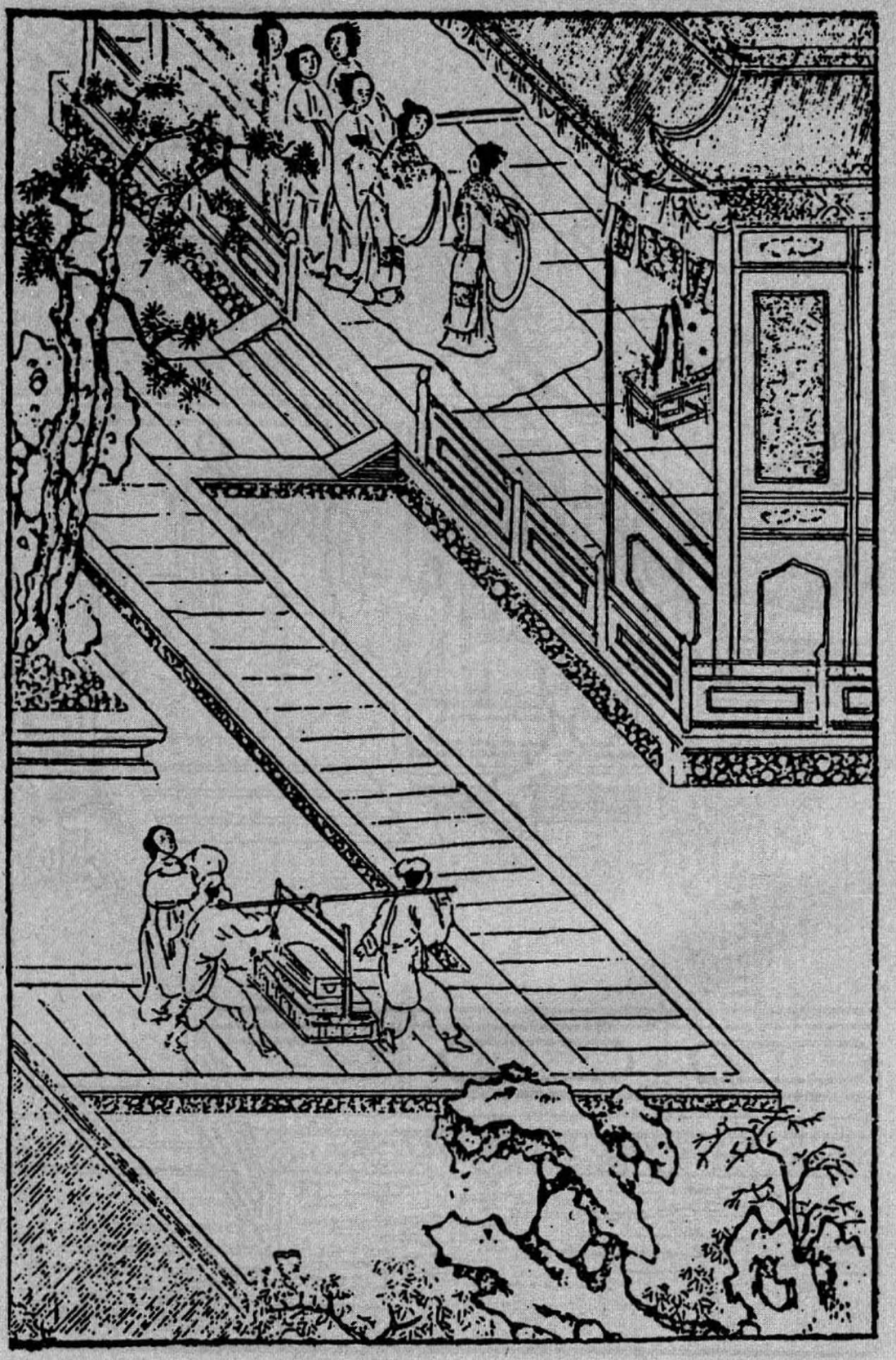
〔二十六〕「西門慶和王六兒頑勾有兩頓飯時」，綉像本作「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」。

〔二十七〕「還送了到家」，綉像本作「跟送他到家」。

〔二十八〕「與琴童兩箇」，綉像本「與」作「同」。

〔二十九〕「跟西門慶回去」，綉像本「回」作「家」。





第四十三回　爭寵愛金蓮惹氣　賣富貴吳月攀親

夫西門前得玉樓、瓶兒之財，雖爲得財，却是色中之財，必用李智、黃四來一番描寫動頭。後又接入生涯，方是真正財來，故用伯爵，一如十分光中之王婆也。看其後一回，叫李智、黃四買禮作爲，便知仿佛。

金蓮於藏壺聯姻時受辱，西門怒罵，毫無一和緩。此回相爭，比上數回語多而辭緩，又是一樣閒閙。蓋上文心急口急，不暇擇語，故不顧觸西門之怒；此回雖是相爭，却一味以勢利言之，西門之所以驕人者在此，故不覺聽其言而笑也。描金蓮正所以描西門，又不可不知。

必寫喬五太太者，見西門以市井小人，一朝得志，便與大户聯姻，猶心不足，不知彼皆皇親國戚，視伊何啻鳩鷃之在蒿萊也。小人不知分量，十有八九。

寫桂姐、銀兒俱認乾女，蓋罵世人認假子者，爲淫娼狗妓之流也。

看他一連寫吳大妗子家一席女宴，接寫請衆官娘子一席女宴，又接寫會親一席女宴，重重叠叠，毫不犯手，真是史公復生。

纔生子，便失壺；纔結姻，便失金。西門乃以爲脚硬，私心起而禍福迷，此所以前知必貴至誠也。

官哥生而加官，長姐媳而進財，以合看失壺、失金二事，又是禍福吉凶相爲倚伏，不知又是絶妙章法。

篇末又將敬濟等各人心事結果，於酒令中一描，不知是忙中閒筆，又是閒中忙筆也。妙甚。

李三而黃却四矣，春光已不知歸於何處。還金，言雖有黃金，亦難買此春光；失金，又言失却黃金猶自可之俗語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情懷增悵望，新歡易失，往事難猜。問籬邊黃菊，知爲誰開？謾道愁須滯酒，酒未醒，愁已先回。憑闌久，金波漸轉，白露點蒼苔。

右調〔滿庭芳後〕〔二〕

話說西門慶歸家，已有三更時分，吳月娘還未睡，正和吳大妗子衆人說話。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。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，就過那邊去了。月娘見他有酒了，打發他脫了衣裳。只叫李瓶兒與他磕了頭，同坐下，〔三〕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。玉簫點茶來吃。因有大妗子在，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。

到次日，廚役早來收拾酒席。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，大發放。夏提刑見了，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意。西門慶道：「日昨甚是簡慢，恕罪，恕罪！」來家，早有喬大户家使孔嫂兒，引了喬五太太家人送禮來了。西門慶收了，家人管待酒飯。孔嫂兒進月娘房裏坐的。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，拜了月娘衆人，都坐着吃茶。〔四〕

正值李智、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，黃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。應伯爵打聽得知，亦走來幫扶交納。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廳上兌明白收了。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鐲兒來，重三十兩，算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。還欠五百兩，就要搗換了合同。西門慶分付二人：「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，我連日家中有事。」那李智、黃四，老爹長，

老爹短，千恩萬謝出門。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，趁此機會，好問他要。正要跟隨同去，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。因問：「昨日你每三箇，怎的三不知就走了？」伯爵道：「昨日甚是深擾哥，本等酒多了。我見哥也有酒了，今日嫂子家中擺酒，已定還等哥說話。俺每不走了，還只顧纏到多咱？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裏去，本等連日辛苦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昨日來家，已有三更天氣。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，坐廳大發放，理了回公事。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。今日觀裏打上元醮，拈了香回來，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，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。」伯爵道：「虧哥好神思，你的大福。不是面獎，若是第二箇也成不的。」兩箇說了一回，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，伯爵道：「我不吃飯去罷。」西門慶又問：「嫂子怎的不來？」[五]【張評】無事人與有事人說話，偏有如此。伯爵道：「房下轎子已叫下了，便來也。」舉手作辭出門，一直赶黃四、李智去了。正是：

假饒鴛鴦騰雲術，取火鑽冰只要錢。

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，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，心中甚是可愛，口中不言，心裡暗道：「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腳硬，一養下來，我平地就得此官。我今日與喬家結親，又進這許多財。」【張評】一總。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，也不到後邊，徑往李瓶兒房裏來。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，只見金蓮出來，看見叫他問道：「你手裏托的是什麼東西兒？過來我瞧瞧。」那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回來與你瞧。」托着

【綉像本評】明明面獎，御說不是面獎，今人多用此法。

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。【綉乙本評】活氣殺人。【張評】偏有此等，可惱。金蓮見叫不回他來，心中就有幾分羞訕〔六〕，說道：「什麼罕稀貨，忙的這等謊人子剌剌的！〔七〕不與我瞧，罷，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强盜，進他門去，一齊的把那兩條腿揸折了，纔現報了我的眼！」

卻說西門慶拿着金子，走入李瓶兒房裏，見李瓶兒纔梳了頭，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，西門慶一徑把四箇金鐲兒抱着，叫他手兒撾弄。李瓶兒道：「是那裏的？只怕冰了他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李智、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的。」李瓶兒生怕冰着他，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，與他裹着耍子。只見玳安走來說道：「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，在外邊請爹出去瞧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雲夥計他是那裏的馬？」玳安道：「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稍來的。」【張評】又伏後線。正說着，只見後邊李嬌兒、孟玉樓陪着大妗子並他媳婦鄭三姐，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。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，就往外邊看馬去了。李瓶兒見衆人來到，只顧與衆人見禮，讓坐，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，弄來弄去，少了一錠。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：「娘沒曾收哥哥兒耍的那錠金子？怎只三錠，少了一錠了」。李瓶兒道：「我沒曾收，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。」如意兒道：「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。那裏得那錠金子？」屋裏就亂起來，奶子問迎春，迎春就問老馮。老馮道：「耶噪，耶噪！我老身就瞎了眼，也沒看見。老身在這裏恁幾年，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，娘他老人家知道我，就是金

子，我老身也不愛。你每守着哥兒，怎的冤枉起我來了！」李瓶兒笑道：「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，這裏不見的，不是金子卻是什麼？」又罵迎春：「賊臭肉！平白亂的是些甚麼？等你爹進來，等我問他，只怕是你爹收了。怎的只收一錠兒？」孟玉樓問道：「是那裏金子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是他爹拿來的，與孩子耍。誰知道是那裏的。」

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。衆夥計家人都在跟前，【張評】一描有氣。叫小廝來回溜了兩盪。西門慶道：「雖是東路來的馬，鬃尾醜，不十分會行，論小行也罷了。」〔八〕因問雲夥計道：「此馬你令兄那裏要多少銀子？」雲離守道：「兩疋只要七十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不多。只是不會行，你還牽了去，另有好馬騎來，倒不說銀子。」【張評】開文一映。說畢，西門慶進來。〔九〕只見琴童來說：「六娘房裏請爹哩。」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裏來。李瓶兒問他：「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？如何只三錠在這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丟下，就外邊去看馬，誰收來！」李瓶兒道：「你沒收，卻往那裏去了？尋了這一日沒有。奶子推老馮，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，只是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端的是誰拿了，繇他慢慢兒尋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頭裏因大妗子女兒兩箇來，亂着就忘記了。我只說你收了出去，誰知你也沒收，就兩躭了。纔尋起來，謊的他們都走了。」于是把那三錠，還交與西門慶收了。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，西門慶就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了。

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，不見了孩子要的一錠金鐲子，得不的風兒就是

雨兒，就先走來房裏，告月娘說：「姐姐，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！隨你家怎的有錢，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。」月娘道：「剛纔他每告我說，他房裏不見了金鐲子，端的不知是那裏的？」金蓮道：「誰知他是那裏的！你還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，用襖子袖兒裹着，恰似八蠻進寶的一般。【綉乙本評】好摹擬。我問他是什麼，拿過來我瞧瞧。頭兒也不回，一直奔命往屋裏去了。遲了一回，反亂起來，說不見了一錠金子。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，說不見了，繇他慢慢兒尋罷。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，【張評】恍如紙上有一姐婦，活跳出來。一錠金子，至少重十來兩，也值五六十兩銀子，平白就罷了？瓮裏走風鱉，〔十〕左右是他家一窩子。再有誰進他屋裏去？」正說着，只見西門慶進來，兌收貢四傾的銀子，把剩的那三錠金子，交與月娘收了。因告訴月娘：「此是李智、黃四還的四錠金子，拿了與孩子耍了耍，就不見了一錠。」分付月娘：「你與我把各房裏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。我使小廝街上買狼觔去了。他拿出來便罷，〔十一〕不然，我就叫狼觔抽起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下語絶有含蓄。月娘道：「論起來，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，沉甸甸冰着他，一時砸了他手腳怎了？」潘金蓮在旁接【綉乙本評】「接」字便有心。過來說道：「不該拿與孩子耍？只恨拿不到他屋裏！頭裏叫着，想回頭也怎的！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，不叫一箇人兒知道。這回不見了金子，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，【張評】挑撥如此。叫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裏丫頭。叫各房裏丫頭口裏不笑，毬眼裏也笑！」

几句說的西門慶急了，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，提起拳來罵道：「狠殺我罷了，不看世界面上，【張評】世界有何面上？一笑。把你這小捽刺骨就一頓拳頭打死了！〔十二〕單管嘴尖舌快的，不管你事，也來插一腳。」那潘金蓮就假做喬粧，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曉的你倚官仗勢，倚財爲主，把心來橫了，只欺負的是我。你說你這般威勢，把一箇半箇人命兒打死了，不放在意裏，那箇攔着你手兒哩不成？你打不是的，我隨你怎麼打，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；若沒了，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不問你要人！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，和你家一遞一狀。你說你是衙門裏千户便怎的？〔十三〕無故只是箇破紗帽、債殼子窮官罷了，能禁的幾箇人命？就不是，叫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？」【張評】語語帶奉承，故妙。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小捽刺骨兒，這等刁嘴！我是破紗帽窮官？叫丫頭取我的紗帽來，我這紗帽那塊兒破？這清河縣問聲，我少誰家銀子？你說我是債殼子！」金蓮道：「你怎的叫我是捽刺骨來？」因蹺起一隻腳來，「你看老娘這腳，那些兒放着歪？你怎罵我是捽刺骨？」月娘在旁笑道：「你兩箇銅盆撞了鐵刷箒。常言：惡人自有惡人磨，見了惡人沒奈何。自古嘴强的爭一步。六姐，也虧你這箇嘴頭子，不然，嘴鈍些兒也成不的。」

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，穿了衣裳往外去了。迎見玳安來說：「周爺家差人邀來了。〔十四〕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，往周爺家去？」西門慶分付：「打醮處，叫你姐

【綉像本評】數語崛强中實含軟媚，認真處微帶戲謔。非有二十分奇姤，二十分果膽，二十分巧心利口，不能當機圓活如此。金蓮真可人也。

夫去罷。【張評】回映官哥寄名。伺候馬，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。」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箇師父率衆過來，與西門慶叩頭。西門慶叫書童看飯與他吃，說：「今日你等用心伏侍衆奶奶，我自有重賞，休要上邊打箱去。」【張評】細。那師父跪下說道：「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，豈敢討賞！」西門慶因分付書童：「他唱了兩日，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。」書童應諾。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。

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，吳月娘便說：「你還不往屋裏勻勻那臉去，揉的恁紅紅的，等住回人來看着，什麼張致！誰叫你惹他來？我倒替你捏兩把汗。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，掷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。【張評】此時月娘偏愛金蓮。漢子家臉上有狗毛，不知好歹，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。不見了金子，隨他不見去，尋不尋不在你，又不在你屋裏不見了，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强怎麼！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。」【綉乙本評】一語見血。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，往屋裏勻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，到月娘房裏。月娘問他：「金子怎的不見了？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箇，在這裏好不辨了這回嘴，差些兒沒曾辨惱了打起來，吃我勸開了。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。分付小廝買狼觔去了，等他晚上來家，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。你屋裏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？看着孩子耍，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。是一箇半箇錢的東西兒也怎的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，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三娘坐着說話，誰知就不見了一錠。

【綉像本評】月娘婆心，略無一毫彼此。獨不是□跟□金蓮，可見小人難養。

【綉像本評】月娘菩薩也，瓶兒佛也。使他人當此，又不知變出多少牛鬼蛇神矣。

如今丫頭推奶子，奶子推老馮，急的馮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。無眼難明勾當，如今冤誰的是？」吳銀兒道：「天麼，天麼！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，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，沒曾過去，不然怎了？雖然爹娘不言語，你我心上何安？誰人不愛錢，俺裏邊人家，最忌叫這箇名聲兒，傳出去醜聽。」【張評】各人有各人的話，故妙。

正說着，只見韓玉釧兒、董嬌兒兩箇提着衣包兒進來，笑嘻嘻先向月娘、大妗子、李瓶兒磕了頭，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，說道：「銀姐，昨日沒家去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你怎的曉得？」董嬌兒道：「昨日俺兩箇都在灯市街房子裏唱來，大爹對俺們說，叫俺今日來伏侍奶奶。」一面月娘讓他兩箇坐下。須臾，小玉拿了兩盞茶來。那韓玉釧兒、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，還望小玉拜了一拜。【張評】覩二乾女兒。吳銀兒因問：「你兩箇昨日唱多咱散了？」韓玉釧道：「俺們到家，也有二更多了，同你兄弟吳惠都一路去的。」說了一回話，月娘分付玉簫：「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，等住回，只怕那邊人來忙了。」一面放下桌兒，兩方春檯，四盒茶食。月娘使小玉：「你二娘房裏，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。」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，兩箇各道了禮數，坐下同吃了茶，收過家活去。

忽見迎春打扮着，抱了官哥兒來，頭上戴了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，身穿大紅緞衣兒，下邊白綾襪兒，段子鞋兒，胸前項牌符索，手上小金鐲兒。李瓶兒看見說道：「小大官兒，沒人請你，來做什麼？」一面接過來，放在膝蓋上。看見一屋裏人，把

眼不住的看了這箇，又看那箇。【張評】活是小孩。桂姐坐在月娘炕上，笑引鬪他要子，道：「哥子只看着這裏，想必要我抱他。」于是用手引了他引兒，那孩子就撲到懷裏，叫他抱。吳大妗子笑道：「恁點小孩兒，他也曉的愛好。」月娘接過來說：「他老子是誰！到明日大了，管情也是小嫖頭兒。」孟玉樓道：「若做了小嫖頭兒，叫大媽媽就打死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廝，你姐姐抱，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，我就打死了。」桂姐道：「耶嚛，怕怎麽！溺了也罷，不妨事。我心裏要抱哥兒要兒。」于是與他兩箇嘴搵嘴兒耍子。董嬌兒、韓玉釧兒說道：「俺兩箇來了這一日，還沒曾唱箇兒與娘每聽。」因取樂器，韓玉釧兒琵琶，董嬌兒彈箏，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。【張評】也是乾女兒身分。唱了一套「繁華滿月開」〔金索掛梧桐〕。唱出一句來，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，裂石流雲之響，把官哥兒謊的，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，再不敢抬頭出氣兒。【張評】處處寫官哥小胆，爲貓驚伏線。月娘看見，便叫：「李大姐，你接過孩子來，叫迎春抱到屋裡去罷。好箇不長進的小廝，你看謊的那臉兒！」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，叫迎春掩着他耳朵，抱的往那邊房裏去了。

四箇唱的正唱着，只見玳安進來，說道：「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，朱奶奶、尚舉人娘子，都過喬親家來了，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來了。大門前邊、大廳上，都有鼓樂迎接。娘每都收拾伺候就是了。」月娘又分付後廳明間鋪下錦毯，安放坐位，捲起簾來，金鈎雙控，蘭麝香飄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都打扮起來。家

人媳婦都插金戴銀，披紅垂綠，【張評】一描都盡。准備迎接新親。只見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，應保跟着轎子。月娘等迎接進來，見了禮數，明間內坐下，向月娘拜了又拜，說：「俺家的常時打攪，多蒙看顧。」月娘道：「二娘，好說！常時累你二爹。」

良久，只聞喝道之聲漸近，前廳鼓樂响動。平安兒先進來報道：「喬太太轎子到了。」須臾，黑壓壓一羣人，跟着五頂大轎，落在門首。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裏，轎上是垂珠銀頂，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。【張評】閒處描寫。使滕棍喝路，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。四名校尉抬衣箱、火爐，兩箇青衣家人騎着小馬，後面跟隨。其餘就是喬大户娘子、朱臺官娘子、尚舉人娘子、崔大官媳婦、段大姐，並喬通媳婦，也坐着一頂小轎，跟來收叠衣裳。吳月娘與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，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，錦綉耀目，都出二門迎接，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。生的五短身材，約七旬年紀，戴着叠翠寶珠冠，身穿大紅宮綉袍兒。近面視之，髭髮皆白。正是：眉分八道雪，髻綰一窩絲；眼如秋水微渾，髭似楚山雲淡。接入後廳，先與吳大妗子叙畢禮數，然後與月娘等廝見。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，太太不肯，讓了半日，受了半禮，次與喬大户娘子，又叙其新親家之禮，彼此道及欵曲，謝其厚儀。已畢，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，坐了喬五太太。其次就讓喬大户娘子。喬大户娘子再三辭說：「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。」讓朱臺官、尚舉

人娘子，兩箇又不肯。彼此讓了半日，喬五太太坐了首坐，其餘客東主西，兩分頭坐了。當中大方爐火廂籠起火來，堂中氣煖如春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【張評】兩番寫四婢，他日之夫人也。一般兒四箇丫頭，都打扮起來，在跟前遞茶。

良久，喬五太太對月娘說：「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，敘敘親情之禮。」月娘道：「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，還未來家哩。」喬五太太道：「大人居于何官？」月娘道：「乃一介鄉民，【十五】蒙朝廷恩例，實授千户之職，見掌刑名。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，實是有玷。」【張評】便非前日之言。喬五太太道：「娘子說那裏話，似大人這等崢嶸也穀了。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，心中甚喜。今日我來會會，到明日好廝見。」月娘道：「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。」喬五太太道：「娘子是甚話說，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！老身說起來話長，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，係老身親姪女兒。【張評】西門不屑攀大户，試看喬家且着攀西門矣。他父母都没了，止有老身。老頭兒在時，曾做世襲指揮使，不幸五十歲故了。身邊又無兒孫，輪着別門姪另替了，手裏没錢，如今倒是做了大户。我這箇姪兒，雖是差役立身，頗得過的日子，庶不玷污門户。」【張評】語中純是自抬聲價。說了一回，叫大妗子對月娘說：「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，討討壽。」【張評】愚人如畫。李瓶兒慌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，與太太磕頭。喬太太看了，誇道：「好箇端正的哥哥！」即叫過左右，連忙把毡包內打開，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段，並一副鍍金手鐲，與哥兒戴。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。請去房中換了衣裳。須臾，前

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，每桌四十碟，都是各樣茶果、細巧油酥之類。吃了茶，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，遊玩了一回下來。

那時陳敬濟打醮去，吃了午齋回來了，和書童兒、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，請衆奶奶每遞酒上席。端的好筵席，但見：

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。盤堆異菓奇珍，瓶插金花翠葉。【張評】瓶兒有喜也。爐焚獸炭，香裊龍涎。白玉碟高堆麟脯，紫金壺滿貯瓊漿。梨園子弟，簇捧着鳳管鸞簫；內院歌姬，緊按定銀箏象板。進酒佳人雙洛浦，分香侍女兩姮娥。正是：兩行珠翠列堦前，一派笙歌臨坐上。

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，【張評】金蓮不堪。堦下戲子鼓樂响動。喬太太與衆親戚，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，【張評】金蓮不堪。方入席坐下。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韓玉釧兒、董嬌兒四箇唱的，在席前唱了一套「壽比南山」。【張評】又是反照。戲子呈上戲文手本，喬五太太分付下來，叫做《王月英元夜留鞋記》。【張評】反照瓶兒托夢。廚役上來，獻小割燒鵝，賞了五錢銀子。比及割凡五道，湯陳三獻，戲文四摺下來，天色已晚。堂中畫燭流光，各樣花灯都點起來，錦帶飄飄，彩繩低轉。一輪明月從東而起，【張評】真是好看。照射堂中灯光掩映。樂人又在堦下，琵琶箏篥，笙簫笛管，吹打了一套灯詞〔画眉序〕「花月滿香城」。吹打畢，喬太太和喬大户娘子叫上戲子，賞了兩包一兩銀子，四箇唱的，每人二錢。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，擺設下許多果碟兒，

【綉像本評】元人曲，不意宋時已有。

留後坐。四張桌子都堆滿了。唱的唱，彈的彈，又吃了一回酒。喬太太再三說晚了，要起身。月娘衆人欵留不住，送在大門首，又攔門遞酒，【張評】非女客所宜。看放烟火。兩邊街上，看的人鱗次蜂排一般。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當再三，還湧擠上來。須臾，放了一架烟火，【張評】留一烟火，此回實寫，真是奇橫間架。兩邊人散了。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，起身上轎去了。那時也有三更天氣，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。月娘衆姐妹歸到後邊來，分付陳敬濟、來興、書童、玳安兒，看着廳上收拾家活，管待戲子並兩箇師範酒飯，與了五兩銀子唱錢，打發去了。

月娘分付出來，剩僝下一桌餚饌、半罈酒，請傅夥計、賁四、陳姐夫，【張評】御是爲避馬房留宿、明眼者自知。說：「他每管事辛苦，大家吃鍾酒。【張評】又照管衆人。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，你爹不知多咱纔回。」于是還殘灯未盡，【張評】一部末後着。當下傅夥計、賁四、敬濟、來保上坐，來興、書童、玳安、平安打橫，把酒來斟。來保叫平安兒：「你還委箇人大門首，怕一時爹回，沒人看門。」平安道：「我叫画童看着哩，不妨事。」於是八箇人猜枚飲酒。敬濟道：「你每休猜枚，大驚小怪的，惹後邊廳見。到不如悄悄行令耍子。(十六)每人要一句，說的出免罰，說不出罰一大盃。」該傅夥計先說：「堪笑元宵草物。」賁四道：「人生歡樂有數。」敬濟道：「趁此月色灯光。」來保道：「咱且休要辜負。」來興道：「纔約嬌兒不在。」書童道：「又學大娘分付。」【張評】有玉簫在內。玳安道：「雖然剩酒殘灯。」【張評】是後文結果。平安道：「也

是春風一度。」【張評】爲南瓦子下線。衆人念畢，呵呵笑了。正是：

飲罷酒闌人散後，不知明月轉花稍。

文禹門云：從來諂者必驕，驕者必諂。人皆能言之，而不究其故。是蓋亦恕道也。受人諂者不以爲恥，而轉覺其人可親；受人驕者不以爲侮，而轉覺其人之可畏。於是，見有勝於我之人，方欲其親於我也，故不覺其諂，受其諂者驕態露焉。見有不如我之人，方欲其畏於我也，故不覺其驕，受其驕者，諂容工焉。有時變諂爲驕，變驕爲諂，因人而施也。有時非諂實諂，非驕實驕，見機而作也。千狀萬態，千變萬化。諂者驕之根，驕者諂之媒。善諂善驕者不自知，受諂受驕者亦不自知，明眼人見而知之，有心人聞而知之矣。然苟能諂於君親師長之前，諂字可易而爲恭字，恭則必得其益。苟能驕於娼優隸卒之輩，驕字可易而爲重字，重則不受其慢。千容恭，事上之道也；足容重，待下之道也。全在善用其驕諂耳，而獨不可用於勢利之場。

西門慶此時，勢利薰心透骨，浹髓淪肌，其所能者，只此驕諂二字。故其妻妾朋友，耳濡目染，亦習慣成自然。此回金蓮惹氣，聽其言辯，驕中帶諂，諂中寓驕，暗寫而人不覺。月娘舉親，觀其舉動，先驕後諂，是諂仍驕，明寫而衆共見。此西門慶家法也，不足爲奇。顧何以大千世界，竟成一箇勢利之局。竟有不知其二字可以正用，亦可以不用也。紛紛然爲勢利所顛倒，或之其所敬畏而解焉，之其所傲惰而解焉，遂亦入於驕諂之中。雖有所愛之士，亦無如之何也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〔滿庭芳後〕。

〔二〕〔右調滿庭芳後〕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三〕「同坐下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下」作「回」。

〔四〕「坐着」，綉像本作「陪着」。

〔五〕「我不吃飯去罷，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
〔六〕「就有幾分差訛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有」作「在」。

〔七〕「這等謊人子刺刺的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子」作「了」。

〔八〕「論小行也罷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行」下有一「的」字。

〔九〕「進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間來」。

〔十〕「瓮裡走風鰲」，綉像本「風」作「了」。

〔十一〕「他拿出來便罷」，綉像本「他」作「早」。

〔十二〕「捶刺骨」，綉像本「骨」下有「兒」字。

〔十三〕「衙門裏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裏」作「中」。

〔十四〕「周爺家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爺」作「爹」。

〔十五〕「一介鄉民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介」作「個」

〔十六〕「到不如」，綉像本「到」作「咱」。